

袁小修文集



第一輯
第四十一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珂雪齋集文集

明·袁中道著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第四十一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初版

珂雪齋集文集

特印本實價九角

撰著者點行經者者者者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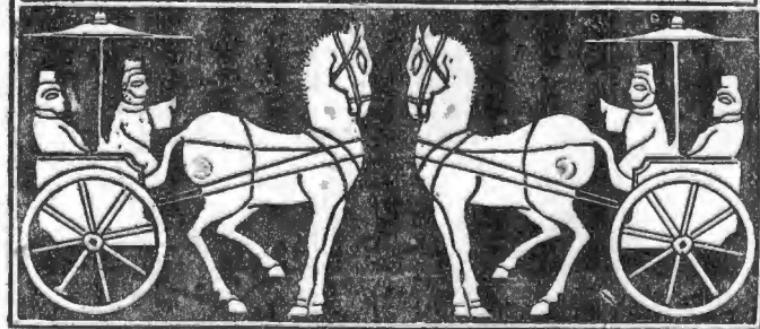
袁阿施貝張

中葉山靜蠻

上海總店：廣州支店：南京支店：雲南支店：成都支店：漢口支店：

永漢北路二三二四號
太平路二三九號
土主廟街四七八號
湖興街
中中

海雜誌公司
盧房存英道



珂雪齋集選總目

文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序記

卷之四

記

卷之五

記

卷之六

記

珂雪齋文集總目

卷之七

記

卷之八

傳記

卷之九

傳碑行狀

卷之十

行實・墓誌銘・墓表・祭文

卷之十一

疏・募・題贊・表

卷之十二

書・跋

卷之十三

論說跋

卷之十四

論說其他

珂雪齋文集 卷之一

序

送觀察周公遷光祿少卿序

蓋任事之難其人也久矣。非才之難，而實心爲國者少也。天下承平日久，張不勝弛，無法無弊，竇乃萬端。方森森焉如不櫛之髮，而我奈何晏然避生事之名，欲以無事處之？古之君子居一官則畢能其官，勞怨不問。興百世之利，鋤屢代之害。若其家然後之人在局中而反漠然若局外人，明不足也。而文之曰渾厚，膽不足也。而文之曰鎮靜。其究歸於無毀無譽，安然得所欲以去。若傅舍然夫涉灑瀶者恃長年，走羊腸者恃御師。今率拙任事，而巧避事。天下事復誰望。居恆謂中外亦多故矣。即時掣未至，不可爲何。遽使實心爲國者寥寥如角，及觀監司周公。然後知天下未常無人也。公起家爲劇縣令，以直道不容於時，擅斥家食者數十年，而最後乃佐楚臬，分治江漢之間。公爲人慷慨有氣節，義所當爲，迅如驚鳥之發。百步不留行，剛腸疾惡，不可旁撓。家居既久，動心忍性之餘，骨力愈堅。見地愈卓，明習當時之故，異日者楚藩之有。

煩言也。公曰：楚且變已而果然，會以一重臣來。人謂楚事弭矣。公曰：變未艾也。已而又然。凡公所以料楚策楚者甚工，而惜乎不獲用。然公於羣藩控御有法，始以恩信服之而不可，則用法。藩蔑法不下。楚所以逆銷之甚多，往有名家青衿子奴與藩卒搏，卒不勝。呼其宗之羣不逞者，直破其門，入其室，擊青衿幾，斃辱及其孥。其家擊建鼓以聞。公掀髯曰：是不畏漢法耶？立逮其魁數十人至庭中，數其罪，以次受罰，皆如令。閩宗墮立，執下莫敢譖。終公之任，無跳梁者。公之控御多此類。武弁紈袴，藪其篆，惟力是視。公任其良，稍不檢，櫬黜立至程，以訓練多精兵，而屯賦爲武人。陸海朱紫，其藉莫可詰。乃一一爲稽覈，得其乾沒者治之。屯政清異，時當事者受他指。拓郡城若干丈，地汚，惟貯潦水，又於形家不宜。二十餘年來，屢欲復，屢以築室止。公朝建議，夕設版，不浹月，遂如故址。復濬其隍若干里，以達于漢，民益便之。郡東北舊楚王臺榭在焉，皆浩浩乎匯爲湖。湖漸淤爲腴田，豪家食而不稅。公覈不稅之田若干畝，藉爲賦郡，爲孔道郵騎項背接。自播變以來，郵卒不堪命者求去，代以新者，復行金錢祿脫。否則逃去，十餘年來聚訟鼎沸。有司仰屋歎。公曰：吾得之矣。乃以前淤賦增馬價。於是故者爭出受事，前所呶呶者俱寂無聲。公又謂江漢環抱，此郡如人脈理，不可使不會。昔孟忠襄西引沮漳之水入漢，而後荆東北有水險。是時江水鶴穴入湖，而與漢合。今穴闕不復合矣。試爲石閘，以時啓閉，且海可閘。

何疑於江議成將受事矣而會公遷去議者僉謂今天下邊腹多事何不卽寘公于建牙開府之地以少展其逸足而今以貳光祿母其以函牛之鼎爲腫雞用耶愚謂當事者姑以此爲津梁耳行且大用公且公之屈也久矣不大伸何以酬大屈哉乃愚則重有感于公爲令時事也追思權門薰轍之時寒燠惟其呼吸亦側朝行則寶書幕下人有以是爲公地者而公如不聞遊龍輿馬自長安來典衣奴子橫索金錢不得則禍立至人有以是爲公危者公亦如不聞謂我爲縣官牧養小民耳豈以脂膏易一官然公卒以是詘蓋至旣違賈傅之遷旋下敬通之詆人固謂直道之果不可伸也及一轉盼之間向之炎炎隆隆者已化爲冷風爲浮煙况偃僂而稱掃門人哉而公之風節久而愈彰以不用而鬱爲大用今且津津乎未有涯又安見直道之果不可伸也嚮使公俯首而事馮子都王子方輩可以唾取要津卽不然而與世浮沉斂其強項之氣亦不至漫落如往時然公卽不漫落如往時而求完其節全其品以伸爲今日之用無有也天道倚伏之機人事去取之衡亦可識矣如公者非百世之師也歟公之功名必且爲國之大臣先祿其津梁耳天子且重用公日可俟矣

送邑大夫方公歸田序

雖有異才清操命不值則不亨此非人力也南唐馮贊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

豈惟事科舉卽宦途可知也。公以文章宿儒棄去。令予邑百廢皆興。然前此江不溢。至是水大漲破城郭。前時歲不甚歉。二三年輒大饑。公行村落中自賑之。小民輒公發富。民廩爲盜。不可治。倅門吏皆公力搜剔。然奸猾山積。公爲民日以羸瘦貧次。骨然天變。人情若此。且公釋科舉而宦遊。以爲可以稍行其志。而卒不伸。非命也。歟。民貧度支無從出。過客不滿意。則譙詞暗至。以爲公似強項者。孰知公之淳謹甚也。夫送迎之不周。水患之至。城郭圮。倉廩虛。猾民反噬盜賊。多有此其治狀之可見者也。若夫撫凋瘵如赤子。進之衽席。惟恐傷之。此心之不可見者也。實其不可見者。而摘其可見者。宜矣。何憾。公獨不憶初下車時。語予事也。公舉於乙卯。夢人曰。首春官則仕。以此屢試屢詘。至丙戌三十餘年矣。不得已。乃宦得公。安實爲予兄首制科年也。公甫得公。大驚曰。吾夢所謂首制科乃宦者。其驗歟。考其時。予兄皆未生也。定命如此。夫復何逃。豈進有命。退無命乎。公歸矣。予事科舉無效。惟有志讀十年書。魏武有言。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耳。公才高學博。歸而澆花種竹。與古人爲伍。亦安往而不樂哉。夫州縣之徒勞。則自古嘆之矣。

贈東粵李封公序

古之隱君子。不得志於時。而甘沉冥者。其心超然出塵表之外矣。而猶必有寄焉。然後快。

蓋其中亦有所不能平而借所寄者力與之戰僅能勝之而已或以山水或以麴蘖或以著述
或以養牛皆寄也。寄也者物也。借怡于物以內暢其性靈者其力微所謂寒入火室暖自外生
者也。故隱者貴聞道。聞道則其心休矣。惟心休而不假物以適者隱爲眞隱陶元亮之隱也。差
適矣。今讀其詩。殷憂內結。至于生死遷變之際。每每泫然欲涕。而姑借酒以降之。又安能樂然
則自漢以後。以道隱而自適其窮者。一邵子耳。邵子洞先天之祕。觀化于時。一切柴棘如爐點
雪。如火銷冰。故能與造物者爲友。而遊於溫和恬適之鄉。彼惟不借力於物。而融化于道。斯深
於隱者也。後之繼者。其惟白沙先生乎。邵子有言。學不至樂不可言。學白沙之學。近於樂矣。樂
生於覺者也。夢中悲歡喜戚。無端糾纏。忽然一覺。而胥莫得其所在。故白沙洞明心地之後。處
窮處達。無往而不適。是之謂樂。得其道而內不受物之弊鑑。豈待排豁焉。白沙蓋邵子以後一
人也。東粵李公。少懷物外之志。始抱異才。睡取軒裳。而竟不得大伸于時。僅就一博士以老人
固以此爲公侘傺。而公暢然自若。甫得一官而去之。閉門偃息。泊然無營。或曰。此質行長者也。
或曰。隱君子也。或曰。此古達者也。皆非也。公蓋學白沙之學者也。其于休心忘累之境。有所遇
焉。故終身淪落。而無間死生。無變于已。而况人事之倏得倏失者乎。則近時之以道隱者。公又
一人焉。而豈若借適於物者流。力戰於牢騷不平者哉。雖然。隱顯跡也。非聞道不能隱。非聞道

又豈能顯而能以道隱者必能以道顯者也特抱道者嗇于用而不及展而稍稍見諸用者又矜於氣而不化假令堯夫明道輩得伸其用真儒作用必大可觀近代文成一出功施爛焉性地之所發揮概可知已則白沙與公皆能以道顯諸用而不及顯者也古之君子抱此道者以其真自適而出其餘緒以及天下當吾世而不及試則留以俟後之人後之人有能行吾道者以道在天下卽吾之精神在於天下又何必身有之今公之詰嗣置身鏡衡之司旦暮且陶鑄天下舉公之學行公之志舉公所未抒之事業公之隱而未及顯者今且津津乎大顯矣是又邵子與白沙未有之遭也道德具于生前而榮華集於身後赫赫綸綺下賁泉壤卽不足爲公加損而益以見天之久定吾道之終亨矣此予所以樂爲述也

壽潘太碩人八十序

天子郭之間數有人譚羽化之術且曰龍沙之期至矣所云八百人者散於天下而其主盟爲導師者今在新安萬山之中蓋唐宋間人也或隱或顯緣合者遇之予聞而異焉且疑焉曰眞耶幻耶是不必研踵繭足而至者可立決也至新安覓之無影響涉重嶺至婺源而主於去華潘君之舍去華有別墅名小桃源山水清勝館予其間初語予以因果報應之事令我惴然怖已語予以升濟神明之說令我暢然喜久之若爲孺子可教也乃語予以先天大易之學

令我霍然若有所悟。十日之內，往復不可勝記。大略聆之，如牙頰之有丹砂也。如身在清涼之國，而舉胸中柴戟之苦，濯濯乎隨輕風而化也。浩浩焉不飲而酣適，不歌舞而暢快。蓋自有生來，予始知世間有朋友之樂矣。已而修登堂拜母之儀，去華曰：吾母今年八十矣。公來適與期會，緣也可無一言。予曰：予之來也，蓋欲有所遇而不意其幻也。然今則有所遇矣。昔淨名依於忠孝，今去華登朝抗疏，爲名御史。出而佐郡，爲良有司。歸而養母，嘻嘻爲孺子。慕其忠孝大節，如是而又于盈虛消息之理，灑然而自得。忘苦而忘年，尙當于世上求之歟。是役也，予見世外人焉，并見易遷宮中人焉，不可謂不遇也。予不得更作世間語也。遂書之以爲祝。

壽安遠令田近薇七十序

邑中諸田，號爲大姓。有善人焉，是謂寅山翁。以其力食數百人，旁絕姬媵，生子十一人。十一人者，皆能成立。其中又有善人焉，是謂近薇君。萬曆之二十四年，近薇君以邑令懸車於家，年七十矣。寅山翁固無恙也。稱觴之日，其皤然于上，神明邈然，望而知爲地行仙者。翁也。冠進賢冠，雙鬢猶玄。顏若渥丹，目無旁睨，足無失步。于于然若有所慕，如孺子色者，近薇君也。或斑斑或二毛，褒衣大冠，揖讓而前者，諸季也。高冠長裾，其來如林，踰踰于下者，君之諸子侄與諸孫也。諸子稱觴于七十二之父，已奇。七十者又稱觴于九十二之父，則又奇。九十二之父，精神

矯健與七十之子幾不辨則又大奇矣古言世德不言世壽然而世壽未有不本于世德者生也晚不習寅山翁事若近薇君則固所耳而目之者寅山翁治家嚴君事之尤宛問安之頃翁如甘臥君以足嘗地始行翁老脫二齒君走太和禱於神齒復生人皆以爲孝感君雁行既多百計訓誨以安親心少年負才氣可取一第竟格于數以明經爲邑博士久之名大起遷爲令數年後念老親在堂急解組歸蕭然無長物跡君行事豈不亦篤行君子也哉且夫天生敦龐渾厚之人不有極富極貴以酬其隱德則必以非常之壽償之君之天性孝友口亦不自言人亦不必知夫某事孝人知之某事友人知之未忘體也其事有涯其道屬陽陽則宣洩已盡其所得之名亦足償其實故往往無厚報若夫孝矣人不知其所以孝友矣人不知其所以友闇然而已其事無涯其道屬陰陰則翕聚不散故天常以隱福賚之所謂隱福益又異矣公卿將相顯福也眷屬團圓歡娛壽考隱福也仕之公卿將相雖云炳燭然其所大不足者常在父子兄弟之間與夫壽命延促之中外若尊貴內實勞苦雖樂不眞若使父母在堂兄弟無故身其康強老而不衰良田廣宅協長統之言閒居事親窮安仁之樂有陶徵士之逸而無其酷貧有榮啓期之壽而多孫子雖少炎炎隆隆之勢其受享已多而取之天者亦已腴矣里人有乞福於帝者帝曰若欲極富與極貴乎曰不願也曰然則何願曰不願富願得中人之產以養生不

願貴願得百石之祿以逮親清安無事壽至百歲野人之所需也帝乃大笑曰富貴任君取若此乃上界仙都之鄉吾不許也凡極富貴與極安樂壽考人所不得兼而天之所不能忘也今君居富貴之中而又享安樂壽考之福非有隱德孰能堪之予以謂寅山翁與君皆當百歲無疑也凡人稱人百歲者皆訛翁九十二視聽不衰君七十如五十許人以天道人事考之皆不百歲不止者君聞之其能無抵掌而進一觴否

壽孟溪叔五十序

有居數區倚山傍湖竹木環焉喬松千株有田數千畝不減下時歲收不知水旱魚蝦如士薪不待伐養馬四十餘蹄丁鑠郭椒倍之有別館貯伎兒不離絲竹居然仲長統所云而豪華不啻焉村里蕭寂多溪刻甃牖之子誰與享此者眼前獨見孟溪叔也叔喜自適善治牛歲以其餘費家道不盈亦不落然豪爽好客食啖兼數人精力強健予嘗笑曰如叔者素問難經俱閒物真可付祖龍鵠倉諸公當予何處生活今年五十矣非惟意興如三十許人卽面貌居然是也昔伏波薄少遊之言至見飛鳶跕跕水中始憶之幸而功成卽以爲過少遊矣然年老貪功不置觀其橋一足而視戰鬪亦殊可憐吾又未知所謂勝少遊者果安在也予家世農夫產業膏腴先王父叔王父享田間之樂春初卽了公事終歲縣役不至門惟相與飲酒晏笑而

已後稍知讀書。予伯兄仲兄相次列賢書。然兩兄有書來。皆云仕宦苦甚。機關械其內。禮法束其外。不似昔日坐大槐下樂也。若予爲博士弟子。每入試。頭鬚爲白。人生幾何。而能堪之。視叔真天上人。叔且百歲。此別有異福。原不可以養生之常理論。弟不知如侄輩者。何時得擲却經牛事。奉杖履於湖山間也。叔聞言大笑。乃謂予曰。阿叔日來愈知調馬。遂呼兒取馬來。至則超騰而上。一鞭競指湖上。若飛煙頃之不見。又頃之復遠下馬。振衣顧予及諸客曰。何如。遂相奉入中堂。痛飲達旦。

壽南華居士序

予少時遊武昌。與西陵丘長孺等結文酒之歡。記九月九日。大會詞客。酒人於洪山。方分韻賦詩。忽有客長身修髯。騎紅叱撥。鳴鞭而過。絕影奔塵。忽已不見。羣少年皆騎駿馬尾之。已忽還下馬。入酒筵。不問主客。禮徑就座。食啖兼人。議論風生。諸詞客少年皆屬目卑下之。惟恐不得當。予謂長孺曰。客何爲者也。長孺曰。此吾友新安夏南華也。予稍稍與之語。心異之。坐是得交于南華。且習熟其人大約。倜儻自好。雖操奇羸。而折節爲處士長者之行。家世溫厚。而鄙爲纖啬。念愛光景。自奉養略如楊王孫。以其暇。飲酒聽歌。調馬釣魚。山屐水棹。觴月尋花。蓋自有生以來。未嘗一日作顰眉蒿目事也。予自念。實人子。終日伊吾。志愛豪華。不得少行其胸臆。

私心向慕之。已別去與南華不復相聞。經諸升沉變態。幾二十餘年。予亦灰心學禪。今年結蘭若於玉泉。偶南華小阮道甫。顧予山齋。乃訊及南華近事。道甫曰。叔氏近日心厭世芬。歸依安養。依然道人行徑矣。予歎曰。有是哉。人生在世。須如奔墓。要看最後數着。若貪世樂。而無所歸宿。卽非佳結局也。然世上山澤之癯耳。絕美聲目。絕美色口。絕美味彼皆境緣不合。而不得不舍。喧而入寂耳。非真能忘情者也。枝葉暫除。而根株自在。有如春草。隨時輒發。又如水之遇逆已久。則其瀑流也必甚。惟豪華之子。久在世塵。而生厭離者。其銷除在根株。而其力最大。一厭永不復生。此古人所謂火中蓮也。今南華久處瘡痏之地。而晚年乃能厭去。且身體康強。萊妻白首相莊。兒孫羅列。書種相繼。于人間世之福。已極完備。而晚年又得禪定解脫之樂。如此結局。此皆天生異福。不可多得。世間大富貴人。形雖可觀。神多勞瘁。爲世累忙。不知辦道。亦無暇辦道。至老粧枯。何足欣慕。予有此願。不意南華之先我也。今南華六十矣。前此享世間濃冶之樂。後此享世外清寂之樂。不知與五陵裘馬。儒衣僧帽之顧阿暎。有少分別否也。道甫曰。叔氏今年六十。期在二月之二十日。將往稱壽。乞居士一言。予曰。予所與君言者。足矣。卽次其語以祝。

壽大姊五十序

予同母兄弟四人。其一爲姊。姊兄伯修而弟中郎及予少以失母故最相憐愛。記母氏卽世伯修差長姊及予等皆幼時居長安里舍。龔氏舅攜姊入城鞠養。予已四歲餘入輸家莊蒙學。窗隙中見舅抱姊馬上從孫崗來。風飄飄吹練袖過館前呼中郎與予別。姊於馬上泣謂予兩人曰。我去弟好讀書。兩人皆拭淚畏蒙師不敢哭已去。中郎復攜予走至後山松林中望人馬之塵。自蕭崗滅然後歸半日不能出聲。後伯修偕曹嫂入縣讀書。姊與中郎予皆依兄嫂。甫於庶祖母詹姑每寒夜姑燔枯呼四人坐。伯修喜談說古今事。姊喜聽惟恐語止。自煮茶餉之。伯修復說鬼神奇怪事緣飾之以相恐嚇。姊與予皆膽薄燈火明滅風吹紙窗真如有物至大駭啼而走。伯修拊掌大笑爲樂。如此以爲常。以故姊於經史百家及稗官小說少時多所記憶。曾與中郎及予至廳堂後聽一瞽者唱四時採茶歌。皆小說碎事可數百句。姊入耳卽記其全。予等各半。姊性端重匿影藏聲。一一遵女戒獨好文強記夙悟。大人每見而嘆曰。惜哉不爲男子。及長歸于毛氏。姊夫毛太初少失怙廢儒課農桑治生。姊少長外家親見外祖父龔公爲連帥方伯。諸舅起家孝廉制科貴顯赫奕。外母及始子輩戴珠佩玉服羽翟金翠陸離。中表兄弟多文士。蘭雪其姿珠璣爲唾霧而已。顧爲田家婦。縞綦操作頗能以命自安。無天壤王郎之憾。事姑孝侍妯娌和馭下寬而有法。中外稱其賢。每鬻者過門度外所與直少詘或從後屏益之。

太初喜置田畔之田。贏其直以購。不足則取給。簪裙無難色。後園課減獲種松數千株。昔時童阜。皆爲綠雲嬌姹。居家茹蔬飲水。至儉而客至。則酒肉相屬。皆醉飽去。故數十年無纖芥鬭訟。事太初創家。出對客則胡盧大笑。入室則焦家計。兩眉蹙合可作髻。而姊以達生之理曲解之。時爲破顏一笑。自伯修中郎論學。與他人言多不省。惟姊有深解。中年欲棄家冗入道。勸太初置妾。代司管鑰。而太初惜錢不肯鬻妾。又畏多生兒女。爲身累。及連生丈夫子三人。長皆督之。學冀其收朱藍之益。爲請明師。厚其供億。而私益其贊。故諸子學儒皆成。以次入鄉校。可望科第。伯修中郎相繼取青紫。出則八行相望于道。歸則迎之室中。晤言深冀晚歲聚首之樂。而先後不祿。姊與予痛念骨肉。各抱病一年。幾隕至去歲始相賀更生。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略。使爲男子。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何遽出兩兄下。而竟泯泯閨閣。實可歎。然以人世福緣論之。姊固有偏饒者。伯修無子。子予子。而姊有三男矣。中郎有子。未見其冠婚。及入校。而姊見幼男冠婚入校矣。伯修中郎皆不及見孫。而姊長孫今十餘歲矣。其尤有不忍言者。五十人世常耳。伯修得年僅四十一。中郎四十三。皆不及望五。而姊今已屆期。後來尙未有涯。則姊不可謂非厚福也。夫世爲女子者。恨不爲貴人妻。然吾觀貴人一登科第。卽謀置侍妾。棄故憐新。強者仇弱者怨。追隨宦轍。老尙跋謾。亦復何快。今姊夫婦相莊無間言。諸子于于色養。歲時伏臘。兒女團

園取酒脯鳧鯉爲歡笑。姊固聞道者亦欣然享田間之樂。况諸子皆可進取富貴且逼人。何憂門戶弟近有志棲隱。欲以未了之志付兒曹竟之。歲以一棹過之字湖走刀環泊肉步河覲姊於碧水蒼山之中。共話無生而修香光之業。天乎其或以懼於兩兄者而盡以畀我兩人。未可知也。言至此向之淚宿于睫而欲出者又不覺隱隱作歌笑聲矣。姊聞之其爲我歡然而進一七耶。

壽裕吾鄒公偕元配張孺人七十序

自東越揭良知以開天下學者若披雲見日矣。而數傳後始有借解悟之說。以恣其無町畦之行者。曾不知真見真修如車轂鳥翼如凌雲之臺不可累委有輕重也。昔之專言修者病在執糠粕遺神理以影爲月以礫爲珠不得千聖易簡直捷之宗同于冥行而後之專言悟者執其圓通無礙之理以盡棄其檢押至于今日猶可謂碧落碑無膺本耶至空疏也而目考亭爲支離至放逸也而鄙正叔爲木偶弊亦甚矣。自非二三大儒持躬行實踐以求之將安所極不肖麤聞道久而見專言知者之遭行深有慨於心故每見篤行君子輒神羨而力跂之。若吾鄉裕吾鄒公真可謂人倫之師表也矣。公生而沉雅藏穎于樸。祖莊簡而父雲岑公年八歲出爲伯父銅仁君後積習名教之餘不作綺紈子態日下帷誦讀漂麥流粟莫喻其專先生雖極

博乎。固非聖之書有戒。日取閨闥濂洛之微言。細研求之。如是者有年。以爲學道而不實體之人倫物理之間。猶能言之鸚鵡耳。故兢兢乎大德小物。不敢失尺寸。自其少時。依依銅仁君膝下。以色養銅仁君。潭忘其無子。奉諱後。竭力事雲岑公。雲岑公蘭玉茁起。而公於其間。鎮以冲和。倡兄弟以讓。嘗嘆曰。胡越可相穆。况于同生。公居平所行。無顯微。一乘律度。曉暢古今禮制。酌而遵之中。繩合墨。尤於語言爲兢兢。終其身不爲雌黃之詞。與人言溫然。惟恐傷之。于于平不見有喜愠之色。蓋寘身珪璋。不受物之溫漫。而盡泯圭角。飲和醉醇。無白賢自聖之習。故一鄉莊而愛焉。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之服。而公曰。情所不容已。禮之所開也。吾豈源廩竹而生空桑者。且肅皇懿訓。獨非功令耶。蓋公有名諸生。聞已久。科第可唾。取履守制人。或淹驚人之鳴。爲公惜。而公志期必伸。先後處苦塊者十餘年。其至性如此。公潛心經術已久。發爲文章。深厚爾雅。而受詛于時目。竟蹶一第。次且膠庠間久之。應貢額人。尙有競之者。公夷然以不競處之。筮仕爲司訓。徘徊淑浦澧陽間。不敢厭薄其官。切切以淑士作人爲志。雖邇來師道日衰。而公力維之。于寡人子。不惟却其贊。而且恤其緩急。所入俸至涼薄。猶捐而飭學宮之闕。若文昌閣名宦。鄉賢之頽者。皆一新之。夫以公之學。而僅見於一校。誠爲可惜。然使公得主張世道。其所顯設何異。此則謂公爲大有用之儒。亦可。公淳心藻修己。爲里中耆舊。而所遭逢又奇。元配

張孺人爲石首文簡公從女。家世簪纓而孝慈貞靜爲綠窗之縫掖。故公自少至老得一意下帷不問家政。且不以室人交譖之故。而易其操履。卒成篤行君子之名。亦孺人有以助之也。公旣棄官息影林泉。靜養自娛。與孺人白首相莊。神明逾健若仙。今年偕七十矣。以德釀壽。若持左券而長公全玉。文行卓絕。其未鳴未躍者。相繼而起。值弧帨之辰。藹藹然稱觴于下戚里。豔之共攜尊罍往祝。而徵言于予。予惟先生篤行中澹之所堅。儉之所留。靜之所歛。和之所迎。謙之所益。不言養生而養生在其中。與孺人雖百年可也。何借於祝。獨不肖謬謂天下有志於道者多鶩於知。以遺其行。東越致良知之旨。且日晦而公守先王之道。凝之以德。如耕有畔。如車有駁。屹然爲吾道砥柱。使後生小子有所矜式。而不至於猖狂自恣。則當爲世道慶。又不獨一家已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壽同年吳全父尊人隱君序(代)

予今年校士禮闈。得一卷閱之。氣溫而才冶。已知其爲國器。及發牘視之。乃吾鄉吳伯子全父卷也。全父少有聲。諸生間爲名孝廉。錦綺其腸。珪璋其行。予耳之已素。至是復捷南宮人。皆謂全父擅雕龍繡虎之才。復有猝掌銳床之勤。固宜唾取一第。而不知全父之貴也。有由來矣。全父蓋成于義方之教者也。予居里閈。習知全父之尊人敬宇。蓋近古隱君子云。翁少習

經生業屈首受書者有年可以拾青紫矣而竟以數奇不酬乃韜光鏗彩去之而隱絕跡城市有終焉之志昔南朝宗少文先生有志五嶽棲遯朱陵及其後也築室江陵之三湖大略與翁今所居相近蓋湖上粘天浴日之波清人肺腑故少文不難舍煙嵐而親波雪而翁遺世就閒與臥遊老人千載同其神契是真不愧隱君子也矣翁雖盟鷗鷺而紹蘿薜乎而猶嘆曰吾豈甘心忘世者枯守丘樊而忘巖廊耶且不及身見之而安可斬之後人爲也始課全父昆仲以學全父燁燁露其鋒穎翁教之尤力十餘年間全父號能文章已而售於鄉已而售於南省如取諸寄竟貴矣皆翁有以成之也翁之成全父也有二有顯以教成之者有隱以德成之者語云白玉不琢孰爲珪璋即使全父慧悟夙成而非翁淬之砥之染以朱藍潤以霧露又安能自致于青雲之上故世有重繭百舍以求師而今得之廷闈之間竟借陶鑄之力以蜚聲藝苑而爲國寶此所謂顯以教成之者也翁之淳德貞修孝友著於家恭讓著於鄉不啻若郭有道上行先生之流已爲古人矣天所福也况束髮伊吾擁百城而貯五車者幾何年卒蓬戶蒿床以子孫古言之詳矣此所謂隱以德成之者也顯者取之人事而隱者取之造物天人合併此全父所以貴也予瞻之前而知全父所以貴予逆睹子後而又知翁所以壽矣夫以翁之息機養

和不言養生而養生在其中此自能爲期頤百年者但全父且試爲令矣無問異日者爲天下造福卽今取一邑而喚咻之不難以春風風而夏雨雨拊摩其癆療而寘之衽席謠云千人所祝豈不蒙福舉千萬人舉手加額以歌舞全父而并祝其所出自翁之祉不且日升而月恆乎則全父能自貴而力能使之貴者翁也翁能自壽而力能昌其壽者全父也土膏榮樹自本及華翁之子全父是也所以貴也春雨潤林自葉流根全父之於翁是也所以壽也惟翁之植根者深而知全父之貴無涯惟全父之布澤者遠而知翁之壽愈無涯矣往讀范文正公所著燕山翁傳初已窘於算而塞於嗣矣及後耳鳴之德稠疊深厚未幾而五丈夫子並列清華且也名注丹臺位充仙真文正公豈志怪者哉天人之際其不爽也久矣翁之德不後燕山而造物者亦必以燕山之報報之則自今以後不獨全父乘時大用爲經世名臣而未嘗未躍者且相繼起矣翁亦不必譚長生冲舉之事而真佛真仙卽在尺宅寸田中矣此真吉祥盛事予所願見而樂爲述者也故不辭而爲之敍以祝

枝江大令趙鳳白初度序

東越良知之學大行于江以西而廬陵尤得其精華蓋東越之學以悟入之以修守之近世一二大儒於本體若揭日星而其行事之迹未免落人疑似惟塘南先生廣大縣密庶幾兼

之予未得觀矣其人而幸讀其書以私淑往者居都門聚首論學各從所入是時廬陵又有異人出焉王氏性海是也性海專主禪而塘南先生則主儒予等初同性海之禪及其久也始覺兩家源一而門庭設施決不容相濫益信塘南先生爲繩尺無異議後來學侶星散譚者如毛參究者如角至于今日楚中則譚者亦如角予口如銅烏不復向人商及性命事矣今年將往玉泉取道鳩茲過古丹陽邑侯趙公一見傾注甚密叩之以學則瓶瀉雲興往復無滯予駭焉疑焉已而訊其師承卽予素所服膺塘南先生門下士也予乃歎曰有是哉夫未見其人讀其書猶可觸發以有成也而况親行於霧露之中獲其沾衣之潤者乎發篋而見其詩若文皆潛發於性靈風水相遭而成瀾漪者也察其治清淨恬夷行所無事不言而物自綜焉總之得中行獨復之資而有所依歸密受其爐錘之妙從虛明中流出爲真文章爲真政事予始心折意暢而幸吾道之猶有人也或者猶以侯遇不暢道爲恨予曰昔堯夫隱於蘇門百泉蓋終身未常仕也濂溪以舅蔭得一官徘徊下吏蓋仕而未常仕也程朱諸儒少行其志而不安於朝蓋仕而未常竟其仕也古之君子求其可以隱可以仕者耳遇合命也何足掛胸臆哉且俟取一邑而喚咻之治一國與治天下異乎入籠入細皆是經綸侯不作差別想也予又見兩郎君文皆如龍泉太阿不

可逼視意侯所塞取于造物者當盡據于諸郎君乎此固理數之所必然而侯亦不作此期必想也夫素位居易之學侯聞於塘南先生者詳矣得於塘南先生者深矣予又何贅焉會侯弧矢之辰適與予遊屐相值其門人等共乞言于予予與侯於塘南先生或親炙或私淑皆爲門下士臭味同之誼不容以默也故直抒其意所欲言者以祝

贈崔二郎遠遊序

崔戶部元白宦甚清貧蚤世今子二人皆善予二郎與予同歲少復同學相狎也二郎少孤而慧衣冠語言有名家子風性拓落不任治生間之遊冶不數年饑粥之田漸廢予友王伊甫秀才大度士少有俊朗之目失意至荆偶逢二郎訊予二郎曰君友小修也則君卽小修也予時東遊未還二郎遂視如予王少俊喜狹斜遊資盡憔悴江上二郎亦已四壁爲轉貸資之以歸歸數月王卒二郎罄其家以償遂亦貧予歸謂二郎曰怨乎曰其人佳士若存者必不我負何怨有人曰其家可償二郎趣火其券後遊於蘄至其家哭之絕痛二郎熱腸多此類然家日益貧讀書不成力耕無田去而遊人曰非策予曰夫夫也才豈能老牖下夫人不期而負之必有不期而厚之者况我元白素心人也茫茫宇宙必有故人無鬼論可憑絕交書亦可怖羊舌郿成何世無之四方可食立槁胡爲嗟乎憶予與二郎二十四五時視錢如糞土與酒人四

五輦市駿馬數十蹄。校射城南平原醉則渡江走沙市。臥胡姬艤旁。數日不醒。寘酒長江飛蓋。出沒波中。歌聲滂湃。每一至酒市。轟轟然若有數千百人之聲。去則市肆爲之數日冷落。予是時易言天下事。謂富貴可唾手致。嘗語二郎。若無憂貧。卽赤貧吾猶能爲樓君卿之給呂公。今四五年來。予以文章不見收於有司。南北奔走。僅存皮骨。妻子自不能給。近又以家難北走長安。風雪中忽見二郎於燕市。寒色可掬。予時已深厭繁華。趨空寂。罷綺語。親貝葉。持戒寶。自不飲酒。又無酒可飲。二郎復不喜譚世間事。惟一見向香光室中。嘵然枯坐。寒灰槁木。古廟香爐。以去偶。譚及往事。予于定中亦爲之張目。不能無沈休文之懾。而二郎則已覺涔涔然爲之泣下。天下事之不可知。盛衰欣戚之變。繁華轉盼之空。無爲寂靜之樂。予與二郎於此蓋若恍然有所悟焉。

送石洋王子下第歸省序

予少喜遊。所之輒與其知名士往來。故交遊幾徧天下。而其相與最久。相知最深者。毋如石洋王子。王子少年才甚高。氣甚豪。眼中不可一世。而一見予。卽欣然定白首之交。凡予少年不羈之行。放蕩之語。屑人目而震人耳者。王子獨絕愛之。故予之時文散佚者多矣。而王子片語隻字皆收之以成帙。甚矣。王子之知予也。王子與予皆有志于出世之學。而王子較切。卽區

區功名直欲一了以完世緣耳。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安往而不得貧賤者是王子有所不可于世即不難脫屣去矣。而又若有所踟蹰不能捨者何也則以母夫人在堂故也。予以謂王子入山之興真未可輒動也。太夫人以清淑之氣篤生王子其隱德人未必知鬼神知之矣。王子而不達天將何以報耶。即王子芥視一第而天之生才與天所以報德之意其事理有不得不然者。若夫入山之事卽予亦素籌之矣。山之蒼蒼水之咽咽吾欣然而會心矣。偶一念至曰母氏得無憶我耶。母氏得無憶我苦耶。則心之隱痛。馮馮然不可拔矣。留則與至情違歸則與初心違奈何哉。曇比之制出家也必問曰爾父母聽許否。其授戒也又必問曰爾父母聽許否。又問日爾爲長子否如長子則欲其奉父母延宗祀不許其出家與授戒也。佛之重孝也如此。無論太夫人膝下一王子耳决不容舍之而去。卽才如王子終當經世用世了不朽事豈灰槁山中之人。往年予亦修香光之業自覺功名已灰冷矣。伯修去家大人絕苦予偶拈筆爲時義大人見之嘆曰此是我破鬱丹也。予乃發憤下帷曰苟可以慰吾親者卽頭目腦髓吾不難捨况此熟用之意根有何難穿鑿耶。故每撰一義窮日之力通於夢寐。去年大人六十兒輩設酒筵招歌舞欲以娛大人。大人曰爾但偕兩弟來作舉業二首吾脾自閑勝於歌舞酒筵多矣。父母恩深旣見其生亦欲其可此實人情也。今稍可藉手報大人矣。予與王子交皮膚脫盡久矣。豈復

用華語耶。王子之才百倍于予。而其攻苦或少讓予。以此遲予三年耳。世之舉者亦多矣。其文字豈能勝於王子。然此雖小技。政不厭精。願王子且將詩賦及持誦等事。少停三年。打併精神。歸向一路。如雞抱卵。如貓捕鼠。使心華開敷。承蜩轉丸。三年而業成。爲瞿唐爲王。辭爲今之馮區。吳無障。諸公何不可哉。以此藉手報太夫人。太夫人之愉快。又可知也。此皆太夫人之意。予固推其意。以爲太夫人壽。而并以券王子云。

送蘭生序

予年十八九時。卽與中郎結社城南之曲。李孝廉元善與焉。三人下帷爲文章。皆搜雲入霞。意氣豪甚。是時有龍子者。亦讀書浦上。修眉皙面。溫如也。龍子與予年相若。子弟畜之。且相勉以舉子業。每乘月泛石捕中步長橋。醉嘯南樓。聽雞聲則狂舞。相誠意一第可唾。取無何。中郎舉於鄉。成進士。予與元善復共修業。庚子元善始舉於鄉。又三年而予始附北賢書。屈指與龍生聚首之期。幾十八九年。每過城南。見茂林修竹。宛如一夢。卽修眉皙面。抵掌而譚笑者。俱如夢中人矣。今年龍子以八行來。予從竹間讀之。見其斐亹有致。且云生昔之爲君友也。知君之終不忘我。吾友蘭生佳士也。年少而列膠庠。吾愛之重之。欲以言遺之。而又不欲以輕言遺之。蘭生讀君之文。愛君之才。予知君之終不忘我也。且必不吝我所欲得之言。而以之袞蘭生。

也。予讀而笑曰。此予舊年交也。夫謂予言可以重人。予自輕矣。雖然。吾終不可以不報龍子。夫龍子固耳目夫城南社中事也。城南之社。中郎以二十舉於鄉。廿四而成進士。隨取卽獲。有若承蜩。乃元善則已。苦矣。予則更苦矣。苦願蘭生之效中郎。毋爲元善與予。卽不得已。亦爲元善。毋爲予也。予下帷多年。沉思諦想。焚君苗之硯。見子雲之腸。甚矣予之苦也。三十四而舉於鄉。海內不熟予者。競以予爲宿儒。蓋因予名早著。而疑其年。登賢書之夜。六以後俱登楮留前五發三而得予名。堂上堂下。劃然大笑。戟手而賀。主者曰。今年得名士矣。南中士夫。有以書往來者。曰。今年南有某氏。北有小修。可爲是科吐氣人。皆詫予之名震海門。不知予之苦久矣。聞蘭生才甚高。氣甚銳。不日且取高第。上之同於中郎。下亦不失元善。決不如予壯而方收。而令虛名滿世間也。予美云。富貴應須致身早。蘭生勉之矣。請以是畢龍生之請。

送葛道士序

車湖之上。有亥市。爲豫章人聚治生長子孫。久之。乃有攜藥裸來者。又久之。有以童塾來者。其人多瘦勁。骨稜稜。語言多守勝。道士其一云。道士初教授童子。妻死。遂爲道士。癖愛丹砂。黃白之術。初有所積。俱爲方士取去。終不衰。久之衣櫟亦罄。意殊欣然。一日語予曰。我將至衡永。覓出山鉛井箭頭赤砂事。必可成。不久且大富。去數年復還。里中竟無所有。意稍怠然。予喜。

其不畜妻子。蕭然無一物。每遊湖山間。則攜之。道士好酒。膂力絕人。醉則侮人。撲人於地。以爲樂。一日醉撲予。飽予掌額。破血出。幾死。今年與道士聚。予食伊蒲。而道士亦戒酒矣。追思向日流湎光景。眞同醉象。殊可怖也。稍語以性命之學。道士亦解信焉。予曰。君妻子之念若何。道士笑曰。已矣。今之大顯貴人有志者。尙欲棄家學道。况少君久隕鸞臺。寂然者乎。諺所謂癩作禿也。道士老有志。冲舉欲入衡山修靜。予白君過宗少文遠矣。昔少文結宇朱陵。以老病終於郢之三湖。今子已老去江陵。而入朱陵。蛇虺之興居。魑魅之興伍。飲食藥餌。一切皆無。乃能悍然居之。子健甚。宗少文實不如。道士意稍懈。乃云。吾姑往焉。往而不可以君爲歸矣。君莫厭我。予曰。諾。遂書數語。與之併。以爲後會券云。

解脫集序

兄中郎長予兩歲。少相友愛。兒時同讀書村之杜家庄上。講誦之暇。私相商確。至今思之。頗多異語。稍長移居城中。修治城南別業。偕余與四五友人遊息是處。語言奇詭。興致高逸。每至月明之夜。相對清言。間及生死。泫然欲涕。慷慨歎歎。坐而達旦。終不欲無所就。乃刻意藝文。計如俗所云不朽者。上自漢魏下及三唐。隨體模擬。無不立肖。自謂非其至者。不深好焉。公車之後。乃學神仙。偶有異人傳示要領。勤行未久。尋亦罷去。及我大兄休沐南歸。始相啓以無生

之學。自是以後研精道妙。目無邪視。耳無亂聽。夢醒相禪。不離參求。每於稠人之中。如顛如狂。如愚如癡。五六年間。大有所契得。廣長舌縱橫無礙。偶然執筆。如水東注。旣解官吳會於時。塵境乍離。心情甚適。山川之奇。已相發揮。朋友之緣。亦旣凌和。游覽多暇。一以文字爲佛事。山情水性。花容石貌。微言玄旨。嘻語諳辭。口能如心。筆又如口。行間旣久。遂以成書。余以漫落。依之真州。相見頃刻。出所吟咏。捧讀未竟。大叫欲舞。作而笑曰。高者我不能言。其次我所欲言。格外之論。我不敢言。與兄相別未久。胡遽至此。彼文人凋刻剪鏤。寧不爛熳。豈知造物天然。色皆新春風吹。而百草生。陽和至。而萬卉芳哉。夫文章之道。本無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後。唐宋于今代有宗匠。隆及弘嘉之間。有縉紳先生。倡言復古。用以據近代固陋繁蕪之習。未爲不可。而剿襲格套。遂成弊端。後有朝官遞爲標榜。不求意味。惟倣字句。執議甚狹。立論多矜。後生寡識。互相效尤。如人身懷重寶。有借觀者。代之以塊。蓄茅白葦。遂遍天下。中郎力矯敝習。大格頽風。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內。都無才人。但以辭多意寡。雷同已極。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謂功多。今之整刷。何以異此。中郎位卑名輕。人心不虛。未必能信。昔鍾士季年少時。常作一紙書與人云。是阮步兵便字字生意。旣知是鍾。謂不足道。又虞訥素輕張率之詩。隨作隨詆。託言沈約。便相嗟稱。耳貴目賤。今古一揆。今篇籍俱在。試虛心讀之。非獨文苑之梯。

徑儻亦入道之津梁焉。

四牡歌序

學古詩者以離而合爲妙。李杜元白各有其神。非慧眼不能見。非慧心不能寫。直以膚色皮毛而已。以之悅俗眼可也。近世學古人詩。離而能合者幾人耳。而世反以不似古及唐爲恨。昔人疑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解之者曰。徐得右軍皮膚眼鼻耳。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髓。所以不似也。故曰。恆似是形。時似是神。世眼以貌求。宜嗤其不似古也。元定詩初學漢魏六朝。字櫛句比。置之選中。幾於亂真。屢變而精光。始出信筆揮灑。乃見詩人之致。予謂天生才不盡。人亦各有所長。元定之才。諸體皆入其藩。而五言古尤爲勝場。如飲酒詩二十首。天趣橫生。離陶而能合陶。庶幾得其筋骨心髓者也。唐人既多五言。至七言律體。諸家不多作。今人動爲七言。篇章繁蕪。殊可厭惡。皆欲工而皆拙。此古今人之病也。用其所長。一門深入。不足以垂世乎。吾與元定交最暱。相知最深。元定之生也。實有所自來。至今不昧。夫以阮藉陶潛之達。而於生死之際。無以自解。不得已寄之于酒。杜武庫之事業。顏真卿之忠義。終不能忘情於遷化之際。而沉碑刻石。不得已寄之於名。予皆憐其志。而哀其不知解脫之路。元定生而守先人素業。爲人愷悌溫良秀美而文。居官日下。惟讀書無

與寒士所之營綜極有方略此非乘願力而來者歟今與予相聚察其意泠泠有塵外之想而時時作利刀切泥之嘆故知元定宿願定不止于作文章功名之士而已予于此一竅稍有所入雖道未勝習而仰青天見白日實不爲遠彼此各老大矣後當挫銳息機相與究竟此事可也

傳心篇序

心者何卽唐虞所傳之道心也人心者道心中之人心也離人心則道心見矣道心見則卽人心皆道心矣見道心故謂之悟卽人心皆道心則修也悟到卽修到非有二也聖賢之學期於悟此道心而已矣此乃至靈至覺至虛至妙不生不死治世出世之大寶藏焉而世謂儒門無此學術奉而歸之於禪則大可笑已有宋諸儒雖所見不同然未有不見此道心者也世間高明之士所以輕宋儒者有故心體本自靈通不借外之見聞而儒者爲格物支離之學其沉昏陰濁莫甚焉心體本自瀟灑不必過爲把持而儒者又爲莊敬持守之學其桎梏拘縛莫甚焉世間之大智慧者豈肯米鹽瑣碎而自同木偶人哉宜其厭之而趨禪也然以此概諸儒焉則過矣周茂叔程明道邵堯夫輩實是悟向上一路未易可測也朱晚亦入悟國朝白沙陽明皆爲妙悟本體陽明良知尤爲掃踪絕跡兒孫數傳盜翻巢穴得直截易簡之宗儒門之大

寶藏揭諸日月矣。閑日莫爲一集，使欲悟堯舜之道心者，從此路入不必求頓悟於禪門也。

劉玄度集句詩序

子瞻與介甫同遊蔣山。介甫指案上硯，共集句子。子瞻卽朗吟曰：巧匠鑿山骨。介甫不能續，乃曰：且趁天色窮覽蔣山之勝。不須作此冷淡生活。時同遊二客背語曰：荆公因人伎倆。今日頓盡。予謂子瞻亦機鋒偶觸，令齒牙間得利耳。使有所以應之而復角，吾亦不能保其後如何也。集句政自難。一咄嗟之頃，而倒腹笥以冀一遇，要令宮商合調，如出一手。卽子瞻猶難之，況介甫乎。吾友劉玄度少時，卽與予作忘形友。應試入郡，則同寓君章宅畔。每月夜坐大墀上譚，或至達旦。自是十數年，一遇玄度于稠人之中，甫一戟手，卽隱隱有譚勢，拉至空處，風雨波流，娓娓數百言，遂無一字重者。蓋予退而心服玄度之慧也。凡慧則流，流極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瓏而多態，水之漣漪而多姿，花之生動而多致，此皆天地間一種慧黠之氣所成，故倍爲人所珍玩。至于人別有一種俊爽機穎之類，同耳目而異心靈，故隨其口所出手所揮，莫不灑灑然而成趣。其可寶爲何如者。予與玄度交二十餘年，初聆其譚，久之讀其文，如其譚。久之讀其詩，如其文。又久之，而觀其滑稽慢戲之詞，溢於詩文之餘者，其天趣正爾。橫生。今年復出閨情集句七十首示予。予曰：此蘇子瞻王介甫所難者也。予與玄度交二十

餘年而知玄度不盡乎。

南北遊詩序

有一時卽有一時名士。以爲眼目。若鳳麟芝菌爲世祥瑞。無其人。則國家之氣運亦覺闇然而無色。夫名士者。固皆有過人之才能。以文章不朽者也。然使其骨不勁。而趣不深。則雖才不足取。昔子瞻兄弟出爲名士領袖其中。若秦黃陳晁輩。皆有才有骨有趣者。而秦之趣尤深。吾觀子瞻所與書牘。娓娓千百言。直拔肝膽。莊語諱言。無所不備。其敬而愛之若是。想其人必風流蘊藉。如春溫。如玉潤。不獨高才奇氣爲子瞻所推服已也。予友陶孝若。淡泊自守。甘貧不厭。真有過人之骨。文章清綺無塵坌氣。真有過人之才。而尤有一種清勝之趣。若水光山色。可見而不可卽者。以故中郎於諸君子中。尤敬而愛之。其詩風味亦近似中郎。蓋染香潤露。有不言而喻者。予嘗比之於秦太虛。中郎亦以爲然。孝若年尚壯。精于舉子業。獨不肯數入場屋。曰蓬首垢面。項帶竹簍子。如弄蛇兒。容頭過身。非丈夫所爲。以故至門牆。復不入者屢屢。最後爲廣文。自謂嘗鼎一臠。非欲充腸。能具八口餧粥。卽飄然矣。甚矣孝若之能自貴也。予今年若不得意。已買得一舟。自拚入舟中。泛泛瀟湘龍茹間。孝若少涉宦途。其急來登予舟以逃名焉。

蔡不瑕詩序

詩以三唐爲的。舍唐人而別學詩。皆外道也。國初何李變宋元之習。漸近唐矣。隆萬七子輩亦效唐者也。然倡始者不效唐諸家。而效盛唐一二家。若維若頎。外有狹不能收之景。內有鬱不能暢之情。迫脅情境。使遏抑不得出。而僅備矜其穀。率以爲必不可踰越。其後浸成格套。真可厭惡。後之有識者矯之。情無所不寫。景無所不收。而又未免舍套而趨於俚矣。僕束髮即知學詩。卽不喜爲近代七子詩。然破膽驚魂之句。自謂不少。而固陋朴鄙處。未免遠離於法。近年始細讀盛唐人詩。間有一二語合者。昔吾先兄中郎。其詩得唐人之神。新奇似中唐。溪刻處似晚唐。而盛唐之渾含尙未也。目嵩華歸來。始云吾近日稍知作詩。天假以年。蓋浸浸乎未有涯也。今人好中郎之詩者。忘其疵。而疵中郎之詩者。揜其美。皆過矣。近姪子新年彭年。亦知學詩。予嘗謂之曰。若輩當熟讀漢魏及三唐人詩。然後下筆。切莫率自貽臆。便謂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也。夫情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知此乃可以言詩矣。近日蔡不瑕氏。偶至箕營谷論詩。且出近作相示。不瑕清夷恬澹。胸中無半點塵俗氣。故其爲詩。妍妙春融。不瑕年甚少。卽未窮其變化。已自具詩人丰骨。山中清寂。取漢魏三唐諸詩。細心研入。合而離。離而複合。不效七子詩。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詩之神。

則善矣。

花雲賦引

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爲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于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變之必自楚人始。季周之詩。變於屈子。三唐之詩。變於杜陵。皆楚人也。夫楚人者。才情未必勝於吳越。而膽勝之。當其變也。相沿已久。而忽自我鼎革。非世間毀譽。是非所不能震撼者。烏能勝之。湘中周伯孔詩。文抒自性。靈清新有致。近以花雲賦示予。予嘆曰。湘水澄碧。赤岸若霞。石子若樗蒲。此騷材所從出也。其中孕靈育秀。宜有慧人生焉。其人皆能不守故常。而獨出新機者。有首爲變者出。則不憚世之毀譽。是非而襄裳從之矣。伯孔其一也。伯孔所作賦。秀潤淹雅。多出新意。不同世匠。予少時亦喜作賦。然每成。輒慚恧不敢出。其不如伯孔遠甚。中年欲作兩京賦。以揚厲本朝之盛。竟爲舉子業奪去。今漸老矣。此願終歸荒廢。謹以本朝第一闕典付之伯孔。伯孔其努力成之。守其必不可變者。而變其可變者。毋

捨法毋役法爲奇無徒嘲詠花雪作不羨落事可也

王伯子岳遊序

天下之質有而趣靈者莫過於山水。予少時知好之。然分於雜嗜。未篤也。四十之後。始好之成癖。人有詫予爲好奇者。昔吾村有老人焉。一日不醉。則目眩手戰。皇皇若疾夫。此老人者。豈誠慕荷插蘋葛之美而效之哉。疾病所驅。勢不容已。予之于山林也。亦若是而已矣。自中郎去後。雖有游興。幾同流波之曲。今年夏。晤伯子于仲宣樓下。則其山水之趣。尤勃勃不能自己。予始嘆世無無耦者。伯子每遇名勝。卽欲移家居焉。已而遍遊吳越。凡吳越之佳山水。無不躡其幽遐。予雖好遊。常以冗奪。而伯子遊履所至。常淹留歲月。以濟其山水之欲。則其清勝之韻。不啻數倍于予已也。夫以朱陵之勝。近在楚國。予屢欲往。終不果。而伯子于秋濤方壯之時。涉洞庭之危波。直造祝融廻雁之上。所至爲詩以紀之。模寫煙雲。幾與七十二峯爭奇較麗。則伯子之于山水。予直當北面而師之。又不當以雁行請也。近日從衡嶽歸來。客居花源。寄予霞上之什。予取而讀之。始自媿游履之隘。揮灑之拙。而且幸禽尚之世。有其人也。故喜而書數語於其首。

珂雪齋文集

三四

珂雪齋文集卷之一終

珂雪齋文集 卷之二

序

助道品序

山水之樂能灌俗腸飛仙之語能損塵機厭苦之情能動離想盛衰之感能陳幻理鬼神之狀能興冥懼有一於此皆可存之觸目沃心漸除熱惱不論唐文梵策正史碑冊有見即入都無紀律惟繁華之旨進取之篇朝家事故不入雲霞俗情是非有點松石自有流布姑從刊落自萬曆丁未爲始日有增加動遊靜止無息不陳道人之樂孰有加焉

阮集之詩序

國朝有功於風雅者莫如歷下其意以氣格高華爲主力塞大曆後之竇於時宋元近代之習爲之一洗及其後也學之者浸成格套以浮響虛聲相高凡胸中所欲言者皆鬱而不能言而詩道病矣先兄中郎矯之其意以發揚性靈爲主始大暢其意所欲言極其韻致窮其變化謝華啓秀耳目爲之一新及其後也學之者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無不寫未免衝口而發

不復檢括而詩道又將病矣。由此觀之。凡學之者。害之者也。變之者。功之者也。中郎已不忍世之害歷下也。用力變之爲歷下功臣。後之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歷下者。功中郎也哉。每以此語示人。輒至河漢。惟吾友阮集之深相契合。集之才甚高。學甚博。下筆爲詩。本之以慧心。出之以深心。而尤不肯以輕心慢心掉之。予甚心折焉。太端慧人才子。其始也。惟恐其出之不盡也。其後也。惟恐其出之盡也。集之束髮爲詩。亦屢變矣。至是雖不爲法縛。而亦不爲才使。奇而不囂。新而不穢。是力變近日濫觴之波。而大有功於學中郎之詩者也。夫昔之功歷下者。學其氣格高華。而力塞後來浮泛之病。今之功中郎者。學其發抒性靈。而力塞後來俚易之習。有作始自宜。有未流。有未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詩人之脈。所以相禪于無窮者也。予自度不能竟此道也。徵集之。其誰與歸。

石頭上人詩序

石頭初作詩。步趨唐律。已晤中郎。始稍變其故習。任其意之所欲言。而不復兢兢盡守古法。世之譽者半毀者大半。而石頭不屑也。予聞而歎曰。石頭真不朽人也。天下之傳者。皆有意於傳者也。一有意於傳。則避世譏彈之念重。而精光不出矣。今石頭之集。具在其精光燦人目睛者。豈文人學士所可及耶。彼其視世間之毀譽。如飛蚊之過于前。而不能爲之動也。巖頭云。

一一從自己胸臆中流出蓋天蓋地有旨哉記二十年前與中郎同會石頭於維揚彼此論禪不契遂大駡而別今又會於都中故人零落伯修中郎皆下世昔之駡者相視而淚數行下矣嗟乎石頭之學問日進而予則日以退石頭能不棄而復駡予子肯作駡會耶近又讀四卷堂詩采中郎之意而更變化之予且惡自見其詩則予之日以退豈獨禪哉信乎石頭可不朽矣而予亦當附之以傳故述數語于首使後世知序石頭之詩者公安袁小修名中道也

余給諫奏議序

古人謂人才當以氣節爲主予謂以氣節名非士君子之得已也節持於氣氣也者如火然發而莫已其燄者也昔子輿言養浩然之氣而猶龍氏則云專氣致柔若一主剛一主柔者不知天下方波流茅靡其氣餒甚故子輿欲其伸也天下方露凌鋒角其氣張甚故猶龍欲其謫也此但以氣之主與客論非以剛柔論也顧天下世道之責不屬於委靡之小人而屬於二三剛毅之君子惟爲君子者其氣激而不平名根太重成心不化以至龍戰玄黃其害孔亟然後知猶龍之論爲切骨之譚也瑤圃先生有擔當天下之才而其氣足以鎮之寄鋒刃於冲粹藏光芒于希夷初試爲令治行爲天下第一既入諫垣遂能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而不言其不必言舉是非磨戛之譚一切泯之甚得風議諫諍之體人知其言之切當而不知其

氣之平也。其養之者素矣。養其心于至虛至靜而氣受節焉。毋抑而陰。毋亢而陽。蓋具中行獨復之資。而學問足副之所謂有德之言。其發脈如此其深長也。豈取辦于臨時也哉。居恆謂今日論諫亦極難矣。昔人與諷而少直。第所謂諷者。亦必上下相觀。機神偶合。其轉移之妙。蓋有出于唇吻之外者。而今釜鬲若此。則諷果可用耶。上之人方且以此曉曉者。別爲一曹。以力與之。勝即蒙死。竭知究竟。歸於不復省覽而止。如唐陸敬輿之時。天下之安危禍福。捷于反掌。故激切之說可行。而今有其機而無其形。無可休而有可玩。總弁髦視之矣。卽直亦何所用也。諷直之道兩窮。戛戛乎若水投石。奈何哉。先生于此際。以不容已之心。而持其敢言之氣。爲徑爲宛。隨機而發。不起念于人我異同。不植根于毀譽是非。雖未必見諒于君父。而决可無愧於幽獨矣。先生其真有道者耶。昔蘇子瞻以諫鳴于時。其愛君憂國之疏。可謂激切矣。已而自云。此制科人之習氣。比之于時鳥侯蟲。譬如雷鳴震驚百里。內草木開發。而寂然卒歸于無有。若子瞻者。其度量遠矣。先生居禮垣。知無不言。舉朝號爲通達國體。而退然常若不足。且曰。精誠不能動。而存此呶呶者何也。彼其視氣節爲何物。而肯留之胸中也哉。然予等則謂先生之奏疏。獨存子輿氏所秉之正氣。而盡化猶龍所黜之客氣。不激不隨。名根盡祛。成心不有。其氣節本于性術。如是。是大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存之以爲一代不刊之書可也。又何必翼焚草之故事。

乎。是爲序。

吳表海先生詩序

先兄中郎之詩若文。不取程于世匠。而獨抒新意。其實得唐人之神。非另創也。然學之者。往往失之。蓋中郎別有靈源。故出之無大無小。皆具冷然之致。近時惟成安吳表海先生。初學歷下諸公之詩。無一語不肖者。久而厭之。偶見中郎詩嘆曰。此實先獲我心。遂棄去舊習。盡抒其意之所欲言。采中郎之意。而變化之。夫抒其意之所欲言。亦已至矣。此非詭。夫言有盡而意無窮者也。言有盡而意無窮。古人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者。卽三百篇不。多得也。漢魏十九首。庶幾近之。盛唐之合者。不數人。人不數首。而况中晚乎。才人致士情有所必宣。景有所必寫。倒囷而出之。若决河放溜。猶恨口窄腕遲。而不能盡吾意也。而彳亍而囁嚅。以效先人之顰步。而博目前庸流之譽。果何爲者。予觀表海先生郢中詩及近日捶鉤諸作。是以能抒其意所欲言者。顧情境有所必達。亦有所必汰。如江發岷山。禹派千流。以赴峽而峽山。常束而堤之。使無旁溢。故先生之詩。雖不盡受法於三唐。而亦不濫觴於宋元。所謂採中郎之。意而變化之者。此也。嗟乎。先生與中郎之同者。豈獨詩哉。中郎神情超卓。不受世之纏糾。而先。生亦頽頑于世。獨往獨來。不與俗爲俯仰。此其骨同也。中郎去吳時。皆貸而後裝。而先生自居。

官以來守其素業其去郢也蕭然無異寒士此其操尚也中郎少有陵霞之致雖圭組中亦戀蒼壁清泉而先生所至登山臨水飛蓋躡屨醉墨淋漓此其趣同也有此三者其發源處已如水乳之合矣豈獨詩哉天奪中郎不予以下壽使之登峯造極而先生來祉方新古人云人不可以無年則先生所造距有涯也予辱先生國士之知讀近作欣然有會于心故僭爲之引

崔公超擬十九首小序

三百篇之不能不漢魏也漢魏之不能不六朝也六朝之不能不三唐也三唐之不能不宋元也變化日新而其氣日薄故氣也者默行于宇宙之間雖慧人才子極其力而不能留十九首者取漢魏間詩人最合作者合爲一類其氣妙得三百篇之遺所謂一唱三歎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吾友崔公超氏才氣無雙輒不得意于時都門無事取十九首擬之夫才與時不相期而淒怨自生若秋風之入蘆管蕭蕭焉瑟瑟焉雖公超亦不知妙合至此真王仲宣之虎一毛也予喜郢之有詩人也故爲識數語于首

徐樂軒樵歌序

清水丹山之間有隱君子姓徐名吉民別號樂軒居士居士少業儒以數試不利遂去諸生懷終隱之志日以種德爲事周人之急不啻身有之依范文正公故事創義田義熟諱言人

遇喜稱人善。又善詩藥。故得藥物最真。凡乞者即與之。以治病多效。得一奇方必普傳於人。凡數百里內。僧刹道院。力可斬者。皆竭力爲之。居士雖外託沉冥。而好讀書。所著奇書最多。遇友人佳詩及文字。即書諸石。所居近滄溝溪。種樹數十萬株。如雲封霧接。居士跨蹇往來其間。與田夫野老坐草萊。說耕耘事。手種茗。不啻天池虎丘家。釀醇酒。清冽異常。居士性不多飲。少飲即酣暢。任意瀟灑。久之袁集成帙。自號曰樵歌云。嗟乎。詩之累於應酬也久矣。居士隱於樵。故謝絕一切人間應酬。凡意之所不欲言。而不得不言者。居士皆無有。故落筆即有煙雲之趣。依稀與陶元亮王無功相似。今春予由當陽玉泉得晤居士。一見歡然訂交。蓋居士與予友劉孝廉玄度最相知。及玄度之沒也。多方搜求遺集。編次以授予。溯望必奠。譚及必泣。其急友誼如此。樵乎。樵乎。其真有隱德俠骨者耶。後之人讀樵歌。居士之清標逸致。亦可想見其一斑也。

餐霞集小序

以夢爲眞乎。六如之一耳。以爲幻乎。則古之文士。有夢蛟。夢鴛。夢筆。夢錦。而文思奇進者。謂之幻不可也。顧以異夢發藻思者。雕蟲之士宜然。今杜大將軍日章。少以韜鈴起家。致位將帥。九塞倚爲長城。而忽兆朱饋之夢。豈天下太平未艾。欲公舍弧矢而親筆硯。將以文詞垂不

朽嶼抑古之通才不妨兼長欲公立功立言兼而有之而一洗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之譏歟此其夢非幻也公亦不作夢會也公於夢覺之後藻思日新遂取餐霞以顏其齋與賓客酬唱其中久之裒爲一集予取而讀之求所以擬之者而不可得也則宜莫如霞今夫霞旦暮所常有人人所共見者也而變變化化奇奇怪怪固不必赤城之所標閬風之所蒸而皆有異彩奇葩爍人目晴至平常至煊爛至煊爛至平常天下之至文無以加焉美哉霞也觀霞則知公之什矣雖然霞之卷舒無常而天體自如試於霞外觀之而後知變變化化奇奇怪怪皆雲日映射之氣偶成而倏有倏無者耳古之名將知此道者其惟清涼無礙兩居士乎噫予又安得根器如公者而與之譚此道哉

牡丹史序

天地間之景與慧人才士之情歷千百年來互竭其心力之所至以呈工角巧意其餘無蘊矣然景雖寫而其未寫者如故也情雖洩而其未洩者如故也有苞含卽有開敷有開敷又有苞含前之人以爲新矣而今視之卽故今之人以爲新矣而後視之又故甚矣造物之工巧無窮極也何以知之以亳州之牡丹知之牡丹之盛於洛陽其種繁矣其名夥矣其色爛矣歷代之所譜者詳矣以視今亳州之所產其種其名其色新故大不相伴也今且月異而歲不同

矣奇奇怪怪變變化化造物者若不能自秘其工巧以德人之轉移而日獻奇貢豔于人耳目之前以前視今故者復新以後視今新者又故然則牡丹之變豈有極乎吾友薛公儀氏少世其家博學治物閒適之餘方略見于花事窮其變態著而爲史比前輩所譜又新之新者也予取而讀之與公儀晤談者累日且歎心業畫師不可思議至此與造物何與焉公儀素通禪理爲予首肯者久之因漫書于史之首志不忘云

殷生當歌集小序

才人必有治情有所爲而束之則近正否則近衰丈夫心力強盛時旣無所短長于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磊塊不平之氣古之文人皆然近日楊用修云一措大何所畏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亦情語也近有一文人酷愛聲妓賞適予規之其人大笑曰吾輩不得不志于時旣不同縉紳先生享安富尊榮之樂止此一縷閒適之趣復塞其路而欲與之同守官箴豈不苦哉其語卑卑益可憐矣飲酒者有出於醉之外者也徵妓者有出於慾之外者也謝安石李太白輩豈卽同酒食店中沉湎惡客與鬻田宅迷花樓之浪子等哉雲月是同溪山谷異不可不辨也雖然此亦自少年時言之耳四十以後便當尋清寂之樂鳴泉灌木可以當歌何必粉黛予夢已醒恐殷生之夢尙栩栩也殷生負美才其落魄甚予宜其情無所束而大暢

於簪裾之間所著詩文甚多此特其旁寄者耳昔周昉畫山水人物皆佳而世獨傳其美人此集之行抑亦周昉美人類也殷生行年如予必當去三闢而杖孤簾模寫山容水態從予於碧水青山之間日可俟矣予淬眼望之矣酸腐居士袁中道書

苦海序

人心如火世緣如薪可愛可樂之境當前如火遇燥薪更益之油矣若去其脂油灑以清涼之水火亦漸息吾嘗見人閱除書則進取之念愈熾睹廣柳則謀生之意少灰乃知心隨境變可用吾斡旋之法是以修行之人當處近多林中借其無常之水以消馳逐奔騰之火此亦調心第一訣也袁棲好唱挽歌蓋亦有意彼慧人也姑借之以耗壯心而世目之爲癖則過矣予往馳求多端妄念不息取古今詩篇閔生傷逝之語都爲一集命曰苦海當如炎如燦之時而一歌之念歲日之無幾感繁華之不永霹靂火化爲清冷雲矣每有斯病用斯方輒愈更須廣其傳以救衆生之熱惱實檀度中事也故存之己酉秋日鳧叟袁中道書于舟中

龍湖遺墨小序

昔蘇子瞻爲人性無忮害樂道人善宜無軌於世矣而當時惡之者直若甘心焉而無罪其拔萍飄梗海僅得生還訊所以致禍之故多不可解豈亦命數適與之會歟龍湖先生今之

子瞻也才與趣不及子瞻而識力膽力不啻過之其性無忮害處大約與子瞻等而得禍亦依稀相似或云二公舌端筆端真有以觸世之大忌者然歟否歟然子瞻生平所著作自宿州符下之後半入蛟窟其臨池揮灑之餘爲人藏於複壁者猶不能保直至宣和之世上章道士指爲奎宿然後始弛蘇文之禁當龍湖被逮後稍稍禁錮其書不數年盛傳於世若揭日月而行則本朝之寬大與士大夫之淳厚其過宋朝也遠矣諸刻之餘其隨意游戲楮墨間往往秘藏於小友之篋若夏道甫所貯種種尙未經人耳目者真可寶也道甫客西陵與龍湖來往最久此老以嗔爲佛事少不受其訶斥者而待道甫溫然惟恐傷之則道甫爲人可知蓋龍性雖不可馴而見人一長卽抽揚不容自己如予之籠疎尙憐而以國士遇之况道甫乎昔子瞻集行而巢元修王子立子敏潘邠老輩皆得託以有聞於後世如道甫能自致不朽者無論若干之名姓且將附此老諸刻以傳則予亦不可謂不幸也因喜而爲之引

福井先生集序

蓋予少時誦福井先生詩而知其爲才人也已得先生疑菴諸集讀之而後知先生爲學問中人也先生少具穎異之才下筆數千言立就安世嘿識世叔強記殆無以過焉顧其所爲歌詩不唐不宋直據其意之所欲言蓋無心於雕龍繡虎之名而獨一其志於學乃先生之學

不浸淫於二氏而一稟縕林爲繩尺又親見當時之聚徒講學者徒鸚鵡其舌質之生平如鏤冰畫空都非真實故一一具諸履踐以其身爲圭璋乃世或曰先生晚達蓋功名富貴中人也或曰篤行君子也皆非也當江陵相公盛時先生與爲布衣交溫蠖其跡而潔白其心以先生爲介也耶則每計偕往來平津邸中爲上客卒未常畏其薰轍急逃之以爲高以先生爲通也耶則其指日回天之勢稍曖就之功名可唾取而先生白首乃得一第浮沉郎署間竟未常獵取一班一級以沒彼時與槐柳齊列者見馮子都王子方輩作刺刺可憐色而不足以當先生之一盼春蠻腐鼠豈堪點其胸次蓋鷗機雖忘龍性難馴不可得而親疎榮辱先生于道也幾矣昔子瞻有言人生如國手碁末後略贏數子便是勝局先生少時侘傺不遇人或有賈島孟郊之嘆而晚年不驥用世之志竟取青紫馬文淵所云窮且益堅老當益壯者非先生烏足當之先生著作甚富其涉於風雲月露者盡汰之獨存數種而以疑菴名其篇夫疑者悟之因也昔楊慈湖於學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蓋屢疑而屢悟也故儒門之學慈湖最爲光明先生以疑自居非苦心於學者烏足知之則先生於道已深矣先生之孫世臣從游中郎先兄之門最久極得其沾衣霧露之潤是不愧先生之箕裘者手持是集示予予略述其梗概歸之若先生行事之蹟具中郎邑乘中已有虎頭傳其神矣茲不復贅云

劉性之孝廉詩序

予每至沙頭別館修業，則常與性之偕。予性在動靜間，一月內常以其半沉思苦誦，抄書校書，以其半飲酒看花，調馬泛舟。性之伺予動則去，伺予靜則來。性之蓋生而靜者也。性之築室水畔，日以讀書構文爲事。凡此中舉孝廉者，多逐逐居間以自潤。性之獨絕足不詣公門，天性孝友，且以其身爲珪璋。故江陵稱文行兼至者，必首性之一。日過我園中，爲予大書讀書萬卷種竹千株八字，奕奕飛動，大有米南宮筆意。予向知其能文，不知其妙于書也。又一日出一簾，寫已詠懷詩數首，步趨唐人清冷淒惋有致。予向知其能書，不知其嫋于詩也。予偶過其書室，見架上絹帙爛然，其案頭子史等書，皆逐字丹鉛訓釋精核。予向以爲性之直涉獵以資筆，鋒耳，又不知其沉酣古史，博洽大雅之若斯也。天下士豈易知哉？無論性之之才之學，深植厚儲，纖毫無所發抒於世，卽其清修雅飭，恂恂然如處子戒衲，而年僅四十，竟以無兒，此尤天道之不可知者也。初，性之眇右目，已左目復病，予見而調之曰：「君非饒于目者，慎之久之。」萬方醫治，竟不痊。夫文士進取全賴此阿堵，卽不得志于時，猶倍覽矚古今以娛餘年，乃壯歲卽坐長夜中，咨嘆愁苦，殷憂憤鬱，竟至發病而隕。悲夫！性之旣下世，其友劉孝廉元之輯其遺詩示予，詩雖不多，然文不佻，質不俚，亦可以傳矣。予故悽然爲題此數語于首。性之名安仁，世居江陵。

沙市萬曆庚子科舉人

陳無異寄生篇序

六一居士云風霜冰雪刻露清秀以山色言之四時之變化亦多矣而惟經風霜冰雪之餘則別有一種勝韻澹澹漠漠超於豔冶嬈麗之外春之盎盎百花獻巧爭妍者不可勝數而梅花獨於風霜冰雪之中以標格韻致爲萬卉冠故人徒知萬物華於溫燠之餘而不知長養於寒沴之時者爲尤奇也由此觀之士生而處豐厚安居飽食毫不沾風霜冰雪之氣卽有所成去凡品不遠惟夫計窮慮迫困衡之極有志者往往淬勵磨鍊琢爲美器何者心機震撼之後靈機逼極而通而知慧生焉卽經世出世之學問皆由此出而况舉業文字乎吾友無異少遭困阨客寄四方益自振下帷發憤窮極苦心發爲文章清勝之氣迥出埃塈苦葉落見山古梅着葉一遇慧眼而兼收之固其宜也然予每會無異于長孺座上嘿嘿而親之私自念此非經風霜冰雪之餘有以消磨其習氣而然歟古人有言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若畏饑而憚步則天下事其吝爲之怯爲之不亦多乎無異嘗天下之難者也必無難天下事矣予以此券無異焉

王天根文序

天根與予兄弟最相知愛而其好先中郎詩文也獨甚逐字丹鉛以自賞適去年試省城有二三詞客譏訶中郎詩以爲不肖唐者天根嘿不應乃取中郎詩之最肖唐者別抄爲一冊及書之籜間以示諸詞客曰此類何代人詩諸詞客曰上者盛唐次亦不失中晚於是天根大笑曰此卽袁中郎詩諸公以爲全不肖唐者也公等草草一覽見有一二險易語遂以爲中郎病而其實肖唐人之神骨者最多遍讀而深入之自見諸詞客乃始稍稍服予家居有傳此事于質管谷者予躍然曰世固不乏侯芭矣然天根又豈直好之哉固身有之也天根喜讀書下筆爲詩賦及小言短章天趣皆奕奕毫楮所謂文人之藻韻士之趣備矣宜其嗜中郎深也昔黃魯直云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常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又蕭然矣此語極有會眼前有與言此者非天根而誰天根時義火候已到如行舟者百物俱備支篙以待風至卽飄然矣舟中信筆書此揮灑略有意亦猶知之合也

袁長房文序

予生平以朋友爲命而尤以兄弟中之朋友爲命自兄弟中之朋友往而予幾不欲留人間矣塊處柴紫山中偶無跡師自匡山來袖一函示予發之則蘄州袁長房寄予書也中多譁

經世出世之事。娓娓數千言。予大奇之。今年予入都門。長房復來訪予。與予言意致大相合。甚破予岑寂之懷。蓋予先世自江右徙蘄黃間。今蘄之近郭。猶有先人釜鬚存焉。遡其本源。長房猶雁行也。意者天憫予老而寂寥。復賚以兄弟中友朋之樂乎。自是數與往還。得盡讀其詩文。蓋望而知其爲慧業文人也。已復出其舉子業見示。予謂此小技耳。出其緒餘。得時可以駕矣。胡爲穿心出腸。怒鬼嗔人。一至此乎。天之生才實難。而吾輩日披剝其華萼。發露其情態。窮極其工巧。暴殄天物不可。而况暴殄天之才乎。以長房之才。天下事何不可爲。願沉蓄之。專凝之。靜俟之而已。此外別有事在長房饒家學。予不復言之矣。

馬遠之碧雲篇序

不肖少時沉酣於舉子業。不自寶惜。意根持鋒穎以與造物戰。而不勝。始逃之山水間。蓋六七年以來。不親筆硯。亦不知此道當作何語矣。今年入都。逐隊操觚。覺斷梗枯井。殊無微瀾。惟得治城舊社友馬遠之文。讀之靈潮汨汨自生。始知天地之名理。與人心之靈慧。搜而愈出。取之不既。蓋遠之爲人。有逸韻饒俠骨。急友朋。愛煙嵐。故隨筆出之。自仙仙然有異致。所謂一從肺腑流出。蓋天蓋地者也。夫畫豕重逸品。如郭忠恕之天外澹澹數峯是也。世眼不知。乃重許道寧輩金碧山水。不亦謬乎。吾觀遠之之文。鹽味膠青。若有若無。比之忠恕之畫氣類自

同今欲取合世眼降格作道寧聾濃膩之筆吾固知遠之不爲亦不願遠之爲之也遠之行矣試以此語商之同調者。

瞿起田制義小序

瞿文懿公與先兄伯修先生俱舉南宮第一人。後文懿公之仲子星卿先生及伯修仲弟中郎先生皆深入舉業文字窮其工巧而科名不能嗣也不肖繼中郎起于此道稍有所窺天下皆期其能爲伯修而星卿令子起田甫弱冠文名震天下世又以爲必繼文懿之武及丙辰予與起田皆見收而等不能嗣往跡也嗟乎乎屢蹶於場屋復遭家難無心進取逃之堆藍蓋紫間日以聽水看雲爲樂不得已有所結撰直如郭忠恕繪事聊作天外遠山澹澹數峯而已宜其不能嗣伯修也若起田年方二十餘全盛之氣注射語言精悍犀利穿心出腸而亦不能繼文懿豈亦命耶母亦如賈堅之射牛力羸而過其的耶或又如曹家繡虎才太高詞太華而反不能及父兄耶今起田諸作在可按睹也記往時此地有蒲桃社伯修中郎諸人與起田伯父洞觀先生相與有所討探予亦得與聞焉而恨未能究竟之也今幸與起田共了經生事矣同塵冗少暇當與細商之起田饒家學其必有以益予也夫。

申維烈時藝序

今歲予與維烈同舉且同門也。初意維烈不過能雕章繪句。如近所稱文士者耳。及讀其奏牘并制舉藝。具一種絕世之資。而工力足以副之出之。有源布之成彩。人見得之甚捷。而不知其猝掌銳床。冥搜玄想。其苦亦有未易言者。始知其爲積學士也。迨久與之處。見其溫然嘘人以元氣。而凜然實身于律度。淡而不華。靜而不寃。其殆得萬石君數馬門風者歟。如河東柳氏諸賢。出於積習名教之餘者歟。予甚心折焉。追思予如維烈之年。正擊劍燕市。走馬塞上時也。騁其一往之氣。莫知檢押。直經幾番動忍之後。始不敢易言天下事。而維烈年甚少。而見甚老。才甚華。而行甚實。則予之不及維烈。豈獨文字之技乎。氣識大不如也。記日者與維烈聚談。一客忽謂予曰。無生之學何好。而君家兄弟酷嗜之。予曰。霹靂火中。安可一刻無此清冷雲也。維烈領之。若有會者。曰。予將歸而從事焉。先儒有言。舉業是人生一厄。過了此關。正好理會性命。夫儒釋之戰鼎乙也久矣。今維烈旣了帖括緣。且不卽試爲吏。歸而寢坐青山碧水之中。沉思而靜研之。其果同耶異耶。出世之與用世。果有二耶。三年而後。以訊維烈。其必有以開予也。夫維烈且歸。出所刻時藝。欲予弁數語于首。予遂書此以券。

李仲達文序

陶祭酒石賓。每論予文云。時文之妙。全在曲折轉換之間。子才雖大學雖博。而去之轉遠。

予心佩其言，輒極力求合而轉不肖也。今觀仲達之文，一幅之內，煙波萬狀。如書家小字得大字法，如畫家咫尺之間，具千里萬里之勢。禪門亦云：于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皆小中現大意也。仲達真慧業文人，妙得此理三昧，而偶示一班于此技者耶？回視予文，不免露龜毫抗浪本色，其不如仲達遠矣。昔人謂鋼將軍鐵綽板歌，蘇長公大江東去，不如十四五妖韶女子唱柳耆卿楊柳岸曉風殘月，雖與此道廻別，然亦極有會覽者，當自得之。

淡成集序

天下之文，莫妙於言有盡而意無窮。其次則能言其意之所欲言。左傳、檀弓、史記之文，一唱三歎，言外之旨藹如也。班孟堅輩，其披露亦漸甚矣。蘇長公之才，實勝韓柳，而不及韓柳者，發洩大盡故也。詩亦然。三百篇及蘇李河梁古詩十九首，何其沉鬱也。陳思王謝康樂輩出而英華始漸洩矣。杜工部李青蓮之才，實勝王維李頃，而不及王維李頃者，亦以發洩太盡故也。舉業文字，在成弘間，猶有含蓄有蘊藉。至于今，而才子慧人，蜚英吐華，窮其變化，其去言有餘而意不盡者遠矣。雖然，由含裹而披敷時也。勢也。惟能言其意之所欲言，斯亦足貴已。楚人之文，發揮有餘，蘊藉不足，然直據胸臆處，奇奇怪怪，幾與瀟湘九派同其吞吐。大丈夫意所欲言，尙患口門狹，手腕遲，而不能盡抒其胸中之奇，安能囁嚅嚅嚅，如三日新婦爲也。不爲中行，則

爲狂狷效顰學步是爲鄉愿耳。李宗文氏楚之名士也。採楚名士之文。裒爲一集。予得而閱之。大都能言其意之所欲言。皆楚人本色也。近日楚人之詩。不字字效盛唐。楚人之文。不言言法秦漢。而頗能言其意之所欲言。以爲揀擇太過。迫脅情景。而使之不得舒真。不如倒困傾囊之爲快也。本無言外之意。而又不能達意中之言。又何貴於言。楚人之文。不能爲文中之中行。而亦必不爲文中之鄉愿。以真人而爲真文。觀於宗文氏之所集。可以知楚風矣。

翁承嬾文序

予己酉遊秣陵。結治城大社。皆海內名士。承嬾與焉。是時予氣尚銳。筆尚鋩。視一第直唾取耳。乃明年復落春官。自此後。頻遭患難。遂棄而入山。以看雲聽水爲工課。間一爲時義。忽忽如夢中語。逐隊入棘。直遊戲耳。反見收於當事。此殊不可解。承嬾氣之銳。筆之鋩。百倍于予。頻年得寶書。則先覓承嬾。名竟不可得。心尤惑之。邇者予南歸。偶晤於朝歌。以酒酒予。出近日行卷。見示骨愈健。才愈藻。穿心出脅。視昔有加焉。承嬾酒間慷慨悲歌。欲舍此毛錐。持弓矢立功塞上。予悲之壯之。而決承嬾之必遇合也。何者。予昔惟河清之不可俟。故有披髮入山之志。承嬾今亦惟雄心之不可降。故作投筆從戎之談。此皆厭於局中已極。而欲逃於局外者也。欲逃於局外。無兢兢必得之心。故其神反閒。而其機反活。所爲採寶種樹。獲於無意者。非此類耶。予

是以決承嫩之必遇合也。獨不聞賈堅之射牛乎。曰：臣往者力能使之不中。今正可中之。夫能使之不中者。豐于力而踰其的也。惜吾力以俯就的。何難一雋。予親試之矣。繼予而起者。必承嫩也夫。

王維果文序

予少不量力。持其意根。與造物戰。以屢不售。愈厲記。往日習藝。春草堂下。有兩耦。不屬至枕。上沈思暝去。兩耦化爲兩國。相角竟夜。甫覺。則兩耦又在心目間矣。甚矣予之苦也。乃頭顱種種。其效止此耳。始知才人早貴。信乎有命。今年與予友王維果同獲一第。及訊維果習藝時事。其苦殆有甚焉。相與咨嘆久之。顧予賦性疎放。雖苦心時義。然時時有一發息機之意。其中事。其苦殆有甚焉。相與咨嘆久之。顧予賦性疎放。雖苦心時義。然時時有一發息機之意。其中多爲走馬泛舟。看花度曲。所雜而維果根性沉著。坐臥一處。焚膏繼晷。如此者不知歷經寒暑。故其爲文。有深湛之思。肌骨理分。洞胸達臆。視予所作。未免如銅將軍鐵綽板唱。蘇長公大江東去詞耳。蓋維果舉業三昧。得之於澹也。靜也。密也。夫澹者。欲之壘也。靜者。事之嶽也。密者。物之綰也。今維果且出而更矣。持此三者以往。天下事何不爲。况艱難辛苦。嘗之已久。古人有言。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予且與維果以當年下帷之苦。移之爲國爲民。維果唱予竭墨後之矣。一第云予哉。

二趙生文序

予過丹陽晤趙大令鳳白聽其論議讀其制作皆深入名理扣之乃知其少而聞道故隨其聲咳皆具三昧所謂真龍一滴之雨與尋常溪澗者不同及過其衙齋見兩仙郎千里鬯叔清標泠泠出塵以其近作舉業示予讀之大都于時文中出古法具見彈丸脫手之妙予甚心折焉蓋鳳白才極妍學極深次且一第予甚憐之及見二郎君故知造物者斬之有以也無論後來鳴躍相繼而起卽鳳毛麟趾產于一門此豈尋常之福也哉夫楚人之文有骨失則儉吳人之文有態失則跳予每欲以楚人之質幹兼吳人之風致而不可得也今觀千里鬯叔諸作其近之乎予兄弟三人皆麤知文而其始實先君子啓之以學學之時不論華言梵冊種種搜求蓋久之欣然有遇如雷開蟄戶近思先君子之教予三人不寬不嚴如染香行露教之最有風趣者也今鳳白浸漬於學已久又以之啓鬯叔千里故其文詞出于心地明白之侈尋常經生家不同惟寒門父子當日授受稍稍似之耳今之廬陵古之鄒魯其中如鳳白父子大未易得也會新文成予遂喜而書數語以弁其首

悅習上人小序

諸宮天皇寺悅公自稱悅習道人或云悅習孔氏旨也於釋門何所所予曰茲寺之在梁

也。張僧繇於相堂中畫十哲像。人疑問之。僧繇曰。終當賴此。其後魏人毀江南諸寺。惟此寺以十哲像獲免。經千百年。此寺猶巋然者。孔氏庇蔭之也。後之居此者。不忍忘釋氏。其忍忘孔氏哉。惟不忘孔氏。若欲自附于孔氏之徒者。則悅習之稱。所以志恩報也。豈誠以釋濫儒。雖然。釋氏亦云。禪悅云修習無二理也。饒德操曰。欲爲仲尼真弟子。須參達磨的兒孫。予則曰。欲爲達磨的兒孫。須參仲尼真弟子。

三和上人養母堂詩序

儒者言孝詳矣。孔子孝經作我而雲現。動天地。感鬼神。莫大於是。三教門庭異耳。其重孝等也。考之道書云。居日中爲仙。王月中爲明王。斗中爲孝弟王。斗中真人。曾至黃公家。云吾將下衍忠孝之經。卽許公遜也。獨釋氏出家人。疑其逃戚屬而匿影空谷。作此解者。未深讀貝葉耳。授戒者不聽。長子不聽。父母不許可者。豈以強世。故經云。大孝釋迦文。累刼報親恩。積因成正覺。予欲採貝葉中言孝者。輯爲釋氏孝經。未暇也。三和真公。以母老。構養母堂於寺。奉侍之外。朝夕薰以佛法。母以天年吉祥終。人聞而大寶之。多爲詩歌讚嘆。盛美而其徒寂子。採而集之。以傳於世。一以解儒者爲釋氏不養親之疑。一以爲釋門養親者之式。俾有老親無人贍奉者。皆得如真公故事。且叢林中擇木涅槃諸額。具有定制。人無敢輕爲增益。而養親一堂。不妨。

以意起予故特書之俾千載而下精舍中有養親堂者知自三和真公始也。

送虛白請經序

公安有成七洲先生者嘉隆間一才士也久屈首鄉校意不自得北走長安謁江陵相公以危言動之不相中爲詩歌譏之江陵大怒以法繩之歸竟流落不振以死七洲雖死而其名逾重一傳而子孫不能讀其父書即先人著作已不存其半與任昉之東里西華張祐之桂兒杞兒等耳而有孫虛白爲儒復不成去而爲僧稍稍能傳其慧業予見而憐之虛白有志出世數間所以爲僧者于予予曰禪與詩一理也汝詩人之後也姑與汝以詩論禪汝祖詩體無所不備而其源實出於雅頌則三百篇非乎夫曇氏之教華嚴諸經佛語也三百篇也瑜伽師地起信大智度論菩薩語也漢魏詩也支那撰述若生肇台賢及五宗諸提唱之篇皆諸老宿語也三唐詩也詩必窮經禪可舍經而旁及枝蔓也乎哉虛白曰然遂有志讀經而往秣陵首請華嚴。

送圓公請藏序

萬曆庚子中郎以儀曹南歸覓一道侶於無迹法師無迹以高足圓象對中郎曰禪伯乎曰非也義虎乎曰非也曰安所取焉曰是本色道人修偏吉行者也中郎曰足矣遂偕之而南

未幾於邑二聖寺創一接待堂以爲僧郵而請圓公主之圓公待諸方榦悌樂易至則如歸而又有控御才以故叢林大振且于三藏瓶瀉也而囊束之隱其慧而惟木又是實蓋久之中郎益服迹公爲知人自中郎逝而圓公不忍逝中郎也凡西歸時所囑者數年間一一了之獨請藏一事猶蹉跎未之舉會中郎逝而圓公亦病病良已謂予曰吾終不忍逝吾友也設吾友在吾諾以貝葉者三四年矣而竟寂然乎今之寂然者逝吾友故也圓之罪也遂擇日走西陵請藏而且曰檀者吾不辭也不檀者吾不強也吾知爲逝友請藏而已矣遂行

送茂實李子貳開州序途中作寄

江陵李子茂以實閩藩有事都門遷開州貳過予曰予歸矣三湖湖雪粘天實宗少文臥遊之所予家其中煙波入夢已久豈能常僕僕鞅掌下吏予歸矣袁子曰茂實昔閩中稅璫之璫患苦閩民民雀起火之璫急帥其黨數百人皆甲鬱弓持刀劍走出民各鳥獸散急趨開府牙撞其門入室持開府項領刦至一別署要約藩使者聞變往爲民所擁車枳不得入乃命茂實入傳言璫時刀刀如雪耀兩階以袖披其刃血涔涔下至璫前傳藩使語甚切璫意稍解復從刀劍林走出是日茂實幾殆予往聞此頗壯茂實有男子氣猶能爲國家任事乃今忽作山中之語殊失望藩理爲州貳誠不足酬勞意當事者或未悉閩中事朝廷不負人茂實急去

昔人有薄其州者。一人獨賀曰。天下海棠無香。惟此處海棠有香。實佳處也。語雖謔而有致。吾聞牡丹之盛。舊稱洛陽。今惟開州與亳州最盛。奇幻百出。茂實以向者幾死之身。今來吏隱其地。春來花事盛開。一笑爲歡。豈不快哉。母遠話及宗少文臥遊事也。茂實睨予而笑曰。諾。遂行。

偶遊圖小序

天下無無偶者。卽遊覽亦然。有尚子平則臺孝威爲之偶。有王右軍則許玄度爲之偶。當山水會心之處。有互相忻賞者。其懷更暢勝於嘿然而無可舉似者十倍。顧覓侶政自難。忙不與吾之間相契。則不可侶。閒不與吾之間相值。則亦不能侶。不得已而攜筇孤往。亦寂寞甚矣。吾友穉呂有勝韻。躡屐必窮幽遐。偶至新安。攜兩才人徘徊於黃山白岳之間。夫求之友朋中不可得。而今得之粉黛。卽閨閣中便有孝威玄度其人者。與之爲雲霞之侶。此真有異福。是可歌也可繪也。人生幾何。若嘗得此。又何羨蔡中郎所畫赤泉侯將相圖耶。

劉玄度雲在堂集序

此吾友宜都劉孝廉玄度詩也。玄度名芳節。別號雙沙。少工舉子業。試輒高等。萬曆丁酉。舉楚鄉試第二人。屢困公車。癸丑試文已收。以答掄相策內極口張江陵相業。而譏諷今之執政多危語。遂寘之乙榜中。歸益發憤讀書。乙卯秋至沙市。感微病而卒。得年僅五十。凡數娶無

予後娶雷太史何思妹亦竟無子玄度少卽穎異八行七步不足喻其敏速自舉業外詩賦古文詞下筆立成以舌代舌旁及西方之書仙玄之祕天文地理五行占卜星相風角無不曉了不喜與俗人譚遇可語者瓶瀉波流窮日夜無複語時與石首曾長石夷陵雷何思皆鼎峙稱楚才兩人起家爲史官而玄度頻年鍛羽竟未脫青衫以沒嗟乎玄度年五十爾無論經世學術抑塞未酬卽修詞一途浸浸乎其未有涯也而遽止此豈非命哉初玄度與予最相洽每會輒極言肺腑凡妻子所不得聞者予兩人皆可吐露歲乙卯邀予同上公車八月次沙頭待予同行已而病謂逆旅主人曰小修何不至可爲我江干望之病亟猶喃喃而予不知也竟不起予至沙市逝已二日矣哭之絕痛予業已治裝北行不及送其櫬還至丙辰叨一第乞假歸十餘日卽走宜都弔之敝幄暗室風燈明滅冷氣逼人嗣事頗有紛紜予言之當事稍有緒而其友人徐從善手其遺草數十卷授予予泣而諾之以梓時鄉里小兒頗有謗訕語從善以質予予曰凡聖賢居鄉純全無瑕則鄉人化而忘言庸衆居鄉同其波流則鄉人安而忘言惟有一種豪士筆鋒旣銛口角復利不肯潤俗俗亦惡之此其所以不理也况玄度具非常用世之才不得發抒於世而稍用之治生以賣文修贊之儀生而息之卽數致千金可謂異才特其入也稍巧而其出也稍嗇伏川之宅常營好畤之田頻鬻欲身名俱泰而鄙豐墉其疵不無而豈於

大節有損益哉。予入都謁選時，篋中凡有三集。一爲先兄中郎全集，一爲玄度集，一爲予集。既改校職，念天下剖劙之工，毋如新安偶有闕，即投牒求之。旣至官私，自念曰：「中郎集雖有穀訛，已行於世。予集雖未行於世，而時尚可待酌。」玄度爲急，乃朝入校，而夕鳩工焉。凡五月而書成。予但去其繁蕪，存其菁華，共得十四卷。玄度曾取杜陵過松滋詩，雲在意俱遲句，以名其堂。因以自名其集，遂仍之不復改云。大都玄度急于一第，以少酬其志，故一生精神用之時藝，而以其餘力旁及詩文，是以輸瀉有餘，淘鍊不足，性靈應酬，合併而出，然其雕龍吐鳳之才，吞牛射虎之氣，一段精光，自不可磨滅。豈與效颦學步者等哉？玄度無所不淹貫，而尤長佛理。中年捨一宅爲蘭若，行雖不合于俗，而所交皆海內名士，不可指數。至身沒之日，斗樞張公、上愚朱公、健吾余公、森墨凌公、崑岑楊公、叔睿傅公，皆爲下羊舌之淚，而料理其嗣事，如徐從善者，楚之隱君子也。與玄度爲素交數十年，玄度逝，祠之于家，朔望必祭，至收輯遺文，雖隻字不遺，有嗣續者，能如是乎？玄度得士如此，真可以瞑目矣。

宋元詩序

詩莫盛于唐，一出唐人之手，則覽之有色，扣之有聲，而嗅之若有香，相去千餘年之久，常如發硎之刀，新披之萼。後來宋元諸君子，其才情之所獨至，爲詞爲曲，使唐人降格爲之，未必

能過而至于詩則不能無讓如常建破山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公自謂終身擬之不能肖子瞻乃謂公厭梁肉而嗜螺蛤非也文章關乎氣運如此等語非謂才不如學不如直爲氣運所限不能強同故夫漢魏之不三百篇也唐之不漢魏也與宋元之不唐也豈人力也哉然執此遂謂宋元無詩焉則過矣古人論詩之妙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卽唐已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彼其抒情繪景以遠爲近以離爲合妙在含裏不在披露其窮者卽唐已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彼其抒情繪景以遠爲近以離爲合妙在含裏不在披露其格高其氣渾其法嚴其取材甚儉其爲途甚狹無論其勢不容不變爲中爲晚卽李杜諸公已不能不旁暢以極其意之所欲言矣而又何怪乎宋元諸君子歟宋元承三唐之後殫工極巧天地之英華幾洩盡無餘爲詩者處窮而必變之地寧各出手眼各爲機局以達其意所欲言終不肯雷同勦襲拾他人殘唾死前人語下於是乎情窮而遂無所不寫景窮而遂無所不收無所不寫而至寫不必寫之情無所不收而至收不必收之景甚且爲迂爲拙爲俚爲猥若倒困傾囊而出之無暇揀擇焉者總之取裁貳臆受法性靈意動而鳴意止而寂卽不得與唐爭盛而其精采不可磨滅之處自當與唐并存於天地之間此宋元詩所以刻也吾觀宋元諸君子其卓然者才旣高趣又深於書無所不讀故命意鑄詞其發脈也甚遠卽古今異調而不失爲可傳後來學者才短腸俗束書不觀拾取唐人風雲月露皮膚之語卽目無宋元諸人是可

笑也。蓋近代修詞之家，有創謂不宜讀宋元人書者。夫讀書者，博采之而精收之。五六百年間，才人慧士各有獨至。取其菁華，皆可發人神智，而概從一筆抹殺，不亦冤甚哉？自有此說，遂爲固陋慵憰者託逃之薮。書既不必讀，斯亦不必存。然則宋元諸集可遂聽其散佚澌滅，而不復問也耶？當宋初有九僧之詩，其佳語實之唐集中不可辨。自中宋時已不復存。陸放翁稱潘邠老之詩以爲妙不可及，而潘集今亦無從得睹。黃山谷集極口江陵高荷工於學杜而志已逸其名。予往往見宋元書畫題咏之語，極有佳詩，而或有人無集，或有集無其詩。以此知宋元之詩其不存者極多。今尋什一于千百之中，自當共寶之。密隠之，明揭之，使斯文不終淪喪，而乃作不必讀不必存之語，何哉？宋元書畫猶有博古好事之家存之，于今不朽。而詩獨少表章之者，真成闕典。新安潘氏苦心購求宋元諸集粹之，欲使兩朝文字與三唐共垂不朽，是數百年來一大快事也。於予心極有合焉，故不辭而僭爲之引。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戊午冬十月，復有武校之役。江左六郡材官良家子集于龍山之下，屬直指田公持斧新至。公念疆場多事，急需異才，以襄時艱。與備兵使者張公相約，殫精搜羅，功令加懿躬按其騎射，已策其方略。令李官某等程之某等，祇奉公命。字櫛句比，得其中竅者，上之于公。公偕

張公竭目力而甲乙之。共得若而人是役也。防之至嚴。遴之至精。而其竣也。禮之又加重燕宴。優渥幾與文試等。一時觀聽者無不踴躍。某濫竽與校。宜有言。盟士竊惟五方風氣異。士亦各有長技可以致用。江左山川秀冶。所苞孕者。概多智慧靈穎之士。以當戎行。則深謀祕計。能以寡擊衆。弱爲強。故江左未必能與天下角力。而天下亦不得與江左角智。昔烏林汜水之戰。皆以江左硯北書生譚笑指麾。大摧強敵。今醜虜橫行。連破堡邑。以國家全盛之力。環視而莫能禦。豈疆場之臣。尙無深謀祕計。可以制勝歟。此正江左人士。用其長技時也。比者觀諸士騎射。與五方或無以異。及閱所陳方略策。成敗勝負之數。有苦列眉肌。襞理分覺。其識力圓而心機細。意必有如瑜。如安者出。可以伐敵謀而報國恩乎。此某所以踴躍三百而不寐也。今諸士且進而上之。司馬浸浸嚮用矣。一當閩寄。取諸懷而抒之。何難制勝。而某猶惴惴焉。操不必然之慮者。人之智慧。若利刀然。瑩之鍊之。以俟刺割。故無堅不靡。不自寶惜。用以切泥。泥無所成。刀日益捐。然則士虞冥悍無智。旣智矣。又虞其開圓融之械。役聰明于紛用。而令智刀日以鈍也。情然薰其心。利害忧其慮。窺瞰繁其志。名根掣其肘。舉思通鬼神。奪造化者。止以規便身世。爲逢時應緣之用。龍泉太阿。化爲鉛刀。而久之一割。且莫效矣。此某所以爲江左人士慮者也。曹劌有言。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夫豈謂肉食者例無謀哉。天下惟堅忍澹泊之士。靈機以震撼。

而出故其謀慮深長紛繁繁華濃郁最能弱英雄之骨而塞慧人才士之竅世以拂意開之如意塞之者多矣劍之所鄙正爲此輩耳乃說者曰下若無欲上亦安能使之故子產難無欲而思因人之欲以成功夫因人之欲以成功此用人之機祕而非士所以自待也上可使貪而士何可以貪受使上可使詐而士何可以詐受使士不能爲德驥神駿使上之人潔其羈絡隆其芻粒居之華閑飲之清泉以伸其一日千里之用而乃令其繫之餌之獲雉飼雀獲兔飼鼠姑以收其捍鷺之長上之待士者不太怒而下之自待者不太卑乎士何不從至濟至慤中裕爲經綸而乃舍康莊走間道苟且以收錐刀之效爲也張子房諸葛武侯由涵養抒爲智略其脈絡隱隱可尋後之爲將者不能自制其奢欲而藉口于元功之郭汾陽彼居不賞之地不得已而穢其迹耳豈誠聲色貨利中人哉士當始進之日某不敢以詭遇獲禽之說相質惟是養其智力以遠謀而澹然無欲以濟時艱以成光大之業則此舉信能爲國家得人主司之割榮已多毋不自愛其長技而翻爲強有力者所嘲笑也則幸矣

應天武舉鄉試錄後序

蓋天下輕武久矣校于鄉國率視爲故事今年孟冬復當北江左武士屬御史臺田公初至公精明練達事無小大必虔至武試尤爲兢兢與兵憲張公心同壹志躬策其勇力已試其

智略而命理官某等入而程之戒以無濫無苛某等刑官也唐虞之時兵刑合爲一故蠻夷猾夏咨之士師今者屬夷不靖廟堂將用征伐之刑誠得人以剪除之卽所以明刑某等之職也敢不竭其心力祇承公命比得其售者上之公披閱窮日夜雁齒次第其尤者若而人事竣集而享之藹然待之以禮公若曰天之生才實難今雕章繪句侈風雲月露之形者猶以爲才而憐之况士氣能吞胡智能控虜者可輕視歟且承平日久武衰已極人耳不聞鼙鼓之聲目不見旌旗之形一有事兒啼而走耳方且唾笑武夫等之沙礫卽武士亦惴惴然若寒雞之在棲吾故鄭重其事令人知工武者其道亦自光榮以稍發其振作之機而鼓其怠以備緩急蒲葵可以增價轉移亦自不難此公之意也夫公以璽書代天子巡陪京亦至崇重矣草莽之士一旦進之宇下叮嚀慰藉不啻若父兄師保接之加禮享之加籩其一段愛才得士之至誠中心溢于面貌卽旁觀者無不踴躍鼓舞而况士親受之者乎公殷殷若此豈欲爲門檻盛桃李哉不過欲得干城之眞才以襄時難耳良曠剪拂仰天長鳴匹夫膝母致命一餐况于壯士則士亦安得晏然已也夫天下無事蘭錡虛設叱撥不御爲武臣者方適志于狗馬聲色之娛揅腴而食借光而衣爲園梓澤買田好畤獵取大帥慶流苗裔何其樂也天下多事強寇闖入爲武臣者或攻或守擐甲枕戈梳風沐雨勁敵在前爰書在後榮則九天辱則九地又何瘁也樂

之時才與不才爲一。瘁之時才與不才爲二。才與不才爲一。此庸人所以高枕。壯夫所以扼腕也。才與不才爲二。此庸夫所以喪膽。壯夫所以揚眉也。何者。天下庸庸之福。志士所不享。意亦欲有所建。豎于世。使功勦。景鍾名著春秋耳。豈其戀棧豆而貪芻草以老。假使抱不世之略。而約結不伸。長處塵足之間。止備洩渤之用。日月幾何。頭顱忽已。不待此古人所爲聞雞聲而起舞。見髀肉而淚下也。故才與不才爲二之時。乃可以見其才人之所深喜也。蓋天下不朽之業。有三德。不擇隱顯而立。言不擇常變而立。惟曰功曰武功。則非乘時不可。故曰。時者事之興也。安危治亂。有若循環。成康之際。猶必四征不庭。况在後世。夫敵國外患。天之所以鍛鍊人主也。然有一變之來。則必借智勇之士襄之。於是乎武臣積輕之勢。有時變而爲重。天下之事勢。不得不重武臣。而武臣又不得不自重。彼其不可重者。終必處其輕。而其可重者。後乃不失其重。故處重武之時。武臣自操其可重之權。以受天下。重爲長城。爲鼎呂。天下始欲輕之而不可。然則武臣未受重之榮。先已處重之任。天下且責以重之實。一或不可重。身家不問。當如國何。夫劍驗難必羊溝。驗馬必蟻封。士其勉之。邇者建業東南之間。白氣亘天。若虹匝月。占者曰。此蚩尤旗也。王者有大征伐。則見。考之漢武建元初年。蚩尤旗見。後遂大征強虜。以報平城。謹書之。

讎衛霍諸將卒起破天山諸蒲類殺虜首級百萬雖漢士馬亦多物故而漠北無王庭傳至昭
宣之間邊徼晏然竟爲屬國然則蚩尤旗出雖中國兵戈之象實胡運衰微之兆也意者天啓
我皇上張皇六師以誅此妖孽之虜歟夫漢武之失在改文景之恭儉而在雄才大略跡其
天怒所震不難傾天下之財以養兵不難羅天下之士以任將而又不惜通侯富貴之賞以鼓
舞天下故可以成功今虜衰之象復見矣皇上之機亦將動矣必且發帑金養士起廢棄謀國
懸高爵厚秩待諸功臣士于此但患不能爲衛霍等何慮功名且天象示于江左意此中必有
智勇兼長能受皇上驅使者也士其勉之乘時有爲自爲可重以建勳業而報國恩卽所以報
田公也愚言止此矣

珂雪齋文集

七〇

珂雪齋序卷之二終

珂雪齋文集 卷之三

序·記

贈同寅汪練泉司校武陵序

萬曆戊午春予以司郡校至新安一時僚友多賢者予頗喜共事有人而尤與汪君練泉善。汪君皖人以高才博學名其鄉久之訥於場屋乃以明經分校新安其人清修雅飭珪璋其行不可澄擾同黃叔度與人交若飲醇酒同周公瑾而娓娓玉屑又同坐上之車武子予一見訂爲素交甫二月而有武陵司校之遷一交臂而失之予嘆憾焉然予實於練泉私有忤也夫士君子筮仕原不擇地顧薄宦者其地稍善乃可安其身家以辦職業超苦舍樂情也乎哉新安山水最勝黃山三十六峯仰插雲霄傳爲軒轅羽化之地而武陵亦爲軒轅鑄鼎處故至今稱爲鼎州總之爲仙靈窟宅則練泉於煙雲之區亦大有緣矣然新安豪盛甲于天下凡吏此者皆有集菀之名而其實不然在司校者尤甚其寥落蕭弊之象有鬱煙瘴雨之鄉所必無者炊桂饌玉以爲居諸上漏下濕以爲館舍士子甫入蠱序大半不至校爲師者毫無徐遼明影

質之意。第職在造士，欲稍稍有所訓誨，即索一識，面不得。其門禁皆爲鬼爲蜮，把持學政，視堂屬如小兒。於諸弟子私啖之，而公蔽之，格不相見，以行其奸。凡校師苟與在道，雖負薪者亦與之抗，稍不讓，惡言隨至。所謂富人子，輦金居間，重幣徵文，皆入四方貴人寄公之囊，而分訓之庭。卽歲時未有以一箋一螺相問遺者。予初至同寅數人，間有餓寒之色，甚至涕泗，欲解組去，新安以莞名，而司校者乃如此。若武陵予所舊遊，其情境卽不善，亦何至如新安者？此予所以於練泉私有忤也。微獨此也。今天下人文日盛，而學校之法則日衰。祖宗造士之典已廢，司校者皆如南口口斗虛而無用。韻士處此于逐隊拜跪之外，惟有看山聽泉，稍可以自娛。昔朱紫陽先生每遇佳山水，卽迂道數十里必至，常攜銀蟹容斗許，登覽則沾醉以助遊興，遭其所居位，皆諫諍牧守之地，故汲汲風議，經畫不少暇。使其居非仕非隱，若予輩，則青鞋布襪，無日離煙雲矣。夫新安與鼎州，皆有佳山可遊。第新安之山以陸不以水，裏糧甚難，躡屐甚艱，住足無郵，無論六六之峯不可遍至，卽往天都硃砂一寓目焉，亦自不易。故宦此者多望岫息心。若武陵桃源之山，皆在水上，影落清溪，如排當彝鼎，呈奇獻巧。遊者但買一鷗鷺舟，後載薪米，前載書畫，遡武水之源，飲雀婆之井，望綠蘿過白馬，訪桃花之津，玩瞿童之鼎，躡水心而攀怡望，皆可於舟中坐收之矣。卽未必如黃山之奇崛，而以便于游，與不便于游者較之，則寧舍彼取此。

此予所以尤爲練泉忤也。今練泉行矣。有此勝地。復便於游。其趣寧減紫陽。况士之居世。如帷燈匣劍。其光芒自不可遏。以練泉之品與其才。當事者必自知之。一旦寘諸民社倥偬之地。欲求一日登臨之樂。豈可得哉。予武陵友人楊修齡先生。及其令子文弱先生。皆韻士也。方家食往晤時。幸以此語質之。

郡伯劉公守新安二載報最序

經世之道。方圓已耳。方以持世也。圓以調世也。方之內自具圓。而圓實不離方。如人之形體。有常伸者。以爲幹。而曲折宛轉。惟其所使。古之大臣。其行已治人。雖方圓互用。而居平左繩右墨。未常肯少毀其方。而趨圓。惟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有其藏不得不密。而其用不得不宛者。始未免匿其方。而用圓。以圖其成。夫至于匿方。而用圓。則亦非君子之得已也。蓋天下之紀綱法度。以方守之。則可振。而以圓通之。則易壞。末世之人心風俗。以方隄之。猶可挽。而以圓導之。則益潰。孔子不觚之歎。正爲當時之執政。日舍方。而趨於圓也。良以其所爲圓者。不以融客氣。而以消正氣。不以通物情。而以徇私情。故居身爲隨。爲同。往若無骨。而倚而用世。且不啻若蟻隨食化。鳬逐波遷。其害可勝道哉。汝南劉公。中州之正人君子也。其心平。其氣和。其度謙冲。其質所儲。而學所充。何嘗不方爲體。圓爲用。而予密窺其治新安也。則若斷斷乎持之以方。何者。

自昔公旦謹茲君陳和中與時變化豈容株守如今日之新安則宜以方治者也新安民封利而尚氣利所在不難取利氣所在又不難舍利凡其使鬼役神陰陽幻變可以撓吾權者百出而吾復開一線圓融之路吾意在必行而彼且巧中巧託以撓吾行吾意在必止而彼且巧中巧託以撓吾止于是乎有善不得賞而爲善者忘有惡不得罰而爲惡者橫私意日熾公道日廢其何治之與有公妙得治道之肯綮與風俗積痼之處而一切救之以方公以方見于治者如日月映射巨細必入而其大者卽如餽遺之禮宜俗情所不廢也公至而幣物絕陳燕享之禮宜俗情所不廢也公至而觴豆罷御讞決有居間之書考校有汲引之牘宜俗情所不廢也公至而門庭草生私函如掃諸如此類斤斤乎眞如處女之守閨儀而戒衲之寶德瓶者何也意誠無樂曠就乎圓以毀吾方也夫安知享我者不乘吾圓以啗我方持之而貞操不柔于染指矣夫安知洽我者不乘吾圓以取我方持之而直節不靡于進熟矣夫讞之衡本平校之鑑本明而母如乘吾圓者之能歛我眩我方持之而曲直之衡不移良楷之鏡不翳矣以至意所欲興圓者或受掣焉而方則必興意所欲革圓者或受曳焉而方則必革譬如三峽之水奔雷捲雪以至而以危峯峭壁捍之自受束而無旁溢故自公蒞政以後人始知天下有必不可廢之公道有必不可遂之私情宇宙間自有不愛一錢之清吏不畏強禦之男子以至于今月要

歲計聿成一畝光明正大之業利必舉害必除豪強盡鋤冤抑盡雪寒素盡收權不旁貸澤不下壅清靜寧謐一郡大治此孰非公不毀方爲圓之所貽也其造福豈有涯哉且新安非紫陽先生生身地耶公少讀紫陽之書今復治紫陽父母之邦故直以紫陽之學治之夫紫陽固一用心方者也當始進時卽極言虛名之士不可用知台州卽劾奏時相王涯所親信之人入見卽抒上所厭聞誠正之說知漳州卽決言經界可正而不爲豪右寓公所挽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而皆痛詆大臣近習不少貸以至慶元之際扶掖忠直而履阤胄之虎尾不顧又何其方也夫士君子植身砥世爲士守道爲官守官治天下則實心任天下之事治一郡則實心愛一郡之民健骨剛腸山峙鼎立其視目前之功名富貴無異飛蓬隕籜之隨飈風也其視流俗之榮辱是非無異蚊虻之聲忽而過其耳也何至慘春漿憐腐鼠而苟且以徇人爲哉不陵不援正已無求詭遇獲禽王良所恥千古聖賢之脈絡皆然何但紫陽若公者洵能以紫陽之學治紫陽父母之邦而真無愧於讀紫陽之書矣况今日之世道其趨于圓融也已極祖宗權于天理人情之中而垂爲典制歲月寢久後人狃安計便反以私爲經而公爲緯圓於徇私者謂之通達方于奉公者謂之迂拙故政府六曹之用舍弛張莫適爲主甚且要路之竿牘如山倅門之金錢如海胥吏之狡猾如神先朝典制日以夷陵苟且因循長此安窮誠得如公

者以紫陽之學爲治而移其治一郡者以宰天下以爲波流茅靡之砥柱而迴其毀方瓦合之狂瀾紀綱法度可振人心風俗可迴是斡旋世道之一大機局也中外已知公品望治行此舉旦暮耳何快如之公守新安三年政成諸博士不遠千里遣使徵言于予予悉公之治狀其嫋政不可枚舉姑取其不毀方而爲圓者特表而出之以爲近日經世者式

壽吳母陳太碩人七十序

新安吳氏兄弟賈於楚皆以質行稱而長公雲臺君尤修儒者之行與予及予兄中郎并吾友侍御蘇雲浦皆相善自中郎宦都門恆以營綜家事託之緣其人有心計而真實可仗十餘年間予值門戶中單人或言袁氏且衰獨長公曰有小修先生在袁氏不衰所以緩急而曲應之者不遺心力與中郎在時無異予私心感之予愛舟居長公數至舟中存予常云值先生方家食予得侍杖屢湖山一旦登制科不入讀中祕或爲理爲令于新安則子民分隔不復如今日狂笑晤言光景矣予曰我已訂盟湖山公忽呈海鷗色何也不數年予果得一第果不得讀中祕書會名次應爲令予不樂民社棄去乞一校得新安予作一字與長公曰地則如公所期官則冗散不妨晤言狂笑光景也值予到新安長公亦從楚中來予方往秋浦便道遊白嶽過長公里見其山水清麗真栖隱勝處已修登堂拜母之儀并見其新產佳兒予摩其頂爲字

之長公曰向與先生聚首今宦乃得新安一奇也.得新安不復拘于文法.得優游晤言如往時二奇也.予僻處山中.得旌旄枉顧.且正值予母七十設帨之辰.三奇也.先生能無一言衰之耶.予曰世之孝其親者.知以甘毳稱觴酒食徵逐已矣.乃今乞予言以祝長公之孝.豈與俗同.予卽不文.奚辭.以予所聞.陳碩人女.則婦職母道備矣.諸德具而吉祥來集.今且神明逾健若懶.此能自爲壽考百年者.何俟祝哉.抑予家世農猶吳世賈也.先王父力行隱德.而王母余姑佐之.王父卽世.王母代理家政.歲寢不責子母.盡焚其券.不數年而先封公生伯修中郎.及予伯修中郎皆早貴.向之農者化而爲儒.且奕奕顯貴矣.里中人往往云袁氏之興.多余姑之隱德.致之非虛語也.王母親見諸孫顯貴壽近百歲.今太碩人佐養齋公好行其德.不啻如予王母.昨見長公所生兒子虎頭犀額非常兒也.又諸昆所生諸子.皆多穎異下帷讀書.吳之賈且化而爲儒.如予家之化農爲儒.必且相繼鳴躍而起.遠勝寒門兄弟.而太碩人親見諸孫貴顯壽近百歲.且不啻如予王母.予且拭目俟之矣.予與吳長公兄弟.誼屬通家.故不摭遠事.而卽以予家太母事爲祝.長公曰善哉.是吾母氏之私願也.先生祈望及此.何衰如之.予遂次其語而張之壁.以畢長公之請.

賀畢封公偕元配孫孺人入秩序

予司校新安取道東園晤孟侯畢先生于大明湖上。先生珪璋其行。守官若處女。屬二東
災沴。所以補救之法萬端。卒使安堵。已讀其文章。粲花繡虎。法控才而出之。三不朽之事具矣。
是行也。予得見岱宗。并見一代偉人。心竊快之。私自念天生全才實難。江出岷崕。遯其所出。必自有源。豈偶然哉。蓋至新安。從二三長者游。而始知先生尊人瑞堂翁之賢也。翁少穎異甚。其學敏于應世。叔專于高文通。故少而業成名著。膠庠于舉業外。工爲聲詩。不作大曆以後人語。初念鄉曲不可以蓋賢豪也。故捨之而遊槐市。已又念帖括不足以役壯夫也。故捨之而就薄宦。不以仕爲仕。而以仕隱。不以浮沉爲仕。而以利人濟物爲仕。謁選得武寧簿。不鄙夷其民。而喚咏之澤。同畏壘愛比桐鄉。會天都練水。時入夢寐。雖張融不知階級。而李宣不甘吏冗。始有拂衣之志矣。翁旣歸。益務清修。以衾影敦密。行以數馬。刻鵠門風教子孫。而遠性逸情。風疎雲上。戴願竹樹繁密。天然庾詵園亭山池居半。每暇。攜鼓吹一部。嘯歌山水間。峯色川光掩映杖履。鳥語泉聲。嶧崿林竹。所至醉墨淋漓。高貴而嘉親。寒素耆舊而榮獎後進。四方遊客才士。至多引入社。一語之佳。激賞不置。凡山水登臨。文酒賞適。如此者數十年。如一日。翁蓋盛世之天民也。予所見瑞堂之賢如此。蓋居新安又久之。漸習其中外事。而始知瑞堂翁元配孫孺人之賢也。孺人生有異質。及長。日誦萬言。迨歸瑞堂。翁事尊章以孝。待諸姻以讓。庄家政以

儉遇諸側室以寬而撫諸姪予以慈畢氏世清白止有書萬卷孺人與翁相對繙閱互徵故實時有唱和清綺絕倫蓋婦也而友瑞堂翁有四方之志孺人督孟侯先生及諸子以學章句之外辨析微義諸子不負笈而學成蓋母也而師故中外稱孺人爲綠櫻中儒者采古人嘉言善事勤而行之心同皓雪履若朱繩居然真儒也東魯微言既已沉酣西方奧旨間復提唱華梵互證權實交參又居然通儒也嘗稱大道之要悟須實悟證須實證算沙數寶無益身心則又居然真禪也夫古今閨彥有文采者相望然或豐于才嗇于德或豐于德嗇于福而孺人兼之此形管中所罕覩者予所聞孺人之賢又如此夫然後悟孟侯先生之所以賢也夫蓬生麻中不扶自植而况于天挺豪傑庭闈間親近朱藍沾霧露而不成其爲聖賢者乎且先生諸屬行昆季皆有文有行鳴躍者且相繼起甚矣畢氏之盛也會先生以直指晉少京兆還里值孺人壽登八十明年瑞堂翁亦躋大耋先生偕諸昆效舞衣弄雛之歡閭里皆豔慕之相率稱觴以祝而徵言于中道中道曰予至新安遊黃山見三十六峯皆如碧玉聳峙刻雲鏤霧及諸村落間一一如花源虹池意此地爲仙靈窟宅無疑及寃所爲容成子許宣平何仙媛其人者而窅然未之有也比遊城市間耳目瑞堂翁及孫孺人事然後知火宅塵勞中自有真仙而予求之于草衣木食之流過矣夫翁與孺人其生也有自來燕脂之芝示兆龍女之祥入夢是爲仙骨

天上無不識學之仙翁與孺人皆博極羣書有所揮灑語帶煙霞是爲仙才翁游行山澤嘯歌怡性孺人趺坐一室焚香靜息是爲仙趣若夫翁與孺人積善修德何可勝書要以族人託父于夢竟養其老孺人事姑割肉以療尤其格天地感鬼神者是爲仙行夫仙家之要尤以行爲主昔讀范文正公記資公事初艱于嗣而後名賢子貴子初厄于算而後至期頤百年皆自積行中來也初未嘗譚長生冲舉之術而云著藉天曹虛東華真人之位以待則亦自積行中來也文正公豈好奇者哉故予謂翁與孺人之卽真仙也以行必之也况孟侯先生望日以隆旦暮振刷中外爲天子社稷臣皆以素所聞于翁與孺人者抒而出之則翁與孺人之行又豈一身一家之行已哉其澤愈遠其仙品愈超卽驂鸞鶴而出灌頂陽神猶之小術耳予何幸躬逢其盛也謹焚香濡墨次其見聞臆語以祝

西清集序

予以司校新安取道東國登岱後二日直指畢東郊先生以一劄并所著西清集示予予取而讀之歎曰先生之詩若文與泰山之泉何以異哉泰山之泉大者雷轟霧逝細者吐玉霏珠人見之直以爲隱者枕漱之用而不知其用之大也夫山之上下與前後之泉不可勝紀而以予目所經見傍仙臺之水出而爲波白龍池之冰出而爲澌桃花源之冰出而爲泮黃觀之

水出而爲梳洗河而皆會于滻以濟國家轉漕之用計神京之命脈倚辦東南之財賦而藉于東國一縷之漕河若非泰山諸泉之水轉輸流通國家豈有賴焉故以無用而爲大用者泰山之泉是也今觀先生之詩若文其滂湃激射幽咽涵澹者不猶泉之聲也耶其瀑雪界練乳碧膏澄者不猶泉之色也耶若夫片語隻字皆屬心精詮理而抉性命之奧論事而發治安之祕其文之有關於世道人心不與泰山之泉係神京之命脈者等耶予友李公夢白云東國災沴予苦負擔若非畢公同心竭力豈克有濟每見其具疏之時神明惻怛可貫金石信乎其爲仁人也李公之言如此蓋先生仁心爲質而機用足以副之自是公孫儒羊叔子杜元凱一流人至于文章一道天特賦以敏捷之才若繡虎七步倚馬萬言故率然揮灑口能如心筆能如口隨其大言小言而一瑕精光不可磨滅又何必練都研京然後不朽耶夫修詞之道古以爲必窮而後工非窮而後工以窮則易工也坎壈之士內有鬱而不申之情外有迫而不通之境直抒其意所欲言而以若憇若啼動人心而驚人魂矣若身處夷泰心境調適如水平而波瀾自息山平而峯巒不起昌黎所云窮愁易好恬愉難工者豈不然哉今先生少取高第致位通顯方爲天子社稷臣不可謂不享矣而倥偬之隙博羣書而聘雄才見景卽事如攝燈取影如決河放溜遇方成圭在圓爲璧此豈非才人之所尤難者耶昌黎爲王公大人氣滿志得故文章

之作常有所不暇。今先生視富貴如草芥。于霹靂火中中作冷雲。相何氣滿志得之有屬。東國多難。先生不啻病瘵在身。旦暮惴惴然。惟憂民命之難甦。而國恩之無以報。彼羈旅草野者。不過憂其一身一家。而先生舉一世一國之憂。皆集于己之一身。此其心更苦。而其發于篇章者。更爲痛切。是于恬愒之中。而未始無愁嘆之音。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眞經世垂世之文章也。豈與坎壈之士。寒蟬鳴而秋蟲號者等哉。夫太山主生物。爲五方司命。先生之仁似之。尋且以冲氣嘘拂萬品。爲斯世紓鬱導和。豈獨詩若文。同于太山之泉已也。予邇年得見異人。得登名山。而又得讀此異書。亦一大快也。謹次其心所欲言者如左。

徐中丞未焚草序(代)

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已耳。乃世謂亂之生。小人成之。而實因君子激而釀之。此殊不然。夫君子與小人。若水火之不相入也。立朝共事。其是非可否。關於一世之安危利害。攻之稍不力。排之稍不極。則其說伸。而其人用。安得不爭。爭矣。安得不激。若先畏激之害。而委曲調停。避者逾避。則進者逾進。究竟小人得志。而終亦必不能容君子。夫小人者。所志在富貴耳。患得患失。而終歸于無所不至。彼與君子處。兩不相容之地。而期于必勝。以保其身家。而持其祿位。一朝操柄在手。又安顧昔之寬我貸我。而少舒衣冠之禍爲也。乃世之論曰。東漢之君子。以激

亂漢元祐之君子以激亂宋曾不知漢宋之小人其所以徘徊觀望而不即至于大決裂者惟是在朝君子以正氣公論持之故能以一絲繫九鼎之重而使之少延耳嗟呼天有春夏秋冬而不息之元氣常在國有存亡安危而不易之公論常存如日月經天千古不磨又未可以成敗利鈍論也且是是非非無論往代卽自草昧以來疊起疊止如雲移波駛幸天地祖宗之靈有小人出而燄之則有君子出而捍之于今幾三百年矣雖少有釁隙而旋卽底定夫然後知國家養士數百年正人君子後先相望非往代所敢望萬一者東粵徐公以名儒居激揚之地所列皆關天下大計屬士紳間有持異議遙制朝權者公折以正論肌膚理分以去就爭之不少假借何則畏其似也夫天下真君子易知也真小人易知也今小人而文之以君子外托君子之理學事功而實爲贅瘤之地浮薄者又從而和之自非極力排擊衣冠之禍且不可知此徐公所以苦心力靜者也公今者剏歷中外爲社稷臣矣卽氣節一端何足以盡公雖然公論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泯沒公可以不有而天下必不可無若蘇子瞻欲破沾沾自喜者之執而以其生平論列自爲制科人之習氣比之于時鳥獸則亦已過矣邪正是非關係國脈此何事也可輕易乎今公之諫草具在使天下讀之者知小人黨與初成當力散其合而撲其燄則燐可除毋避激之一字而相與優游以養禍也則幸矣

徐田仲文序

庚戌計偕予與李長蘅韓求仲錢受之諸公結社修業田仲與焉時韓與錢皆收而予等被落及丙辰予幸叨一第而長蘅與田仲復被落如故予稍自幸其遭而深爲二名士抱屈亦猶韓錢二社友向者抱予等屈也雖然以予之駑下猶倅而收矣况田仲與長蘅乎予吏隱黃山白岳間數與田仲往還其意氣如昔而文鋒益利若刀刃之出于硎予因決田仲之必收也然則向者予之倖售造物者直以我爲雍齒而存鄭留以待蕭張耶田仲孝友之節甚爲鄉邦所重主司取斯人卽爲國家得一正人君子矣世道之幸予田仲何有田仲且行草草書語行卷上并以質之長蘅如何

宗鏡攝錄序

中郎先生以儀曹請告歸邑斗湖上有水百畝碧柳數千株環之名爲柳浪畚土爲臺築室其上凡三檻中奉大士兄與弟各占左右一室讀誦癸卯予北上中郎塊處乃日課宗鏡數卷暇卽策蹇至二聖寺寶所禪室晏坐率以爲常偶有名僧館于柳浪見中郎甘臥至辰常高歌一詩而醒因竊歎曰閭浮提覓此胸中無事人定不可得也旣讀宗鏡久逐句丹鉛稍汰其煩複撮其精髓命侍史抄出因名爲宗鏡攝錄會寒灰寄公自吳中來因住柳浪取讀之見其

詞約義該。遂自抄一過。攜去。中郎逝後。寫本貯于家。亟思流通。而寄公忽以刊本至。詢其由。則寄公手授李公夢白。李公酷愛之。付沈君豫昌。捐貲鏤行者也。予歎曰。是書也。減去錄中數萬言。而全書畢具。爪甲粗刪。血脈自如。今發行於世。其功德學人不淺。真快事也。龍勝有言。衆生心性。有如利刀。用以切泥。泥無所成。刀日益捐。予等逐逐世緣。并鏤畫世間文字。皆切泥相也。追思中郎。謝去塵囂。高臥柳派。于貝葉內研究至理。是真善用其利刀者耳。今讀此錄。見其心機沉細。想像當日居柳浪閒靜光景。不覺有餘慕焉。雖然。就中尙有一處譖訛。著斯錄與節此錄者。俱未拈去。請識法者辨之。

程申之文序

申之既得谼中山水幽舊。謂予曰。予將買之而隱。予笑曰。子非隱者也。子之文清而貴綺麗。而無枯槁之氣。實金華殿中語也。豈山中之人哉。子有可以棲隱之地。而時不當隱。心不肯隱。其才又不容隱。然則此一片地。終當付之山樵野老。鶴怨而猿啼有日也。予故曰。子非隱者也。夫豈椎谼中不能留申之以隱。而其山水之清美。且足以發靈慧之性。而助其深湛之思。今申之此篇。皆谼中之所得也。果可隱耶。果不可隱耶。數年之後。予以瓢笠入黃山。取道谼中。於是處覓申之也。豈可得哉。謹書之以券。

潘方凱墨譜序

蘇子瞻晚年佳紙墨俱用盡爲之慨嘆者久之。予少年頗多雜嗜不蓄楮墨。近日校新安多閒暇勉爲人作書始多用墨始知重墨始能辨墨。然予所言辨墨者以能辨人也。友人潘方凱其人爲真人故其所製墨爲眞墨。予得其墨即用之不必辨如拆旗檀片片皆香嘆近日墨林耆舊俱凋落矣。惟方凱在耳。古之有所繙造垂名後世者皆多韻士。如韋中將李廷珪潘谷豈俗人哉。方凱詩文俱清新此自胸中有丘壑者主張風雅之士不可失斯人并失斯人之墨也。

方澹玄墨譜序

歐公晚言書畫有益而予瞻以佳紙墨用盡爲苦。古人于染翰濡毫之趣其自得也如此。當予少時爲舉子業汲汲書行卷字免起闌落聊以應世而已亦何論墨之佳惡行年四十稍工臨池之技爲人書箋始稍稍知墨之可貴然亦未常得佳墨也。司校新安有餽佳墨者并得試墨法自信可爲墨之伯樂。乃于書室中取楮墨次第之而以門人澹玄所製爲甲。予嘗謂古之工一技而垂名後世者皆多韻人致士如韋中將李廷珪豈俗人哉。澹玄工舉子業并詩文皆有致今所製墨不惟見其慧心而誠心爲質甚可欽也。予漸老矣惟文字習氣未除所藏澹

玄墨最多。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

中郎先生全集序

中郎先生少具慧業。弱冠成進士。卽有集行世。其散篋集爲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錦帆集。令吳門時作也。解脫集。以病改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也。廣陵集。去吳客真州時作也。瓶花集。爲京兆授爲太學博士補儀曹時作也。瀟碧堂集。請告歸臥柳浪湖上六年作也。破硯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也。華嵩遊集。官銓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移病還山。不數月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爲續集二卷。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執縛。故時有遊戲語。亦其才高膽大。無心於世之毀譽。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黃魯直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有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暇計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稱其工。舞罷又蕭然矣。此真先生言前意也。然先生立言。雖不逐世之顰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卽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沉。情景大真。近而不遠。而出自靈竅。吐于慧舌。寫于銛穎。蕭蕭冷。皆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况學以年變。筆隨歲老。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其中有摩詰。有杜陵。有昌黎。有長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筆與

之會合衆樂以成元音。控八河而無異味。眞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爲後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恐亦造化妬人。不肯發洩太盡耳。甫四十餘而卽化去。傷哉。先是家有刻不精。吳刻精而不備。近時刻者愈多。雜以狂言等膺書。唐突可恨。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櫛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語。按年分體。都爲一集。嗟乎。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詩則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膺鼎僞觚。徒取形似。無關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爲寒氣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競皆鮮敷。如流泉壅閉。日歸腐敗。而一加疏淪。波瀾掀舞。淋漓秀潤。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卽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之不朽。則先生之功於斯爲大矣。諸文人學子。泥舊習者。或毛舉先生少年時二三遊戲之語。執爲定案。遂謂箋法自先生始。彼未全讀其書。又爲贗書所熒。無足怪耳。今全集具在。請胸中先拈却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未出詩文。偶見於世。從首至尾。亶目力而諦觀之。卽未深入。亦可淺嘗。有法無法。歷然自辨。何乃成心不化。甫見標題。卽搖頭閉目不覩。而妄肆譏彈。爲也。至于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少時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爲俚俗爲纖

巧爲莽蕪譬之百花開而棘刺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流烏焉三寫必至之弊耳豈先生之本旨哉總之先生天縱異才與世人有仙凡之隔而學問自參悟中來出其緒餘爲文字實真龍一滴之雨不得其源而強學之宜其不似也要以衆目自虛衆心自靈不美不能強之愛不愛不能強之傳今美而愛愛而傳者已大可見矣亦無俟後來之子雲也先生之學以闡然退藏爲主其所造莫可涯涘生平作人冲粹夷雅同于元氣若得志可使萬物各得其所其作用於作令佐銓時微露其一斑惜未竟其施別有紀載茲不復贅云

夏道甫詩序

士之有趣致者其于世也相遠莫如賈而相近莫如詩夏道甫少挾數千金之費賈於西陵荆郢之間究竟不能名一錢而止其于賈也可謂奇窮矣卽新安之人亦以爲至愚至拙莫道甫若也雖然自李龍湖居西陵少嘗其意者所相與無不譏切唾罵而于道甫獨極其愛惜若僕玉韜珠溫然惟恐傷之每嘆曰道甫韻人也及予會梅客生丘長孺輩亦莫不曰道甫韻人也然則道甫所大不得于新安之人者而獨一二高賢私相賞譽此何故耶今出其詩一握手示予予曰此道甫之所以窮也彼其神情靜嘿「與造物者游而欲其美奇贏商多寡也豈不謬哉然則道甫之所以遠者日遠而近者日近矣可喜也故不辭而弁其首

使查稿小序

萬公瞻明燕之才士也。雖身爲帝婿而精進向學無異寒素。自其少時卽以文藻著名。邇者天子御極特遣親臣祭告孝陵。公受命行。於是發潞河過齊魯泛河淮躡廣陵渡大江憩秣陵。睹六朝之遺事攬先朝之壯圖隨處揮灑皆極詞人之致。昔之連姻帝室若杜征南之博洽謝莊之麗藻質之于公殆不止與之方駕已也。若宋時李駢馬遵最深于性命之學與楊大年相師友至今稱宗門徹悟者遵最而外不多及。雖蘇黃輩猶然文字禪也。予不及大年遠甚而公可以爲遵最者。儻悟第一義則遵最所稱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巒之清流者正可激揚宗乘寧直模寫山容水態已耶。公以爲何如幸有以開我。

清蔭臺記

長安里居左有園多老松門內亘以清溪修竹叢生水涯過橋槐一株上參天孫枝皆可爲他山喬木其餘桃李棗栗之屬鬱然茂盛內有讀書室三楹昔兩兄與予同修業此處兩兄相繼成進士舉家皆入城市而予獨居此夏日無事乃於溪之上槐之下築一臺臺爲青槐所覆日影不能至因名之曰清蔭而招客以樂之雖無奇峯大壑而遠岡近阜鬱鬱然攢濃松而布綠竹舉凡風之自遠來者皆宛轉穿於萬松之中其然饒盡而後至此而又和合於池上菱

荷之氣故雖細而清冷芬馥至日暮著兩重衣乃可坐俯觀魚戲仰聽鳥音予意益欣欣焉乃大呼客曰是亦不可以隱乎

遠帆樓記

邑中無培塿之山獨江水自天而下捲雪轟雷爲天下雄觀予謂峯固有飛來者今秦蜀之間開眼皆山安得峙一峯于此與江流相吞吐乎昔嘗遊光黃間酷愛其層峯疊嶂而其土人則又曰吾安得千里一曲之水而日觀之蓋物珍於罕得久矣然以大江之洋洋卽山與水不相湊合亦有終日觀而不厭者予性嗜水不能兩日不遊江上嘗醉臥沙石間至夜猶不去萬曆壬辰有龍陽人以舟載樓而鬻者大人鬻而建之宅右而令予居焉登而望之則大江橫亘其前浩浩乎洶洶乎昔所謂煩步履而後得者一旦坐而致之几席凡江北之煙樹沙上之遊人了了可數其風帆之往來者出沒於青槐綠柳之中或疾如馬奔或緩若雲停或千帆爭出或孤蓬自振或滿插雲霄或半移疎樹顧而樂之曰是可名爲遠帆樓也逾月有一妓來與之登樓熟視樓而泣下因問樓所由來予答以鬻之龍陽人妓乃愀然曰噫嘻此妾夫君別駕劉公樓也公旣家居愛聲色畜伎甚多妾其一也終日於樓上教歌舞絲肉代奏歡宴窮日夜公旣死妾之香火兄弟皆散去而妾身亦流落爲遊妓孰知樓亦遠移至此因指白板扉上所

畫花卉數種。謂予曰。此妾與女伴某竊公筆而戲爲之者也。以袖拂拭。言與淚俱。予乃調之曰。汝獨不能學盼盼乎。妓收淚笑曰。燕子樓被人買去。盼盼將安居耶。予因念此樓在劉公時爲歌舞喧闐之所。至予寂然。惟破書敗紙堆列案間。安有所爲青娥皓齒者乎。則此樓亦大流落獨妓耶。然予又思。樓中雖蕭條。而樓外江景甚佳。但得堤不崩。帆之遠者不日以近。使予得安然居之。讀書之暇。繼以眺望。不望不已。繼以沉酣。自酌自醉。自歌自舞。亦未嘗不適之而又何羨焉。則謂樓之未始落莫也亦可。樓凡三楹。凡三月畢功。而予姑記之。以識歲月。

杜園記

杜園在長安里中。園周圍可二里許。有竹萬竿。松百株。屋六楹。門外有塘。塘下有田二百畝。畜大魚可待賓客。雜果可食。篠簜荆棘。刈東西生。刈西東生。可代一年薪。去車湖半里許。湖畔饒水草。可以養牛馬。若夫聽松濤。玩竹色。奇禽異鳥。朝夕和鳴。則固幽然隱者之居也。萬曆癸巳。邑中水勢甚惡。予乃稍加葺治。移家居焉。村中寂靜。無人往來。嘗獨行于水竹之間。意甚冷然。因憶往年同中郎及龔散木讀書此處。散木甚詆諧。時林中偶藏一虎。常聞吼嘯。垣墻不甚高。皆懼之。方靜夜共坐堂上。伏案了文字。而散木作假虎面被繡被跳躍其下。幾爲怖絕。今便是七八年前事。忽然如昨日耳。虎之藏也。錄林中多短竹。搜剔之。使竹根疎疎然如櫛。不惟

虎不能藏亦可以增其秀色也。此園之先出於杜氏。杜氏有竹亭翁者。善治生。一草一木皆其手植。故松竹至今彌茂。其意亦欲爲數百年計。至其孫不肖。舉以鬻之。而今爲予有。至于予家貧性奢。好招客。不耕不畜。皆非貧家所宜。此園朝夕且將轉而鬻之他人。而况于予之子若孫乎。然予聞古之君子。非顯卽隱。今予年方二十餘。心躁志銳。尙在隱顯之間。若至中年不遇合。隱顯便分。其能長偃蹇庠序耶。其能走數千里外。爲商賈。爲遊客耶。又安所得錢買山而隱耶。此時將安歸哉。則有此園可居也。眼前雖貧。姑忍之。殆未可鬻。夫予所以戒鬻者。自戒也。若欲以之戒子若孫。是又一杜翁也。

塞遊記

初梅中丞鎮雲中時過聽龍湖老人語。且得予南遊稿讀之。甚激賞。聞予在伯修邸中。數以字見召。予以書貽之曰。明公駕馬萬匹。不以一騎逆予。而欲坐召國士。胡倨也。後梅公以符至。始於四月終。自都門發。明日過昌平。出居庸關。關路在兩山中。如一洪山上。危石壁立。雜以丹碧之華。古木叢生。傍巖有泉。曰琵琶峽。流聲汨汨。酈道元曰。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溪之東岸。有石屋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古關之候臺矣。今所見者。卽道元所云濕餘水也。出關至土木。爲先朝北狩處。徘徊久之。已至上谷。見山隆起。訊之。爲摩笄山。昔趙襄子以姊妻

代王因取代姊，遂廢笄自刺。予謂此簡主志也。恆山之望何爲哉。自土木至上谷嶺，出左掖，長城蜿蜒嶺上如一樓素絲。以暑夜行，月色如晝，行至荒野，草色無際，月益白，有黑雲從後起，上薄月。從者曰：疾雷猛雨至矣。去堡尚遠，無可避者。當奈何？急策馬，雷聲從馬首落，電光鑠人目，晴時以月爲命，度雲之不至月者僅丈許。正憂憤，忽有聲自西北來，激怨哽咽，郵卒曰：此胡笳也。去堡近矣。頃之至，堡月隱，雨如傾。明日霧見道旁田作者，宛似江南。又明日抵雲中梅公候予于大寺。

聽雨堂記

乙未中郎令吳念兄弟三人，或仕或隱，散於四方，乃取子瞻懷子由之意，扁其退居之堂曰聽雨。十月予往吳省之，見而歎曰：吾觀子瞻居宦途四十餘年，卽顛沛流離之際，室家妻子，瀟然不在念，而獨不能一刻忘情于子由，夜床風雨之感，無日無之，乃竟不得與子由相聚也。嗟乎！宋自仁宗以後，皆非治朝也。子瞻之骯髒好盡，子由之狷介寡合，皆山林之骨，非希世取功名之人也。古之君子，有一人知之，則可以隱。夫孰有子瞻與子由兩相知者？以兩相知之兄弟，而偕隱於山林，講究性命之理，彈琴樂道，而著書瑞草何村之間，恐亦不大寂寞也。而乃違性乖質，以戰於功名之途，卒爲世所忌，幾至於死。彼黃州之行已矣。元祐初，旣得放歸陽羨，當

此時富貴功名之味亦旣嘗之矣。世路風波之苦亦旣歷之矣。已之爲人足以招尤而取忌亦大可見矣。肱已九折矣。或招子由至常。或移家至許。或相攜而歸。使不得遂其樂於中年者。庶幾鶴遙于晚歲。亦奚不可。胡爲乎招卽來。麾卽去。八年榮華所得幾何。而飄零枕櫈之下。寂寞艇島之中。瀕海相逢。遞不得與子由再見。此吾之所不曉于子瞻者也。夫人貴自照。陶潛之所仕而不物。以其性剛耳。子瞻度海以後。乃欲學陶。夫不學之於少。而學之于老。是賊去而彎弓也。今吾兄弟三人。相愛不啻。子瞻之於子由。子瞻無兄。子由無弟。其樂尙減于吾輩。然吾命薄。或可以免於功名。獨吾觀兩兄道根深。世緣淺。終亦非功名之品。而中郎內寬而外激。心和而跡孤。尤與山林相宜。今來令吳中。令簡政清。了不見其繁。而其中常若有不自得之意。豈有鑿于子瞻之覆轍。彼所欲老而學之者。中郎欲少而學之乎。如是。則聽雨之樂。不待老而可遂也。請歸以俟。

遊荷葉山記

予別丘墓三年矣。今年夏始與二弟至里中。拜於松楸。而憩於先居。先居傍有荷葉山。喬木千章。今日諸叔偶不見。日暮無事。乃與二弟步於山中。擇高阜處。籍草而坐。因思兒時。常騎羊來此。每一至。不啻如四五十里外。而今觀之。數步耳。山之蒼蒼。水之晶晶。樹之森森。自少

至長習而安之。不見有異。今偶遊焉。而覺其幽靜窈鬱。愛玩不能舍去久矣。夫予之在城市也。俄而月色上衣。樹影滿地。紛綸參差。或織而簾。又寫而規。至于密樹深林。迥不受月。陰陰昏昏。望之若千里萬里。宵不可測。劃然放歌。山應谷答。宿鳥皆騰。噫嘻。予生于斯。長于斯。遊戲于斯。二十餘年。而猶有不盡之景乎。徘徊欲去。而有聲自東南來。慷慨悲怨。如嘆如哭。卽而聽之。雜以轆轤之響。予乃謂二弟曰。此憂旱之聲也。夫人心有感于中。而發于外。喜則其聲愉。哀則其聲悽。女試聽。夫酸以楚者。憂禾稼也。沉以下者。勞苦極也。忽而疾者。勸以力也。其詞俚。其音亂。然與旱既太甚之詩。不同文而同聲。不同聲而同氣。真詩其果在民間乎。語終。而天風夜起。歌聲漸近。二弟無言。予亦嘿嘿聲之悲怨。有加于初嚮之歡適者。化爲悽愴矣。遂相與踏月而去。

柳浪湖記

郭外西南柳湖與斗湖一湖也。長堤間之。爲大道達於南門。其內爲柳浪。柳浪匯通國之水。穿橋入於斗湖。柳浪實湖也。田之然常浩浩焉。獨其中稍阜者。幾四十畝。可田。絡以堤。堤之外。皆種柳及楓。帶以渠。渠樹之內。始爲田。田之內。地較阜。復爲堤周之。堤上復種柳。堤之內。前爲放生池。種白蓮。亭臨之後。漸阜爲臺。臺之上。則柳浪館在焉。爲室三楹。環以梁臺。上及渠內。外皆種柳。凡堤之豐者三。渠之豐者二。樹之豐者六。若筍蕉。若陣若城。翠碧醞釀。不知紀極。放

生池堤外右有窪地不可田築橫堤與田隔中種紅蓮水中有洲爲室三楹以待名僧及過客也右爲小堤以出是爲門徑左爲小堤達於柳浪館欲泛舟則繞臺下從右出橋下達於放生池盤旋亭前折而右穿橋至紅蓮池繞僧舍而西穿於後渠後渠西可達斗湖水最闊返棹仍後後渠達於左既左則前望見臺上朱欄畫梁隱隱繞而右後還後渠過僧舍從紅蓮池舊路歸焉可二里許日午渠內無曦暘濃樹遮樾參差見碎天水清徹底此柳浪大略也暑中中郎與予坐臥其中辰起偕數僧廬譚倦則泛舟月夜尤佳常有一客苦熱夜來避暑忘攜櫈夜半凍欲絕樹凡萬株種楓柳者宜水也楚中柳色止一月黃落入秋楓葉紅酣如錦士人云後有貢簷前有柳浪貢簷爲予居柳浪爲中郎別業也

白蘇齋記

伯修賦性整潔所之必葺一室掃地焚香宴坐而所居之室必以白蘇名去年買一宅長安堵上竹柏森疎香藤怪石大有幽意乃於抱甕亭後潔治靜室室雖易而其名不改其尚友樂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謂惟其似之是以好之也夫不能似之而好之則其好之也爲浮蓋予少而侍伯修山中長而依于宦邸歷求其生平與兩公眞有大同焉者吾觀樂天子瞻爲人大約皆眞實淳篤不立城府而伯修亦溫良重厚胸中

無半毫鱗甲是其心同也。樂天典大郡所攜不過天齋石華亭鶴折腰菱。晚年買履道里宅至鬻駝馬。子瞻雖處顛沛不輕受人絲毫。無田可歸竟至流落而伯修賦性梗介泊然自守。雖居官十餘年無異寒士。終不以隻字干人是其操同也。若夫醉墨淋漓於湖山閒情寄託於花月借聲歌以寫心取文酒以自適則樂天子瞻蕭然皆塵外人而伯修少有逸興愛念光景耽情水石塵鞅之暇招攜二三雋人或高齋聽雨或射堂看月城內外刹菴遠自西山以至上方小西天諸處鼓舞同侶遍往登臨是其趣同也。樂天子瞻其文詞皆爲一代宗匠而伯修少時操筆便有新意。子遊天下多矣。若詩律之脫而常文字之簡而有致亦未能有勝伯修者。過此以往又焉可量。是其才同也。樂天子瞻雖現宰官之身皆契無生之理而伯修參訪既久偷心久絕是其學同也。其不同者兩公矯矯諫諍。覺風節外見耳。然是時樂天身爲諫官子瞻起家制科皆有議論之責。今伯修方侍春宮育養元良旦暮陶鑄天下養其身以大有所用豈其出位而言效制科人之習氣以爲極則乎。假使伯修爲諫官其又肯默然耶。是亦未嘗不同也。昔子瞻亦自以爲出處老少同于樂天蓋庶幾此翁晚年閒適之樂而老爲逐人卒飄泊于灑塢擦洞之中竟不得與樂天同樂蓋有故矣。樂天當朋黨甫動時卽奉身而退爲散官爲分司而子瞻自元祐以後徘徊公卿間如食蔗然曾不爲引決之計故宜未幾而禍生也。樂天懷知足之

情子瞻多幹世之意，然而禍福之幾亦可畏矣。今伯修官漸高祿漸厚，然每見必屈指謂予曰：吾數年內歸矣。嗟乎！伯修近日所欲同而吾輩亦必欲其同之者，其尤在白乎？其尤在白乎？

西山十記

出西直門，過高梁橋，楊柳夾道，帶以清溪，流水澄澈，洞見沙石，蘊藻繁蔓，鼈走帶牽，小魚尾遊，翕忽跳達，亘流背林，禪刹相接，綠葉纏鬱，下覆朱戶，閃靜無人，鳥鳴花落，過響水間，聽水聲汨汨，至龍潭堤，樹益茂，水益闊，是爲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錦香風芬馥，士女駢闊，隔流泛觴，最爲勝處矣。憩青龍橋，橋側數武，有寺依山傍巖，古柏陰森，石路千級，山腰有閣翼以千峯，縈抱屏立，積嵐沉霧，前開一鏡，堤柳溪流，雜以畦畛，叢翠之中，隱見村落，降臨水行，至功德寺，寬博有野致，前繞清流，有危橋可坐，寺僧多業農事，日已西，見道人執畚者插者，帶笠者，野歌而歸，有老僧持杖散步塍間，水田浩白，羣蛙偕鳴，噫嘻此田家之樂也。予不見此者三年矣。

記二

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臨水有亭，山根中時出清泉，激噴巖石中，悄然如語，至裂泉，泉水仰射，沸冰結雪，匯於池中，見石子鱗鱗，朱碧磊珂，如金沙布地，七寶粧施，蕩漾不停，閃

燭晃耀。注於河。河水深碧。泓渟澄澈。迅疾潛鳞。了然荇髮可數。兩岸垂柳。帶拂清波。石梁如雪。鷹齒相次。間以獨木爲橋。跨之灌足。沁涼入骨。折而南爲華嚴寺。有洞可容千人。有石牀可坐。又有大土洞。石理詰曲。突兀奮怒。較華嚴洞更覺險怪。後有竇。深不可測。其上爲望湖亭。見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積雪未消。柳堤一帶。不知里數。嫋嫋灌灌。封天蔽日。而溪壑間民方田作大田。浩浩小田。晶晶鳥聲。百囀雜華在樹。宛若江南三月時矣。循溪行。至山將窮處。有庵高柳覆門。流水清澈。跨水有亭。修飭而無俗氣。山餘出嶺石。肌理深碧。不數步見水源。即御河發源處也。水從此隱矣。

記二

自玉泉山初日霧露之餘。穿柳市花弄田疇。畛畦間。見峯巒迴曲。繁抱萬樹濃黛。點綴山腰。飛閣危樓。騰紅酣綠者。香山也。此山門徑幽遐。青松夾道。里許流泉淙淙下注。朱欄千級。依巖爲刹。高傑整麗。憩左側來青軒。盡得峯勢。右如舒臂。左乃曲抱。林木繞錯。伽藍築布。下見麥疇稻畦。潦壑柳路。村莊數疏。點黛設色。夫雄踞上勢。撮其勝會。華棟金鋪。切雲耀日。肖竹林於王居。失穢都之瓦礫。茲刹庶幾有博大恢弘之風。至于良辰佳節。都人士女。連珮接軫。綺羅從風。香汗飄雨。繁華姪麗。亦一名勝焉。作諸鶻象馬之雄圖。無丘壑之妙想。角其人工。不合自然。

未免令山澤之鄉思心望岫然要以數十年後金碧飽於珠林塔砌隱於苔蘚遊人漸少樹木漸老則恐茲山之勝倍當刮目于今日也

記四

從香山俯石磴行柳路不里許碧雲在焉刹後有泉從山根石罅中出噴吐冰雪幽韻涵澹有老樹中空火出導泉于寺周於廊下激砾石渠下見文礫金沙引入殿前爲池界以石梁下深丈許了若徑寸朱魚萬尾匝池紅酣爍人目晴日射清流寫影潭底清慧可憐或投餅於左葦赴于左右亦如之咀呷有聲然其跳達刺澈遊戲水上者皆數寸魚其長尺許者潛泳潭下見食不赴安閑寧寂毋乃靜躁關其老少耶水脈隱見至門左奮然作鐵馬水車之聲进入於溪其刹宇整麗不書書泉志勝也或曰此泉若聽其噴溢石根中不從龍口出其巖際砌石不令光滑令披露山骨石渠不令若槽臼則刹之勝恐東南未必過焉然哉

記五

香山跨山踞巖以山勝者也碧雲以泉勝者也折而北爲臥佛峰轉回不聞泉聲然門有老柏百許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樹二株大可百圍鐵幹鏗枝碧葉虬結紓義迴月屯風宿霧霜皮突兀千癭萬螺怒根出土磊塊詰曲叩之丁丁作石聲殿墀周遭數百丈數百年以

來不見日月。石墀整潔不容睡。寺較古游者不至。長日靜寂。若盛夏宴坐其下。凜然想衣裘矣。詢樹名。或云娑羅樹。其葉若蘂。予乃折一枝袖之。俟入城以問黃平倩。必可識也。臥佛蓋以樹勝者也。夫山刹當以老樹怪石爲勝。得其一者皆可居。不在整麗三刹之中。野人寧居臥佛焉。

記六

背香山之額。是謂萬安山刹庵。綺錯之中。有寺不甚弘敞。而具山林之致者。翠巖也。門有渠。天雨則飛流自山顛來。巖吼石擊。濤奔雷震。直走原麓。洞駭心目。刹後石路百級。有禪院。四周皆茂樹。左右松栢千株。虬曲幽鬱。無風而濤。好鳥和鳴於疎林中。隙隱見都城九衢宮觀。櫛比萬歲山及白塔寺。了了可指。其郊壠之林烟水色。山徑柳堤。及近之峯巒疊秀。樓閣流丹。則罔皆几席間物。出門卽爲登眺。入門卽就枕簟。雖夜色遠來。猶可不廢。覽矚有泉甚清。可煮茗。遂宿焉。風起。松柏怒號。震撼衝擊。枕上聞其聲。如在揚子舟中。駕風帆破白頭浪也。予遂定計。九夏居此。以避長安塵矣。

記七

旣棲止翠巖。晏坐之餘。時復散步循澗西行。攀磴數百武。得庵。曰中峯。門有石樓可眺。有亭高出半山。可窮原隰。牆圍可十里。悉以白石壘砌。高薄雲漢。修整中雜之紓曲。塔磴墀徑石

光可鑑不受一塵處處可不施簾席而臥於諸山中鮮潔第一刹中僅見一僧甚靜寂予少憩石樓下清風入戶不覺成寐旣寤復循故澗澗涸而怪石經於疾流衝擊之後墮者偃者橫直臥者湧者背相負者欲止未止欲轉不獲轉者猶有餘怒其岸根水洗石出亦復皺瘦峻嶒崎礎陷坎磽中松鼠出沒淨滑可人舍澗而上碧峯得寺曰弘教亦有亭可眺也有松盤曲天喬膚皴枝拗有遠韻間有怪石佛像清古亦爲山中第一降復過翠巖循澗左行山口中爲曹家樓有橋可憩竹柏駢羅石路宛轉可三里許青苔紫馳綴亂石中牆畔亦多斧劈石骨理甚勁意山中概多怪石去其土膚石當自出無奈修者意在整齊卽有奇石且將去天巧以就人工況肯爲疏通顯其突兀奮迅之勢者乎絕頂有亭眺較遠以在山口也此處門徑弘博不如香山而有山家清奧之趣亦當爲山中第一也

記八

予欲窮萬安絕頂之勝而僧云徐之俟微雨灑塵乘其爽氣可以登涉且宜眺矚也一宿而微雨至予大喜曰是可遊矣遂廻潤而上徘徊怪石之間數步一息于時宿霧旣收初日照林松柏膏沐之餘楊柳浣滌之後深翠殷綠媚紅娟美至于原隰隱吟草色麥秀莫不淹潤柔滑細膩瑩潔似薤簟初展文錦乍鋪矣旣至層頤意爲可望雲中上谷間而香山金山諸峯遙

樾雲漢惟東南一鑑了了可數平疇盡處見南天大道一縷捲霧噴沙浩白無涯或曰此走邯鄲道也。捲蘿分棘遂過山陰憩於香山松棚庵中松身僅五尺許而枝幹虬結蔽於垣內下有流泉清澈聲與松風相和松花墮地飄粉流香時晚煙夕霧熒薄湖山急尋舊路以歸。

記九

依西山之麓而刹者林相接也而最壯麗者爲鮑家寺寺兩掖石樓屹立青槐百株交蔽修衢微類村莊殿樞果松僅四株而枝葉婆娑覆陰無隙地飄粉吹香寫影石路堂宇整潔與碧雲等于弘教寺之下又得勝公寺石垣周遭若一大縣其中飛樓相望五十餘所清渠激于戶下雜花靈草芬馥簷楹別院宛轉目眩心迷幽邃清肅規颸娑而摹未央噓銜之之紀伽藍盛矣中州固應爾燕蔚號爲沙磧數百年間天都物力日盛王侯貂貴不惜象馬七珍遂使神工鬼斧隱軫山谷予游天下若金陵之攝山牛首錢塘之天竺淨慈誠爲穢土清泰至于瑰奇修整無纖毫酸寒之氣西山諸刹亦爲獨步玉環飛燕各不可輕雖都人有坦金填壑之譏然赫赫皇居令郊壘間皆爲黃沙茂草不亦蕭條甚歟王丞相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者也。

記十

居士曰予遊山自西山始也或曰居士年二十時即從長江歷吳會窮覽越嶠之勝北走

塞上登恆山石脂峯望單于而還而乃云遊山自西山始何也居士曰予向者雅好山澤遊矣而性愛豪奢世機未息治習未除是故目解玩山色然又未能忘粉黛也耳解聽碧流然又未能忘絲竹也必如安石之載攜聲妓盤餐百金康樂之伐木開山子瞻之鳴金會食乃慊于心而勢復不能則雖有山石洞壑之奇往往以寂寞難堪委之去矣此與不遊正等今予幸而厭棄世羶少年豪習掃除將盡矣伊蒲可以送日晏坐可以忘年以法喜爲資糧以禪悅爲妓侍然後澹然自適之趣與無情有致之山水兩相得而不厭故望煙巒之窈窕突兀聽水聲之幽閑涵澹欣欣然沁心入脾覺世間無物可以勝之舉都人士所爲聞而不及遊遊而不及享者皆漸得于吾杖屨之下于于焉徐徐焉朝探暮歸若將終身焉然後乃知予向者果未嘗遊山遊山自西山始矣

珂雪齋文集

一〇六

珂雪齋文集卷之三終

記

自柞林至西陵記

歲在壬寅將歸先伯修之櫬於壠期以仲冬六日且迫矣而黃太史平倩以玉泉書來曰不肖歸矣家大人日夜望我巴山之興甚濃惟是此回必欲了吾儒性命大事急鑿兩兄發藥非不欲就見此中自有故且山中清寂無囂尤可作竟日譚儻伯修襄事既迫尙能素車白馬一哭松楸間也中郎與予得書而嘆曰異哉交情通於夢寐直至此乎先時春初中郎夢伯修歸見大人云兒非黃平倩來必不去大人問平倩今安在曰在近處可令二弟往迎必偕來也覺而以語予予曰東朝新建平倩方侍講幄何得歸卽歸而迂道至此豈能卽與葬期值耶已而平倩果請告歸歸至玉泉以書聞果與葬期相值中郎果往玉泉迎之而平倩果至皆如夢平倩書未至之前一夕予夢至一寺中黃葉如雨俄聞呵殿聲甚厲有人曰黃公至予卽往迎之則平倩在前伯修隨之予見伯修貌皙甚逼視之一比丘也入門卽失比丘而與平倩相向

拜而哭。醒時猶哽咽不休。旦而玉泉書至矣。及平倩至。與予相襯而哭。伯修皆如夢中事也。平倩既以仲冬一之日至邑中。以四之日登壠爲飾。修志墓。以六之日視伯修掩土爲之安靈事畢。痛哭于墓而去。卽以是日發自柞林。留中郎治墓。而予送之。明日發自屬陵。宿于松滋。凡四日而抵西陵。至西陵之夜。霜月晶晶。平倩與予披衣夜行。始蕭然有別意。平倩曰。予少時濶于文人習氣。欲以風雅命世。後漸有遊仙之興。自官於京師。得聞性命之學。然終旁皇於長生無生之間。而未有定也。丁酉入都。得遇君家兄弟。力爲我據去。貪着濶命之根。始以清泰之樂引我。旣又得聞向上大事。從知解褐林中出。如擗棄如擗笱。今始坦然知歸政。如游燕者的知從周鄭道上以往。予今自思六年中。奔走長安。遂亦良苦。然亦緣此僉迷津而入正路。今歸山中去。忙就閒。亦差快矣。而含霧露之潤。入枯寂之鄉。是罔也。豈我以懷憊者如毛。望我以道情者如角。哀哉。予未知所歸矣。居士何以策我。予曰。學問之衰也。不惟索真悟者難。即索真疑者亦自難。以暫時岐路爲到家。消息高明者率踵此病。不肖不敢望天下有真悟者爲我師。尤望天下有真疑者爲我友。則不惟居士需不肖。不肖亦需居士也。居士卽不能來。我豈不能就居士耶。數年以後。幸以一瓢一榻俟我。我不食言也。平倩曰。如此則不肖之幸也。且大峨亦爲天下一名勝。安可不一至耶。是夜以別緒展轉不成寐。各賦二詩志別。曉起赴元定諸君子圓通閣。

之約。因得與平倩聚。又明日始與平倩別於江上。悽然淚下。凡孱陵至西陵道上諸山。不甚崔
嵬。水尚平行。無可觀覽者。故不書。惟與平倩聚首四夕。無夕不譚。無譚不闢性命。極可聽也。而
語又多不勝書。書兩家交誼之神。與吾兩人分攜之情者。令子載而下。知吾輩生死道德之交。
迥與俗情不同也。此乎記意也。

三遊洞記

泛舟於江西。上水之曼衍者。忽自山止。路幾窮。旁睨有兩山夾江。若練。如從大道折入永
巷中。山奇高。水奇深。是爲入蜀第一峽也。峽右之山。有阜特起。舍舟而陟之。覓所爲三遊洞者。
或曰。洞在陰。予快快曰。洞與水背耶。無能爲也。過山上剝封域數武而下。聞水聲幽悄。與江聲
相吞答。則下牢溪之水。繞洞進入於江山。在江與溪之間。若牆西去。不知其極也。東峙峽口。山
突止。而山背之面。下牢溪者。其半忽橫裂。如人張口。卽爲洞。洞在絕壁。不可至。而裂之處。若人
下唇微豐者。故人從洞後緣之。以達於洞。而未至洞數步。又若口角然。故須蛇行。乃得度。既至。
乃知其負江面溪。溪之上。又爲山溪。水與石子相搏。瑟瑟然。戛戛然。江聲澎湃。聽宜遠。溪聲涵
澹。聽宜近。江也。大溪也。僻智靜於僻也。宜面青誠當甚矣。李之淺也。洞外少狹。而中寬。其上石
乳下滴。積千百年。反騰而上。以挂於頂。若怪松不見頬。若風中淚蠟。若細腰長人。森然立。若垂

楊柳婆娑委地。參差以列若屏。遂有房與皇也。洞之中。又有小洞數十。若蜂房。皆可趺坐。出有斜路。可達於溪。兩岸石根甚瘦。有大石出水上。可坐。西行深入兩山間。或如塑壁。人馬蟲魚之跡。了了。或如鐘鼎鑪竈。其上或如石梁。水從梁下淙淙下注。其竅奧玲瓏之形。丹碧斑駁之色。奇甚。土人或未之見也。搜尋未央。而山上有聲。清刻慘切。聞之腸痛。或曰此猿嘯也。巫峽啼猿數行淚信矣。月已上。水石汨汨。猿聲逾多。慘然不可久住。乃覓故路以達于舟。洞名三遊。始於元及白偕其弟爲三元。白偶聚於此。亦苦別。然猶得偕遊。而吾輩兄弟朋友。蕭然星散。是非獨洞之不幸。乃予之不幸也。時同遊者爲元定劉君。雲連羅君。兄弟皆西陵名士。

賀簪谷記

賀簪谷週遭可三十畝。皆美竹。門以內。芟去竹一方。縱可十丈。橫半之前。以木香編籬。植錦川石數丈者一。芭蕉覆之。有木樨二株。皆合抱。開時。香聞十餘里。瞻葡萄白梅各二株。有亭。顏曰雜華林。旁有室。曰梅花廊。總以竹籬絡之。而籬外之前後左右。皆竹也。於籬之西。雜華林之後。有竹徑百武。又芟去竹一方。縱可三十丈。橫三之一。有亭三楹。顏曰淨綠。後有堂三楹。名曰籜龍。其後爲燕居小室。總以牆絡之。而牆外之前後左右。皆竹也。于牆之西。淨綠亭之後。又芟去竹一方。縱可十丈。衡半之。種黃柑四株。皆合抱。歲下柑實數石。甘美異他柑。有亭曰橘樂。

亦以籬絡之而籬之前後左右皆竹也。竹爲清士所愛，然未有植之幾數萬箇，如予竹之多者。予耳常聆其聲，目常攬其色，鼻常嗅其香，口常食其筍，身常親其冷，而領其瀟遠，則天下之受享此竹，亦未有如予若餘衣服纖毫不相離者。予既以腴田數百畝易之，王氏稍與中郎相視點綴數年間，遂成佳圃。而中郎總名之曰質管谷云。

荷葉山房銷夏記

予久不上丘墓。甲辰五月，從三穴挂帆，抵柞林，息于杜園竹中。明日過荷葉山房，少時兄弟聽雨處也。諸叔皆來聚飲，醉則步稻畦間，聽流泉汨汨，甚快。未幾，中郎攜衲子寒灰，雪照冷雲至，皆東南名僧。偶集於香光社者，中郎同諸衲聚於荷葉山房。予宿於喬木堂，早起共聚山房前，大槐樹下，飯後過梅花奧度，騎羊渴入萬松林，登臺望湖水晶晶，樹影甚濃，風蕭蕭，至諸叔攜茶來，共讌笑，卽于松陰下，午餐飽後，穿萬松中，至珊瑚林，僧能煮新茶以供，日已西，各歸浴，晡時坐莊前稻場上，可五畝，農人淨治如虎丘，千人石而瑩潔，過之共對薰風，坐諸衲頗有問難，中郎大爲激揚，至夜分薄有寒意，乃入，三月內率以爲常，有人召亦量往。予歸莊，多醉時從夢中聽笑言，不知作何語也。叔蘭澤有十畝池，白蓮盛開，荷葉皆數丈餘，予帥諸弟共架一浮梁於萬花中，可容十餘人，日取碧筒飲酒，佐以蓮房荷柄，皆出人頭上，如蓋，入夜香愈熾，殆

非人境。一日偶行萬松林中。見日斜。松陰盡覆水上。予曰。是可泛也。遂買一舟置其中。冷雲能爲榜人乘月來遊。甚至月落始歸。至若孟溪車臺。杜園冢子山。皆與諸酒人出沒之處。詩則間作。多次中郎韻。閑則諸炳仲紙子。縱筆作大字。此外非遊則嗒坐。三月內更未常面一俗客。作應酬事也。八月中郎偕諸炳走德山。而予攜一酒人走黃山。始別去。然此會實生平銷夏第一樂也。嗟乎。予兄瓊今之子瞻。予嫂子由。然其不欲相捨同也。當子瞻一入仕途。追思鄉土。念在瑞草橋邊。喫瓜子。爆豆。何可得也。今中郎迫于嚴命。且有四方之志。而予明年亦上公車。世途羈人如此。銷夏之樂。不知更可得否。中郎曰。有田不歸如江水。彼政坐無田耳。吾輩有此數畝。歸計亦易。他年決可不作兩處。予遂退而援筆記之。使見之。則憶此樂。毋如蘇家兄弟。陽羨許下事也。

遊荷葉山居記

予出山久矣。戊申暮春。自漁陽歸。半載始復上先人丘墓。從三橋登舟。維于孟溪。卽長安里也。登岸緩步過珊瑚林。往中郎夢與予至此地。破一山壁而入。見峰巒皆若珊瑚。後于此建小蘭若。以珊瑚名。志所夢。且欲老來兄弟聚首。辦清泰業也。少憩穿荷葉山。山中喬木參天。松濤瑟瑟。息于先居寂寂。無人至。予閒步廊廡間。拂塵埃。看柱壁上字。堂左白板扉。有數行字。大

略記陽雀布穀鳴之早晚及旱澆雨雪疏數之期皆農家語此予王父左溪公筆也語雖朴而有法筆亦遒勁書於嘉靖二十六年至於今幾七十年矣王父世農家然爲人慷慨輕財嘉靖二十四五年間大祲人相食王父散財二千餘金後來稍稍豐降皆其隱德貽也於廳上右柱間有字數行云伯修冲修于此錄子史碎金記此時正午風和氣爽自掣酒一壺自斟一醉是年孺修屢省試止伯季在家修業此月每辰作書義一首各臻妙境矣此先太史兄伯修筆也記是年爲萬曆乙酉鄉試孺修卽中郎冲修卽子蓋少年未定字也是時伯修年二十六中郎十八子十六中郎赴省試予以病留家塾記伯修書柱時光景依然在目明年伯修遂首南宮予等相繼出山今其期不踰二十五年而伯修長逝已七八年矣可嘆也後堂板屏上又有字數行云漢高云登萬歲後魂魄猶思沛中也余自戊子冬離此旅泊十五年夢中每在此地癸卯冬與散木買舟將入德山偶經過小憩輒爾流連遂命諸僮剪松誅茆構小室松風澗之後闢地拓圃明年移家居之將遂老焉與諸叔痛飲荷葉山下濫醉三萬六千回吾願畢矣不復知人間有三公也後又書云構小室之日王路庵僧來辭將歸吳附一紙乞王百谷書額門榜荷葉山房次松風澗堂榜淨綠堂斜月廊在堂之後梅花之右取李羣玉詩也花之西葺小室曰梅花與百谷老矣未知健飯否諸頽未知何時見還且未知此字到時余至皆落否也書此

以俟復有書云丁未入村中諸扁久至而予至未成且不知何日果此願也此皆中郎筆也前所書俱癸卯年後書則丁未中郎頗有山栖之志入都聊復了宦蹟耳而銓曹之命下恐山居之志未易輒遂也已步至中郎荷葉山房中前有水一曲清泓可愛松櫟俱茂盛古槐參天梅花初吐萼此地乃伯修少時修業處二十舉於鄉抱病復養疴于此裁花種竹習養生家言甚覺閒靜後來仕宦皆外號爲得意而奔忙倥偬求山居之適不可得矣嗟乎予本農家祖父皆世享田間之樂後來相繼出山伯修爲從官遂不復再見此地今已久去世中郎與予方逐逐世路未知稅駕不知將來得秉耜山間了夢中一段公案否也因復書數語于柱以志不忘云時萬曆戊申除夕先一日也

澧遊記一

去予里孟溪一舍爲涔水楚詞所云涔陽極浦者也兩岸多垂楊漁家櫛比茂樹清流異可銷夏出班竹大士浦卽涔水入澧之處按澧水出充縣西歷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溇水會稱溇澧至石門與渫水會稱渫澧至澧州與涔水會稱涔澧過此至安鄉與澧水會稱澧澧王仲宣所云悠悠澧澧者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而虞喜以爲江沅別

問中郎。中郎亦未及答。至今思之。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濬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灔。由灔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江今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始了了可辨。江始分而爲二。酈道元注水經於江陵枝迴洲之下。有灔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灔。故道猶然可考。無足疑者。從涔灔交會之處。西上十餘里。有南北江之名。卽江水由灔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而南北之跡。稍稍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灔。故道猶然可考。無足疑者。從涔灔交會之處。西上十餘里。有千家之聚。名曰津市。對岸爲彰觀山。道書四十四福地。宋明道中黃范二仙飛昇處也。其水直下千尺。洞見石底。石上綠苔如鬚髮。如長帶尾。隨風蕩漾。潛鱗動介。翕翕可拾。昔酈道元謂茹水注灔。漏石分沙。茹水出今慈利龍茹山。注于灔。去此甚遠。所謂漏石分沙者。漠然無以異也。則凡灔皆然。不獨茹溪矣。層峯相接處。唇忽出人家。注其上。松柏蔥鬱。艤舟閒步。樹中枕山阿。有寺倚崖臨流。喬松曲抱。涉頗見領。拔諸山。松雲嬌婉。惟此如小兒頭上髻。樹不能障。可望遠。水如聚雪。此處山空水碧。去予里至近。行年四十。乃一至。豈非以入華陽國中。被以邸第之名。故令福地埋沒。遺之蠟屐外耶。可歎也。

灔遊記二

從山下易小舟上灘山前有洲如月水依山傍洲成九曲洲上楊柳森秀山間尤多偃蓋之松從此水益清了了見礫石灘上流聲瑟瑟已至澧遊城北龍潭寺卽龍潭信道場前有焚經臺卽周金剛焚青龍疏抄臺也寺面大溪水道甚遠有辛夷樹四五株皆合抱昔德山參訪龍潭一滅燭而大事了畢後來一棒蓋天蓋地皆從此中流出觀古人授受之際妙處如石女兒如石羊駒豈得草草勿勿有靈骨者不妙見鞭影而行其或未然請竭一生之力忘食忘寢微細研求或可通其一線久參者末可直呼爲格外消息恬然不復問也入城依睥睨行至遇仙樓少憩宋乾道中喬守遜遇呂仙于此故爲樓以識其事樓跨城臨水望遠近諸山如列髻可數其下爲仙明州亦曰仙眠相傳回道人醉岳陽飛渡洞庭于此地藉草酣眠故洲得其名矣仙無所不至而獨戀戀此邦意者人間穢濁上眞厭惡此邦濱於洞庭從萬頃雪濤中峙此煙雲世界宜爲仙人之所棲託圖經號爲神仙窟宅有以也昔茂陵劉郎老不解事作妖妄一語遂爲千古腐儒口實如回道人舊蹟昔賢遇之誌載之故老能言之豈盡屬古強蔡誕語哉近嘉隆間去此百餘里觀國山有女真苟瑞仙者修道山之赤霞洞初田間婦耳遇一媼啖以異草遂絕火食其後冰心朗徹洞明敷典發音奇妙神于著蔡不可枚舉嘉靖末遣使者下尺一敕請之不至徵示以攀髯之兆次年龍馭上賓卒如其言後年近百歲尸解而去今相去不

過三十餘年耳。澧中父老猶有親領其醫咳嗽者。予舅龔夾山及老醫陳生與予言其晤對事甚悉。甫一見，卽與夾山譚學。陳生譚素問，若故相識。予謂此女黃冠，即不敢望南岳夫人。萼綠華等亦何減易遷官中諸淑媛也。由此觀之，神仙之事有耶無耶？以爲有而舉裳濡足，輕信方士幻化之譚者，固無足取。以爲無而排斥之者，其見亦魏文火布膝修蝦鬚類也。仙眠洲上有亭，卽李羣玉詩人水竹居詩人。詩思清逸，而治真所謂居注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者也。坐洲上看水紋如練聲等哀玉爲之徘徊不能去。予謂遊人曰：今日面對者皆文山綺水神交者，皆禪宗仙伯詩人，亦一奇也。有客曰：仙禪目所未見，近於荒唐，不若詩人真實。予曰：皆真實也。昔李羣玉以詩鳴于今千餘年矣，而更無有人追步之者。若直以目所未見求之，卽詩人亦荒唐矣。相與大笑，浮白數十而歸。

澧遊記三

涉蘭江觀於繡水，遂泛舟往遊彭山。江底有蘭，居民曾有見之者。楚詞所云江有蘭也。過金鳴灘，灘水上沸，奔雷轉石，聲聞四五里。近山前爲沅洲，楚詞所云沅江正也。捨舟登山，息于祠中。戶外遠近峰巒，雲崩霧裂。予謂遊侶曰：此隱隱者，皆何山也？游侶曰：澧爲煙雲之聚，而其最勝者，南有藥山，卽惟儼禪師見月長嘯處也。上有清泉怪石，靈花異草。西南有浮山，卽浮丘

予採藥煉丹處也。清玉之壇。白鹿之水。淙淙四注。泠泠清人肌膚。西北有太清山。卽李凝陽仙人得道處也。遠澗飛巖。靈泉祕洞。尤于諸山爲甲。至於夾山。燕子山等。皆肩隨踵接。羽翼烟嵐。居士久住于此。一一以蠟履收之可也。予曰。有是哉。予將擇其勝而老焉。會遊侶多乞書者。予略揮灑數紙。獨遊山後。見澄江如委練。侍兒取石下。擲山背。滑不受石。石不得住。數跳而入江。激濤若雪。以爲樂。下山飲于老梅樹下。月上始登舟歸山。以唐高祖子李元則爲刺史。有善政。民祠于此。故名元則。先以奢汰得過。後改玉。遂爲循吏。蓋文采不及東阿。而政事過之。可祠也。

過藥山大龍山記

將爲鼎州之遊。渡河十里許。漸入萬山中。青松拂面過。清化驛見山色。波頭起伏。遠黛可餐。如撥筍解籜。經藥山。山尤竦秀。以其上多芍藥。故名。卽李太守翹問法儼師處也。翹通名理。工文詞。獨詩不多見。僅見此雲天瓶水一絕。然矢口卽成佳句。亦足見爾時詩道之盛。餘如藥山者。甚多。都無暇訊其名。數日來。山路升若梯雲。俯若橘井。每自下面上。至兩山相接。中開一罅之處。則前山忽躍而出。一日中數隱數現。如相與爲迷藏之戲。至大龍驛。信步閒遊。過橋。流水淙淙。遠望山松如城。訊樵人。則曰此榮邸園也。喬松夾道十餘里。流水繞其前。長橋跨之。溪澗迴環。中峯壁立。兩山環抱。袖擎帷合。層不可數。彌入彌深。爲松梵鳥聲所誘。澹然忘歸。頃十

餘里依山傍林時有田疇漸近繡壁千丈有若屏几深林陰肅悲風忽起林葉皆鳴遂尋舊路歸按此故祖庭也當法道勝時與藥山皆爲選佛之場各寶雲郵以待瞻風之客而今遂爲王壑青豆赤華之舍幾無完膚其已夷爲瓦礫鞠爲茂草者猶有可原甚乃有寶地無恙珠林不改而拽紺容拆璇題夷翠波以藏枯骨者吳越之間相習成風始無論法道平沉相教磨滅而點涴煙雲攘據峯巒將使巖棲谷飲之士何所歸乎哉可爲永嘆

遊德山記

沅水竹箭而下經枉渚其上爲德山楚詞云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酈道元云沅水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卽此山也捨舟登山有老樹五六株盤結石巖中根磊磊爲怪石門徑依山傍澗澗水流入沅雨後作雪瀑澗外松柏蒼鬱乃桀邸金鑾處也可百武爲塔院門內有斷碑一依稀見無事于心數字禮塔守僧喃喃塔長再來之識量之今果二寸餘出院山徑坦迤竹樹駢羅里許至寺寺內古柏二如青石一峯上飾瓔珞千年物也殿甚壯麗與諸宮羅舍宅相伯仲四維皆山如虎落圍之後有平園老人詩碑其左掖嶺上皆修篁無隙地予閒步竹中思年來江南之竹無處不綺惟此地擅纊如故居此者無論巖壑之勝卽終

日晤對此君目視淨綠之色耳聽哀玉之響而飽食其筍亦足以老矣日已暮遂至殿左青蓮社夜飲予謂遊侶曰世外之法有窮而必變者捧喝是也何者人心貢高日甚道念日微行之不益其狂則滋之謗乘此時而通以清泰之樂最爲穩實今有練達開士行之矣夜中雨滴竹葉時復鏗然曉枕上聞黃鸝聲入耳圓滑起視初日出松中一山皆霧露出殿右掖遍嶺仍多修竹間以古樹下嶺得少平地有老桂三株可菴復登嶺覓孤峯路稍倦則倚竹息時有流泉出竹中與風篁相和屢跡始至善卷臺善卷卽舜時粃糠九五遠遁巖谷者也臺可望遠其近者爲善卷村卽其耕耘之處雲林霧畦纏畛相望下有小河名釣灣以卷常把釣于此得名酈氏所云披溪蔭渚長川逕引者是此水矣此水一縷直通茶山每歲茶戶載茶從此出兩岸多峯巒旁溪若織甚可泛從臺北登孤峯頂大江積雪圍繞郡城若浮芥梁山旣覆其後隱隱接武山餘則煙雲枕籍不可復識孤峯下引若龍象之飲于江其鼻端方鬱浮圖未成大都山以樹而妍以石而蒼以水而活予之施施山間也遇老樹槎枒則少立遇石骨峻嶒則少坐遇嶂拔樹斷遠見江色如鬟鬟之對明鏡湛然發其妖蒨則爲之終日徘徊而不忍去此山惟孤峯可瞰江得一佳練若于此以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快矣復尋舊路歸蓮社遊侶問予曰善卷之讓天下也于佛法何居予曰昔調御之丈夫莫不塵三輪而芥七寶後來學之者亦往往高

謝世榮栖神巖壑良以骨超名利五欲之外籠不住而呼不回者始可以擔荷此事若垂涎蘿
羣柔同繞指憇春螢嚇腐鼠而可以修出世之業我未之聞也如善卷輩真可與共學矣是夜
遂別山靈歸舟

遊桃源記

己酉春孟客鼎州山雨日來至是霽予曰此天所以賚遊人也遂從上石櫃買舟遊桃源
滿槐花堤風颯颯上帆兩岸時有老梅繁英晃耀初欲遊桃源好事者謂桃花未開景物不妍
予曰今梅花正開以一梅抵十桃不亦可乎時新柳嫣然作嫩綠色長條漸垂已忽聞沸水聲
如雷則魚梁也魚梁若方橋之半又如棧道故亦名梁棧而上危下欹逐處皆以細杉爲柱密
若魚網惟前若蝦鬚縛柳爲之近狹遠闊導魚入梁也一里許凡三魚梁每一梁則有怒濤疾
聲然其所以得魚狀甚慘予惡聞之也漸望見河洑山至山下暮矣但聞流泉聲泊泊入夢曉
登山卽武山也自德山迥江而西兩岸皆平疇沃野山盡伏至是始稍稍起武山不甚高而峯
巒曲抱不識山頭所在屢陟始見山閣軒窗又折而南乃見山門前對大江孟浩然所云水迴
青嶂合者卽此地也下山至山脚石根上少息石色如頽霞右一石如人吐舌左一石如郎當
舞袖兩石中間有泉淙淙下注石子小洲墳起卽武水之源也石如舌者旁爲千萬年水所噉

橫湧而成洞可蛇行入其下多餘竅如袖者緣袖而下石多爲水所穿水痕中可坐掬江流大魚時擲中郎記此處但云霞石映綠潭甚麗是時水漲不見石根故也然此石佳處正在根非水落石出不見十餘里過鄒溪漸近桃源縣山欲起而復伏如馬受啞而未卽駛如帆將挂而未卽張如鸞翔鳳翥欲往而尙有待也夜宿邑之近郭微雨濶瀝甚爲山程憂曉霽急往學宮石墀上看山前此自武山來山之欲起而復伏者至是兩岸之山始大起其穎秀玲瓏竦峭瘦削若有鎚刃不可迫視者卽綠蘿山也舟過山下見一壁中湧其半落水苔蘚蝕剝骨甚遒勁鄧氏所云頽巖臨水浮響若鐘者信不虛也此後山勢欹側冶媚又十餘里江漸狹山坡間時有人家竹樹駢羅至白馬江雪濤掀舞震蕩峯巒湔浣草木所謂白馬浪光天也由渡口入花源行亂山中幾迷路久之見一門有斜徑可陟乃花源後戶其上卽瞿童淪鼎池也梅花五六株如積雪照耀空谷時渴極飲清冷酒數盞并以醉花池上室宇甚敝道士皆閉門不出殘碑不可讀遂由宮右小徑以達于宮萬山圍繞了無出路日已斜急從馳道上行至一處天桃夾道可半里許兩山中裂若水巷內有亭可憩前有池流泉鏗然如玉雪鳴時山行七八里倦極五內皆熱忽聞泉瀉澄潭心脾頓開煩火遂降乃知泉石之能療病也共取泉水吸一孟循水脈行漸涉漸高凡八九級其級去下遠者則水若瀑布忽落地有聲甚怒石爲水所駁蝕陵峻

深碧若靈壁英石又上數百步左壁有小碑一爲苔蝕蓋古洞也洞門爲亂草封閉莫能入守僧云曾以長竿探之莫知其際然此洞實見成不必穿鑿者但除去莎草自可漸通人跡此中無好事者空令康樂笑人或云山腹皆空度此穴卽仙都矣恐有仙靈呵護之終古不得開也陟級又百步兩山愈狹上有石池流泉汹湧下注欲崩崖亭十笏許據石小飲欲再窮泉脈而磴甚危不可復升遂尋舊路下至前夾道天桃處山僧曰過半月則數里紅酣爍人目睛矣予恨不能待也出山口時有紅梅至水溪已暮入舟中與遊侶夜飲投瓊正得一二五四真所謂二士入桃源也相與大笑曉辭花源出水溪口山皆伏是爲鈔蘿村左右遠山疊疊皆在數十里外與遊侶奕一枰未終而舟人呼曰看山訊之則仙蛻石也蓋至仙蛻石而兩岸之山又起矣石數千百丈側立水中皆霞紋雜以綠蘚若劈若裂鍾鼎几案龍鳳象馬之形種種具備磊磊人潭亭亭直上頗或外窺根復內却仰而睇之旣已爪削不受一塵捷猿莫攀飛鳥靡託理絕穿鑿而方洞纍纍內有黃腸俗云仙蛻仙與非仙不可知要之必鬼工也里許至漁仙寺閣覆洞外可眺遠山旁又有洞二云伏波避暑室過洞三峯錯峙石理斑爛旋螺而上間有隙地可室別漁仙山漸伏登舟天風大作珠雨隨之飛帆破浪頃刻十餘里俄雲霧中見有一峯亭亭若鬢髻者訊之則穿石也蓋至穿石而兩岸之山又起矣一壁峙水上作精鏘色中穿如大

圓鏡望前山疊疊若有視瞻性情甚可愛玩登舟回視之宛似香象截流而渡亂石出水中大類突星灘日已暮雨漸注遂維舟亂石中至暝雨不止予起披衣坐淋漓滴蓬窓有聲一舟人皆熟寐甚清寂辰後稍霽乃留舟穿石覓一小舠攜健夫數人以往去穿石十餘里漸近鏡內所見諸山夾道林立浣濯之餘妖倩百出入雲巖壁皆千峯萬峯攢簇而成咫尺皆有波瀾曲折漂迴翻成動物蓋山遠易於取態至近而態不失者絕少惟此一帶山愈近愈活至清湘溪水頻爲山所約欲窮去路山至此如障如城如千葉青蓮如畫中所稱阨子之頭道子之脚無不具備實爲佳山水之聚恨夙生福薄不得于此溪畔作漁郎也近仙掌巖山又稍稍伏凍雨大作微霰四集濃寒中人呼酒敵之甫十餘行俄見有若博山爐孤峙水上者訊之則水心巖也蓋至水心巖而兩岸之山又起矣巖四周直上如削不挂纖塵骨理沉蒼砂翠爛然遶壁澄潭若有蛟潛龍蟄可怖日已暮舟小不堪住近巖有溪曰魚網亦曰怡望溪畔有人家可惜移舟以往黑夜隱隱見兩岸石突兀如虎豹尤可畏至則葦門草舍土窟燔枯而坐共取酒劇譚醉肱臥案上覺則天已黎明聞青衣大叫曰雪深三寸矣急起視之遠近諸山皆在雪中登舟繞巖數匝巖色照人石級爲雪封不得上然大約匝而觀之已窮其勝不必登陟牕中郎與予言花源道上之勝戲謂此生得住魚網溪上每日棹小舟繞巖十匝吾顧望其盡也

網溪穿山中如九曲珠較之清湘溪更僻真可居也自水心巖以上山復伏望遠山一帶高寒
峭蒨兩岸之山復大起然灘水愈難上薪米漸不支遂唱返棹時日色漸霽照耀諸山如爛銀
海中飛波騰浪又如羊脂玉以巧手雕刻硯山筆床反至穿石復登故舟舟疾如飛夜宿桃源
縣大約水上看山惟三峽與花源耳三峽雄奇花源秀邃三峽馬史也花源班漢也三峽美
詩也花源摩詰詩也第瞿塘灔澦之勝常以險奪而此地一舟汎汎無風濤之怖若以一小樓
船載書畫揣酒核邀二三勝友終日盤桓其中友山客而侶漁仙快可知矣歸即於灔浦治看
山舟歲歲來作花源遊客山靈實聞予言是行也以春孟廿二日丙午發舟至廿六日辛亥返
棹遊侶爲龍君超王吉人郝公琰也

東遊記一

予以萬曆戊申春自都門歸居家一年餘矣篔谷中修竹日茂淨綠數十畝泠泠照人
中又增臺榭數處真可閉門讀書漫遊卒歲而其勢有不能久居者家累逼迫外緣倥偬俗客
溷擾了無閒時以此欲離家遠遊一者吳越山水可以濂浣俗腸二者良朋勝友上之以學問
相印證次之以晤言消永日人生有幾當趁色力健時了之一旦老病漸侵卽效宗少文臥遊
故事亦已寂寥矣遊志既決復細籌遊程所宜蓋向者鬻舟而行往往人境會心可以久淹者

多爲長年輩促之解維不得自由不若自製一舟載琴書樽杓邀良朋數人泛泛水上緩急險
夷惟已所便亦大快事也昔張思光無宅可居櫂牽小舟往來太貧吾不能爲陶峴置三舟一
載賓客一載糗糧一載絞樂與孟雲卿輩優游湖泖江漢之間當時號水仙太奢吾亦不能爲
惟張志和汎家浮宅嬉遊霅若自稱煙波釣徒趙子固常以一舟泊沙渚間看夕陽晚霞爲樂
吾慕而欲效之乃自往沙頭鳩工治舟度兩月可遂吾事而會有以小樓船鬻者急秤直易之
木理甚堅且有軒窓可恣覽眺乃命工稍加葺理不數日舟中所宜有者皆備泛而樂之而自
名之曰泛堯用楚詞泛泛若水中之堯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語也泛泛隨波屈生非不知其
樂但宗國受難忍之辱旁觀抑鬱自不容苟延予幸生太平之世少未立朝不與人家國事偷
以全軀正其事也或曰太平之世全軀何用於偷予曰全軀誠不待偷而軀之間則待偷也試
觀人世逐日奔波大者鵬營甚曠小者蟻旋不息鉤鎖連環老而益甚直至瞑而戢之一木則
已矣然則生斯世也何人肯容人閒何人肯自閒又何時可閒自非一種慧人巧取密伺如偷
捨閒就忙苟心本愛閒而境常值忙心境相違必交戰而不自得神情窘迫而飲冰發狂之病
隨之則謂偷閒卽所以全軀也亦可遊舟旣成乃移之公安江澗運舟中裝遂以三月之十八

日己亥從公安發舟。

記二

彩石洲去公安十里。州上石出異彩。往往隱現不常。近日始蘇亘里許。燦爛水涯。大約如坡公所稱怪石。或如瑪瑙。或如玉。或如瑟瑟。或光亮如琉璃。或紅黃透明如霞彩。或青綠隱見如山水雲氣。或如指螺紋。或如玳瑁。如刷絲。宋杜綰云。松滋溪水出五色石子。正與真州瑪瑙石不異。公安去松滋不遠。今此洲上石似較勝之。往與伯修中郎遊洲上。伯修拾得數枚。一類雀卵。中分玄黃二色。一類圭正青色。紅紋數道。如秋天晚霞。又一枚。黑地有金彩。有山水人物。伯修初甚寶惜。後意闇以賣予。南北旅遊。齋頭清供散佚。今遂不知所在。時水漲微見其脊。憑舟軒騁望。一瞬已失之矣。

記三

鶴穴即九穴之一也。昔江漢于此處交會。久已塞。近議開之。誠便。第往時洩江流以平其怒者。口有十三穴。有九今盡夷。而以一穴受之。夏秋江水暴漲。所損必多。况數百年來所損以予江者。盡成膏腴。今一開。必且付之洪濤。怨恣叢起。終成道旁之築。無能爲也。宋書桓玄在荊州。與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一老翁驅青牛。形色瓌異。桓即以所乘牛易取。至靈溪。駿映非

常因息飲牛牛徑入江水不出然則今荊州之郝穴乃鶴穴也作郝穴誤。

記四

墨山其色如墨又如一靈壁石橫峙江上可數百里江水隨之曲折故行兩日餘山間出舟左右蒼壁中時有雲每日射之煜煜鑠人目晴追憶萬曆癸巳伯修中郎與予同至西陵訪友過此予行間著東遊記極言此山之奇蓋予時年少未見諸名勝也後甲午丁酉兩度應省試皆由漢不由江重見此山已隔十七年矣光陰如駛追思聚首之樂何可得也楚詞馳余車於玄石似卽此山然志載玄石又在墨山之北則玄石與墨山非一山也華容東山亘百餘里接石門山石門又與墨山相接昔張岳陽謂二山相連中有禪堂道觀天下絕景其詩所謂雲與峯萬變者卽此地也何時裏糧深入一一窮其奧乎墨山窮處有一峯多磊磊之石畫家所云礬石是也其極高處有一石如彈丸寘于山顛若累棋可怖按水經江水經石首竹畦之後卽至下雋而縈繞墨山左右皆不書豈亦有遺漏耶下雋卽岳陽也

記五

巴陵西江口沅湘等九水於此會江春夏間江流甚雄九水却避故匯而成壑是謂洞庭湖湖畔見君山如長眉一株隱見雪浪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出入多飄風暴雨

雨每每遊者多以風惡返棹故人呼爲有緣山所云二女者乃天帝之二女非堯二女也諸說久矣秦皇赭山世多傳之而酈氏云漢武于此射蛟不知何據至如王子年金堂玉女之說亦甚荒唐獨謂屈原以忠見斥乃赴清冷之淵神遊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謂之水仙立祠此山漢末猶存則予深感其言夫當時銷金鑠骨之夫化爲輕塵爲冷風甚且爲攝山之怪蟒而屈子侘傺一時沒而賓於帝所嬉游湘浦作羽化仙則忠臣之利亦大矣今山上以祠柳秀才殊無謂予謂當追兩漢事祠屈子而題曰水仙歲取髻中之田爲之蒸嘗用宋玉景差等配享以獎忠魂而奉千古詞人之祖亦楚中一大典也當事者何不以聞之且屈子傲骨治才遠性逸情具見騷中當必饒煙雲山水之趣者非此千頃雪濤及九疑諸山秀色不堪爲之供養不然神不歆也王子年之言足爲忠魂吐氣政不當幻視之矣此山有石穴潛通吳包山郭景純所云巴陵地道者也客聞此詫以爲奇予曰如人身中關竅皆可相通何遠之有自巖虱視之則以爲遠耳客有省

記六

巴陵峙江湖之間於雪濤中舌偃而出亦楚中秀媚國也其磯以城陵山得名下此爲彭城磯玉潤水入江處又東爲白螺山卽水經所謂江水又東逕白螺山南者也白螺一魁父丘

耳載於經而墨山蜿蜒天際江水濛之經與注皆略而不書何也豈古之水道微有不同耶水經注又東得鴨欄口昔吳建昌侯孫盧作門鴨欄於此陸遜諫止之今仍存磯名風帆甚駛一瞬已過烏林赤壁隱隱見亂石鱗次魏武之敗正是此地所謂走華容道者卽今監利也以是時監利石首公安皆名華容矣赤壁下爲陸磯口磯以陸水得名又東爲魚嶽山有水從中出江乃景水也山原在大江中楊子洲南今去水已遠在平地矣獨江上之山自君山以後城陵鹿角奔騰天際及過臨湘千峯疊疊意卽所云魚梁象骨大雲響山諸名勝乎帆腹飽甚皆不及覽矚而去惜哉至嘉漁望城上有山山上喬松十餘株亭亭如偃蓋癸巳夏伯修中郎與予同過此便訪李給諫太清給練往以上封事廷杖數十幾死罷官家居相與同登此山飲於大松下屈指十三四年而伯修與太清俱逝矣使俱在者太清不滿六十而伯修不滿五十耳人命脆弱如此可歎

記七

黃鶴樓舊者已燬今新創者其壯麗稍不如舊然樓外風濤萬狀捲雪激石猶故也考水牒大略近鸚鵡洲尾爲船官浦一名黃軍浦吳將黃蓋屯軍處往來商舟之會今金沙洲正是黃軍浦東卽黃鶴山其下爲黃鶴岸岸下舊名鶴灣正今黃鶴磯也或曰山磯皆爲黃鶴而樓

何獨以黃鵠名予曰鵠與鶴一也鵠卽鶴音之轉漢昭時黃鵠下建草宮太液池而歌乃名黃鵠今京口有黃鵠山而宋史戴若思傳內則云京口之黃鵠山可知鶴鵠二字古人通用獨鄖道元注江水謂鄂之船官浦東卽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則甚謬按戴顥世居會稽剡縣後以病就醫吳下時宋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顥姻好迎來止黃鵠山了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顥憩于此今京口鶴林寺古竹院卽其遺蹟與江夏之黃鵠山了不相涉道元因黃鵠二字偶同遂妄引其事甚矣著作之難也此處舊有南樓宋朝最盛所謂鄂州南樓天下無也下瞰南湖芰荷彌望中爲橋曰廣平翼以水閣觀山谷十里芰荷之句則秀媚可知爾時黃鵠樓僅存遺址近日黃鵠樓稱盛而覓南樓之蹟不可得矣惟城中有湖猶種蓮花四圍穢濁寧堪遊覽一盛一衰各自有時也下樓出城過黃鵠磯入水月亭四面用垣牆封之豈惡見波光浩淼耶

記八

黃州卽古邾也楚宣王滅邾居此後爲黃歇封邑子瞻曰黃州去州十五里有女王城圖經以爲春申舊城非也春申封于吳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廟遺蹟可據乃昔人又云楚都申郢故黃歇封于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黃爲春申故城皆始封也謂之

春者蘄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封焉。如田之食嘗薛耳。後楚并吳。秦使申郢。楚遷壽春。歇始請吳之故封以居。然行相事。未嘗去國立廟者。後人追作之也。其語更核矣。夫楚子之在丹陽。山川重襲。如龍在淵。如虎在穴。遷於郢中。漸已無險可據。彼徒垂涎於門外之吳越。而虎狼之秦。已操戈而入其後扉。蓋至于君由郢遷壽春。相由黃遷吳門。無用之土地逾廣。上流之險阻逾失。所謂楚境橫天下者。適以速之亡耳。哀哉。丹陽今枝江。一云枕歸。

記九

赤壁原在嘉魚。此名赤鼻。所云斗入江中石室如舟者也。內有子瞻祠。臨水有石亭。蜀雪未漲。去江稍遠。舊傳有徐公洞。圖經云。是徐邈定非魏徐邈也。山崦深處。稍有洞痕。祠內藏諸石刻。臨摹展轉失真。向見乳母碑。是近年出土者。的是公手筆。惜不在祠下。有龜石。卽白龜渚。以爲毛寶事。非也。寶守邾。爲石虎將張格度所陷。死城中。以放龜獲祐者。寶部下無名士也。讀子瞻賦。覺此地深林邃石。幽蒨不可測度。韓子蒼陸放翁去公未遠。至此已云是一茆阜。了無可觀。危巢栖鵠。皆爲夢語。故知一經文人舌頰。老禿鷁。皆作繡鶯鶯矣。大約宋時城稍下。與武昌對岸。赤壁不依城。間有竹樹。猶存野意。今城跨赤壁。其半在城內。爲閨闥。較往時更爲喧囂。

命人取龍泉水烹茶甚佳。

記十

東坡舊在州東門外稍平曠處忽起一壘內有雪堂有居士及四望三亭南有小橋取莫忘小橋流水句也東有暗井取走報暗井出句也丘壑趣深故極意點綴以成栖隱之樂如所云流水暗泉特依稀有之耳坡西舊有竹林號南坡宋時屬古氏物夫東坡尚不可尋况南坡乎追思子瞻遷謫于此年近五旬已思爲終老之計故孜孜求田曾欲鬻定襄田矣欲鬻荆南頭湖田矣而皆不遂也不特此處也一生如鵠繞樹三匝無依曾欲鬻匡山田矣欲鬻金陵田矣欲鬻伊川田矣欲鬻泗上田矣欲鬻白沙田矣欲鬻浮玉田矣而皆不遂也嘗自云吾無所求於世矣惟須二頃田以充餧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雖一飽不可輕得也耶甚矣其困蹣也惟陽羨田自嘉祐二年唱第錫宴與蔣魏公接席遂約卜居後倅錢塘委親戚單生成之海上歸來遂以爲終老之所後亦竟未享也受世網羅東移西徙欲優遊無事遂北窺東臯之樂也豈可得哉予謂世間自有一種名流欲隱不能隱者非獨謂有挾欲伸不肯高舉也大都其骨剛而其情多膩骨剛則恆欲逃世而情膩則又不能無求于世膩情爲剛骨所持故恆與世相左其宦必不達而剛骨又爲膩情所牽故復與世相逐其隱必不成於是

口常言隱而身常處宦。欲去不能。欲出不遂。以至徘徊不決。而嬰金木。蹈網羅者有之矣。夫惟骨剛而情不膩者。乃能耐寂寞。而可以隱。耳能耐寂寞。而不須絲竹。目能耐寂寞。而不須粉黛。口能耐寂寞。而不須肥甘。身能耐寂寞。而不須安逸。門戶能耐寂寞。而不須光榮。名姓能耐寂寞。而不須稱揚。可以躬耕。可以力鋤。可以牧犧。可以傭春。可以爲監門卒。可以爲淘河夫。可以一布障前後。可以寒夜無被。可以沿門作乞兒。可以任兒子之蓬頭歷齒。而了無愧怍。可以死無植骨之所。而任烏鳶蠻食。猛拚此苦。而後能伸其志節。作世外人。龍戢其鱗。鳳潛其羽。九天九淵。安往不適。豈與檮中之馬。臂上之鷹。較苦樂哉。昔淵明骨剛而其情不膩。故能保其隱。樂天骨剛情膩。而持之于口。故能免禍。子瞻骨甚剛。情少膩。而舌端筆端。其鋒正不可當。宜其有嶺海之行也。雖然。其爲剛骨等也。骨若不剛。則不得爲名士矣。吾輩當保其剛骨。制其膩情。而更力持于舌端筆端。庶汎汎長作水上之鳬。而閒可偷軀。可全也。睹東坡舊蹟。不覺喃喃。若此東坡有知。聞之或比于說鬼之妄言歟。

記十一

欲過武昌訪寒溪九曲之勝。以雨不果。惟向江上望西山。煙嵐隱。黃州得武昌而妍。子瞻之謫賴有此也。此地原名東鄂。孫權以魏黃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治袁山東。即樊

山也。至黃龍元年，權遷建業，始命將屯守。晉惠帝永寧中，于此置江州太尉庾亮所鎮也。則庾樓正在此地，不在潯陽。若荊州之庾樓，乃屬庾僧子美所云庾僧羅舍，俱有宅者，非庾亮也。過道士洑，見怪石一壁，蒼藤綠莎，糾結倩媚，韶秀近洑，爲西塞山。山突出江，懸巖如削，激湍傳籟。卽桃花流水鱖魚肥處也。其右爲回山，有洞三上，洞出雲中，洞出水下，洞出風元，結所云異泉者，在焉。自此一路兩山夾岸，峯巒瘦削，依稀與桃花源上諸山相似。但層疊處不及耳。蘇子瞻曰：蘄州溪山，乃爾秀邃耳，非虛語也。楚中看山，自三峽後，便及此處矣。風順不暇泊蘄州，過富池，富水發青溢出，注於江上，多市笛竹簾者，竹本笛材，以作簾，亦名蘿葉。

記十二

過龍平，望見廬山半入雲裏，頗有往遊之興。因取中郎記讀之，不覺神飛。至江干，急覓筍輿往遊，而遊侶皆云夏火按節，山行暑甚，不若急走吳越，覓一淨藍消夏。此地往來必經，無難再至，徐之可也。予善其言，遂暫住江上，遠餐其色，綠擁藍堆，馬逝帆張，亦自快人。或問山何以廬名，予曰：此亦千古未析之疑也。據豫章舊志，則廬裕本姓匡，其父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裕於鄱陽，曰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修真。此山故山以廬名，從其姓也。據遠法師志，又謂殷周之際，有匡裕先生者，栖止此山，時人呼爲神仙之廬，因以名山。從其居也。據周景式，則曰周武王

時人屢迷徵聘。廬於此山。後來羽化。惟空廬存。故人以名山。亦從其居也。予觀山海經。內海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此書創自大禹遠矣。山以所姓所居得名。江復何說。山水相依。故有此稱。酈氏之說當矣。若其山上之康王谷。乃周康王。非楚康王也。周自成王以後。天子好遊。多在江南。竹書紀年。其跡可考。以康王遊匡廬。故其地有劍城。康王名也。昭王效之。而有膠舟之禍。穆王效之。而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今作楚康大誤。又今新安黃山。有水出彭蠡。名曰廬源。與經合。則廬江廬山之名已久。三代而上。非秦漢間名也。

記十二

琵琶亭。卽白司馬淚濕青衫處也。名人託跡之地。江山千載。猶香何乃寂寂至此。近日學詩者。纔把筆。卽絕口不言長慶。如琵琶行使李杜爲之。未必能過。大都元白之警策處。亦自有李杜。李杜之流暢處。亦自有元白。未可輕議也。或曰。樂天學道者。然讀其詩。於得失之際。何介介也。予曰。夫未免有情。榮謝辱來。其始何得無動。蓋至徘徊東西林。躡飛雲。履仰看山。俯聽泉。築草堂。鑿蓮池。則遷謫之感。頓爲冰雪矣。寧同長戚戚者。予觀樂天。從此地漸踰華膾。年纔五十餘耳。卽退求散地爲尹。輒去拜刺史不出。方太和開成會昌間。士大夫對壘交爭。磨戛不休。擢其事者。多爲嶺海萬里之行。而樂天優游履道里宅中。臥天竺石。玩華亭鶴。種折腰菱。聽霓。

寰曲者數十年。此其先幾之哲亦何可及。姻虞卿而不累其事。曠元牛而不附其黨。重于裴公而不受其恩。妬於李文饒而不重其怨。入羣不亂。涉水不濡。幾於有道者而猶以得失介介議之過矣。子瞻有云。處患難不戚戚者。此特愚人無心肝耳。于道何曾夢見此等處。非慧業文人不解也。

記十四

泊湖口遠望石鐘。僕頭諸山所謂真山作假山者。恨不得遊也。石鐘二。一曰上鐘。一曰下鐘。叩之鏗然生韻。自成宮商。迥異常石。故以鐘名。而子瞻直謂水石相搏之聲。此貽謬語耳。及後自海南歸。爲人跋其所作石鐘記。云錢塘自靈隱至上下天竺。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聾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天籟。無所不在。則亦自知其語之誤矣。雖然。誤亦壁而得一賦。誤石鐘而得一記。淋漓一時。芳潤千古。其誤何可及也。以過墻關尼一日看諸山出雲幻甚。日暮步柳林入古廟。一叟煮茗共坐。說年來事。如天寶父老也。

記十五

湖口山勢生動。望彭蠡積雪連天。直與赤沙青草相伯仲。曰宮亭神甚靈。能分風颶流。往時丘文莊夫人入都過此。夜半夢一神人語之曰。我威編修瀾也。明日湖中大風。隻艤無存。我

與汝夫君爲同官。誼相關切。特來救汝。可移登岸。醒卽捨舟移棲古寺中。俄頃風大作。揚石飛沙者一日。餘湖中舟皆覆溺。而夫人得免。文莊知之上聞于朝。遣使諭祭。而自爲文以告。大略謂世人相與。稍涉利害。卽掉臂不顧。甚且不難下石。而太史于冥冥之際。不忘故人。拯其妻子。情深誼重。可媿澆俗。有味哉其言之也。戚字文湍。死爲水神于此。今其文具在集中。文莊大儒。舌理七重。不作幻語。著無鬼論者觀之。

記十六

辰已解纜。而北風正勁。予曰。此處無風波。未常不可住也。飯後同步柳林。見山色秀甚。自潯陽至此。未嘗斷也。初見其層峯疊嶂。誤以爲九子。訊之土人非也。土人亦不盡悉其名。但依稀云某歷山。某花山。不可得而詳也。然其玲瓏秀冶。亦可父匡廬而兄九子也。歸舟自念。此中無一事。心上泊然無營。卽此無營時。百不思想。便是吾輩大休歇處。于此不知受享。是當面蹉過也。有事勞心勞形。旣不快矣。及無勞心勞形之事。而復紛紛馳求。攀東緣西。豈非世間苦人。然攀緣境界已熟。一時走虛閒路上。亦殊不易。石尤少定。且行雷雨。復至泊舟。東流北門小港中。見石礫上有亭軒。訊人則陶公菊江亭也。趨視之。垂柳出石罅中。嫋嫋可愛。

記十七

兀坐舟中偶讀唐詩意欲取三唐諸家所作凡山心水興登眺遊覽語帶煙霞同于畫工者都爲一集不雜之一切應酬詩中庶閒時一披玩之耳目皆清腸胃悉浣至金陵當卽令善書者寫出凡予讀書非選書則一字不入蓋泛泛讀書覺無頭緒然選書非靜僻不能以選書全用精神深入故也予住在署中鎖日選書抄書故有助道品傳心編等書明憲淨几之下字字丹鉛十二時中容易消遣心機頗細每有著作一塵而成及入燕還楚便人喧鬧之場箕箒谷中非不清寂然晨起梳櫛後纔看數語非有不料之人來卽有不意之事至酒人狎友近隣遠客艷之不置絕之不能以故選書抄書之事遂廢近日入舟中應酬遂絕連日清寂殊甚選詩以當臥游以此銷日最快

記十八

東流發舟過黃石磯磯最高處有小蘭若垂柳隱隱至安慶古龍舒地也城外有浮屠頗壯麗近李陽驛有小渠者二石峙其中小舟左右出入垂楊覆渠人家對住真栖隱處也驟雨復至住太子廟前白水青林亦足娛人且謂遊侶曰我拚此生住舟中舟中卽是家他不可得清閒二字必可得也遠遊訪友俱非大不得已事可止則止不強爲之我自去年十月登舟卽欲追步張玄真趙子固陶峴水仙諸公永無塵沙之興矣今日雨滿江中晶晶如撒珠有鱗魚

可市且共醉陶一觴也。雨霽穿烏紗夾望九華山色皆爲霧蝕不見。昔劉夢得常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失也。予屢過此愛玩之不得一至。今日風雨如此。應難躡屐。直爲慳緣。或曰山遠視真爲尤物。近則塊然理或然也。自繁昌至磯口可四十里。爲夾江碧柳綠蒲時有人家可泛日晡過魯明江即今所稱魯港也。以魯仲明居此故至今稱魯港矣。

記十九

梁山兩山據岸若雙眉。東曰博望。西曰梁山。亦名峨眉。太白所謂天門中斷者也。至采石。巖舟其下。亂石磊砢。拜太白先生於祠。老檜陰蔽堂前。皆千百年物。傍水有峨眉亭。望青山如鏡內。約眉。妖蒨澹冶。所稱尤物者。寧獨九子。世俗多言李白于此醉泛舟。見月影俯而拾之。遂溺死。故此地有捉月臺。昔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當塗。公疾革。函草藁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言不足信也。大約白生于蜀。婚于楚。久居於齊魯徂徠山。蹇於長安。浪遊於燕晉岐邠之郊。轉徙金陵秋浦。臥於匡廬。囚於潯陽。流於夜郎。得釋徘徊江上。卒于當塗。此其更涉之大概也。以爲匡廬人及山東人秦人者皆非其實蜀人也。生于彰明之青蓮鄉。大匡山有讀書臺。隴西院即其故居。去蜀後有妹名月圓。

前嫁巴子留不去死葬鄉內墓去今隴西院百步唐梓州刺史碑及縣州刺史高枕記去白未遠實有可據夫生前則人人欲殺死後則處處相爭可發一笑也此地一名牛渚卽溫嶠燃犀處與和州對岸隋韓擒虎平陳宋曹彬下南唐及本朝取建業皆從此渡以江面較狹也然微風起輒生巨浪劉賓客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謂此磯也下臨澄潭石骨空中多竇漁翁實之以小舟係其旁往來清絕

記二十

金陵從上清河過江東門繞城而往兩岸時有人家朱欄翠袖嫣然楊柳茂鬱間以蘆葦過長橋二泊於南門望見大報恩寺塔金碧陸離直插天外獨步往至長干里寺內杉柏陰森碧瓦朱垣鱗接正殿俱燼之火纏想遺制真規祈年未央後來物力已衰不能復也所存者浮圖耳此浮圖爲諸塔之祖乃孫權赤烏初康僧會入中國以精誠感舍利遂建此塔原名長干寺塔至國朝改爲報恩後塔頂欹斜萬曆庚子辛丑間僧雪浪正之費頗不貲今歸然儼立尊嚴矣登塔可三級許盡金陵之勝城內黃屋鱗次鍾陵牛首栖霞可數以踵痕遂下過濠上亭其前卽舊放生池也沒於中貴今祠部復之刹雖以回祿廢然其旁楹及庫房尙存他境視之俱可作殿堂者昔宣律師靜坐有天人至曰弟子姓王名璠大吳之蘭臺臣也會師初至江南

世主未能深信。後感希有之瑞。立此塔廟。闢澤張昱亦是天人。入其身中。令其答對。諧允今業。在天弘護佛法。按此則闢張實是此中金湯。安可無一瓣香也。俟與好事商之。

珂雪齋文集 卷之五

記

記二十一

步入城南門街俱以青石砌如鏡光瑩傳聞以六朝豐碑爲之予謂此或曩代事耳昔魏文取兩漢碑爲九華殿基識者已知當塗之德不長宋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甄甓當時一縣尉投書具言不可至于叩頭流血邊後雖遷一官大爲朝士所笑况在聖朝寧有茲事不足信也登舟穿文德橋兩岸畫閣朱樓流丹騰綠姪草植於楹欄文石羅于几席翠袖凌波雲鬟照水青雀之舫霞騰鳥逝凡過橋三四至珍珠橋登岸步上雞鳴山卽雷次宗舊講肆也山門依巖朱垣夾道松柏掩鬱少憩憑虛閣望鍾陵山色及玄武湖水光晶耀樹如螺黛青溪故道隱隱可尋發源鍾山匯爲玄武湖由潮溝流入城中直接秦淮凡七曲北門橋及竹橋大中橋等七橋其遺蹟也至宋時已淤塞止存一曲矣復登舟尋故道盪舟者愈多至秦淮曲折處疑卽舊所云汝南灣者昔陸慧曉家於灣前張融牽舟卜隣劉徽

兄弟并居其間。水有異味。共酌飲之。視吾輩煮茗相對。已豪奢矣。日未下春。捨舟而步出城外。縱觀蘭若天界寺門內古柏老檜。沉寒逼人。殿閣擬于皇居。其餘青豆之舍三十六所。文楠爲柱。白石爲牆。明窗潔案。淨不容唾。竹色騰綠。佳果駢列。僧雖文弱。多解點茶焚香。讀肇論。臨黃庭。間曉音律。碧雲紅樓之藻。時亦有之。不及遍至。偶至一菴。中有玉蘭二株。可五六圍。有定窯大士一軀。乃嘉靖初年寺中鋤地所得。細腰梵像。清慈不俗。碧峯寺石頭菴。正與天界對中有一園。皆修竹。澗汨汨穿竹中。過橋依澗行。可百步。始入法堂。時新篁乍嫩。綠色照曜几案。主僧舊知也。爲予收拾一室。以待閒來清坐。蓋予家園亦有竹萬部。夏來如沁雪。無阮宣之隱操。故捨之而出。至此觸目琳瑯。乃不啻故園。則予于此君。亦大有緣矣。今江南竹多紵瓦棺諸處。皆蕭然無一竿存者。此地獨蒼翠如故。亦殊異。

記二十二

自買一小舟。由城壕入舟中。望鍾山翠色撲人衣袂。蓋雨後發其葱蒨故爾。時屬競渡之節。五色龍舟飛渡水滸。弄舟者多美少年。舟裝一色。分部角勝。簫鼓若沸。歌笑聲動天地。自桃葉渡口上下可五六里許。士女相邀觀渡。水闊櫛比。中如珂雪。外纖雕欄繡簾半鈎。珠翠隱隱。或載酒書舫。流漣清波。其舟皆四列軒窗。上起重樓。本文作丹砂瀾。夜靜方聞清歌。玉碎珠串。

予值初度。是夜有治客于曲中。治具爲祝。不能却其意。一往寓目焉。過新鶯之閣。步霞城之社。皆解以芙蓉養紙。柳絮裁詩。眞徐陵所云。琉璃硯匣。鏡日隨身。翡翠筆床。無時離手者也。嗟乎。予少年時。煙霞粉黛。互戰而不相降。迺煙霞則入煙霞。近粉黛亦趨粉黛。中年以後。煙霞趨重。粉黛習輕。一歲中半住靜藍。常借清冷。以消煩鬱。近來頗覺都無事矣。而偶對此境。如雷開蟄戶。春萌草色。若不能自止者。豈無生力微。不能消除耶。抑外境太強。能令飲光起舞。一角失通耶。豈予所云剛骨膩情者。亦名人之常態耶。第以舍塵入道。期此生盡遮染智鏤之肌骨。此于書紳誓墓。而脫口未終。旋已背之。無問人笑鸚鵡之舌。而捫心自反。事不內媿。古人解理之後。期盡今時。必如蓮花出水。不着一滴。乃爲諦當。至于安那般那之禪。白骨流光之觀。亦非多事。正以攀猿渴鹿。釋此不除。若舍道人本色行徑。而乃云依憑名教。酷非所屑。欲世人知之。濠上所未解也。歸舟無事。書以志戒。

記二十三

天微雨。長干道如拭。乃與游侶步至高座寺。雨花臺。覓石子。至梅子岡。尋安石墓。不得。或云晉時葬于此。後移之宜興九鵠口矣。客有話安石作土山。擬東山事者。予曰。安石煙霞骨也。當其棲隱東山。與王右軍支遁遊處。辭吏部郎。作書絕范。尙書爲叔夜之後。一人朝廷嚴以禁。

錮已得遂其隱情。自謂當于茲焉老矣。及出乘機軸。從容而杜移鼎之奸。宴衍而清斷流之寇。功愈高而陵霞之韻愈切。至於築土以像故隱。營墅列館。栽花種竹。蓋未常一日忘東山也。昔孫仲益記湖山。謂王公貴人思振纓上之塵。於泉石而不得。則畫寒林雪竹。黃蘆睡鴨。於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土山之擬。幾於效愚公故事。益又甚矣。其後避道子國寶之讒。出鎮廣陵。築新城。造泛海之裝。欲經略粗定。取道還東。蓋亦未常一日忘東山也。孰知白雞兆夢。金鼓罷鳴。而東山之臥。竟齋志沒矣。嗟乎。居不賞之地。挾震主之威。而孤兒鼠子。從中翶之不置。若非望重氣平。心跡明白。則上蔡之犬。華亭之鶴。其事且不可知。欲求如陶元亮之優游晚節。乘謳而去也。安可得哉。信乎。出易處難。而隱福之未易享也。予謂安石別有絕人之量。故不顯其剛骨。而情之膩。則與白蘇諸公等。乃其用世之妙。決非白蘇諸公所能及。蓋古今事業。有從才出者。有從氣出者。惟安石從韻來。至簡至輕。若山光水色。可見而不可攬。自汾水喪堯以來。別有一種玄澹脈絡。春風沂水。卽其流派。無事之事。不治之治。不言而綜。所謂藏出世于經世者也。至于詩文之技。不多見。若有遜白蘇者。然作簡文。謚議桓大將軍。比之碎金見虎。一毛已知其斑。數日來見金陵秀壁如林。憶江左名士如沙。而所玄對者鍾山。神交者謝安石也。是亦一快也。

記二十四

舟遊燕子磯。過清涼臺。石頭城。獅子石灰諸山。宿於草鞋夾。雨大注。晨雨霽。過弘濟寺。舟泊燕子磯。關壯繆廟前。兩山如雙袖。一奉佛。一奉壯繆。溪流間之。是日相傳爲壯繆生辰。傾國士女。皆來謁神。予趁遊人未集。登燕子磯。拾級而上。攀朱欄。登亭。大江盤繞。一拳峙水端。與遊人指點金陵形勝。鍾山自東北而展。施於西南。大江自西南而委練。於東北覆舟。阻其後。聚寶當其前。青龍石砲。掖其左。石頭三山。踞其右。而秦淮以一縷橫其中。大略漢後郡城。皆在淮水南。六朝宮城。皆在淮水北。而近覆舟。楚秦隋唐之城。皆在淮水西北。而據石頭。吳揚以後之城。皆跨淮水南北。而近聚寶。本朝因山距淮。盡乎四極。此其大略也。下山過橋。兩山忽開鑿若門。蹠門寺。依巖傍江。石壁間乳懸。若蜂房蠟淚。大如楊惠之所塑楞伽壁也。登閣。江流浩淼。壁欲落。閣欲浮去。似難久住者。午後遊人俱集。兩山皆綺羅無隙地。笙歌鼎沸。日將暮。予移舟歸。見遊人往者方如織。宿于石頭城。即吾家妙德先生授命處也。機事不密。父子俱隕。可爲雪涕。石色如鐵。雜苔斑微。月中視之。真類虎踞。

記二十五

將往遊牛首。涉原隰。見大江積雪。浩然憩於鐵心橋。暑甚。息古寺中。松柏鬱然。門徑風勢。

襲人復行十餘里登山至寺門足幾不能前蓋山之背金陵而南向者獨此刹故行至山足尙不識寺所在屢攀躋乃見樓閣枕藉旣入寺陟一重塔陰風凜然至白雲梯下酌清泉登梯過大銀杏樹下樹亦千年物記萬曆癸巳歲來遊此地甚嘆茲樹之奇故予有南唐今日樹長生之句今十七年矣登殿禮如來西行至禪堂憩關公殿內閉門看塔影倒垂予殊不訝其奇以佛法廣大不足奇也歷層級至辟支洞洞甚陰森其殿已頽然西望大江如積雪此中微加點綴實爲山中第一勝也東過留雲閣穿老松中歷石磴半里許至文殊洞煩暑憊甚甫入洞涼沁骨予夜夢一法師講法華經至于少經一部予出金請經會文殊洞中久不燃燈予施數鎧因念此中酷暑內時時作秋色便可居此度九夏也至方丈僧請看歷代祖師像多恢奇肥碩時暑極僧曰塔上可避也由方丈東行數百步得塔凡涉一層則漸涼抵層頗風勢襲人等風穴前望獻花巖如在几席右則長江帶之左望山口人家田疇林陰水色令人作棲隱想後則山松鬱然時露怪石嶮峻有媚趣久之乃下至一僧舍據山水之勝烹茗少坐尋白雲梯出山門高嶺上看大江落日亦一雄快月色冷冷歸飲臥晨起緣牛首山嶺走祖堂牛首不見前山秀色者以祖堂一嶺爲之障也過嶺從寺脇入息於閣中至山門涼風襲人走獻花巖入洞少憩登方丈閣上望牛首青豆之舍可數也登山過伏虎巖其上有閣亦可坐江雪逾近歸飲閣

上月色出萬松中清絕

記二十六

久居石頭菴忽移至舟中時畫舫新修甚淨岸上竹樹陰翳涼風乍起久不宿舟中不知其樂至此登舟風便一瞬抵燕子磯登燕子亭罡風吹衣有寒色下逾溪至弘濟寺兩山夾處風尤厲息於天王殿前婆羅樹下樹與燕京西山臥佛寺正同其種皆從西域來者閣正對西斜陽爍巖石浪光晃耀至山門前近一中貴墳有石路可坐卽于此取道往遊棲霞途中黛色層疊包絡田疇入山穿喬松巉石中息於蒼麓禪室樓後開窗見斷巖有落勢躡山徑石梁尋中峯澗道幽清如故而山石稍加穿鑿略損其致至乳泉聽泉下至千佛巖巖架以閣重牆圍繞甚莊嚴酌品外泉過方丈入大殿禮佛時日如炎急往覓天開巖息于珠泉過般若臺坐叢桂下行亂石澗邊石多如太湖者喬松夾道遠望巖壑了不可測抵巖石巉峻數月前忽中裂一片塞路爲好事者刻禹碑作石牆寘之歸納涼于白蓮池上時白蓮盛開香風滿一山暮宿山中

記二十七

舟中望金山萬派爭流一峯孤峙息于水月樓登妙高臺風濤際天渺蕩川岳東望大海

水氣浩白無際。信哉。大地皆水輪持也。予謂游侶曰。聞江深五里。則山之出水者無幾。其果本豐而末銳耶。抑上如荷葉之浮。而下如荷柄耶。往聞之故老云。昔有一小沙彌。面如粧喜。入水或經晝夜不出。偶一日沉江底。以手搖山柄大動。山上人皆驚訊之。始知此沙彌所爲衆詬之。遂入水去。相傳爲龍沙彌。由此觀之。山下信如荷柄。經江水千萬年洗磨駁蝕。必有奇竅異色。待滄海揚塵時來一觀之。當不減碧玲瓏耳。第以一柄載豐頤樓閣磊珂。其間江水怒濤。日夜剝削不休。而海風常如毗嵐。晝夜噓吸。飄搖恐荷柄忽折。將奈何。頗爲山中人危之下。至山門見前有亂石浮水上。相傳爲郭璞墓。考金華楊氏洞天記云。中國洞天名不載於籍者尙多。金山龍遊寺其一也。昔張安道守滁。入瑤琊山藏經院。得木匣。乃楞伽經也。見經中字跡。忽然汗下了。知前生是知藏僧寫經未終而化。遂續書其後。字跡宛然。無異前生。乃付子瞻鏤行。子瞻居此與佛印元公同入梓。名曰再生經。今繙經室猶存。時倦甚。偃臥樓上。取泉水烹茶。按中冷泉原在江心。此山上井中水也。正宜出惠泉下。蓋以中冷爲第一者。乃劉伯芻耳。陸羽所品首。廬山康王谷水簾水而居。南零第七。故謂慧山爲二泉者。但次康王谷水非次南零也。羽別水有神識。豈伯芻所敢望。當以羽言爲正。張又新永刺嘉時。過桐廬江至嚴瀨。以茶試水甚佳。云去楊子南零遠。甚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嚴灘水品最殿。皆勝南零。則呼爲第

一泉者誤矣。真南零尙然。况井中水哉。山僧遺以鼓。予笑曰。憶子瞻齋廚法鼓之句。則金山鼓自元公以來有之。然元公道法不傳。而鼓法獨傳。可謂善轉食輪者。或云陸機所云。末下鹽鼓。卽此。鼓末通也。則其來更遠矣。日已沒。散步迴廊下。欄外滂湃者。卽蜀雪也。遍覽壁間詩。惟張祐孫飭二詩。真成獨步。祐詩實遠過徐凝。而不見取于樂天。惟杜牧之守秋浦。酷愛其詩。祐不應詔辟。老于曲阿。性嗜水石。蓋詩人之有骨而有致者。而唐書不爲立傳。殊可恨。飭江西南昌人。畫工子也。

記二十八

篠川去市可里許。踰平疇。行柳巷中。始至園。園內彌望皆水。周遭可三里。中因島嶼爲樓閣。過小鑑湖。岸上望水色。澹澹數折。入栢巷。抵霞標閣。閣外皆植桃。故以霞標名。後軒臨水。水外長堤。多植梧桐芙蓉。開窗則遊魚漾泳。復循故路。至小鑑湖畔。泛小樓船。過月榭。遠望朱欄若魚網。曲折水上。過橋登鑑閣。罡風襲衣。閣下小飲。寘酒樓。船夜泛。遂宿焉。辰起。天氣澄清。棹小舟從露標閣右軒登舟。沿堤碧梧翠柳。紫薇花處處爛然。半里許。過第五橋。涉桃花渡。又里許。至篠川莊門。迎流水中。有祕室畫閣。可居。眷屬循莊右。掖行曲溪。復回棹穿小橋。入湖中。望鑑閣。峙水心。過月榭。及大石橋。遡曲溪。至霞標閣後。登岸。是日始憶今歲有計偕之役。孝廉船

已有北上者。念吳越山水非草草可了。宜割愛以俟後來。暑氣未減。姑靜坐簾川數日。以俟中秋後。取道入都。志既定。乃發鳧舟還楚。蓋漕河不宜此舟也。囑舟人及還楚僕從曰。此去都門。得失末可必然。閒則可必也。謹視吾舟桃花水生。吾攜吾閒歸矣。簾川主人爲賀中祕虛谷。并令子孝廉函伯。

記二十九

甘露寺乃唐寶曆中李衡公建。以資穆宗冥福。時甘露降茲山。故名。舊有多景樓。面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會昌五年毀天下寺宇。此寺以祝釐得不毀。晉及六朝畫板俱移其中。其藏經是六朝人書。卷尾列晉王總持名。煬帝字也。平江南鳩集于寺。題跋具存。李衡公祠有手植檜。宋哲宗元祐間盡燬於火。江南從此遂絕晉筆。所存者惟衡公鐵塔。及米元章淨名齋耳。後屢加修飭。莫遠舊觀。今日江山如故。而荒落尤甚。訊淨名齋亦迷其迹矣。元章時寺有仲宣長老與之爲禪友。蔣穎叔亦以詩相往來。當是了元一輩人。而此中無知者。登北固過天津泉。從右腋屢陟至山門。見大江浩浩。風帆往來。金焦孤峙水上。禮如來殿上前山疊疊。大江出其右。過三山閣。實爲一山勝處。白水綠洲。平疇稻畦。茸茸晚風甚勁。或曰。此長潮風也。山門題榜爲天下第一江山。晉陵吳琚筆。琚南宋人。書學米老逼真。書亦然。所著有雲壑

集門前若大堤竹箭叢生其下半里許至前山如象鼻迴繞尋舊路歸散步鳳凰池畔依山頤有泐石雲巒霧裂類假山卽狼石處也穿槿籬歸是夜爲中秋月不明數月內天旱無夜無月至中秋人人思賞清輝而月色却爲雲掩乃知如意未可易得

記二十

鶴林寺久廢陸尙書五臺諸公復之東坡和刁景純柳子玉光字韻詩皆箬牆上景純名約家有藏春塢子玉名瑾子瞻姊夫亦能詩文見孫覲岳珂書覲字仲益晉陵人曾見其所作華山記湖山記皆佳又有子瞻草書止七八字甚類醉翁亭記筆法蓋老坡沾薄醉後放筆能爲此體惜不全耳其中宋元蹟頗多高宗書七佛刹尙存其一字頗類魯直過古竹院卽竹院逢僧話地也竹色甚蒼翠前山名黃鵠宋書爲黃鵠一名戴公山以戴仲若居此宋武帝所云東巡當宴戴公山下者也子瞻遊鶴林詩有戴公山下野桃香句其蹟甚明史稱竹林甚美卽今竹院人因李涉竹院僧話句遂謂竹院始此而不知卽戴公竹林精舍也修一統志者不列之流寓於黃鵠山下都不著其事實近輯廣輿記者亦不載夫戴公隱德琴心所之山川生韻酈道元等尙取以文楚中之陋而此中係栖息之地乃不一表識可笑夫江左慧人多在建業京口已自寥寥復堪遺耶其右爲濂溪書院中有小蓮池可少憩濂溪迹不宜在此以嘗問道

於鶴林僧壽堂故爾。昔米元章愛此中松石沉秀，願死後作寺伽藍。至易寶時，故像頓毀。後人因而奉之作袍笏像。予謂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去。此等去來，當是淨土中人，恐不止作伽藍也。意者菩薩護法，無所棟擇歟。日未下春，將取道往招隱，覓黃長睿學士簽贊。訊之僧云：此中已久不識矣。長睿名伯思，邵武人。學問該博，著有東觀集一百卷。今東觀餘論，乃其片甲一毛。其人深通禪理，跋寶王論有深解。臨終修念佛三昧而化，葬於招隱山麓。李伯紀誌其墓甚詳。大都與米顛相伯仲，而精核過之。書法初倣歐虞，後出入鍾王間，亦當不遜米者。今元章之跡昭然，而長睿滅舟處竟不可尋。與戴仲若隱居同一湮滅，非二公之不幸，乃江山之不幸也。他日有緣于此處立精舍以祠三公，爲江山補此闕典。當令過此者三日猶香，一大快也。

記三十一

焦山有野意大勝金山，獨瘞鶴銘之疑未決。欲親往勘之，蓋此銘諸家若聚訟，以爲王右軍書者蘇子美也，以爲顏魯公書者歐陽公也，以爲顧况書者沈存中也，以爲陶隱居書者黃長睿也。以爲諸公皆非，而別有隱君子書者董道也。惟黃魯直斷乎以爲非右軍不能謂爲大字之祖。龍爪遺法歐虞顏柳諸公僅得其髣髴，津津乎不啻口出魯直于書學極深，似有可憑。近世名士以爲據茅山志，顧况居菖蒲潭，自號華陽真逸。銘字是况無疑，不知銘石後有貞觀

王瓊書已學其體。况去貞觀年尚遠。何得先有此書。百聞不如一見。今風色如此。其緣又惶可歎也。或曰。此時水未落。銘石亦不可見。遂返棹。

遊石首繡林山記

大江自三峽來所遇無非石者。勢常約結不舒。至西陵以下。北岸多沙泥。當之輒靡。水始得。遂其剽悍之性。如此者凡數百里。皆不敢與之爭。而至此忽與石遇。水汹湧直下。注射拳石。石崿崿力抵其鋒。而水與石始若相持而戰。以水戰石。則汗汗田田。灔澦澌澌。劈之爲林。蝕之爲竅。銳之爲劍戟。轉之爲虎兕。石若不能無少讓者。而以石戰水。壁立雄峙。怒濤健鷺。隨其洗磨。簌蕩之來。而浪返濤迴。觸而徐邁。如負如北。千萬年來。極其力之所至。止能損其一毛一甲。而終不能嚼骨理而動巖崿。於是石常勝而水常不勝。此所以能爲一邑砥柱。而萬世賴焉者也。予與長石諸公。跡其顛。望江光皓森。黃山如展旆。意甚樂之。已而見山下石磊磊立。遂走礪上。各據一石而坐。靜聽水石相搏。大如旱雷。小如哀玉。而細睇之。或形如鐘鼎。色如雲霞。文如篆籀。石得水以助發其妍。而益之媚。不惟不相害。而且相與用。予嘆曰。士之值坎壈不平。而激爲文章以垂後世者。何以異此哉。山以玄德娶孫夫人于此。石被綺錦。故名其下。卽劉郎浦。是日同遊者。王中祕季清。曾太史長石。文學王伯雨。高守中。張翁伯。王天根也。

遊龍蓋山記

邑南郊外山如龜背起至龍蓋始極尊特如象蹲予與遊侶數人插紙緣其鼻而登其頸近帶江流遠視華容東山玄石諸山如潑墨昔張岳陽謂此中禪堂道觀天下絕境今觀其沉沉盤鬱信然嶽廟側有李衡公祠公征蕭銑時屯兵處也公提兵從陝州攻江陵不踰時銑即面縛未嘗頓兵此地豈南下嶺南桂管取道瀟湘時耶公爲唐元功此其虧矣其後平公祏破韻利擒吐谷渾事業日盛恩寵亦極文宗時其五世孫彥芳上家藏遺物及詔書其一爲平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其函內有詔一紙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德輿常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想見草昧用人同心同德景象人臣何以不思盡力然公于神堯時尚存告變之嫌方兵次峽州非許紹力請亦以逗留死矣功名之際可畏哉公平定江南以寬大行之于此地有恩澤法宜祠與今黃山祠謝晦梁山祠梁松大異而廟宇頽然可嘆也山左下有徑路可達石頭庵卽予禪友冷雲隱處冷雲居中郎柳浪最久學已有所入未五十而亡窄坡蕭瑟甚可念庵後見南山亂石一壁石浪滂湃亦佳

石首城內山園記

繡林之顚枕江其趾坦迤半在城故背城而居者其後皆有山可眺望長石宅後卽爲山

陟其頤則兩山峯巒列鬢而出江流晶晶其下有石楠一株最古取以名其館草萊叢生甚朴野然實爲覽勝處其右數十家外得王太學養盛園中有亭望南山草木了了其後最近繡林之頤遊人鬚眉可見而水石相搏之聲淙淙入耳其中石骨披露處鐵壁繡苔饒古意其右數十家外爲王中祕季清園門徑有方塘貯水可十畝老桂數十株半山有亭壽藤一大壁作殷紅色雜以碧綠盤石一具可奕有石洞可容數十八今封閉未敢開由洞外登山松下怪石鱗鱗望龍蓋最近江流益闊帆影可攬夫城市櫛比之地得數畝種花竹足矣安望有山即有山亦未必與水相湊而今者大江復浩然繞山而出不杖履而具登眺飲食起居與山水相偶此亦有異福予家公安爲水所噬不適有居而先世村落又與此相近中郎方外居沙頭予謂不若此地之富煙雲也入都當細商之萬曆戊申仲冬朔日

過真州記

真州卽古白沙地也城濠帶引白波晶耀極可泛萬曆戊戌予曾客此詢舊遊半已化去城中有寺曰天寧內有浮圖爲尉遲敬德建下有僧舍頗潔門外茂樹十餘株舊與吳興臧顧渚閩人謝在杭同納涼其下文酒賞適甚快題曰嘉樹林墨瀋如新已十二年矣後殿有井卽東坡井也東坡宦轍屢次真州欲往陽羨皆不果初自黃移汝道出南都晤張安道以二生經

授之託以流布。是時方上書乞居陽羨住廩州。俟命爲書此經內有禪室。卽其書經處也。得旨一月後登州之命旋下。未得至陽羨也。僑耳北還。予由已定居許下。不欲老年兄弟復作兩處。再次此地。令人往陽羨鬻田。東北行裝而商之。程德孺輩云。相忌者多。北行漸近都門。必不得靜。以此遂定計居陽羨。霜露瀝至。卒於常州顧塘橋之孫氏宅。竟亦未得至陽羨也。田間之樂。託之空言耳。悲哉。子瞻云。老境兄弟不得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但此行避害省力。于計爲得。予謂當深文刻責之時。士大夫動以唇吻。得過多難。畏人固其宜也。然使放歸陽羨之命下。卽高臥不起。約予由爲長往計。則夜牀風雨之樂。可以再尋。何至作桃榔樹下人哉。比之後來。更覺省力。惜乎不早決也。大士閣內所供伽藍爲昭明太子。訊之。都不知其始末。蓋此地近建業。于時南朝刹宇最盛。青宮或有勝願。未可知也。與鶴林寺米頤共是慧業文人。正堪作對。出寺數百步爲學舍。泮池極皓森。原爲資福寺基。十年前一長令奪以爲學。後來頗有異應。予不欲言之矣。鳧史曰。予去此十餘年耳。昔年素封之家。夷爲窶人。喬木漸摧。亭臺吳主。游雲幻變。豈待華表鶴來也哉。可嘆也。

南歸日記

庚戌春試事旣畢。形神俱憊。念汎汎一免。何所不適。而自苦如此。會中郎予告還楚。予遂

附之而南時二月廿四之庚午日也客有留予候捷者予曰捷則書負已畢嶽遊方始若其不捷登山涉水亦無害也驅之出春明憩於盧溝橋望西山及翠微諸山猶帶殘雪冰泮水涓涓流據志其下卽古桑乾水也考桑乾發源馬邑之金龍池百斛泉至盧溝會於天津盧溝河出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發爲渾泉會桑乾河則桑乾盧溝派同源異非一水矣桑乾出馬邑洪濤山水經名涑水又名瀍水大都燕之水多發源于晉而歸於瀛晴則稱流可揭雨後奔雷轉石不可以舟寘梁亦多衝擊惟此橋以全盛之物力爲之壯麗堅固昔人謂趙州石梁望若初月出雲長虹飲澗予謂今盧溝足以當之上梁卿敝郵寒甚辛未雪大作次于邑壬申冒雪行過琉璃橋可三里許其下卽古所云聖水也按水經注聖水出上谷東逕玉石山過良鄉縣逕羊頭阜合於涿水桃水至河間入海一統志則云自房山龍泉峪流至霸州入拒馬河而予曾考會典所載琉璃河自磁家務發源潛流地中至良鄉東入渾河者也詳核莫如國典當以爲正止涿州得賢書報被落初頗不快久之稍定予謂中郎曰昔陶弘景四十內期作尙書郎蹉跎不得遂隱居茅山今弟年亦四十餘升沉之事已大可見將從此隱矣中郎曰自汝兄承乏此官人見其熟予但見其苦方知嵇康王徽甚近人情大人在堂勢難遠遜故園青溪紫蓋之間當與汝誅茆而老焉行矣勿復自憊按涿州卽古涿鹿地黃帝與蚩尤大

戰處也。或云在今宋顏三衛之地。未知孰是。此地有展臺。乃燕昭展禮下士處。與黃金蘭馬之臺並爲禮賢勝蹟。爾時招揀方士無遠不至。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連下都館之南。垂展台獨處其南。於蹟爲核。易水之上。又有昭王求僊台。三峯騰雲入霞。合煙罩霧。雄心大略。不惟規遷故鼎。並欲冲舉霄漢。爲穆滿之後勁。作祖龍之前茅矣。城東數十里。爲督亢陂荆軻所齋之圖也。昔時號爲神皋。他邦豔之。故以爲秦餌。癸酉雪猶不止。止定興甲戌雪霽。西望山色甚秀冶。卽上方紅螺嶺諸勝。止安肅乙亥風大作。官道頗多楊柳。如巷陌冰枝凍枮。宛似郭河陽鳥爪畫。午抵保定府清苑縣。古上谷地也。以境內有清苑河故縣名。漢爲樂鄉地。高祖封樂毅後于此。宋初爲保州。置林木以限胡。蓋永平北接三衛。南濱海東。迫朝鮮爲京師。左掖保定。控制飛狐。倒馬聯絡紫荆。負居庸障西山。帶易水爲京師右掖。實號雄輔。近城一舍有郎山松山。號立穎峙。松梵相和丙子憩涇陽驛。止慶都拜堯母墓。墓如崇阜正方。登其頤望一城。如小盂西北諸嶂墨布。則唐縣完縣山也。予舊閱靈台碑。堯母塚又在山東濮州地。名成陽。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今濟陰小成陽俗。彫囚堯城正其藏舟處。地里志云。成陽有堯塚。靈台南一里爲堯母慶都陵。稱曰靈都。水澤通泉出印頰魚西五十步爲中山夫人祠。堯妃也。漢延光四年祠唐堯於成陽。歷代多于此祠堯的然可據。予謂成陽爲堯陵無可疑者。然冀方爲堯

始封地故其母葬於此靈都之蹟綠堯塚而附會者也若許慎謂堯母爲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九無夫出觀於河赤龍負圖而至遂孕堯夫堯爲帝堯子豈云無父復以其事影響於漢蓋漢儒好圖讖喜作幻語如此三月初一日丁丑過清風店涉唐河河發源靈丘縣山谷經此流入澣水一名倒馬關水憩定州古中山也至州學觀子瞻雪浪石黑質而白章奔騰如浪盛以蓮花盒周遭刻銘字未經摹榻神理甚完記書銘時爲哲宗紹聖元年四月二十日辛酉至閏四月初三日卽有英州之命連謫惠州涉海外流離顛沛從此而始可爲一嘆公旣被謫文字皆遭廢錮雪浪之名曠而不問至元符末始有僧耳北歸之命明年張芸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齋重安盆石作一詩寄公而公於是年夏謝世矣芸叟卽謫郴州印碧蓮耦根以詫北人者亦一韻士也旁有槐中空外裂亦數百年物前廡下刻王摩詰竹又有雪庵畫六言詩元至正大德間有僧雪庵以大字楷書名世其臨蘭亭爲牟大理趙子昂所賞予曾見其所書茶榜頗微子瞻過劉禹錫陋室漢景帝子封中山子孫世爲中山人卽禹錫之鼻祖也後其七世祖名亮者爲元魏冀州刺史已遷洛陽則子孫不復居中山矣唐書于禹錫傳中止云自言系出中山不言其生長此處意陋室者後人追作之也止新樂戊寅過趙清河蓮花店店爲水圮舊見芙蓉滿溪今併無水憩伏城驛止真定古恒山郡漢避文帝諱改常山城中空闢如郊

野天寧閣有大士像高七十餘尺庚子歲曾一至前有殘碑覺文字奇麗甚似六朝人筆日暮不暇遊郡背恆嶽面滹沱故舊以名昔石晉棄茲嶽契丹宋不能復而託辭於飛石以文其陋今嶽已屹然內地而祀典猶翼曩制殊無謂弘治時馬端肅公上言嶽故在渾源州卽當從渾源以祀而倪文毅在禮部不能從說者以爲恨予客雲中曾往遊焉飛石遺穴尙存十餘年前有好事者往曲陽量之穴與石不差分寸亦甚可異五嶽惟北嶽不易至予少時卽得遊而餘四嶽者至今缺然再蹉跎則少文臥遊之期近矣今幸而聞歸去卽首至朱陵决不食言此郡城郭規制亞于神京說者謂京師當有四輔大略宣府爲北輔永平爲東輔保定爲西輔而獨無南輔河間臨清太遠非真定烏足當之第以宣府保定諸處皆宿重兵而此地獨詘防衛稍宜增兵則過矣夫保定地迫塞上故多建衛屯兵真定去塞遠去河南山東近猶之腹內也非屬要害何必養兵以疲民先朝自有深意非書生所知已卯渡滹沱周禮曰滹池又古文或作亞沱秦詛楚文中所云亞駝大神卽此水也黃伯思謂卽秦之烏氏而董道據顧野王之記以爲在靈丘且云一名澠水乃九澤之一則是以澠水爲滹沱其謬妄可笑尤甚夫澠水之源在今大同渾源州恆山南七十里合溫泉水至定州與倒馬關水合正野王所謂出于靈丘者也滹沱之源在今太源繁峙縣東北三十里秦戲山俗名小孤經曰秦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滹沱之水出焉。其源相去千里。何得混而爲一。或曰。秦之乞靈必于封內。自穆公十一年已取晉靈丘。滹水在焉。因而致詛似亦有據。予曰。王官涑川久屬秦封。滹沱所經也。何必靈丘之滹。野王等疎於地志。不足憑也。夫此土滹沱爲川配之恆嶽。豈云細流。桑欽作水經于濡易等水。皆所不遺。而獨遺之。尤所不解。若其赫赫神靈能猝合堅冰。以應帝王。比之襄流分風。亦何以異。秦詛雖譌。蓋亦有故。然詛楚未幾。絕秦亦至矣。過蘇味道故里。眉山之蘇。實源于此。故子由以名其集。止鑾城春秋寧武子舊封。庚辰過廉頗里。憩於趙州院。有吳道子畫水壁。洶湧作奔屋之勢。凡畫水者。手捫似有污隆。俗筆皆然。此或名手臨摹耳。院舊以大士名。亦云東院。卽從諗師說法處也。師曹州郝鄉人。姓郝氏。童稚時參南泉。已能作孟春猶寒語。早歲卽登壇說法。而諸方傳有八十行脚老。而有疑之語。不知出何典教。雖云疑有悟悟後復疑者。入理之常。然非所論於趙州老人也。當再考之。出城過石梁。飛虹跨水。舊爲名勝。昔僧問諗師。久向趙州橋到來。但見掠。約師云。汝見掠。約。不見趙州橋。掠。約。以木橫水之名。一名權。書作略。約。今傳燈作掠。恐誤。過王莽城。止栢鄉古歛邑。是日有饋南和刁酒者。清列如泉。當爲北酒第一。予盡一小甕。中郎飲一盞。頃之醺然矣。春已深。今日方見嫩柳綠莎。江南之興勃勃。辛巳風大作。揚沙道中。民多菜色。見臨城界石。卽子瞻所云。南還必返從臨城道上。望西山草木可數者也。西山卽

太行今日沙霧不見秀色殊可恨止內丘壬午風愈勁礫石皆飛中郎極言太子巖之勝卽蓬鵠山也一名龍騰相傳扁鵲將號太子採藥于此故名天色陰霾不果遊止順德古邢地項羽立張耳爲常山王居信都更名曰襄國正是此地五胡石勒都焉依太行阻漳水石季龍于此起大武殿高數十丈其趾以文石紺之下穿伏室藏衛士皆漆瓦金錯珠簾玉璧又起靈風九殿於顯陽殿後實以妖冶今皆迷其跡矣癸未過宋璟墓碑爲顏魯公書今不存客曰世傳宋廣平梅花賦得徐庾體曾見否予曰此賦於宋時已不存矣昔廣平沉下寮作此賦呈蘇味道大爲延譽馳致通顯唐皮日休酷愛之擬作桃花賦今賦具存殊俚俗無致語恨不得廣平賦讀之耳昔宋史慶長遍尋之唐人制作中如姚鉉所編唐文粹蜀本唐三百家文粹唐七十家大全集及文苑英華唐人花木音樂賦十餘卷皆不得惜哉例知古人制作不傳者甚多如王無功碑薛收白牛溪賦嗟峨蕭瑟揚班之儔無功自著河渚可居賦仲長先生謂可與白牛連類而皆不存雖然廣平等皆不藉賦以不朽者也而賦且藉之以不朽故梅花賦之名存則梅花賦存今賦之存者甚多而不如此三字之常入人耳也則謂賦至今存亦可過沙河積沙如雪亦名澗水至鷄澤與洛水合是日始見含萼桃李渡洛水源出太行出至鷄澤與沙水合皆入滹沱止於關唐建中中李抱真大戰田悅處也欲洛酒比刃酒清而少腹甲申風日清和歲

儉甚游女多攀楊柳采其苗憩黃梁祠壁詩多作醒時亦夢時語殊可厭昔爛柯以淹爲速黃梁以速爲淹此于至理亦極有會止邯鄲登叢台趙都也昔信陵救趙邯鄲釋圍觀魯連不受帝秦之賞則先生未去趙也信陵於此時汲汲尋毛薛而于先生不聞有投分之語何哉豈踪跡孤清不可致耶抑信陵交臂而失之耶此地春秋六國時饒冶女莫不吹竽鳴瑟清歌妙舞以徧入諸侯之宮而不章遂由之以移贏祚予謂不章入姬于宮至大期始生政大期者十二月也豈有入宮十二月始生子而猶謂其自呂生哉唐虞之佐其後世代有天下而發祥於祖龍之身天之所興豈可倖得如以牛易馬之說史通謂沈約故造奇說以誤前代而元行冲推尋易馬之讖乃魏昭成帝名犍者實繼晉後興元帝事無關著論明之此則曖微不實之一驗也呂之猾姬之沃政之酷固宜得此語而白帝之子亦天所授不可以誣故不容不辨昔讀伽藍記載偃隱趙逸之言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擊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冊書皆非實錄以此例知編冊所載袞則萬善畢集鉞則衆惡咸歸未可盡信也日暮閒步城中滿目戚施不聞寶瑟但咿咿聽柴車聲因思古今異時乃爾然則今廣陵庶幾古邯鄲乎乙酉入中州界稍見岡巒楊柳垂絲桃杏盛開止磁州舊滻陽以地有鼓山亦名滻山故名鼓山上有二石如鼓相傳鼓鳴則有兵起一名神鉦金胡礪鼓山常樂寺碑載

高洋駱駝入山取尺八等事甚幻寺名竹林爲聖僧所居亦猶匡廬之竹影寺也天地大矣不足深論丙戌道中崇阜相望相傳魏武疑冢凡七十二渡漳河漳源有二濁者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從林縣入境清者出上黨沾縣大眼谷亦名鹿谷從涉縣入境俱合流經臨漳館陶入衛河諺云走馬渡漳河言水來之速也此水西門豹史起引以灌田魏武攻鄴以之圍城及都鄴後引水逕銅雀臺下入城東注爲長明溝石季龍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梁費千億萬而功卒不就亦水至駛急故爾憩豐樂鎮止彰德卽魏都也後趙石虎前燕後魏北齊皆都焉操因漢祚本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所封長安爲西京遺迹而鄴爲王業本基故並修飭如陪京者號曰五都以備巡幸三臺者一曰銅雀二曰金虎三曰冰井洛陽有銅雀鳴則天下大稔台名或取于此昔小陸案行至此與兄平原書云台上奇變無方常欲問曹公使賊得上台而公但以奇譎避之若焚台當若何此公似亦不能止予謂如曹公者天縱以奇譎之機智已如抱干將大阿于肺腑而屬天下多事死生存亡判于呼吸日耦此境以淬洗而磨礪之故其寒芒迫之愈生鍊之愈熟不惟用之戰勝攻取之際卽生前遊覽身後釜鑿亦皆嚴爲備而密爲防如三台之蹟陽登眺而陰爲險阻至異代猶云鄴有三臺之固則其營綜之妙可知第考其一生之始終要皆巧於營台而不計有焚古類也曹公營台

者也。司馬懿焚台者也。司馬懿營台者也。五胡焚台者也。天地間陰陽而已矣。陽爲德。陰爲機。合之乃成。偏於陽者。能方不能圓。能顯不能晦。往往幾事不密。以害及其身。偏於陰者。疑鬼疑神。九天九地。傷宇宙之和。來造化之忌。故雖幸而集一時之事。而赤族滅門之禍。不旋踵而隨其後。曹公雖譖。尙存微陽。故時有敗露。如尙馬懿者。狡猾宿成。而又日與曹公周旋密窺。見其手眼若光魄青藍。陰乎其陰。雖曹公亦不能出其轂中。真可謂千古神奸。然兩家子孫不數傳而盡汚刀砧矣。營台焚台。速於轉盼。天道恢恢可畏也哉。石季龍初承石勒之業。居于襄國。其後移都於鄴。增飭三台。更起台殿四十餘所。若赤橋紫陌之宮。翡翠玳瑁之樓。閣道相屬。連甍接吻。徒洛陽鍾虡。丸龍翕仲。銅駝飛廉之屬於鄰。其意亦未常不爲後世計也。然而積穢盈惡。下矣。往年過此。有顯貴人出一瓦相示。云是銅雀。視之則贋物也。銅雀瓦。工人姓名皆八分書。非俗筆。極易辨。因與論古瓦。可爲硯者。銅雀前已有羽陽宮瓦矣。其後多東魏北齊物。而不知者。概云銅雀瓦有二。曰筒瓦。曰板瓦。皆脂以胡桃。光明不蘇。其上有細紋。爲琴紋。鉛粉和泥。久之錫花見。故其上有錫花。又有古磚。亦可爲硯。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文。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寶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近時東魏北齊物。亦不可得。况銅雀乎。蘇易簡作硯譜。以

青州紅絲石爲第一而列銅雀古瓦研于下品卽眞者亦非佳物况于贋者後此君以一硯遺中郎偶爲小史所碎其料與今瓦無異相與大笑甚矣人之好贋也城東北有韓陵山魏高歡破爾朱榮處子昇爲碑徐陵所云韓陵一片石可語者當謀榮時子昇持詔出宮遇榮問之直云敕顏色不變可謂神膽子昇具絕世之才昔人稱其陵顏慄謝舍任吐沈楊遺彥亦云才行兼美而生遭亂世卒有吞櫛之禍梁武所謂恨我詞人數窮百六者也丁亥過羑里以羑水得名水出蕩陰縣西北地爲殷之圓土夏曰夏台殷曰羑里周曰羑圉樂錄云文王囚於羑里太顚閼天散宜生之屬往見之文王瞑右目拊其脰蹀其足於是諸臣知其意急構美女重寶以獻利而文王返國卽此水上也其語頗不經矣戰國策文王拘于羑里武王羈於玉門呂氏春秋亦云文王不忘羑里之醜武王不忘玉門之辱文王旣沒武王載水主以伐商玉門之辱竟在何時殊不可詰憩湯陰古蕩陰公子推殺秦鄙處過浣衣里拜櫬侍中墓惠帝征齊王穎敗績侍中致死血濺帝衣侍中卽康子紹也昔山公薦紹賢侔郤缺且通奇律請爲祕書郎帝曰如卿所云乃堪爲丞何止爲郎只此一語可死矣一腔熱血自當付之朝廷矣夫絲竹鄙事也而山公以登薦刻曠達不羈今之所鄙爲輕浮者也而裴叔則曰使廷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遺才故知知人未易別有神眼止宜溝戊子過子貢故里渡淇水水清澈見石子源出王

屋入黃河。憩有斐亭。按淇澳之詩。毛陸二家箋以爲棻。乃王芻竹爲扁竹。皆草非竹也。然淇園有竹。其來久矣。昔漢武塞決河。斬以爲捷。寇恂爲河內。伐以爲矢。謝靈運山居賦。及謝莊竹贊。皆指淇上毛陸之說。頗覺拘泥。予記班彪志曰。淇園殷紂之竹箭園。又不始衛武公矣。傳云。淇衛菌露。淮南子曰。以鳥號之弓。貫淇衛之箭。則又不始寇河內矣。總之淇園自有竹。又自有王芻扁竹道元兩存之近是。過殷墟。止淇縣。卽古朝歌地。舊傳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而論語識口。邑名朝歌。顏淵不舍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蹙障車。夫聲無駐耳之跡。耳無留聲之地。古人所以致嘆于好奇也。己丑見路人採榆葉食之。取嘗甚甘。陽城屑榆爲粥。卽此渡斷脰河。紂斬朝涉處。淇水之別流。過板野。一名埠野。詩所云。埠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有殷大夫比干墓。舊有碑。今折。止衛輝。殷紂都也。庚寅迂道往輝縣遊。百泉近縣。有白雲山。登之可望原隰。止于邑。辛卯出邑西門。桃李芳菲。秀麥盈疇。五里許。至蘇門山下。百泉泉傍山根。若平湖。息於泉畔書院。有亭台竹篠叢生焉。已泛舟水面。可百餘畝。逐處皆泉。如玉串上濺跳。而徐逝如急雨乍至。跳珠走沫。如天星倒垂。動搖可摘。如遊魚吞浪。呷唼有聲。如淪茶將熟。蟹眼亂沸。求其數。惟大梵天子知。四天雨點者。或了然耳。何止于百。其水澄澈。見石底。萬年苔。及菰蒲。生其上。隨水蕩漾。嫩綠縹碧。時露石板。如綠霧蓋。石以水活。水得石澄。而日光映射。以發其妖倩。皆若以磨嵯之。

丹砂越雋之空青而粧施之不惟礫石有磯珠之形雖枯朽陳莎亦化爲翟毛翠羽微風忽至驚紅撼綠爍人目晴搖蕩心魂其幻變莫可詰矣近山下泉上沸尤多爲湧金台子瞻書舟折而右登清輝閣聞水聲最怒蛟騰捨舟過瀆祠卽衛源登邵子棲隱處邵子范陽人其父古愛百泉山水遂卜居慶曆間邵子過洛陽愛其山川風俗之美有移居志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珂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屋餘材爲屋三十間迎邵子居之遂與富公諸人遊後富公令其客孟約市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夫以百泉之秀美而更移居洛中舍靜就喧豈以寥寥無友故耶其右爲嘯台嵇叔夜遇孫登地也叔夜家白鹿山下去共最近常采藥于此與登遇登邑人也登所言才高識寡固已逆知叔夜之不終使叔夜深味其言而蚤作散髮採薇之事或可以免或曰叔夜臨刑悼廣陵之莫傳此曲果自製歟抑古調也予曰古調也一名止息昔應璩與人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傅玄琴賦云馬融譚思于止息德璉季長俱在康前則其來久矣劉潛琴議云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是授受有據而好奇者或云黃帝伶人或云月華亭鬼皆屬幻妄乃韓臯又以衿臆創爲瞽說以爲魏晉之際代德將王王凌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誅康以揚州故廣陵地故其曲曰廣陵散言魏國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

雖暴與旋卽止息。其音哀怨悲激。穩於鬼神。以避世禍。臯皆不知爲古人遺曲。妄稱叔夜自撰。故有斯說。新舊唐書采而錄之。奇而不典。豈足傳後。裨史載會稽賀忠令月下見叔夜爲傳。此曲則是廣陵散後未絕也。今書屋中祀宋諸大儒。何不于此處建一室以祠叔夜。下數百步。卽爲公和土窟。公和以楊駿之逼去此止洛陽。知其必敗。詐死。楊氏葬之洛陽北邙。其後常見形黃馬坂上。作書寄洛中故人。以生死爲遊戲。實雲霄之勝賓寧。可以常情測。還飯於書院。中郎曰。此共城稻也。取水試茶。在中冷惠山間。日已暮。宿霧盡收。始了了見太行。若雕刻人馬虎豹花鳥蟲魚之屬。甚可愛玩。中郎朗吟曰。黃花白鹿知名寺。荆浩關仝得意山。皆太行山中勝處。去此不遠。惜不得遊也。憩於一山家。墅有樓可眺。山行倦瞑。坐少時。但覺天紳四至。滂沱不休。院外梨花盛開。如積雪。壬辰遊九山。山去邑十里。上亦多斧劈石。以上有九峰。故曰九山。亦曰共山。共伯和所居也。昔周厲王出居于彘。共伯和攝王位。故改元共和。厲王死。太子靖返國。共和遂歸。共魯連子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發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共山之首。莊子云。許由娛於穎陽。共伯得乎共首。謂此山也。共和讓王。高蹈之跡。與許由同。而馬遷不惟不列之傳。乃指共和紀年爲周召共和之故。亦太疎矣。登絕頂。望太行山。形藻甚。中郎見云。近此有三湖寺。侯趙川盤谷。皆奪繪事。予曰。卽往一遊。中郎曰。吾眷屬多不能久客此。爲州縣擾。候他日野服籐杖。

携子共來未晚。癸巳止新鄉。乙未渡黃河。河中見廣武山。楚漢大戰處。中郎曰。此卽連嵩少諸山者也。宿榮澤。穆天子傳曰。甲辰。天子浮於榮水。奏廣樂。一水東北流。卽黃雀溝。謂之雀梁。丙申。鄭州途次有流水。云卽賈魯河。止於州。丁酉。憩郭店。卽楊朴乘牛往來處。朴常入嵩山。構思爲歌詩。與魏野齊名。旣被召。爲謹語辭去。作歸耕賦。見志。真宗朝諸陵道出鄭州。賜以束帛。夫隱士文士。皆國家之鬚眉也。舉世貪功名如膏火。亦宜禮一二隱逸之士。以獎恬靜。所謂不踐之地。無用之用。邈矣此道。永不復追矣。近店有謝花城。不知何以名。今邑內大隗山畔。又有御花園。相傳爲黃帝種花處。涉黃水。出太行。黃泉所謂黃崖水也。東至鄭城。北入於洧。止新鄭。戊戌。次於邑。遊於溱洧。子產乘輿渡人處。按洧出西山。至近郊。溱乃合流。溱水源出密縣。卽潛水也。亦名鄧水。水南經鄧城。春秋小國。爲鄭所併。史伯答桓公曰。若剋虢鄧。皆君之土。所謂前莘後河。左洛右濟。王不驍而食潛洧者也。其水平時。深及馬腹。夏秋間雨。則山水泛漲。高十餘仞。奔騰而下。不可以橋。子產乘輿濟人。時月無紀。豈其十一月二月不成杠梁。止假乘輿哉。此高文裏碑中意也。全文見本邑子產祠碑。不具錄。過橋登鳳凰臺。上有塔。詢不知所自己亥涉溱洧。始見油菜黃花鬱然。路若深溪。兩岸壁立。皆千古人跡蹄輪所成。積雨注焉。過潩水。源發大隗山。卽具茨山也。亦名大隗。黃帝問道處。岸畔隱姑洞。從土穴達於頤。得平坦地。有數株。產缺。

北爲潁水。石梁整潔可愛。水經潁水經陽翟縣北。即此地也。其尾入淮宿署中修竹翠柏宛似江南人家別業。予歲甲午曾住此月中飲青桐下。今十七年矣。庚子天微雨。垂楊嫩綠官路作麴塵色。止襄城辛丑涉汝水。水出魯陽之大孟山。黃柏谷東至堯山西嶺下分流一爲汝一爲澑。堯山今伏牛山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服翠帶玉。徒倚於流水之上。即是水也。城始以周襄王居之。故名襄城。楚盛周衰。蠶食中原。此城卽爲楚地。所謂楚王城畔汝水東流者也。前爲首山。按天下名山六而三在中國。一爲首山。住曾遊焉。都無奇峯異嶂。不知何以鴈行靈嶽豈以鼎湖重耶。此山接紫雲山中。一竇如永巷。古置關楚之險。正在此近方城山。故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又云楚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爲万城。唐勒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万城。然楚有方城。又別有万城。因方万二字相似。故楊用修疑方城卽爲万城。非也。万城在今當陽。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聯絡數百里。號爲方城。一日長城。其無基築處。則連山相接。而漢水亘其間。是時列國各築長城。故楚亦有之。方城在葉。此其一徵。左傳襄公十六年。楚及晉戰于泓口。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泓水正近昆陽。方城在此葉。此又一徵也。壬寅路多磽硌。涉醴水。止舊葉。按醴水出南陽雉衡山水。經注醴水又東過葉。

縣北卽此處也。其地有王喬飛鳥遺蹟。僊中有三王喬。一周太子晉名王子喬。一食肉芝者。興漢葉令爲三矣。去此三里許有喬墓。喬已僊去。不應復有馬鬣。豈所謂殞琅玕之華。而更營丘墓者耶。昔黃魯直曾爲此縣尉。又城南三百步卽省禪師道場。傳燈錄所謂葉縣省也。今三戶蕭然。安睹淨藍。憩於保安驛。光武昆陽大戰處。此路兩山映帶。西披之山稍近。翠色撲人。峰巒起伏。不知果何山。東披山稍遠。然展旆飛旛。嶽嶽有生氣。止裕州癸卯過博望驛。卽張騫故封。甲辰止南陽。夜話坐客云。嚴光會稽人。光武未嘗遊會稽。不知何以爲故人。予曰。嚴光南陽人。以避亂客會稽。考之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如董子儀。嚴子陵。延皆待之師友之禮。可知光爲流寓。然子陵娶梅福。季女爲妻。豈避亂會稽後始娶妻耶。今人因後漢之誣。遂以本地高賢爲產于他方耳。乙巳渡淯水。水經注。淯水又南逕宛城東。卽此地也。張繡反。曹公長子昂遇害在此水上矣。曹公料無遺策。乃以一婦人之故致令骨肉限亡。身幾不保。慾令智昏耳。中郎聞子言曰。天下何事不被紅顏壞也。營綜世事。猶然。况有志出世者乎。止林水沿路枳殼編籬。已有襄中風景。閏三月初一日丙午過光武故里。憩于范蠡鄉。卽宛之三戶地。是時文種爲宛令。范蠡佯狂。故曰范蠡吠于狗竇。又種見而拜之。吳楚春秋謂楚平王時。又種爲宛令。佯狂不治事。則二人皆狂矣。豈當時楚人皆狂。而以不狂者爲狂乎。抑

見楚風不競而托逃之也。夫覆楚沼吳無非楚才。楚釋其才以資他國之用。悲夫。越絕書謂伯
蓋以霸王之氣見於地戶。故子胥挾弓矢以干吳王。遂要大夫種入吳。後又云。地戶之位非吳
卽越。乃入越竟。致越霸。卒如其言。昔三星聚虛危而管鮑投齊。霸氣見地戶而范文入越。其地
爲南陽同。其事同矣。止新野。丁未涉白河。卽淯水。從南陽經新野。沙堰等處。入漢。此後多崇崗
巨巒。便與中州異矣。止呂堰。戊申沿路多木香花。開如錦幄。風色甚惡。不見襄中諸山。近樊城。
始了了。渡浮橋。息於城外邸舍。晚步城西大堤。遊龜山上。有擦擦石。古砌台。唐詩云。騁望臨春
閣。登高下砌台。卽此處也。郡人多以三月三日遊其上。上有先主亭。山石甚佳。風大作。不及遊。
己酉遊謝公巖。巖卽謝希逸遊處。時希逸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領遊擊將軍隨鎮襄陽。性
耽山水。每政隙。卽出遊于此。至今稱謝巖矣。出城三里。過大堤。秀麥盈疇。初日暎射千山。遙見
樓台隱現綠樹中。甚秀媚。入門爲堂三楹。堂後卽巖也。石壁下覆有若修廊。紫藤上蔽。清泉時
注。沾濡巾屨。真浩然所謂石渠流雪水也。崖色冷碧。有若積鐵。時出冶雲幻霞。上勒數行字。乃
趙清老祭陣亡山士文。予謂遊侶曰。當亂離之時。此地爲大戰場。雖欲一刻有泉石之樂也。豈
可得哉。折而右上數十武。得小閣。閣畔有徑路。登崖上有樓。可望漢水。白沙晶晶。晃人目睛。有
洞有室。有皇可枕席。上俯挹素瀨。下巖取道峴山之阿。有墮淚碑遺跡。碑文爲蜀人李安所撰。

一名興初爲孔明宅碣。其文善。及爲羊公碑時。人始服其才。遊峴石寺。登山穿松林中。至朝陽洞。石壁披剝。雲霧甚秀。稍爲室廬所蔽。中有石。卽疊翠石。又半里許。至寺。寺之上爲洞。隆隆若夏屋。旁石壁有字。依稀可識。爲胡旦。謝泌。陳堯咨。竇學下闕一字。胡宦此卽卜居。謝正守襄。陳方守荆。皆名士也。右有石亭。亭獨立。搖搖欲墮。卽峴石石畔有石几。石楊柳梅覆之。晚回謝巖小酌。庚戌作。隆中遊。過檀溪寺。卽玄德躍馬處。寺已敝。惟有二柏。纓絡纍纍。此地舊有鴨湖。上承沔水。與檀溪相通。灌於習池。是襄陽城西往。皆浩然巨浸。今爲平陸矣。數里有的盧塚。古今多少人類。皆夷滅無聞。而的盧塚。猶存名同天壤不朽的盧。亦何可及。當天下多事。不惟勇將謀臣。項背相望。而追風躡電之足。聯鑣接轡。以供疆場之用。是時操有絕景。洪有白鵠布。赤免飛。有玉追。幾與八駿爭奇。至孫權合肥之戰。亦借霜蹄一躍。以絕危梁。夫太平無事之時。不養田。則鹽車耳。安所騁其奇。故知世亂而後戰。將名馬顯。戰將名馬顯。而世道又可知矣。初玄德之投曹也。曹公贈以驄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顛馬。委棄莫視。瘦痒骨立。玄德撫而取之。衆莫不大笑。其後奔荊州。聞騰躍事。衆乃服。則玄德固具伯樂之鑒矣。馬之躍也。其所以報知己恩耶。十餘里至萬山。爲杜征南沉碑處。與峴山紫蓋山爲三峴。王仲宣居此山間。山枕襄水。飛流注射。隔岸白沙如雪。綠樹封天。其中有井。卽王粲井。

也。井有石欄。唐初移置於襄州刺史官舍。而爲文以識之。故王粲石井欄記有二。一于頤撰。胡證書。一甄濟撰。彭朝議書。于頤豪雄。且通禪理。而甄濟卽狂瘡不仕祿山者也。夫仲宣之在當時。羈旅流落。不爲劉荊州所重。其登樓作賦。直若怨若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間者。及至異世。無論片甲一毛。世所共珍。雖區區一無用之井欄。比之于敦彝鍾鼎。相與尊而奉之。而爲文章。以侈大其事。則甚矣。才士之貴也。過慶壽寺。寺極華整。走隆中。卽伏龍山也。万山緣江。詰曲南走。至伏龍山。隱隱若龜背起山口。西向如一竇。其中含裏羣峯。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巉。巖洞突兀。景有八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柏亭。躬耕田。梁甫崖。抱膝石。老龍洞。小虹桥。半月溪。野雲庵也。訊所云草廬處。已爲王家幽宮矣。大約因山爲牆。因水爲池。因崖爲屋。因夷爲田。不出戶。而山中所宜有者皆備。極邃極廣。極清極腴。孔明擇而居之。可謂神眼。可見隱才。後世以躬耕南陽一語。遂疑其蹟在南陽。不知兩漢皆以南陽郡爲荊州刺史治。荊襄皆隸焉。南陽其總轄郡名。故耆舊傳或稱荊州諸葛孔明自稱曰南陽。有以也。習鑿齒去孔明不遠。其寄桓祕書曰。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縷縷。皆襄中事。明明如此。何復致疑。且考漢初平元年。魏已得南陽。遣將屯樊城。以窺荊襄。至十二年。先主始見孔明於隆中。其不應涉敵境而訪賢也。亦明矣。若夫殷芸小說。謂孔明所居乃南陽之墟耳。非南陽也。其說似亦無據。出隆中已。

暮辛亥過習家池。泉從後山來灌一小池。匯于門外大池。其上爲鳳山。前見鹿門。漢水環之。隆中幽邃。此處爽豁。皆栖隱之勝地也。水經注大略言沔水承鴨湖逕峴山至習池。習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中起釣台。列植松篁。則當時習池之水通於漢沔。洪流不直取給於泉。又云作石洑。逕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池。拗竹夾路。蓮菱覆水。是山季倫遊宴處。卽今門外池也。舊志此山名臥龍山。上有望海亭。又云鳳凰山。泉名鳳泉。訊之故老云。往時習家之水通渠南流灌田無數。自嘉靖中南狩承天清道者盡夷其渠。泉渠委瀉於大江。殊可惜也。按子美故宅亦在習池上。其右爲谷隱寺。寺已敝。走麥畦中看古碑。過潼口。從此至宜城數十里。卽古所云冠蓋里。今惟禾黍。時有殘碑耳。止宜城壬子道中兩山出左右。拔生動淡冶。止麗陰驛癸丑山路崎嶇。雨色黯黯。止石橋驛。散步畦間。見農夫播種者。頗覺田間之樂。甲寅從石橋發。絲雨若織。止荊門遊惠蒙泉。泉在西門外。過橋度山足。有雙泉出山下。匯於池。泉上沸若珠。太約同蘇門百泉云。泉上有黃魯直所書惠泉蒙泉字。近黃平倩亦書此二字。過象山書院。門外流水從石橋落於澗。聲甚震裂。雖旱潦如常。至唐安寺佛頂上。舊有珠光耀爍。人今惟一存。日已暮。不及細觀。乙卯雨不止。晚稍霽。共坐墀上。望山色。新月照人。丙辰過虎牙關。楚之喉舌也。石凜凜如刀劍。過卓刀泉。其土黑。名爲墨城。壯繆曾卓刀于此。故名。今荊州近玉泉。

亦有麥城正壯繆授命處墨麥二字訛也止建陽驛驛宇搖搖欲墮予乃移宿逆旅丁巳過龍
陂橋此地有龍陂古天井水也以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昔楚文王自秭歸徙都于此卽今
紀南城城南有赤坂岡下有瀆水名曰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謂之西京湖其水注于龍陂
一名楊水北會三湖經清暑章華諸台入於沔楚都于此今尙有郢城崇阜極多所云莊王釣
臺者猶有可識其台榭在今三湖化爲洪流陵谷波塵變幻自然暮止郡城次沙市登汎鳧舟
逐塵鞅中月餘心神勿冗百節皆痛忽登舟萬里捲雪寒月照水身爲之輕至三月十五日庚
申渡江見大人于息心堂止賀營谷自發輶至抵家凡五十餘日以途中遊山故淹偕行二孝
廉爲李素心名學元弟雪里名致道袁子曰予自去歲春仲別賀營谷今始還已一年餘矣天
能憚予以榮不能奪予閒也谷中竹萬竿翠色欲滴暇則登汎鳧走沮漳於紫蓋青溪之間覓
一息影之地吾願畢矣夫安知憚我者之非福我也哉

珂雪齋文集

一八〇

珂雪齋文集 卷之六

記

硯北樓記

萬曆庚戌夏中郎請告歸楚卜居沙頭得敝樓葺之名之曰硯北予問其故中郎曰昔人段成式云極宴之餘常居硯北夫人生閒適之趣未有過于身在硯北時親韋編者也我昔居柳浪六年日擁百城卽夜分猶手一編神甚適貌日腴及入宦途薄書鞅掌應酬柴棘南北間關形瘁心勞幾不能有此硯北之身今幸而歸矣中年以後血氣漸衰宜動少靜多以自節嗇山水雖適跋跡亦苦此亦宗少文築室江陵息影臥遊時也然而寂處一室又未能卽效寒灰古木之事勢不能無所寄以悅此生柳下之鋟叔夜所以寄也吾不堪勞麴蘖之逃元亮所以寄也吾無其量白鶴何嘗之調載仲若所以寄也吾不解操若夫貯粉黛教歌舞以耗壯心而遺餘年往時猶有此習今殊厭之昔裴公美一生醉心祖道而晚年托鉢歌妓之院自云可以說法度人白樂天亦解乘理至頭白齒豁時攜羣粉狐往牛奇章宅中鬪歌有何好而自云

天上人間無如此樂。雖云遊雲幻霞。無所汙染。然道人自有本色行徑。湯能沃雪。雪盛湯凝。火能銷冰。冰強火滅。出水乖蓮花之質。切泥損太阿之鋒。以此爲寄。是以漏脯止饑。雲白已渴也。吾必不爲。然則吾之所寄體。惟此數千卷書耳。陶弘景謂人生解識不能周于天壤。區區惟恣五欲。實可愧恥。挂冠神武。遂居積金澗之松風閣。孜孜披閱。此吾師也。往周旋龍湖老子見其老不廢書。人或規之。老子曰。他日青蓮池上。諸大士娓娓豎義。我以固陋張口。雲霧此幾許苦痛事。人以爲謔。吾實心佩其言。今而後將聚萬卷于此樓。作老蠹魚。遊戲題跋。與之所到時復揮灑數語。以疏淪性靈。而悅此硯北之身。吾志畢矣。吾計定矣。此予命名意也。弟其爲我記之。予曰。諾。遂退而次其語爲記。

捲雪樓記

質有而趣靈者。莫如山水。而常苦其不相湊得。其一。即可以送目而娛老。昔宗少文懷尙平之志。欲結宇衡山。而其後竟止江陵。立宅三湖上。豈非深山道遠。飲食藥餌俱艱于老人不宜。而三湖皓森之波。粘天蕩日。亦可借其秀潤。以暢性靈耶。荊州百里。無培塿之山。而惟大江自蜀來。浪噴波騰。爲天下奇觀。中郎卜居沙市。旣治一樓。曰硯北。以瞰江。其前尚有隙地。一日梯而自登其脊以望。大笑曰。吾事濟矣。遂于樓之前。復植兩楹。承露而出之。如頭上鬚。始盡得

江勢舉江自蜀趣吳奔騰頽曇澄鮮朗耀震蕩大地淹潤河山者悉歸几席之下凡巴西之遠峯夢南之芳草九十九洲乍隱乍現千帆競舉驚沙坐飛棹歌漁唱接響互答霽雨旦暮煙景萬狀於是中郎登而樂之而謂予曰宗少文棄衡山而止江陵也有以也哉時暑路方升九市如炙而登此樓則大江如積雪晃耀冷人心脾故不待其成日夕遊焉而字之曰捲雪

金粟園記

中郎既定居沙頭約予卜築共住予曰弟意在山中中郎曰吾爲汝籌之熟矣昔載仲若初居桐廬晚住丹徒宗少文初居衡山晚住江陵二子豈舍寂入喧頓改隱操哉人各有所宜也身非道開難嚼石子體類王微常須藥物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尚存室家王許之契難尋惠莊之譚何託展轉思之此地爲便且吾與汝亦漸老矣自伯鸞卽世我兩人已不勝斷鴈之悲而今豈可又作兩處蘇家陽羨許下事可鑒也予心善其言卜之數月不就而會大士塔下有以一園鬻者其地稍僻而其直甚省且有花木園亭之娛遂欣然成之旣成乃除瓦礫剪草萊去承露陰翳之字前有桂一株虬龍矯矯上于雲霄每聞香聞數里後有藕花塘可百畝水氣晶晶臨水有臺可亭中有書屋二竹柏雜花具備而門臨長渠桃花水生如委練垂柳夾之可以泛舟中郎過而呼予曰清波綠樹何減深山是亦不可以隱乎其中樹以木樨爲

甲故名之金粟園云庚戌七夕中道自記

楮亭記

金粟園後有蓮池二十餘畝臨水有園楮樹叢生焉予欲寘一亭納涼或勸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種松柏予曰松柏成陰最遲予安能待或曰種桃李予曰桃李成陰亦須四五年道人之跡如遊雲安可枳之一處予期目前可作庇陰者耳楮雖不材不同商丘之木嗅之狂醒三日不已者蓋亦界于材與不材之間者也以爲材則不中梁棟枅櫨之用以爲不材則皮可爲紙子可爲藥可以染繪可以顏面其用亦甚夥昔子瞻作宥老楮詩蓋亦有取于此今年夏酷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則水風泠泠襲人而楮葉皆如掌大其陰甚濃遮樾一台植竹爲亭蓋以箬卽曦色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驕陽隱蔽層林啼鳥沸葉中沉鬱有若深山數日以來此樹遂如飲食衣服不可暫廢深有當于予心自念設有他樹猶當改而植此而况已森森如是豈惟宥之哉且將九錫之矣遂取之以名吾亭

從沙市至度門記

萬曆庚戌秋兄中郎方家居相約爲玉泉遊且欲結廬買田老子其間病中猶喃喃不置至九月中郎逝矣予憂傷之餘疾病大作且不堪家冗鞅掌計惟有逃之山水間可以息業養

神而老父在堂。又不忍遠遊。其與故里相近者。無如玉泉。始決然定必往之計。遂以杪冬從金粟園曉發。過龍山。卽孟萬年落帽處。荒臺野草。淒涼不勝。江陵城大略在今郢城之間。其西有棲霞樓。近瞰江流。其地與八嶺山相近。故老云。今八嶺山一寺中。有古龍山三字。乃悟龍山卽八嶺山也。山雖坦迤。尚具峯巒。故萬年公隙頻遊。顧景賞適。此臺似蕭梁貴人釜鬹。恐非遺趾。里許爲大暉觀。頗存喬松茂樹。已見八嶺山蜿蜒騰躍。久不見山爲之眼明。止合溶圓臺山彌勒閣。相傳卽燦霞觀舊址。唐玉真公主建。其碑爲陳宗遜撰。庚遠書。今皆無有所云。合溶卽沮漳二水合流處也。仲宣登樓作賦。不在江陵襄陽。正是當陽。然今之當陽。近沮而遠漳。非舊邑址也。古治蓋在沮漳交會之間。水經注極明。則王粲登樓。正是此地。安得好事者創一樓于此。以破千古之疑。晚渡河。走當陽溪。河清澈見底。近縣山色葱翠。飯於城外報恩寺。行山中二十餘里。至度門。晤無迹法師地。卽神秀法師修靜處。爲玉泉下院塔址。僅存瓦礫。磊珂山色葱翠。師墓龍門。其實寂於龍門。葬於當陽。張丞相說所撰碑文。具見可考也。憶元微之宿度門。而臨溪一帶橋映竹千重。諸巖分院宇。雙嶺抱坦塘。諸句可想。見度門之勝。步大通殿遺址。正面溪。溪出玉泉山西。至此與玉泉會。上有三郎廟。卽關將軍平祠也。迹公爲中郎故人。相見不覺淚下。初中郎逝之夜。迹公夢中郎冠佩至山。曰。迹公吾從此居山中矣。醒而訝之。已而訝至。自

中郎去後。予無夜不入夢。十日前。都無入山意。偶夢中郎。偕予至玉泉。命予登殿拜如來。次夜又夢予不忍作夢會。始定山中之志。此來當遵遺命。卜築煙霞。作一祠。以安其靈。不止遊覽已也。

遊玉泉記

出當陽城西。跨重阜。見諸山最負象峙。而其中一峯尊特竦秀。氣宇如王。妍美如冠者。卽玉泉山也。其上時有異氣。非烟非霧。如兜羅絛。與諸山特異。山以泉得名。故二十里外。卽得泉爲人沮道。皆莽莽修澗。至己公嶺下。西泉之水繞度門而出。會于玉泉。其水較洪岸畔多石。水流汨汨有聲。從此兩披多坦迤之山。泉出其左。遊人不復與泉相捨。時見磚甃。皆先朝所修馳道。近寺得嶺。如龜背起。村市駢列。逾此如一竇。諸山左右障。泉聲始厲。嚙右壁半落。如赤霞。左爲諸山窮處。得圓阜。以積繆治。翠坡其上。中如永巷。是謂寺門。入門。泉自東來。帶寺有危橋。正殿依山如屏。兩峯袖邊。上有智者道場四字。黃太史筆。昔智者從天台歸荊州。登紀山。望當陽。山色如藍。上有紫雲輪囷如蕪。遂杖策孤征。過玉泉。至青溪。欲建道場。意嫌迫隘。遂還玉泉。止立水匏子堤。完真主應運。滹沱冰合。世法猶然。况人天眼目。百靈護持者乎。當時尺一。有事出

金棲玉題。侔於鬼工。是固一時也。宋明肅劉后蜀人。少隨其父入都。過此僧慕容禪師見而異之。爲之禮及撫育。仁宗正位長秋。大加護持。重爲嚴飾。是又一時也。浸至近代。僅存一殿。欹側欲頽。跡公居度門。傷其荒蕪。有志繕修。北走神京。大開講肆。時黃平倩及予兄弟三人過之。跡公言及此寺。幾欲墮淚。於是平倩中郎各草一疏。不盈一朞。宮府朝野。金錢廣集。其始終營綜。中郎極爲苦心。今遂煥然復還舊觀。雖不同當時之靈祕。亦大有異緣。山後一壁。舊多喬木。作殿時。伐以資用。正如剪髮紩衣。甚可悼惜。近禁采。屢年稱松。嬌姥能增黛色。寺址固龍湫也。雖累土爲基。今尙如珠在函。拾級登後。山始可瞰。遠尙存大士閣基。夫殿不毗陽。以含冲氣。閣不毗陰。以闢原隰。闕一不可。姑待來者。殿左有吳道子畫大士碑。作天男像。衣褶最古。殿右爲藏經閣。尙方新彌金疊爛然。左右各一池。清泉從殿後出。匯爲池。注於玉泉。或云邢伽之宮在焉。故一山皆泉。甃之以磚。芙蓉最佳。相傳卽金龍池。出護世殿。得前橋。復與泉遇。東行二百餘步。爲乳窟。窟中石作珂色。懸乳如蠟。涙前一壁。如幻霞。玉泉之水。噉其根而復出。時作壯瀨。其絕壁。有坎相當。云前人穴以架閣下。隱隱有字。盡駁。予謂是張孟及元微之所書。自可惜。若是俗筆。能疥煙霞。冰霜苔蘚。亦大解意。憶元微之遊此山詩云。松門接官路。則當時官路原在門外。

曰泉脈過僧房則當時僧房正對清泉流水周于戶下光景可想今重牆圍裏惟恐見泉乃知填蟬翼帖規方竹杖者何代篤有過洞兩崖多石骨較狹屢以石丸渡至響水潭有巨石亘溪中去地丈餘泉從石墜忽作大聲墜而復躍激爲浪花濤雪沾濡衣履山行稍倦童子以蒲團從坐泉上稍瞑目疾雷破山急雨隨之大似振秦皇帝驅山鐸也過此兩崖愈狹靈泉以出石骨爲泉所蝕作篆籀文乃捨溪復上山徑至關侯廟前水始寂是謂泉源過橋撫掌皆如珠串上沸俟所封當爲漢壽之亭侯而宋紹興中洞庭漁人網得一印文爲壽亭侯印不知何故豈唐宋間不識字人作贗物以入神廟者耶廟外列名人詩碑依稀見張孟等字不暇讀去廟數十步泉聲甫寂而石浪逼人矣道有二其左卽走竄叢道也其右往智者洞諸嶂圍之從一罅入如花源道旁怪石磊磊色或如墨如煙可坐可臥其立而欹者下可逃雨右嶺上爲宋修傳燈錄院今廢又里許至智者庵旁爲智者洞石理甚堅若夏屋洞下有井與大江爲盛衰春水漲通於玉泉爲洪流綠洞後登山石欹不受足屢跡至一處稍夷卽朝曦閣舊基萬山層疊中忽見山口近林遠水甚暢跡公以予議復之以祠中郎覺孤危難住下至智者洞右得少平地乃喜曰蘭若在是矣相與少坐洞中予謂跡公曰此地似于吾邑人有緣蓋智者亦公安人也智者俗姓陳父名起祖梁封益陽侯居公安以公安卽舊華容地故亦曰華容人有二子長曰

鍼次曰道光道光卽智者其母夫人釜臺在公安牛頭里今猶稱聖母塔旁有智者所建報恩寺其爲邑人無疑若祠中郎於此則信乎與邑人大有緣矣尋舊路歸復於乳窟看月泉得月如一溪濃雪晚宿於講經臺

鬻玉泉松桂庵記

方晏坐講經臺覓杖出遊而迹公自度門來云智者洞前地狹不可結茆偶聞寺西有一處舊名松桂庵今已毀爲蔬圃若以數銀易之可作練若予大喜欣然同往視之從玉泉中峯別開一嶂突然而止卽爲庵基左右小山圍繞前一山如列屏自庵基後登山不百步即可望遠近諸山予曰玉泉寺形勢極佳但爲諸山包絡如在井底故卓庵處必擇可遠眺者斯正其地也昔張志和扁舟湖泖間自號煙波釣徒後其兄鶴齡憂其往而不返作松桂草堂招之予性癖舟車數年間惟汎汎水上差與志和相似今游與漸倦意在隱山此庵之名真若爲予設矣卽以直呼寺長老鬻之夜至講經臺與迹公夜話迹公曰茲殿之初修也長信所檀二千餘金幾爲一猾商以計取去使非中郎至今安得有殿無論其始終謹持營綜之苦心卽此一事玉泉宜有特祠豈獨居士私情宜爾予曰昔米元章臨逝自云衆香國裏來去而至今傳爲鶴林伽藍生前愛其山石沉秀故也中郎悟修兼至自宜分身入流然大士護法無所揀擇且屢

屢兆夢安知不與關公同作金湯也哉此山亦名柴紫舊爲應真翔集之處別有微細世界非肉眼所見淨妙中陰萃止於此何必安養今旣得此地以安逝者之靈而不肖亦誓畢此生住山不敢云薰修但掃地焚香作一老廟祝足矣是夜布置庵中所建立事不成寐

玉泉閒遊記

住山飽後卽持杖閒行偶風日情和呼老衲同步山門外立泉田間予曰將田之半鑿爲渠引泉水其中作放生池中種芰荷不一年香風襲人矣天下惟活水難得惜無好事者過鐵塔至玄帝廟是爲玉泉左掖之山嶺上之松風與溪下之泉響相競行近溪則松風爲泉聲隱從嶺脊上行則松風喧甚泉聲亦少隱至一荒畦中望九子如刻畫諸山中惟此中獨有芒刃昔秋浦九子劉禹錫謂之尤物此山甚秀媚堪作九子虎貢其後稍坦夷者箕山也俗名許由山許由之跡在今登封嵩少之下近山有負黍亭故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于負黍與此地都不相涉豈因其山之名偶同而附會之耶左有危坡可下聽泉臨流忽見青石磊珂石爲泉所穿城深渠大類虫書鳥篆泉從渠下注聲響若鐘因呼爲石鐘峽也坐峽畔兩岸皆奇石綠苔附生秀縹若錦綺石中時有軟莎葉如長瓜稀依似仙掌茶嘗之味亦甘香

其上多突出可避雨復倚石坐水爲兩岸石所束故流疾而聲愈不平石爲千萬年疾流所擊奇形異態百出過此爲雙石關以有二石相耦如門又十餘步爲獨石關一童子以石丸渡至響水潭若奔雷矣復取山徑而西過漢壽廟里許有青石突出如蓋乃樵人逃雨石也近洞有樵家牆外青石如碧煙石隙紅杏兩三株盛開不數步又有青石四周如牆中圍數笏地可作靜室蓋玉泉前山以泉勝此處以石勝色皆類英石然玉泉之水實爲天下絕奇而石稍劣故此處不以石名方欲窮山後之勝而山雨數點至遂歸

堆藍亭記

予旣得庵趾於玉泉之右其後卽爲嶺上嶺百餘步稍夷可十笏餘望見西南一帶山色層峯疊疊蕩漾天際近南諸山樹木沉鬱有若鬢鬟疑智者所云堆藍即是此處予曰是可亭遂以伐木誅茆之費付寺居士成之方亭未成時予率一日三五過不揀疾風飛雪甚至夢寐中若或見之初閱龍藏或一日旣一函已爲看山滅其半強爲程課亦弗能蓋未嘗一刻忘堆藍也不數日走紫蓋望江南諸山秀絕然念堆藍山色不去心住一日夜卽歸又數日爲友人招入城赴酒席絲肉競奏予耳如不聞有與予喃喃語者予口亦未嘗加答人以予爲神癡或別有所思不知予之未常一刻忘堆藍也歸來輿中見亭將成如遲故人不及入室卽往登眺

日就暮藍氣愈深有如飽墨筆蘸淨水中墨氣浮散水面自成濃淡予愛玩之甚嗟乎予頗毛種種矣少年嗜好消除殆盡惟此尤物好之愈篤兼之泠冷煙雲可以消除名利嗜慾熱惱助發道心是予勝友也白首相對決不作屢月之別若異日者爲世路奔忙疎此勝友是謂負心寒盟鬢將軍神靈在茲是罰是殛必不予赦亭旣成卽以堆藍名焉以萬曆辛亥正月之始鳩二月末竣事以易成也故先庵成之旣成記其歲月如左

玉泉閒遊記

堆藍亭旣成日清坐亭中惟聞松聲鳥聲及嶺上叱牛聲也會伏之李生至同步西山間怪石如林可趺坐望峯頂石巉巉出綠樹中大有媚趣予方覓得一石趺坐看後山而李生前至一處大呼曰奇予遙問之曰能不失吾九子耶生曰正在阿堵予急往從之盡見遠近山色而九子如青蓮濯濯出水中若卜一小蘭若極一山之勝時山中數十里內宵無一人俄一兔一鷹掠予而過之風屯叢楚中鼯鼯鳴頗有於菟之懼日向暮復還亭上看西山晚嵐夕陽映射薄霧縈拂益其葱倩如墨花盤鬱不散予爲李生曰此真王維破墨山也是夜遂夢見玉泉山上復出一山若寶冠又見此山化爲一舟飛行虛空云蓋夢覺同趣予頗爽然自快矣

閱玉泉詩碑記

武安廟前有碑亭，乃前賢遊山詩碑也。其首爲張曲江與孟浩然詩。曲江爲荊州長史時，辟浩然爲從事，數遊此處。其詩真與藍堆比色，珠乳同清矣。其次爲白樂天詩，所云新葉參差，點殘霜，三兩聲者，甚有致。然考之，乃遊東都玉泉非此地也。東都出城三十里，有玉泉山。樂天分司東都，故常徯遊其間。澣詩有云：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聞道山榴發，明朝向玉泉觀嵩洛句。玉泉之在東都可知。又有玉泉紅躡躅，及溝滿玉泉色等詩，若屬當陽，則此詩亦宜收矣。樂天不宦荊州，由九江移忠州，從水道往，故有遊三遊洞詩。未經玉泉，其次爲常建詩，及顥破山後禪寺院詩，亦非玉泉。又其次爲五代僧齊已詩。此公本世外人，而鬼裾侯門，故其詩無韻。予嘗比于亞棲之字，良有以也。歐陽公註杜詩，已公茅屋下以爲齊已大誤。已唐本五代僧，安得與子美同時？子美詩中已公當別是一人。至今沿歐公之說，指此處爲已公嶺，爲已公茅屋處，皆訛甚。昔元微之誦江陵士曹屬遊玉泉度門，有詩四五首，極清妍，而碑不收，錯誤遺落。總之未嘗入目耳。吁！酈道元注水經至博洽，其注沮水，備言青溪之美。玉泉之水大于青溪，同入沮，而法不載。陸羽茶經不及玉泉仙掌，此間勝美，遺先者良多，不獨詩也。

遊青溪記

去玉泉五里許，入一音寺界。一音寺亦智者所建，峯巒甚多，總名爲一音寺巖也。翔舞飛

騰已異玉泉。中有兩峯特起。若象王迴顧。下有聚落。背山臨流。正玉泉青溪中路。訊一音寺址。云正在巖頸。今廢矣。可四五里許。始入青溪諸山之界。裂霧奔雲。恣態橫生。昔游桃花源上。酷愛其山勢生動。天外浪壁層層。以爲稀有。今見此山。不啻故人。生平有山水癖。夢魂常在吳越間。豈知眉睫前有青蓮世界乎。夫論峰勢。玉泉最爲尊特。若其層疊多態。起伏回環。吾不能不愛。青溪諸山。少年見妖姬。高士見山色。雖濃淡不同。其怡志銷魂一也。已近寺。忽見清流一泓。滂湃噴舞。是謂青溪。青溪之跳珠濺雪。亦無以異於諸泉。獨其水色最奇。蓋世間之色。其爲正也間也。吾知之。獨於碧不甚了然。今見此水。乃悟世間真有碧色。如秋天。如晚嵐。比之含煙新柳。則較濃。比之脫籜初篁。則較淡。溫于玉滑于紈。至寒至腴。可拊其殮。至其沉鬱深厚之處。螭伏蛟盤。皆不可測。入寺後。折而右步。至龍女廟。卽青溪發源處。昔僧法琳于此作論。龍女來聽。因祠之。祠前有方廣地。最宜聽水。相傳泉發源同江。故與江水共消長。然石中出泉。至冬猶湧湃。尤諸泉所無。泉之上有峰一壁。若燭淚下注。駁蝕巉巉可畏。其色朱碧相宣。霞雪雜出。皆千年雨溜所成。爲洞二。大土洞徑路斗絕。惟臥雲洞在道旁。若夏屋可居。卽琳法師著論處。元又有臥雲禪師居之。故亦名臥雲洞。洞邊石磊磊。色碧而中空。酷似太湖之佳者。與度門覓一卓庵處。後倚危石。前臨九子。晚飲龍女廟前。按水經注。青溪水出縣西青山之東。有濫泉。卽青

傾懸恆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栖託雲客宅心多結道士精廬卽此地也則青溪之勝其來久矣秣陵亦有青溪發源鐘山水光山色遠不及此而此處名不甚顯題詠亦少豈非以其僻哉侯景叛時陸法和正住青溪興南郡朱元英論兵事蓋青溪固居士往來處亦宜祠

遊鬼谷記

自青溪至鬼谷道中多磊磊之石石色沉碧空中而多竅其文如竹葉鳥跡過嶺入溪中行溪石爲千百年雨溜所洗皆如雪色至鬼谷洞前三峰如砌入洞門少憩道人持炬火前導見洞上皆旋螺作殘雪色其下若龜文所謂蓮花池也水下注淙淙有聲傍池行入兩重石門蝙蝠若鷄鶩綴其上卽所謂飲乳泉而長生者見火皆起或墜水中至前一小門道人蛇行而入會炬煙薰人目遂退共唱佛陀淵淵作金石響道人云洞左有桃源三郎及石柱洞可游不半里至桃源洞入洞皆大叫其中若大厦上爲亂雲封砌盤溜蹴乳閃爍變幻中隆起一案若佛龕三郎洞較狹於桃源而深過之亦用炬入重門大類鬼谷石柱洞蘿棘封門猿接而上中千年石乳若柱此洞有水不可住然水極清湛覓路下沿溪復從故道以歸鬼谷按拾遺記

亦云歸谷昔儀秦問先生何國人答曰吾生于歸谷古史云鬼者歸也鬼谷舊跡今在登封縣蘇張皆洛人也此亦附會矣

遊紫蓋記

住玉泉入春數日走度門商略游事首紫蓋度門老不能從與僧寶所偕沿途多峻嶺回望玉泉甚尊特其後爲青溪茅平諸山上帶殘雪日光映射寶公云大似晴雪映覆山巒予曰雲色稍陳不若雪色之鮮霽照人也過聖水寺相傳葛稚川鍊丹于此取水又數里爲吳王墳峯隆起吳王不廟葬至此豈禹王之讖耶楚都在沮漳間宜此地有王冢陵墓所云昭丘者皆相去不甚遠也此地望沮漳兩岸之樹分行交樾不可紀極路從山後以達於寺蓋自太行少室伏牛玄嶽諸山蜿蜒而行至此地忽止其前平原千里江南諸山皆可指數若天日晴明可望見江上風帆數月來滿眼峰巒忽見平曠如掌亦覺爽豁往時有客自玉泉青溪紫蓋來者吾卽問三山孰佳答曰皆佳不能優劣及予親至然後知品題煙雲非慧人不能大都紫蓋寬博玉泉尊特青溪秀媚紫蓋門戶也玉泉堂皇也青溪園囿也遊者以漸而入彌深彌妍若欲紫蓋爲青溪是以亭臺花木之娛而寘之懸旛列戟之處亦少蘊藉矣此山爲三十六洞天以南北二山四垂如蓋林石皆紺故名紫蓋予自山後嶺上來不見垂蓋之美而林石亦無紺

者所云深水甘聲亦僅存眢井耳。山頂有僊祠。卽葛稚川鍊丹處。予記列僊傳。煉丹紫蓋乃葛稚川祖。葛僊公玄字孝先。非稚川也。孝先跣行。屈氏二女作履施之。後分餌丹。二女皆僊去。至云山主爲劉綱樊夫人。劉綱爲上虞令。亦非是中人。不應作山主。俱悞甚。宜正。寺肇基於遠法師。天皇悟從荊州天皇寺移居此。往時樹木極茂。後盡伐去。今新栽松。嬌姥如綠雲。寺僧等頗嚴守護。不過十餘年後。又成佳叢林矣。夜宿於藏經樓下。曉送寶所歸。公安予歸玉泉行嶺上。復望見遠山晴雪。殊快。至聖水寺。從徑路趨玉泉。輿中於諸山外。見玉泉屹立。有若久客望故鄉。暢適不可言喻。豈非宿緣。過金家溪畔。兩水合流處。得一小庵。少憩。過此山峰。多茂樹。無童者。蹠光石嶺。石淨滑不受塵。下嶺卽玉泉寺。出松謾謾。水涓涓。窅無出路。復蹠嶺以達於寺。

遊龍泉九子諸勝記

出當陽城外。渡沮水。不數里。入山口如戶。遂行于日夕所望黛色中也。二十餘里。至龍泉寺。憩于胡康侯墓。康侯武夷人。官湖南提舉。時爲蔡京所惡。去官而隱。所云築室漳濱者。意卽此時。子宏等後徙居衡山。康侯慷慨勁節。易退難進。故其言曰。浮世利名。如蟻蝶過眼耳。夫士固未有不超然利名之外。而可與共學者也。墓前手植松。猶存屈鐵偃蓋。微風卽濤松下泉甚清湛。所爲龍泉者也。四周皆坦迤之山西。寺其中。青松如蔓鬱蔽之。山後有洞。名遠公洞。梯之

乃可登寺開基於遠法師故洞以之名案僞秦建元九年遠隨安公南游樊沔及秦將符平寇
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留乃分遣徒衆各隨所至遠于時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蓋舊時襄
陽人荆之路取道沮漳遠公錫之所至卽成闢若此其一也然考遠傳所云龍泉精舍乃在潯
陽此之傳會得無又同箕山許由類耶寺舊以古松勝近時負笈來此者取以爲薪日益濯濯
緣此方人士朴野見如來大士則呼曰胡神見圓頂方袍者則呼曰楊墨奴隸使之郵視其居
百年來頗沾昌黎原道篇之澤而寺僧亦不知有律儀屠沽治生自比于蒼頭奴子甘心焉予
猶記陶學士石簣爲予言村落中有老僧居積致富後其孫往雲棲寺聽講老僧聞之不悅告
石簣曰近日孫輩不守治家本業舍正崇邪往聽講經真可怪異石簣聞之絕倒嘗舉以爲笑
觀此則彼類中尙自冥然何況儒生法門衰替有由不足快也曉出山沿途峰色空翠撲人衣
袂左清漳而右曲沮望九子山亭亭卓立登陟已倦揀石而坐諸山絕似蓮花此峯又蓮花出
水之最高者遊侶曰昔李白易秋浦之九子爲九華居士于此山何惜一字袞之予曰九子之
名何嘗不佳自是李白俗氣不除耳予又安可爲渾沌書眉下山從燕子冲至何仙姑洞仙姑
衡州人不應在此路甚險洞皆碎石合成出燕子冲如戶闌忽開沮水當其前渡沮水至彭鄉
拜關將軍墓前公首已入魏此其肢體也予謂公旣敗北荊州業已屬吳權釋公以結於劉而

共拒操。劉必我德。公必思報。此亦一奇也。夫曹公非有君人之度者也。然下邳之降。果畏之而不殺歟。抑愛之也。公于此時如几上肉耳。曹公聽其去而不窮追。視權得而卽殺之者。果何如哉。則謂曹公有君人之度亦可。案彰鄉今在沮水上。去漳水尙遠。而水經注以漳水歷彰鄉爲關公授命之處。訛也。

由玉泉至遠安記

山中春已深。天氣和暢。遠安諸山之興勃勃。遂以正月癸酉從玉泉早發。山中野花盡開。沿途青李及棠梨花皆如雪。至一音寺。山如象王排立。過青溪。溪水碧乳沉淳。別有異氣。浮於水面。至龍女廟前。試茶。上臥雲洞。以所攜遊山帳寘洞外。共坐。從洞旁攀蘿捫石。可半里許。至海潮洞。前度來諸洞俱到。獨未至此。大略如楊惠之所塑楞伽壁也。一山皆青石。如太湖中空多竅。扣之鏗然有聲。若剪去草萊。一一剔出。茲山勝乃不啻惜。無好事者竟寂寂沉埋耳。過寺至青溪舖。見羣山如破雲枕藉者。白巖寺山也。昔郭河陽畫石如雲。此山曲折迴環。起伏變幻。大類遊雲生動。述異記載荊州青溪秀壁諸山。山洞多乳窟。則此山當名秀壁。今遂逸其名。然秀壁之名。非此一帶山不足當之。山路漸隘。從一竅入。如永巷。兩山壁立。時有泉聲。石上苔文。繡蝕。如排當彝鼎。至木瓜舖。石益奇古。過墨匣溪。極秀。遂雨漸至。覓所謂木瓜庵者不得。復行

二十餘里皆穿峽山大約予生平看山多土石間雜無純石者今日始見之往往京師曾見大李將軍棧道圖一幅純是設色青綠山木頗疑不經見今乃知所貌者皆此等山石類也峽盡得沮水山水相依路盡左彎晚渡水宿遠安城外慶壽寺

遊鳴鳳山記

渡沮水行可三里近鳴鳳山兩山石壁竦秀滑不受塵水從中出已心奇之凡經四五渡始至山下兩下如城青綠照人有石洞可居至大士堂水繞其前凭欄聽水淙淙悅耳遂登危壁幸有石欄可攀天門三相去各數里許諸峰膚骨本末皆美石千年苔痕瀦跡傳之如冷金繡鐵遠望山顛若鳩頭仰啄雲霄覺迫隘甚及至明堂祕室具備不意針鋒葉之上貯此淨妙世界如壺中九華以巧手鐫刻仙宇其間工炤特有肥瘦耳予此山覽十廟成異物石質中時出喬松矯健而淨四顧遠近山崩雲游霧相傳韋臯令此有鳳鳴之異按韋郎無作令事訛也夜雨大注曉稍止起步簷看雨後山色因與游侶評山曰遡江而西得紫蓋此七阜耳已見玉泉尊特凝重真山矣然土羸而石詘故少突兀之致已見雲夢青溪諸山怪石磊珂真佳山矣然非如雲之山也夫石重而雲輕每不相似石若如雲則生動變化巧研畢集故郭河陽畫石如雲入畫家三昧已見青溪鋪中白巖寺諸山飛翔游移滴嵐浮翠山真如雲矣然四時雲

也非夏雲也夫大火既熾上下歛蒸玉女授壺上帝揶揄於是焉雲氣忽起濃墨淡霧馬逝仇
張浪捲波騰浸地燒天含蛟裹螭散而愈疊燬之不開及砲車忽散天宇如澄金翹玉藥藻刻
葩連仙人回盼美女弄姿奇形異質不可輝述此夏雲也非鳴鳳諸山烏足以當之遊侶曰居
士激賞如此何不卜築予曰玉泉者諸山之門戶也止于玉泉則門內諸勝皆可次第收春時
以一輿偕數人每山各住旬月誰能障吾者且世緣未盡深入有期姑援許遠遊玄溜山中之
例可也天微放晴卽往爲鹿苑遊道侶攜酒天門以至遞飲而下半途雨復大作至大士堂泉
聲吼怒震蕩天地會暮遂不成行雨中持蓋溪間西去得雙石峙立處如扉內有澄潭溪水所
會至一民舍前對三石峰形空色蒼水繞其前倚山而柱令人有卜居之想山如鳳之將嘯名
象其形何必他有附會然章畢舊俎豆于茲邑不知何故豈有名姓偶同者耶夜宿於堂小道
人藥珠勸酒且乞詩爲之醉

遊鹿苑山記

宿鳴鳳大士堂之夜予被酒臥忽爲雨聲驚醒呼游侶曰彼鏗然者雨耶游侶曰然已復
臥至將曉酒醒耳根愈清聞雨聲益厲復謂之曰值此滂沱所爲愁霖也當奈遊程何游侶曰
急雨不終朝霽當可待及起視之而旭日上干峯矣始悟夜來所聽卽檻外怒泉聲也急乘霽

作鹿苑遊十餘里外。望山色已如吹雲潑墨。意甚躍然。下層阜聞水聲戛戛。流入沮即鹿溪也。兩山夾道如積鐵。皆拔地插天。膚骨總石如削之壁。時有凹凸花。其凹處容塵如爪甲。泥吐竹篠雜華丹碧爛然。溪水瀠洄間之。其東爲獅子巖。爲招仙巖。巖如墨汁灑成。陡健淨滑。飛鳥靡託。上有巖洞明堂。祕室具備。傳爲仙人所居。西有數峯連石柱峯。深翠殷紅。又加翡翠屏障。東峯忽折而北。鷺頭特起。寺憑之將斷。復絡一小峯出其右。卽法華臺也。大約兩掖之山。皆有長袖下垂。中爲重門。溪水繞袖出。東西無定。凡四度水而後至寺。寺已敝。出寺登法華臺。見後山。疊疊生動甚佳。然此山中觸目皆砂翠之色。入耳總笙鏞之音。攬之不盡。窮之愈出。何必惜妍遠山。下臺倚石柱峯下。行波水至繡鐵峽。以山色如繡鐵也。從峽中忽見三峯西峙。青翠照人。總之此山不獨骨理玲瓏。縮之皆可作硯山筆牀。而別有一種妖冶之色。似雪又濃。似霞又澹。皆若以南海之蠟鉛始興之解錫。越雋之空青。磨塗之丹砂。而粧施之。又渡水始見山後戶。丸泥可塞。復還至繡鐵峽。涉水得少平地。望前三峯。麗甚。于此處作一蘭若最勝。從此緣至寺後嶺上。歸寺有石碑。已殘闕不可讀。山上多鹿。故山曰鹿苑。溪曰鹿溪。志云。上多鹿。嘵詩云。町嘵鹿場。毛茛云。鹿跡說文云。町嘵禽獸所踐處。訊之僧云。今殊不見有鹿。惟獼猴數月一來。千百爲羣。旋卽去。山舊產茶。故曰青溪水。鹿苑茶。凋敝後。茶園皆廢。昔荆山居士陸法和初居江陵。

之百里洲。繼居邑之紫石山。後乃卜築此處。嘗云。吾著脚名山多矣。未有秀邃如鹿苑者。蓋因
峯爲牆。因水爲池。因巖爲室。因陸爲門戶。不修飾而自極。煙雲之美。法和擇而居之。可爲神眼。
後來開府郢州。似未嘗久居此也。昔臺城之難。爲千古學佛者口實。然此大士一出。而剪其羽
翼。侯景之首。旦暮至江陵矣。彼殺學佛者。而卽爲學佛者所殺。可云佛法無靈驗哉。萬回杯渡
之流。圓珪七辛之輩。其跡或出野乘。而大士呼風役鬼之奇。正史揭而書之。以爲不可信。則臺
城之事。亦不足信矣。法和居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止之法和。以空王佛所與
主上有香火因緣。應有報至。故來揀解耳。何以致疑。夫以空王佛所同學之友沙劫不忘拯其
患難。至於萬不可揀。然後已。尤大士中之有俠骨者哉。予欲於繡鉄峽上治一室。以祠法和。而
徐議佛宮。聞夷陵雷太史亦有此志。俟其歸。相與圖之。毋使荊州出此一大神聖。任其香火寂
寂也。

遊君山記

萬曆辛亥暮春。漢陽王子以弔中郎至。予感其意。送至岳陽。同遊君山。以風逆。泊舟南津
港。質明。東風細細。波平如掌。初日甫出。與王子方舟進發。過編山。水經注云。編山多箠竹。與君
山對峙。孤影若浮。今作幅非也。甚童都無竹頃之抵山足。見喬木蒼鬱。虧蔽天日。黯黯含雪霰。

氣兩拔之山如垂長袖怪石磊珂飲水而下寺內鴨脚四株唐宋以來物也上巢白鶴數百遠視之如王蘭花正殿亦壯偉後爲藏經樓左廡祠柳毅秀才作健兒裝西去穿喬木中新篁綠色照人蓋遠視此山直似長眉一抹入其中求所謂十二螺者亦不得都爲老樹壽藤所遮彷彿見污隆耳然曲徑中竹翠茶香雜花芬馥極紓迴有幽致宛似江南佳麗名園過軒轅臺此處可覽湖中之勝惜以文昌閣封之復行竹石中登酒香亭其下乃走鼎澧諸州道也還至寺左掖警上得朗吟亭望長沙湘潭去帆如陣上有古松數株趺健清人肌骨共坐其上着水大約天水一色光景乃此山尋常受用然亦不能于此外覓一奇語能模寫其澄鮮也步至湘妃廟穿林中忽得曠野平田極有野趣入廟中了無一人閱古碑頗喃喃皇英事不知帝女者乃天帝之二女非堯二女也自秦以來譖訛久矣晚復至山口覓石踞坐着水上雲變予謂王子曰天下惟夏雲最奇而湖上之夏雲尤奇蓋八百里之水氣上蒸空界淋漓漓漓生生動動極百物之態窮雕鏤之巧昔米老謂於瀟湘得畫景蓋謂湖上雲物異也吾又安得一椽竹中聽水觀雲以娛餘生耶是夜王子大有卜築之意水氣清冷不成寐辰起定庵趾在寺之右近軒轅臺雙髻曲抱竹樹駢羅猛風乍作趣別山靈一帆走岳陽樓下

遊岳陽樓記

洞庭爲沅湘等九水之委。當其涸時。如四練耳。及春夏間。九水發而後有湖。然九水發。巴江之水亦發。九水方奔騰皓森。以趨潯陽。而巴江之水。捲雪轟雷。自天上来。竭此水方張之勢。不足以當巴江旁溢之波。九水始若屏息歛衽。而不敢與之爭。九水愈退。巴江愈進。向來之坎窔險不能受。始漫衍爲青草。爲赤沙。爲雲夢。澄鮮宇宙。搖蕩乾坤者。八九百里。而岳陽樓峙於江湖交會之間。朝朝暮暮。以窮其吞吐之變態。此其所以奇也。樓之前爲君山。如一雀尾。鱸排當水面。林木可數。蓋從君山酒香朗吟亭上望洞庭。得水最多。故直以千里一壑。粘天沃日爲奇。此樓得水稍詘。前見北岸。政須君山妖蒨。以文其陋。况江湖于此會。而無一山以屯蓄之。莽莽洪流。亦復何致。故樓之觀。得水而壯。得山而妍也。遊之日。風日清和。湖平于熨。時有小舫往來。如蠅頭細字。着鵝溪練上。取酒共酌。章致閒淡。亭午風漸勁。湖水汨汨有聲。千帆結陣而來。亦甚雄快。日暮。砲車雲生。猛風大起。濤浪奔騰。雪山洶湧。震撼城郭。予始四望慘淡。投箸而起。愀然以悲。泫然不能自己也。昔滕子京以慶帥左遷此地。鬱鬱不得志。增城樓爲岳陽樓。旣成。賓僚請大合樂落之。子京曰。直須凭欄大哭一番乃快。范公先憂後樂之語。蓋亦有爲而發。夫定州之役。子京增堞籍兵。屢死屢生。邊垂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國議。其後朝廷用人如此。誠不能無慨于心。第以束髮登朝。入爲名諫議。出爲名將帥。已稍稍展布其才。而又有范公爲知己。

不久報政最矣。有何可哭。至若予者爲毛錐子所窘。一往四十餘年。不得備國家一亭一障之用。玄髮已皤。壯心日灰。近來又遭知己骨肉之變。寒鴈一影。飄零天末。是則真可哭也。真可哭也。

柴紫庵記

玉泉右掖之山。峯直下。如象鼻突止。卽爲庵。有堂三楹。曰淨名。以祠護法居士者也。舒其後。雷爲小室二。一居僧。一予自居。堂中望前山。如繡屏。墀下有木樨一株。可十圍。每開香清。一山。其右牆外。小室三楹。爲香積。周以虎落。庵之後。所云象鼻突止者。瞰之皆石骨。鑿一洞。曰幻霞。其中有霞紋也可容。一案四人。清涼沁骨。從洞右登山。緣鼻而上。可百步。得亭曰堆藍。園以牆穴。以通風。望西南。山色如墨花。淋漓。惟九子在西北。稍爲樹蔽。其鐸庵門外。左有小臺。聽玉泉水聲甚厲。可望後山。怪石老樹。游雲弄姿。堂中所祠者。上爲維摩詰。左爲武安。右爲伯修中郎。近得西川黃太史平倩之訃。予哭而祠之。平倩長伯修六歲。故位在伯修上海內交遊多矣。獨祠數公者。以皆有功德于玉泉者也。卽有功德于玉泉。而非道德文藻無遜前三公者。亦不敢濫祠。後度門之意。以雷太史何思。生平護持玉泉甚力。亦得附位在中郎下。創始於萬曆辛亥春。會以他事歸。至壬子六月初四日落成。而總名之曰柴紫。以玉泉亦名柴紫山也。予

卽以此日從講經臺移至庵。向來居重垣內。如螺如繭。至是始與山色泉聲親。每日辰起淨名堂中閱龍藏。午至幻霞洞。清坐焚香。晚登堆藍亭。看山以爲常。意甚樂之。嗟乎。予之來山中。從因衡中計之已熟。拚捨百丈游絲而至。蓋將終身焉。何者。道不在定。定爲道鎧。故古人舍喧入寂。假澄波以貯慧月。吾輩豈可逐逐紛囂。妄語那伽。如醉象之無鈞。似野馬之不御。此其宜居山者一也。鬼谷有言。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外境之爲水火也。亦大矣。而以燥濕之習氣。與偶政。恐入僕常新。難同浣布。騰波不住。有媿蓮花。燃濡隨之。害豈有極。故知涉事難守。離境易防。此其宜居山者二也。蘭香石堅。羽飛鱗沉。各有至性。吾一觸塵纏。周旋世事。若枳若焚。形神俱困。乍對疊疊之山。湛湛之水。則胸中柴棘。若疾風隕筆。春陽泮冰。昔人睇棨戟爲險道。走巖壁若康莊。信非欺我。此其宜居山者三也。膠許多生慧業。有志編摩。常欲取東國之靈文。西方之祕典。綜其萬派。匯歸一源。作後世津梁。中年馳鞅名利。垂情花月。羽陵蠶集。近評同固投膠。異或按劍。夫骨體如此。世路如彼。則采藥黃石。亦足以老矣。豈可臨砧刀而嘆秀芝。憶唳鶴哉。此其宜居山者五也。然則居山之事。吾志久定。吾計永決。終不捨此。更逐世路矣。庵成紀其梗概。而并勒五宜居者。以爲心盟。

爽籟亭記

玉泉初如濺珠注爲修渠至此忽有大石橫峙去地丈餘郵泉而下忽落地作大聲聞數里予來山中常愛聽之泉畔有石可敷蒲至則趺坐終日其初至也氣浮意鬱耳與泉不深入風柯谷鳥猶得而亂之及暝而息焉收吾視返吾聽萬緣俱却嗒焉喪偶而後泉之變態百出初如哀松碎玉已如鶯弦鐵撥已如疾雷震霆搖蕩川嶽故予神愈靜則泉愈喧也泉之喧者入吾耳而注吾心蕭然冷然浣濯肺腑疏瀹塵垢灑灑乎忘身世而一死生故泉愈喧則吾神愈靜也夫泉之得乎也予爲導其渠之壅滯除其旁之草萊汰其底之泥沙濯足者有禁牛馬之蹊踐者有禁予之功德於泉者止此耳自予之得泉也舊有熱惱之疾根于生前蔓延于生後師友不能箴靈文不能洗而與冷冷之泉遇則無涯柴棘若春日之泮薄冰而秋風之隕敗籜泉之功德于我者豈其微哉泉與予又安可須臾離也故予居此數月無日不聽泉初曠落照往焉惟長夏亭午不勝爍也則暫去之矣斜風細雨往往惟滂沱淋漓偃蓋之松不能蔽也則暫去之矣暫去之而予心皇皇然若有失也乃謀之山僧結茆爲亭於泉上四實軒窗可坐可臥亭成而嘆曰是驕陽之所不能驅而猛雨之所不能逐也與明月而偕來逐夢寐而不捨吾今乃得有此泉乎且古今之樂自八音止耳今而後始知八音外別有泉音一部世之王公大

人不能聽亦不暇聽而專以供高人逸士陶寫性靈之用雖帝王之成英韶武猶不能與此冷
冷世外之聲較也而况其他乎予何幸而得有之豈非天所以賚予者歟於是置几移榻窮日
夜不捨而字之曰爽籁云

珂雪齋文集

二一〇

珂雪齋文集卷之六終

珂雪齋文集 卷之七

記

玉泉拾遺記

居玉泉月餘。蘭若粗修復規寺中所宜有者。殿後有大士閣已廢。復之可以望遠。蓋寺以名勝甲天下。而無一登眺看山之所。于事理甚不可。殿前有泉。從山後來匯于池。宜甃之種蓮。而于護世殿左右各爲一室一池。郵此水入焉。使日夜淙淙汨汨。稍盈則出。而注於玉泉。是一快也。門外有田二十餘畝。可深其半。引泉出入其中。作放生池。由乳窟往關侯廟前。右泉而左爲山。足泉路漸崩。去山足已近。若令人運雜石磊珂其間。使僅可通人跡。而車馬艱於來往。其勢不得不取趙太守所改故道。庶山中清寂無囂。是亦一快也。廟東去數百步。渠內多石骨。爲水所蝕。依稀皆如駢窠大字。其上有田一區。前作一茶庵。以飲往來人。而後臨水。作一小室。使開窗卽聽水聲。看水色。是又一快也。夫此皆予心規之。而格于力者。其果終有落成時耶。其亦有耽山水之趣者。能來此助予否耶。嗟夫。予于世間之聲色。非淡然忘情者也。又非能入其中。

而不涉者也。自多病以來。稍悟寒窓火蠶。以涼燠異修短之故。急思逃之。而其勢又未能割。則取世外之聲色。以與之戰。而期必勝。蓋其始猶兩持不決。及其久也。習之熟者。故者新。回思向時與塵務相弊繆。以丘山之苦。易毫髮之樂者。真如狂如醉。追悔莫及。始知予于山水間。亦有至性焉。特隱現于磨戛之中。不得自遂。如膠粘鵬羽。絲縛驥足。而今從披剝後。愈入愈深。大暢其意之所欲。忻然目對堆藍積翠之色。自謂毛嫱西施不如也。耳聆轉石奔雷之聲。自謂韓娥宋臘不如也。不惟學世外之道者。宜遠遠離之行。而寡欲養生。賞心怡紳。莫妙于此。予賦命奇窮。不知何緣得有此福。快矣快矣。顧居山中。豈能安坐無營。稍稍點綴。以破寂寞。非所謂秀媚精進者乎。安得復如予者。來此與之共娛此生。是又一大快也。予何幸如之。

遊洪山九峯記

入鄂以來。闖入酒社。覺神明不快。甚欲以烟雲浣之。遂作洪山九峯之遊。出城黃葉如雨。官道旁爲洪山。入寺門。古松四株。霜皮虬枝。健甚。息左掖官舍。望八分山了了。大江如雪。晃耀天地。秋水未退盡。世界皆波濤也。繞塔登山頗見道旁怪石。鐫前代人字。已泐不可讀。旣至頤。望武昌萬家。若蜂房浮雪浪中。據石而譚者久之。下山至東巖寺。已敝。夜篝燈。閒譚人境。清絕。曉從洪山發。不數里。青青之山。澹澹之水。出左右腋。憩於關侯卓刀泉。喬松鬱然。過此山。愈層

登了不知九峯所在。忽從山口如永巷，始見朱碧委藉山間。九峯環抱一寺，如蓮花之裏蓮房。而松楓雜立，若花叢矣。寺極整潔，凡伽藍所應有者，無不具備。尤宜雨以處處皆有迴廊，不須履蓋也。守僧出無念師，衲衣并鉢履之屬。予曰：此非所急。急從迴廊至獅子石，登山頂，始窮山水之勝。猶爲松樹所蔽，不甚暢。予曰：此處得一高閣，則九峯之美備矣。於樹中見一處，紛牆隱。僧曰：此陽邊也。下山復走前山，望水武昌漢陽江色，宛然在目。松中據蒲安坐，渾忘人世。大都此中諸峯環抱極爲幽邃，而軒敞稍不足記。李賀之常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無水鑿。鶯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天地間之美，其闕陷大都如此。豈獨茲哉！山門外有小廟，不問故。僧曰：昔楚藩遣人爲無念擇地，至前山，欲定爲基。有老人云：無念道場尚須深入，因以手指其處，忽不見。後以聞無念，公曰：此姓周，名某，死社於此者也。今仍以爲卿藍矣。予初來時，煩火正炎，入山數日，身心灑然。中郎有言：名山如藥，可輕身信哉。

後堆藍亭記

惟藍亭旣落成，予以侍大人藥餌歸去。又一年，大人棄孤去，讀禮之暇，復走山中，得再有此亭。亭兩翼松長數尺餘，盡遮山色。惟前一面堆藍如故。山僧曰：有異獸至者二。予曰：昔曇氏制戒沙門，不輕入山，冒霧露犯虎豹，彼輕其身如沙塵，尚不欲以諸橫牋其身也。吾方欲借此

身根爲千生資糧安得不鄭重焉亭內翼以窗櫺今易之牆穴以通風亭外翼以短牆前爲級可十五六步三面皆牆而一路據險庶安坐無恐怖月夜可留宿其所以易成者以寺門外有伏甃數千片考之乃宋劉太后粧閣甃也太后爲蜀人少失父母舅冀姓者攜之入都過此寺有慕容禪師者見而奇之後入太子宮養育仁宗修此寺因爲粧閣其間久而圮于今幾六百餘年矣而甃完整堅厚叩之作金石聲古人作事不苟如此嗟乎予去年營此亭時行藏尙未可定聶政有言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予亦曰老父在予身未敢以許山也今老父以天年終予遂踐山靈往昔之諾三年之喪一切娛樂事皆遯惟看山聽泉味淡而趣輕者應不在所禁誦讀悉罷惟貝葉不拘予察其安于心合于禮而行焉豈惟三年卽終身可也亭成後舉無跡師及李伏之日納涼其上而予姑記之以識歲月時萬曆壬子季夏之望也

前汎鳧記

天下之樂莫如舟中然舟之在大江也雖汪洋可觀而其驚怖亦自不少故樂少而苦多惟若練若帶之溪有澄湛之趣而無風濤之險乃舟居之最恬適者也予自萬曆己酉市一小樓船曰汎鳧取離騷汎汎發水中之鳧意也遂自沙頭發過鄂渚九江抵秣陵當其波光皓森遠山點綴四顧無際神閒意適或駕長風一刻百里或汎明月橫雲照人曷嘗不快然石尤不

息淹滯無時。中流風惡徘徊彳亍。而不得泊。時時有性命之憂。則尤有大不適者。蓋舟之槩常以苦妨。故自庚戌以後二年。汎覿幾爲剩物矣。今春乃以舟從虎渡轉入三穴橋小河。時四月矣。兩岸楊柳森疎。開牕臨水。讀書作字。凡三日過故松楸而還。從來舟居之樂。無逾此者。豈非以有臨流之適。而無風濤之足畏歟。嗟乎。予少年心浮志躁。內多煩火。家居目若枳。而神若錮。獨看山聽泉。則沉疴頓消。神氣竦健。可以度日。故予非好山水也。醫病也。往族有老人。每日甚辰巳間。不得酒。則面若死灰。四肢掉戰。必得酒乃已。夫此老人之終身于酒也。豈誠知灑巾荷鉢之美。而效之哉。疾病所迫。勢不容已也。予之于山水也。亦若此老人矣。然山行多勞。不若舟居之逸。而大江之險。又不若小河之適。爲較恬也。予從此得計矣。河雖小。四季常流。又直抵衡山。從本邑斗湖堤陸行二十里。至三穴橋。卽登舟。兩岸多垂楊柳。凡五十里。而抵予生長之村。有輞湖可泛。湖邊人家多喬松茂竹。去予先居一里許。去予杜莊半里許。湖周圍十餘里。水光皓而不深。甚深者沒侏儒。景物可怡。月餘不厭。從湖入河。順流七十餘里。至彰觀山下。山勢雖坦迤。而深邃委曲。喬松百萬間。有怪石。冬春之間。水清澈見底。大約如富春江上。其西上三十餘里。卽爲澧州。州遠多佳山水。若夾山洛浦。俱爲禪林名勝。而太清太浮。爲神僊窟宅。自非半年。不能涉險奧。飽煙雲也。東下得嘉山。又一舍。至洞庭湖岸。得順風傍岸掛帆。半日卽入。

鼎州河矣。息於德山。山多篁竹。清邃可愛。西上卽爲鼎州。鼎州以上。一日可抵桃花源。一入青蓮世界。無便出理。不必以日月計也。東下卽爲走衡嶽道。嶽予尙未游。然太虛靈臺。朱陵寶洞。山經遊紀所載。尙恐不敢模寫。萬一或待予而啓其祕也。予計定矣。予志得矣。吳越之舟。居非不樂也。而阻大江。江上六千里。非有大不得已事。冒險何爲。惟此千里練溪。實予怡情養壽之地。必不羨夫乞鑑湖一曲者也。有何所障而待乞也哉。每歲如春遊。則二月寓鼎澧。三月四月遊衡疑。四月終。卽入玉泉避暑。遊秋則八月寓澧。九月十月遊衡疑。冬則家居避寒樓。舟二。一敝者。載糧食宿僕從。一自居。貯書畫。及一二賓客。鼓吹一部。往來煙雲間。二三十年足矣。

泊夢溪記

津市新舟成。將遊吳越。值虎渡涸。不得出。予曰。有朱陵舊願可償也。遂以癸丑初春四月發舟。次于孟溪。卽予故里。登岸步至珊瑚林。入荷葉山。老樹漸盡。至先居。苔錢滿地。其左爲嚶鳴館。愚兄弟三人。少年修業處。廢沼荒台。日以零落。省隣居兩叔。後拜於丘墓。今年覓數片碑石。封識其間。袁氏之興。兩制科相承。不滿二十年耳。移居城市。東徙西遷。日不暇給。何皇及先人烏兆也哉。時久不霽。見午日烘原野間。快甚。復至孟溪。登舟泛楊治灣。憩岸上高阜處。長安穀昇兩村之樹。封天蔽日。日晡順流而還。追憶十年前。與諸叔縱飲此地。一吸百盞。如得霜鷹。

作一小亭會河邊人家有麥地欲易數鑛遂欣然成之蓋予性癖好舟居此處多種楊柳維舟其下便是清涼國也此地原名孟溪當是居人姓或曰夢溪記昔沈存中常夢至一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蔚鬱溪水繞其下晚居南徐得地於丹陽宛如夢中遂以夢名溪故所著有夢溪筆談予屢夢至一處有小莊院彌望皆水荷葉遮門此地卜築成宛如夢中矣則名爲夢溪亦可

再遊彰觀山記

舟次灘之關山步于山間草中間有怪石水邊石尤突兀有若浮梁者其上有飛泉下注四時不絕關山之上爲彰觀山兩山夾立萬松鱗次中有山路泉水出焉乍洪乍細可二里許山逾深諸峯若象兕嶧踞喬松十里遮蔽天日訊樵者云上有寧極觀時日已暮徘徊樹中語客曰有以也夫道書之四十四福地黃范二僊鍊丹處也山勢幽邃泉流注射宜爲幽人所棲託耳客曰今爲藩封釜鑿塵涴青山矣予曰非屬藩封安得封天之樹爲青山介胃耶步出山口遇僮僕鵠立云登山覓不得而還予嘆曰甚矣僕之辱也從我于山水間二十年矣豈有聞泉聲不遡其源而他往者哉以後遇登山凡有泉處卽循水而覓予踪必可得也蓋此處有二山一爲關山關山之上乃爲彰觀山予昔遊時誤以關山爲彰觀矣登舟數里聞灘水聲舟師

不知水道至灘不可上急登岸時已昏黑依岸行見一樵人予呼之其人急走意以予爲盜也後又一樵者至尾之予問曰此間有居民否樵者曰從此過河卽宋家渡亦一聚落遂至渡口候舟

涉小洞庭記

洞庭之濱有小聚落曰麻河漁家數十戶櫛比時將過湖舟人不熟湖路乃覓一舟二人爲導雨止成行穿小港中舟人云此青茅窖也凡湖中小曲曰窖十餘里過一小湖舟人云此白頭湖也復從岡巒中穿一曲舟人云此掘子窖也又五六里舟人曰從此出口則爲馬頭湖及帽湖二湖相連可四十里今從小曲中出地名七星窖可不必由馬頭湖而直走帽湖予嘆曰若非熟舟人卽成七聖道矣出七星窖至帽湖白水封天可二十里走常德岸所爲侯家港也此屬洞庭小曲至三四月則蕩然一壑予以其名不馴直呼之爲小洞庭焉洞庭觀水最爲雄奇然宇宙間數百里一片軟嫩芳草翠綠嬌姪與水色相漾方知古人云洞庭芳草連天非虛語也

後泛鳬記

僕少如健犢子自經父兄之變百感橫集體日羸瘦今年始覺大有老態或長夜不眠耳

中日夕如轟雷。雙手酸痛。雙膝常畏寒。夜作楚尤甚。略有酒慾。卽發血疾。兩兄皆早世。僕隱隱有深怖。自念精血未耗之時。猶不敢以進取爭衡造物。况今疲然龍鍾已矣。已矣。從今絕意於仕宦之途矣。少有才名。或以止於一孝廉爲憾。然同學諸人。有才不減於予。學力數倍于予。而以一諸生終者。有矣。僕所得已多。亦復何憾。孝廉籠有體面。可支門戶。早完公租。不涉閒事。可以不到公門。半步州縣。亦自敬重。上擬不足。下擬有餘。亦可安心卒歲者也。僕於中外骨肉。由登第至蓋棺。皆親見之作宦之味。亦歷知之矣。大約以多欲求遂。故不得不處於忙也。而其實未常不厭忙也。以厭忙故。亦結想於閒地。而其實又未能閒也。有事厭事。無事生事。奔波一生。卽高明者率皆然耳。僕久已覲破矣。然此時又豈能閒偶。與忙之地相左。而與閒之境相近。則且舍忙而取閒。固其宜也。不幸性耽煙水。每見清泉流水。則怡詠終日。故自戊申以後。率常在舟。于今六年矣。一舟敝。復治一舟。凡居城市。則炎炎如炙。獨登舟。卽灑然居家讀書。一字不入眼。在舟中。則沉酣研究。極其變化。或半年不作詩。一入舟。則詩思泉湧。又冗縁謝。而叅求不輟。境界遠。而業習不偶。皆舟中力也。去年治一舟。欲走吳越。與錢受之諸公約。必來聚首。自臘月來。多病。不離藥餌。新正始漸愈。然種種老態。不以年變。直以月遷。且大江之中。風濤百端。當此禁網嚴密之時。自荆至吳。舟稅如織。所之巾廂。皆遭盤詰。胥徒謾罵。令人駭愕。茫茫三千里長。

江一片愁水耳。知交中韙士，即是貧士。富人多非韻人。僕賦性如此。豈肯開口求人，故作客居。諸亦自不易。况宿疾偶發數千里外。何人看視。以此東行之念漸止。適所制舟。又在邑之三橋虎渡。水涸不得出江。必由洞庭趨岳陽。乃與江會。不若且走湖內。遂以正月四日至三橋。登舟走澧浦。水秀而狹。無諸險難。飲食日益沉疴。漸愈至先人故里。見襟帶江湖。有數畝可以築臺御風穿池種荷。因以數金易得。當止息不遊之時。維舟柳下最便。先居去此一里。稍稍修葺。可以安住。杜園去此數百步。多松竹。可以閒遊。左里許有珊瑚菴。右里許有浣花菴。亦可暫息。父兄俱亡。獨兩叔。髫年知愛。相見卽驩然永日。有閒叟王吉人輩可以伴僕。有饘粥之田。可取租四百餘石。以其半贍城中妻帑。以其半爲村中及舟中資糧。歲有銀租近百金。以十分之二付城中妻帑作蔬具。以強半給予遊玩度支。又沙市有一宅。社友蘇直指曾諾以直。若得此再治田數百畝。僕于窮人中亦足以豪矣。支派既定。但飯來張口。有若神鴉。何俟僕僕更求人子。往僕之生計定於此矣。將取古今舟居之人。若張融。張志和。陶峴。趙子固等。外及釋子。船子。中華蠻。作一煙波外史。根書少未能集全。然亦粗有其概。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非虛譚。

也過洞庭。帽湖中白波千頃。芳草連天。與崔晦之偶道及因書而識之。示不忘焉。

再遊花源記

湘中有舟來。言道上荒甚。乃以衡遊俟之。秋穠次於釣灣。且歸適楊子文弱。相期聚首江樓。時景陵李長叔工部亦以使事至鼎晤間。遂共作桃源遊。時癸丑二月之十二日也。從江樓下三舟並發。長叔舟中客爲沈仲敏。文弱舟中客爲賀景明。陳仲韜予舟中客爲崔晦之。或能歌能奕。能書詩。是日過武山。次延溪渡。明日過桃源縣。至綠蘿山下。諸峯巒巒極爲瘦削。至白馬雪濤處。上有怪石。登舟皆踞坐。泊水溪。與諸公步入花源。至桃花洞口。桃可千餘樹。夾道如錦幄。花藥藉地寸餘。流泉汨汨。遡源而上。屢陟彌高。石爲泉水噏。皆若靈壁。將樂水忽從數丈下墜。擊石惺然有聲。已至山竇。有亭可坐。泉從上落。匯於小池。其上遂不可攀。有老道人從石壁上復緣而下。欲見其撻失足仆地。衆皆笑。其右爲大士閣。未暇遊。從石級下。可數百武。走桃花觀。有桃川佳致四字勒石上。爲劉禹錫題馳道亦整潔。間有杉松。邑人士江伯通。張阿蒙。諸公携酒宮中。攜得村伶一部佐酒。予乃竊步馳道間。至桃花下。月色轉朗耀。花香薰人。藉地而坐。頃之文弱亦至。相顧大笑曰。已較遲八刻矣。茵花啜茗。歡笑移時。諸客亦有至者。乃登大士閣。月下千山。皆如煙霧。夜已深。尋故路。出水溪。長叔已先至舟。意倦游不欲前。遂分袂。悽然有

別意辰從鈔邏村中獨與文弱進發過澄溪望遠峰穎秀甚至仙蛻石石如鐘鼎羅列水上森然壁立可畏間有磊珂水間者遂停舟據之而坐登舟里許爲漁仙寺山溪秀邃竹樹駢羅茅屋數家內有淨石一小峰極可登眺過平疇至寺寺內洞伏波將軍作健兒狀不知文淵韶秀如畫後有洞依以爲閣已圮然洞中石理甚蒼古苔紋蘚碧以手拊之如玉其左側爲洞者三皆可坐四峰攢立若筍其隙可登有小泉鳴草間峰形如旋螺每旋輒有少許地屢折乃止皆可瞰江四面如鏡甕中可作一靜室共意峰頂必有異滑不可上披草棘旋覓寘足處極力乃得至顛望諸山皆疊疊有迴波日已晡尋故路歸舟萬山如蓮繁繞水光浩白月色皎潔乃共坐舟頭小飲夜臥酣適醒時日上舟窗矣起望穿石亭立水上若雲鬢高髻興殊不可遏既至若在軒轅鏡中坐也外若鐵牆壁峙遠山波流花簇妖冶動人自辰至午留連不忍去已登舟近新湘溪山勢迴合不見去路溪山至此爭奇獻妍間有人家恨不與結隣也過仙人巖不及上至水西巖○暮其古色照人正與予所見高安鹿苑等泊舟巖下道人猿飲而至欲登其巖益飛舞度已暮不可久留循故路下已下仰視病悸昔伯孝長聞戰鼓之音懼而閉戶蒙被自覆漸登城而觀言勇可習也予從此習勇矣至魚網溪畔石板上布席坐飲魚網原名怡望中

郎改今名豈聲相似訛耶然魚網政自佳是夜月如晝觸目皆山色水聲相對皆閒人覺身輕甚中夜予獨起臥沙石間念吾兄中郎存時每以遊屐相角昔年遊此未及陟頗中郎舉以爲笑今已陟頗矣不知歸去後舉似與何人也不覺淚下者久之夜中月色水聲清人肌骨不成寐曉念魚網溪色淨綠不可名狀其中必有異乃放舟入溪溪口卽有磊磊石壁砂翠爛然老樹茂竹便娟媚人可二里許溪中石板若敷茵可步大舟不可往乃覓小舟巖溪相依若戀戀不捨者至十餘曲後水石間出石爲水所蝕若龜魚仰面昂首出沒水間灘聲雷轟霏珠濺雪小舟復不可往乃步行壁下溪水浸巖中斷復不可往則跣而過凡三四渡有灘浩浪掀舞相與灌足望前溪叢樹中有小亭漁人曰此龍角亭也下有龍湫急往改衣少息偶有鄉民陳姓者以雞黍至感其意爲之飽訊溪所止則云兩山相合中縈一帶可二百里許予曰此真避秦處也恨無小舟不能窮其源耳相與步歸至舟日向午遂理歸棹一瞬數十里去花源一牛鳴宿焉

遊靈巖記

遊花源後從陬溪入小河至蘇溪舍舟而陸遡小溪行卽靈巖洞中所出泉也數息老樹下近巖數里見山峰波騰秀媚特甚至寺泉聲益厲予不暇入寺先之洞見洞中冷然石雲排

當怒立。卽欣然一笑曰。不虛此來矣。洞縱可數百丈。橫可數十丈。中有一溪。淵深不可測。其上常有雨點下滴。若融雪響。大都一洞皆千年留乳所成。第工極變。色如陳雪。佛大士及鐘鼎象兜花鳥之類。以意模之。皆得其彷彿。正不必真似也。予乃屏息靜觀。從遊者呼云。急來看洞後石變。予曰。徐之。如啖佳珍。須少咀嚼耳。頂上時作稻畦文。其乳下注而中止者。如懸挂衲衣。摺理下垂。已杖而上。復過一竅。卽爲洞之後戶。見緣溪石理。如洞庭湖中軟浪疊砌而成。石脂注於泐隙。如乳雪旋螺上覆。忽若一鐘。然取象可種種。不獨鐘也。其溪可以益舟人。若蛇行過此。一重關其中。必有異。予輩膽薄。失此靈境。悲夫。起坐洞後平地上。小飲。僧云。新洞亦去此不遠。蓋數年間偶崩出。一石門。往瞰之。更大于此。其石理亦相類。特昏黑。須火炬而入。急令人縛炬數十。各持杖往。至洞口。泉聲汨汨。亦有一溪。以炬前。予等相尾而入。有室。有皇佛大士。及象馬犀兜之屬。種種呈態。其流聲至深入。益厲。蓋由此洞暗入前洞也。炬旣而還。洞口石搖搖欲墜。殊可怖。其右卽爲桃花洞。一洞皆水。惟亂石錯立水上。可步往。其中有門。水從門中出。予曰。桃花洞口名不虛也。過此水竇。卽避秦人矣。極力蛇行而入。必得吾願。乃去帽脫衣。以手據水上。直趨竇中。文弱亦欲從晦之。諸公大呼曰。毋往。母往。予曰。何哉。豈慮吾入而不復出耶。吾年已四十餘頭。顚種種。視世味已如咀嚼。若避秦人住此中。樂不可支矣。莫吾阻也。晦之曰。子欣動

而厭靜。今以一舟放浪江湖。有何不樂。一入其中。爲避秦諸人留。或強以仙妹相匹。花源雖廣。周迴不過數百里。他年迷路。不復得出。有若桎鎖。空自悔耳。予曰。避秦人皆仙伯也。凡仙人居山中者。去來自如。別有路可至上界他方。豈真同血肉。凡軀可拘之一處者。言已復走入去穴。不數步。而從人大呼曰。有蛇。有蛇。予始大駭。疾趨還。恨靈仙之永隔。悲弱志之不厲。涕泗橫如。而出至寺晚食。復步至前洞。見石竇中一小碑。上額篆唐朝奉題靈巖字。有分明便是桃源洞。不見溪中流落花語。餘書石者。不悉記。予謂靈巖山不足觀。而其中包藏靈怪。正如一樸茂人。胸中含裏無窮麗藻耳。獨寺中狼藉不堪住。夜坐殿前小飲。亦自成歡。

遊太和記

萬曆癸丑暮春。予自花源歸。作太和遊。從草市發舟。至襄中。陸行三日。而抵山下。道上山色泉聲。已冷冷非人世矣。息於楚藩蘭若。以首夏初九日丁酉登山。過謝家橋。經草店。此後馳道整潔。松杉夾路。菴觀櫛比。朱戶隱見。至冲虛菴。流泉細細。溢於衢路上。有檜一枝。開落花如金粟。卽山中亦僅此一株。不見多也。上仙闕兩山。多竹篠。至玉真宮。穿松杉中。有石橋三四處。皆如碧玉粧砌。其上爲玄岳門。如一寶方回之泥可封也。過此則煙雲金碧輝映萬狀矣。夾道古杉千株。過元和觀。溪水爭流。其左卽走玉虛宮中道也。以玉虛宮需之異日。急從中路行。有

危坡稍見野意不三里夾道濃陰山或左右擔至迴龍觀見天柱諸峰若刻若縷歷老君關公廟及太子坡皆修潔過平臺下十八盤石墀不受一塵樹影尤濃聞流水聲厲甚卽龍泉觀前橋也臺路有三一爲周行卽走紫霄南巖登天柱者入溪卽走九渡澗中至玉虛巖瓊臺觀道也其上爲紅門卽太上八仙羅公院諸處可抵瓊臺者予舊聞之中郎云太和瓊臺一道疊雪轟雷遊人乃云此山詘水殊可笑予拉遊侶請先觀水爲山靈解嘲乃行澗中兩山夾立處雨點披麻斧劈諸皴無不備具灑墨錯繪花草爛班怪石萬種林立水上與水相遭呈奇獻巧大約以石尼水而不得往則匯而成潭以水間石而不得朋則峙而爲嶼石偶詘而水羸則紓徐而容與水偶詘而石羸則頽曇而吼怒水之行地也迅則石之靜者反動而轉之爲龍爲虎爲象爲兕石之去地也遠則水之沉者反升而躍之爲花爲藥爲珠爲雪以水洗石水能予石以色而能爲雲爲霞爲砂爲翠以石捍水石能予水以聲而能爲琴爲瑟爲歌爲唄石之跃避水而其巖上覆則水常含雪霰之氣而不勝冷然石之顚避水而其顚內却則水常親曠月之光而不勝爛然如此者凡凡十餘里抵玉虛巖巖若青玉下覆樓閣流水遶之喘息稍定復下穿澗水稍狹流愈壯百武一息卽揀石而臥一日間行住食息皆對怪石爪齒纓足俱費乳雪生平觀水石之變無暢於此者又三十餘里始與水稍疎得中瓊臺新穀于火然望天柱蠟燭錯

峯無論巖崿之奇卽百萬碧樹綠光浮動射人其絕壁巖棲者隱穩樹中如蜂房間多拔裘念一之夫餌芝煮石咽氣殮和永絕梯磴獨翹煙雲以待羽化者至上瓊台日已暮遂止焉其後爲瓊台峰若一髻前指卽所謂外朝峰者陳希夷修道處曉辭瓊台過外朝峰從天柱後戶入登山謁帝望七十二峰皆如屏息拱立髻盤鬟繞雲駛霧騰亦不暇問其孰爲七星三公千丈萬丈等也記荊州圖經云峰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又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爐峰蓋後人易香爐爲天柱而以其副峰爲香爐云游侶問玄帝所自出予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氏居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致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台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以獻于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尙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俚甚無足存者自古山澤之瘤冲舉者多惟帝王絕少而黃帝祖孫皆鼎成乘雲歸于帝鄉似別有家學脈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而以腐骨望神仙以淫胎飲浩露宜乎疎天親地究歸玄壤也今黃帝之蹟相望而玄帝隱于肓說悠悠無知者故備爲拈出是日徙倚山上神醉烟嵐自念躡屐久矣大都自然勝者窮於點綴人工極者損其天趣故野逸之與濃麗往往不能相兼惟此山骨色相和神彩互發清不稿麗不俗人言五岳不堪伯仲良有

以也。謁帝復下天門。舍輿而步。與游侶約毋匆匆。見山骨稜稜。雲破霧裂。則少住。見兩山忽豁。千峰聳出。則少住。見古木蕭蕭。柯韻悠揚。石橋流水。悄然如話。則少住。惟畫棟文楣。卽掉臂而過之。以所不足者。非此物也。至南巖。巖石若駁雲外覆。爲循廊以達宮門。殿宇壯麗甚。殿後依巖爲諸院宇。亦若修廊積鐵冷金中。時出雪溜。蘚斑朱藤。蔓絡廊外。綠峰照耀。見雨瀑如白龍蜿蜒而行。至聖父母殿前。望天柱氣宇如王。息于棋亭。步至捨身巖。杉松滿路。皆數十圍。山行倦甚。甚至曉猶不能興。天昏昏作雨。再至南巖宮後石巖下。看山遂行。過雷洞。至太子巖。石亦奇峭。有泉淙淙。下滴杉松。皆數十圍。下至紫霄宮。宮殿所不論。其後爲展旗峰。前爲禹跡池。泓然沉碧。有水亭可憩。上爲福地殿。不及登。仍至九渡澗。抵平台。雨大作。覓舊路。暫歸蘭若。明日霽。始作玉真五龍之遊。從元和觀折而東行。路未修飭。有野致。山樹平衍。田疇龜折。近玉虛宮。松杉茂密。有大溪匯衆流界道。石橋壯麗。卽九渡澗及諸澗下流也。溪繞宮右。兩岸道院櫛比。時有小橋儼若。村里小市。過宮門壯等宸居。昔文皇以十餘萬衆鑿石開道。繕治宮殿。皆屯集于此地。凡十二年而後落成。故此地亦名老營矣。乘霽走九龍。不及入。沿途多平原曠野。至九龍行宮。有老松深柏。飯後着笠子。登輿。一老道人睨予而笑。訊之。則曰。此後山陰。樹影交加。無曦日也。乃擲去笠子而行。至此易夷爲險。山路頗多怪石。濃陰遮蔽。好鳥和鳴。近仁威觀。流水轟

然沿途溪水四至真與九渡澗爭雄時有瀑布過磨針澗流水交會震厲皆青羊澗桃源澗水匯合處也蓋蠟燭澗之水下匯爲溪其地坦迤無所遮越游人不惟聞其聲多餐其色此地兩山中蝕一縷路深林青茂白晝似宵驕陽疑月青羊桃花諸澗之水四而奔流如草中蛇如觥中線疾趨而過不知其所之故遊人不見水色但聞水聲風林雨澗互答相和荒荒冷冷殆非人世抵五龍門列紫柏二株其徑九曲過榔梅臺拜殿前雕欄刻石皆若碧玉墀下五井各一色又有日月二池一黛一赭昔陳希夷習靜瓊台峰見二老人數數來訊之則曰我五龍峰下日月池中龍也卽此池矣飯于道人舍見南巖騰綠驚紅大似小李將軍一幅橫披已命一小黃冠爲導至自然庵張三丰修煉處有上賜衲衣又行五里至山後路窮多支以木于石竇得洞卽長生巖也有道人辟穀已十九年貌甚腴分予以熟製蒼朮數餅甚甘訊之不言日已暮遂還宮中按此地自唐貞觀中均州守姚簡禱雨有五龍見於此建五龍祠逮至元始修飭改爲五龍宮至本朝始極其盛人皆知陳希夷于此修道不知殷長生房長鬚李玉溪馬明生田蓑衣之徒皆于此仙去者也是夜月色皎甚開窗了了見南巖燈火不成寐曉尋舊路歸始入玉虛宮周遭類一大縣其中虬柱龍梁雲棲藻井砌以文石覆以碧瓦綺寮雲接飛閣霧連其外金字銀書之亭眞官選客之宇皆可爲他山宮殿其左右道宇玄院綺錯棋布幽宮闕室千

門萬戶流水周于堦砌泉聲喧于几席姹花異草古樹蒼藤駢羅列植分天蔽日海上三山忉利五院依稀似之若夫山裏田間泉周塍外花裏有耕耨之客雲中聞鳴吠之聲能使芙蓉城中失其芳妍桃李源上讓其幽邃矣息於望仙宮目不暇覽情不周翫遂策杖而出訊之老道人云此卽異時武當縣也出宮後返玉真入涉其概步至松杉間與游侶評山予曰吾胸中已有粉本大約太和山一美丈夫也從遇真至平臺爲趾竹蔭泉界其徑路最妍從平臺至紫霄爲腹遇雲入漢其杉檜最古從紫霄至天門爲臘砂翠斑爛以觀山骨爲最親從天門至天柱爲顱雲奔霧駛以窮山勢爲最遠此其軀幹也左降而得南崖皴煙駁霞以巧幻勝又降而得五龍分天隔日以幽邃勝又降而得玉虛宮近村遠林以寬曠勝皆隸於山之左臂右降而得三瓊台依山傍澗以淹潤勝又降而過蠟燭澗轉石奔雷以滂拜勝又降而得玉虛巖峻虛缺空以蒼古勝皆隸於山之右臂合之山之全體具焉其餘皆一髮一甲雜佩奢帶類也遊侶曰君真山之顧虎頭矣是夜復止於蘭若明日至均州買歸舟云遊侶者貴竹楊孝廉襄中余茂才漢陽王章甫也

太和後記

太和之山無所不有分之爲洞天福地者當不知其幾今欲一覽而窮其勝此其神情何

關山水夫欲盡其要眇雖山中黃冠有不及至者要以涉其梗概太淹或不能留太速又有不
愜覺日來遊屐尚有所遺都由山徑不熟故曠曠耳令予再至則知遊矣請以八日爲期朝從
迎恩宮發徐行於龍泉九渡之間日中而止紫霄覽紫霄畢以其餘力及七星寶珠諸處而勝
可窮也朝從紫霄發徐行于摘星天門之間日中而止太和謁帝覽太和畢以其餘力及清微
朝聖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天柱發徐行于天門摘星之間日中而止南巖覽南巖畢以其餘
力及歛火不貳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南巖發徐行於仙侶青羊之間日中而止五龍覽五龍
畢以其餘力及自然長生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五龍發徐行于磨針仁威之間日中而止玉
虛宮覽玉虛宮畢以其餘力及仙衣圓堂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玉虛宮發折而右徐行于九
渡淵默之間日中而止玉虛巖覽玉虛巖畢以其餘力迴蠟燭澗諸處而勝可窮也朝從玉虛
巖發徐行于中下瓊台之間日中而止上瓊台覽上瓊台畢以其餘力及外朝峯譙處而勝可
窮也朝從上瓊台發徐行于太上八仙間日中而止遇真覽遇真畢以其餘力及冲虛元和諸
處而勝可窮也竭此八日之力卽不必盡發其隱伏而亦可以無遺憾矣是故游侶宜少恐其
撓也僕從亦宜簡恐其囂也與人宜健且與之飽恐其力盡尼子行也山資宜多且宜先授以
近日山中貧甚律不能給客也果飰宜儲恐偶枵也山志宜攜恐有遺也皆遊具也又彼所欲

得於客者祈禳至一宮則姑曲徇其願而我得以其隙作鎮日遊是又遊訣也若夫久住于此以窮其變態則又在好事者

西山遊後記

高梁橋

都門之盛皆在西郊則以西山之山玉泉之泉磅礴淋漓秀媚逼人故也泉水過橋繞隍入於大內最爲清澈過橋楊柳萬株夾道濃陰時時停駿照影不忍去佛舍傍水結構精密朱戶粉垣隱見林中者不可數真令人應接不暇客曰此何如山陰道上予曰山陰似郭熙此似黃筌

極樂寺

寺臨水有垂楊婀娜甚殿前松四株蓮樹一墀松香鳥語寂寂不見一人步至寺左國花堂花已凋殘惟故畦有蘆蓬耳癸卯歲一中貴修此堂甫落成時漢陽王章甫寓焉予偶至寺晤之其人邀章甫飲并邀予予酒間偶點白兔記中貴十餘人皆痛哭欲絕予大笑而走今忽忽十四年矣堂左有三層樓望西山惜樹封之僅見其鬚左禪堂後有喬松一株霜皮鐵葉可入繪事

西湖

出西直門，即不與水相捨。乍洪乍細，乍曠乍寂。至是猶爲湖。湖中蓮花盛開，可千畝。以守衛者嚴，故花事極盛。步長堤，息于龍王廟。香風益熾。去山較近，繞湖如袖。至功德寺，水漸約。花事亦減。多腴田。若好時也。功德寺門景極佳。內已燬。

裂帛泉

泉從玉泉山腳石根出，流聲甚壯。溢爲渠，了了見文石。沁洽徹骨，依山瞰泉，原爲昭化寺基。寺已廢，予謂像法，至今日盛極矣。山陬海澨，莫不備極粧嚴。至西山一帶寶地，相望此處於京師最近。山稜稜有骨，水泉涵潛，極爲秀冶。而聽其凋殘，且夷而爲場圃，利固亦有幸有不幸歟。其隣卽爲史園正泉所出也。有亭在焉，石色泉聲，大類虎丘劍池。以水活故勝之緣，竹徑而上，如龜背。上有堂三楹，可望遠。後有洞，陰森甚。燕中不蕃竹，此地獨盛。夜宿其中，風大作，如廣陵潮生時也。

中峯庵

西山別嶂，忽開如兩袖之垂。其左爲帝王廟，翠巖寺，曹家樓。其右爲弘教寺。而其中峯爲中峯庵。庵據最高處，望原隰如在几前。自門至堂，皆以精石砌之，淨不容唾。前有樓，可以御風。

左有亭可以遲月松花秀美坐其下音韻悄然記庚子夏中郎與予同居此處是時飯伊蒲而持木又自以謂得休心忘緣之樂矣久之而復擾世累未汰染習豈識及而骨柔歟抑初心易猛而久長難持歟今日對此山靈實有媿焉西山刹宇雖多惟此地清寂可住予遂移棲于此作消夏計也

帝王廟

廟不甚弘敞但以精石累砌極工中以石貌五帝三王列代賢聖儒先之像此正德間一中貴人惑世浮屠矯而爲之者也其志亦近正予謂帝王自有朝廷崇祀之典私祠之適成其變不知西山自有闕典卽不祠浮屠亦未始無可祠者特人不讀書耳按漢王氏有五侯乃譚商立根逢時也五侯中王譚實爲貞臣譚雖封侯而不肯事鳳水經注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涿郡西山光武卽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善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此五侯以貞節封比前之五侯清濁不同矣本傳譚倨不肯事鳳不輔政而薨子仁嗣仁素剛正莽內憚之令人奏就國後遣使迫使令自殺是不同王莽之政者譚之後又有子仁所云興者豈卽仁之弟耶因兄死而相率避亂正相因也惟仁受莽王之誅而後光武義而封其後然則譚抗王鳳仁抗王莽興子五人並能沉冥

飄然遠去。是譚之一門父子祖孫忠貞大節不亦卓然名臣也哉。夫五王俱以高隱居西山則西山以五王重矣。此山正苦無古蹟。有如此懿美之跡而志不知採。又五王俱有忠義大節。法宜祠。舊禮官不以上聞。皆固陋甚矣。若以此廟爲西山五王祠。極當。

香山寺

香山門徑寬博。喬木夾道。流泉界之。依山汚隆。以爲殿宇。殿前古松二株。虬龍詰曲。左來青軒。如衫袖忽開。盡見原隰。寺後有藏經閣。石路淨潔。高松列植。四望比來。青較遠。其旁青豆赤華之舍數十處。多植偃蓋之松。引流水周其雷下。自非久淹。莫得寓目矣。此地較諸山爽瑩。陽明可居。而遊騎雜遜。圓頂方袍者。見人來。其貌甚恭。而其速客去之意。隱然眉睫間。且追隨不舍。命之去復來。亦殊敗人意也。

碧雲寺

寺泉出石根中。有聲石壁色甚古。亭其前。爲聽水佳處。泉繞亭而出。流於小池。種白蓮千本。鮮潔澄淨。便覺紅蓮未能免俗。塘前有稊竹一方。嫩綠可愛。予家園中翠竹萬竿。視此如小兒頭上髮耳。然小竹嬌姹。亦自有致。况在燕中。尤爲難得。竹之前爲銀杏二株。盤曲蔭蔽數畝。其左爲洞。一若夏屋。可坐泉繞之而出。達于青豆之舍。流泉鳴於廡下。至殿前。而泉始大。爲方

塘石梁界之養朱魚萬尾紅爍人目泉從左達于梁聲始宏復有危橋下爲修澗寺較隘于香山而整麗過之其中雲梁霧洞綠窗青瑣牛肋狗骨之木鷄舌鴨脚之菜往往有焉嘉靖庚戌北虜欲入此寺竟不能文而堅故也寺僧多鮮衣怒馬作遊閒公子之態住此者雖快亦可畏哉

洪光寺

寺內結構不異他寺獨門外盤道絕奇凡十餘盤每盤半里許夾道濃柏有如列屏即亭午不見曦日予每窮一盤即坐石上不忍別去此銷夏第一處也但畜犬甚羶頗妨往來凡招提內多畜犬則其僧之道行可知何以故以護家之念太重故

臥佛寺

寺在深山中絕澗乃得寺以舉波爲門殿前古樹二株其孫枝皆可爲他山喬木詢僧云婆羅樹昔如來示寂於婆羅樹下此其遺種也予遊燕子磯見寺外有二樹亦類此而差小豈皆西來之種耶寺西有泉注於池池上有美石一具色如碧玉迺泉行極遠多美箭佳樹宛似江南聞此泉水最宜養花故僧舍多爲中貴所據郵泉以注於畦畛之間花事最盛寺中一老僧亦以養花自給有餘卽以施往來行脚者予昔年遊此俱驚詫喬木之奇末見石與泉也天

下事以偶過眼而失之者多矣獨此哉。

法雲寺

法雲寺在西山後去沙河四十里遠視之惟一山逼近則山山相倚如笋簪皺雲駁霞極其生動其根爲千年雨溜洗去石骨稜稜每山窮處卽有小峰如筆格法雲寺枕最高處乃妙高峰也近寺有雙泉鳴于左右過石梁屢級而上至寺門內有方池石橋間之水冷然沉碧依稀如清溪水色此雙泉交會處也其上有銀杏二株大數十圍至三層殿後乃得泉源西泉出石罅間經茶堂兩廡繞雷而下東泉出後山經蔬圃入香積而下會于前之方塘是名香水也山石雖倩更得此水活之其秀媚殊甚有樓可臥看諸山右有偃蓋松可覆數畝故老云金章宗遊覽之所凡有八院此其香水院也金世宗章宗俱好登眺往往至大房山盤山玉泉山而其中有云春秋山者章宗無歲不往豈卽此地耶按此山卽居庸關諸山之面與天壽山相接中開一罅卽居庸關也

趵突泉記

予南來入東國界李開府夢白遣使者逆於路曰君本吏隱不妨迂數舍一晤故人予諾之意不欲入城先以館詢開府曰館在趵突泉上此中荒落甚姑以一勺水相供養耳旣至未

及飯卽走泉上。泉凡三逆騰而上。遠視之若三鶴翔舞。若白蓮大于車輪。盛開水涯。近卽之下。如有伏械。令其躍而過類。如有洪爐。日夜烹煉。急而湧沸。聲聞數里。旁有草類蒲時。已入臘。秀碧可餐。或曰此溫泉也。按泰山之北。齊東南諸谷之水。匯於黑水之灣。至渴馬崖而隱。五十餘里。復於此見。昔人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至此得之。此其上源也。舊傳水北流入城爲大明湖。湖水東北流注華不注山下。匯爲鵠湖。而入大清河。以歸於海。今此水不復入城。至大明湖。宋劉豫時。自城北導之入小清河。不經華不注山下。而鵠湖遂涸。爲一片塵土矣。此下流之變也。予謂水就下。而今翻成炎上之性。卽蘇門百泉。滾滾上沸。如星如珠。未有湧起三四尺。若此之盛者也。請格物先生示之。

大明湖記

湖在郡城內西北隅。一名西湖。其半猶浩白。一壑可泛。而其半爲規菱藕之利者。畦分塍列。如白地明光錦。變爲百結衲衣。殊可惋惜。夫此湖之源。舊出於灤者也。今灤已徑從城外入小清河。而此水之所取給者。僅藩封內珍珠灌纓諸小泉耳。然則其爲巨浸如故也。豈湖中自有泉脈耶。夫湖不出於灤。而入於灤。灤不入大清。而入小清。谷之變也。珍珠泉有二。南珍珠泉已塞。惟北珍珠泉從藩府中入於湖。舜泉舊亦入湖。古人所云。清涵廣陌。冷浸平湖者。今已索

然惟見一勺又城西金線泉澄徹見底中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其小入濂不入湖

靈巖記

靈巖在岱之背若堂皇後有祕室遠望之峰巒簇花攢藥青翠照人予曰此天孫之所續纓也從雞鳴山畔入十里如永巷東爲朗公山塞之無出路故其山最靜寂予自嶧山道上來見諸山起伏巧幻之甚且早寒葉已沾醉至靈巖曇曇如夢中遊然猶記其葱青淹潤之狀其制詭異局而不可入者公輸所遺之五花殿其殿右有樹數十圍而色若珂若鉄陡健聳立者曰法達所植之柏其衣褶作稻畦文覽之沉碧扣之錚錚有聲者曰從地湧出之鐵袈裟其出於石罅作大聲灌于方沼有亭覆之可坐可掬泉者曰甘露亭其仰視石骨稜稜喬松鬱鬱可望而不可往者曰此山之顛其東峰有山如人拱而欲語者曰朗公石甘露泉現已復隱經香積而出匯爲小池分爲二井者曰卓錫曰雙鶴二泉其豐石最古泐而不可讀者曰唐開元十三年梁升卿碑其宋元人詩字極多而可讀可覽者曰蘇子瞻兄弟詩及金黨懷英字若夫偃蓋倒生之樹青豆赤華之舍磊珂枕籍滿山彌谷依稀入眼則予已忘之矣夫此巖也望之嵐彩墨氣浮于天際則其色最靈玲瓏駁蝕虛幻鮮活空而多竅浮而欲落則其骨最靈側出橫來若有視瞻性情可與酬酢可與話言則其態最靈其山之最爲穎慧者歟吁巖之所以爲靈

也。

珂雪齋文集

二四〇

珂雪齋文集 卷之八

文

遊岱宗記

岱宗遠視之如雲氣生動其右有山麗焉幾欲與岱爭秀冶而微讓其高寒者傲來也至山足始知傲來別爲一山云從山足過高老橋澗聲汨汨其上爲水簾洞巨石欹其腹受水如織又其上爲歇馬崖爲黃峴石石作黃色泉淋漓道上路更夷已復躡有大石數畝受水中峰諸泉注焉聲如旱雷又其上爲宋真宗御帳五大夫松僅餘一右爲朝陽洞有亭俯視傲來煙蘂可摘信天孫之美勝也至是始盡見中峰全壁石上出松松下出泉骨勁色蒼了無寸土惟餘遊人爪甲泥耳出大小龍峪登盤道盤在中峰與丈人峰之中一縷上攀磴道直懸應仲遠謂後人見前人履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者今殊不然輿也而繩曳之首反居下足反居上後人躡前人首前人載後人足如倒懸重累人畫可爲而絕磴窮爲天門直謂嶽祠在此針鋒上耳東去益寬敞如村落爲道院已爲御香亭爲元君廟後嶺若玉几可憑而左爲長巒繞

之當其前者爲五花石。若人以廣袖自障其面。五花石遂同五指爪焉。高而邃。孤而不露質。此又東爲玉女泉。又東行爲公署。上爲東嶽廟。後有洞。卽桃花洞也。洞左唐玄宗摩崖銘在焉。右蘇頌書爲俗書掩之。西去爲孔子巖。爲西天門。折而復東。上爲玉皇頂。有石突出。山之高竟此後望黃花洞。峰巒秀冶。甚如大家廣庭之後。復爲小圃。美石奇樹。布置幽倩。其前爲秦無字碑。若方幢然。從日觀峰看徂徠山汶水。已游仙人橋。捨身崖。五花巖而止。夜宿寒甚。雞三唱。執炬披重裘。登日觀峰。候日出久之下。正昏黑。上已明。又久之。了了見壁上字。日一縷。出海波間。已漸如半規。拋擲不定。乍浮乍沉。海水如羅縠。作碧色。初意蒙氣太甚。不得見日出。今始快。遂下袁子曰。斯游也。予憾焉。泰山以泉勝。自山足至大小龍峪。遠見瀑流。近聞水聲。而今皆凝爲堅冰。一憾也。山下有石經峪。八分書金剛經於石。水流波磔間甚奇。李斯篆在山上公署內。予皆登山後。閑志始知之。而未及見。二憾也。黃花洞爲山後戶。其峰巒洞壑。至幻至邃。而路爲冰雪封。不得往。三憾也。然亦有極快心者。窮冬沴寒之時。天氣晴霽。宛若上春。甚快。凡欲觀日者。多值陰晦。余一至。卽見之。又甚快。自予在濟上劇譚以後。輿中忽有所谿。胸中諸疑。涣然冰泮。故此番登山。止是登山。更無別想。則又生來一大快也。夫天下事。又何必一無所憾。而後爲快。則謂斯游爲快游也。亦可。

繹山滿山皆小石鱗次作濃墨色而霞氣縈之人之游者如以數斛蒼壁小磯堆積於地而口蟻盤旋其中因其隙爲往來有隙則前無隙則止總之石與石相依而忽有竇則爲徑石與石不相接而上復有一石榷之則爲橋石壅而受塵土若人爪甲中泥略可以容根荄者則爲樹石捍水而使之止則爲池石避水面縱之流則爲泉石詘而土稍羸則爲亭石詘而土大羸則爲郵爲祠爲佛氏之宮石下虛而上欹則爲巖爲洞爲前賢讀書處此其大略也昔人游此云茲山之石不相連屬方圓平欹各各異象其高大者數十丈小者亦數丈如屋覆如偃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如累棋如馬首如巾敷几筵如砌如累如戲擲其大可訝者絕頂一丸高數十丈欹盪乎石下臨不測有可轉而不轉之勢或曰神戲爲之理或然也繪諸石變已窮於此予不能再爲彷彿矣其跡之最古者曰孤桐寺有古桐尚存其次爲朱文公祠司寇子淵講堂秦爲李斯嶧山碑即子美所云棗木傳寫者亦寂然無有昔李陽冰于李斯嶧山碑得小篆法其後見仲尼吳季札墓字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則仲尼書法之妙亦何可言極李斯輩一生氣力不能入其彀中矣繹與嶧同道家洞天之一也

采石度歲記

予從北來入新安徘徊東國幾兩月至鳩茲候憑不至或曰校職也可不須憑予曰此功令也今典制日隳事事遷就吾方傷之而敢弁髦之歟况時方考校微有羶疵急去是爲贊往也不若一帆走吳越從越入新安爲便遂於錢水部惺復乞得二舟以十二月之廿七日泊采石入姑熟晤同年曹元甫元甫留予度歲予意在金陵天復雨冒雨行至采石已暮明日風雪大作予曰卽此可住依千古詞人李太白共度歲亦不寂寞也扶筇至太白樓下有古柏二株登樓見謝家青山疊出其左而大江浩白出其右其前則姑熟之堵坡可拾也西行益高得神祠者二五通仙人祠門迎江水白光襲人衣裾始見喬松偃蓋者數株又西得古寺寂寂無人瀕江行松益健可數十株從山頂直下如吐舌浮水上得娥眉亭江聲益厲見天門山如兩眉隱隱大石二搖搖欲墮上有千年苔蘚斑爛五色采石所由名瘦骨稜稜竅竇白出繩腰稍下視輒病憐更上可數百步如鼻準得高廣之亭自此視絕頂如美人頭上髻喬松蓊鬱如鬟時雪紛紛下入舟中臥明辰雪滿千山矣除日見居民持酒脯走五通仙人祠者如織而太白祠中瓣香寸楮無有爲之一笑是日予設席于太白像前置大觥奉之而予與遊侶坐其旁歌呼爲樂入暮雪益盛皆大醉置酒樓下令舟人撞僕聚飲舟人有少年能唱弋陽腔者亦自流利可喜歸舟多仆雪中不能起元日踏雪拜太白於祠有彩蝴蝶一翩翩然來不知是何祥也

游侶曰蝶文象也。雪中見蝶冷而文。苜蓿先生似之矣。其真所謂類應者耶。

游黃山記

循歛浦里許。卽見黃山雲門峰。鋒鍔甚利。已與諸山仙凡隔也。游人乍見之。有若山靈遣一使以逆客者。倚山傍溪行。松篁影中可一舍。至山口。嶺復見之。至芳村。躍而左右。近湯口。乃隱。有若三速客而退者。從此得大溪。聲甚洪。前有三峰壁立。如美丈夫。修而瘦削。色如濃煙。則紫石硃砂老人三奇峰也。有若雁行序立。以遲客者。湯寺在焉。溪間之過溪。迺硃砂峰足。得湯泉。香潔爲溫泉冠。浴後倚壁行。過瀑布。三復踰溪。息蓮花菴。望諸峰。蝕于霧。復走溪中。爲藥銚。黃帝之所烹鍊也。爲白龍潭水。石磨戛聲甚奇。舍溪。遡老人峰。足過虎頭巖。聽鳴絃泉。泉從峰頸下。注于溪石壁中。却瀑掛虛空。淙淙有聲。殊快耳。自湯寺至此。山溪間一部水樂。隱然賓初至。而絲竹喧也。已登山。硃砂峰出其右。老人峰出其左。如相介以引客者。循硃砂泉至硃砂菴。霧甚深。微見峰端草木。至硃砂巖。少息。游人云。每至此。則盡見天都峰。今爲霧隱矣。予嘆曰。毒哉霧也。遮蔽峰巒。害至此乎。俄蒼頭曰。曜靈現矣。予曰。微陽不能破積霾也。語未終。而霧忽下墜。日輪當空。天都一峰。如張圖畫。有若主人屏息良久。而出見客者。游人皆拊掌大叫。予偶足。肋拘攢。乃坐草間。以手捫足。而目注視天都峰不置。大約亭立天表。健骨峻嶒。其格異輕。嵐澹。

墨被服雲烟。其色異玉溫壁潤可拊可殮。其膚異咫尺之間波折萬端。其態異無爪甲泥而生短松如翠羽。其飾異夫道子之脚。陁子之頭皆貌吾所常見之山耳。若貌此翻覺太奇不似山矣。頃之霧墜諸山盡出蓮花峰依稀與天都相似而天麗過之。天都尊特蓮花生動予極力躡天都窮而至文殊院前石屏正天都與蓮花級接處也。下至蓮花洞觀丞相源諸峰汲而上如破壁入梯棧錯出息蘭若中左爲天都峰而桃花諸峰肩隨之右爲蓮花峰而青鸞諸峰肩隨之。若客子初就賓席而與主人相酬酢者其前墜霧化爲大海諸峰點綴其上予嘆曰快哉霧也非是不名海矣。降而西屏出右腋面蓮花而背天都奇峰之附于蓮花者可數也。近蓮花峰登其頂如蟻旋花片上已至風厲甚不能久立乃下于是蓮花峰窮大悲頂出右腋面獅子峯而背蓮花奇峰之附于獅子峰者可數也。自文殊院玉屏至此兩山盡合則足倦于嘵地兩山微合則目廉于取天組之升繩之降梯之出捫之度或游空爲魚或四據爲犬而甚之且虞爲鬼遇此無險矣。一木之怪一石之肖予多閉目不觀以非所以重此山也。從平得奇北上光明臺三十六峰皆見如登廣漠之庭主人皆出而與客相酣暢者自三十六峰外無名之峰巒亦奇真所謂輿臺廝養皆仙才也已經前海門至鍊丹臺鍊丹峰翠微仙掌諸勝所縈繞也已過平天矼觀後海飛來石幢寶塔諸勝所縈繞也已至石筍矼始信諸峰所縈繞也三海諸峰如

螭石筍如琢三海。如鐘鼎石筍如劍戟。總之至奇至幻。至靈至活。態窮百物。體具七情。如諸大士爲主。而各出神通變化。以娛客者。松谷菴以泉勝。借妍石筍。取道出丞相原聖燈菴諸處。皆如祕室小閣可憩客者。將出山九龍泉自山下作壯籟。如賓去而以鼓角送也。循舊路歸。向迎者送至欵浦而別。

關廟記

萬歷己酉。予初冬計偕入都門。夜中夢關公至予家坐上坐。予等以次見其首一人。先見而跪。所言者場屋事。乞公爲隱匿。公怒曰。此何事可匿也。叱之去。其後又一人見亦跪。不記所言者何事。最後予見公下而相揖。自稱治生。且云田事宜爲料理。其人髮尚不宜薙。遂別去。明年予不第歸。至十月走玉泉。其常住田。皆爲俗僧鬻出。而一居士頗不善。欲髡髮以溷玉泉。予急止之。方悟關公語也。關公實授命于此地。且歸依智者。役鬼神治宮殿靈也。固宜其首言場屋事。分明丙辰會榜事也。獨不解治生之說何故。予始建一蘭若。自揣與公必有異緣。云庚申予官太學。與都人士于餧。言及此事。輒云先父丙辰三月晦日偶沾風寒。至望日始得汗。呼予兄繼鯤等曰。異哉。予夢出東便門里。許見新柳數株。蘆舍一二間。中爲關帝冕旒黃袍。如生。呼予飲以勺水。曰飲此可活。受而飲之。忽醒而汗。今有生望矣。但不知關帝何以露居。乃命輶等。

尋求至東便門外十里許地名轆軸口柳樹簷棚宛如先人口中語歸而語之先人曰俟病痊當經始之後以飲食不節逝矣今鱗等不忘始願卽其地粗構門殿以供帝其兩廡後殿以住大檀子素感關公之神聞此益加悚惻公初時猶有武人之習後受戒護法之入流分身以度有情其事甚多又不止示夢已也于公名某字某生平正直卽去也亦自有佑助決無沉墜予固樂爲之記而以予所夢附焉

龔春所公傳

龔氏世耕谷昇之里至春所公始讀書爲儒公名大器爲諸生時卽拓落有大度人稀見其喜慍之色家酷貧舌耕猶不給環堵蕭然公于于然略無幾微佗傺性舒緩善談諧雖至絕糧斷炊猶晏然笑語其發奇中令人絕倒或橫逆之來人大不堪者公受之怡然旋卽忘之不復省憶也爲諸生屢試皆高等而連躡場屋凡應試者多先榜歸公獨徐徐候榜出閤罷徐徐看新孝廉赴宴買賈書數冊然後束裝失意者或藏匿避人公獨與得意人無異歲以爲常至四十餘始舉于鄉赴公車同事者以年老慢易之曰公卽當謁廣文選遷一老別駕足矣何得同我輩上春官乎公笑而謝之如此者數四竟笑而謝之無忤也然公卽以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嗣後佐廣西江西浙江南直隸藩臬爲河南布政使皆平易近民所之號爲龔佛始若

汝汝久多去後之思。公不爲苛清矯激之行。又素儉。所得祿入。自營產業之外。分給族人。居家時聞政有不便民者。公卽入告邑長。令語甚激切。長令素重其人。悉聽之。邑俗悍。卽鄉之貴者或名之。于公獨否。是時公仲子久舉於鄉。公季子舉進士。爲大行。拜監察御史。公之女孫予伯兄。舉會試第一。爲太史。予仲兄亦成進士。偶皆集于里。公以藩長致政歸。年七十餘矣。每至四節之會。簪袍爛然。人以此榮之。公能詩。與諸子諸孫唱和。推爲南平社長。一日孝廉御史偕予兄及諸甥游石洲。以公老。難於往來。弗約。已至。洲方共飲酒。拾石子。俄見雪浪中有小舠迅疾而下。中有一老翁。踞胡床。指麾江山。旁若無人。互相猜疑。逼視之。則公也。舟已近。公於舟中大呼曰。何爲遂棄老子耶。登洲。卽於洲上舞拳數道。以示勇。諸人皆大笑。極歡。至夜深乃歸。各分韻紀游。公歸詩已成。卽於燈下作蠅頭細字書之。明日黎明。遣使持詩。偏示諸人。俱以游倦晏起。不得一字。皆大笑。年八十三。以無疾而化。次子仲敏。字惟學。性愷悌溫良。聞人緩急。不啻若已有之。少有俊才。博覽羣書。萬曆癸酉。舉于鄉。所爲文。規秦藻漢。邑人風氣爲之一變。自後邑中始有以文章起家者。皆公發其端。旣謁選。得山東之嘉祥令。期年大治。訟庭寂然。下簾焚香。課士子經術。以憂去。起補太原。當事者以嵐縣瀆不可治。特薦公爲之。三爲令。皆鬻產以供官費。家遂貧。其平易近民。如其父。簾乃次骨。所之百姓愛之。真如父母。去則祠。竟卒于嵐。卒之日。

百姓數千人皆痛哭於堂下呼聲震地。堂欲爲崩。公未卒之前數日預知死期。自作書以貽弟及甥去來坦然若有得者。公好仙學。喜爲黃白術。竟不就。旁通天文地里醫卜百家之學。所著嘉祥縣志詳贍典則。爲通人李卓吾焦太史諸公所賞。仲慶字惟長。萬曆己卯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行人。行取御史。以建言謫磁州。判終兵部郎。竟淹抑不獲大用。公憤悌愛人。如其父兄。生平不喜言人之短。見人言人隱事。則饗蹙曰。爾親見之耶。其渾厚皆天性也。爲人沈靜。獨喜畜書。至數萬卷。躬自校讎。司理汝南時。無所事事。惟遺善書吏數十人。錄陳文耀所藏古今書數百部。中年絕意仕進。日以讀書爲事。大愛種花。所植異花草數百種。曾于河北見垂柳。婆娑委地。即遣人取一枝回種之。其好事如此。晚年斷量血。好布施。亦以無疾卒。有遜菴集。外史氏曰。甚矣龔氏之多長厚也。有石慶劉寬之風焉。卒享壽考。子孫昌熾。有以也。生死之際。可以觀人。嵐縣公之卒也。通邑之人。皆狂走。曰惜哉。善人死矣。及駕部卒。人悼惜之。多有泣下者。可不爲仁人乎。古人所爲嘆不言之蹊于桃李也。

萬瑩傳

昔馬遷傳伯夷。深悲夫爲惡者得福。爲善者得殃。以爲天道不可知。而不得已。乃歸之後。世名。夫貧賤困苦。在于生前。而乃遙遙焉望身後餘響。以自快。不亦迂而不切歟。嗟乎。覺皇之

書未盡傳于中國。生死之理。鬼神魂魄之說。見于易傳諸書。而俗儒無遠識。不能通曉。直謂人之沒也。終同于草木瓦礫。善惡報應。僅在一世之中。而當時之慧人。見一世之中。或有酬有不酬。感憤怨懟于天。無可奈何。欲取效于名果。若所言。則古今受禍之慘。如顏杲卿一門被殺。岳武穆父子遭刑。天將遂已耶。其爲惡之極。生享富貴。而老臥下。如李林甫與秦檜者。天又將遂已耶。若一世遂已。則善人受酷報。惡人享重福。誠有如馬遷所疑。若其不止于一世。而前因後果。在于後惡者。雖享石火之浮榮。而遭萬劫之荼毒。善者雖蒙轉盼之戮辱。而貽河沙之吉祥。是一世之中。禍非禍。福非福。使馬遷聞此。不將消其磊塊不平之氣。而灑然樂躍然喜耶。予里中有萬先生者。名瑩。字時徹。少工文詞。一試有司不酬。卽歸隱里中。教授于書無不讀。歷代史自首至尾。皆能成誦。授書時五經中有闕三四葉者。一寫無遺。中所音釋。不誤一字。旁及陰陽。堪輿農圃。醫術命祿。無不曉了。卜筮尤精通數學。作詩有佳語。爲人淳厚。生平無一妄語。亦不知世間何者可好。子族叔輩會飲。有譚及變童事者。大駭曰。世間乃有此怪事耶。頰面而走。家無產業。爲童子師。日得米無幾。又有高鳳癖。不能治。生家赤貧。朝不保夕。一婦蓬髮垢面。見欲嘔。頗多子。皆愚蠢。赤脚歷齒。雖奇寒。身穿大布如簾。一生惟向人乞殘履。著屋欹斜。其半見天雨。至竟夜遷徙。無垣壁。方畫臥室中。有人自嶺上來者。了了見之。老年愈貧。百方乃得一棺。

未逾月。一子乞食。嗟乎以彼其文行如是。而遭此荼苦。其能逃於馬遷之所疑乎。逾年。予族叔夢一人騁從。如今縣丞簿狀。叔屏立道側。窺之。則時徹也。叔問之。時徹曰。上帝憐我貧苦。今爲社神矣。遂覺。予叔爲人極正直。不妄語。其言可信。後鄉人多有夢之者。於是共爲立廟祀。以爲社。凡水旱病疾禱之。有應。予以謂社職雖卑。然亦難聰明正直者爲之。食數十家所享。亦不薄。且夫同時之豪富者。及爲公卿將相者。受福已過罪業山積。相牽入波吒呼號之獄。而時徹已爲一官廟祀。人間吾以是知爲惡之果獲禍。而爲善之果獲福也。

關木匠傳

關木匠名廷福。少與諸匠伍。無所知名。予族有傭。病死。傭亦豪族也。啖傭兒爲證。以訴于官。廷福方持斧鑿。爲人架屋。回聞之。夜入城。至旦。私呼傭兒飲。携出城。可四五里。復與飲。傭兒醉。夜。臥之破廟中。是日晡。縣官訊兩家獄。傭家倉卒失其兒。縣官曰。若狀言有子可證者。今安在。傭家無以應。縣官以爲欺已。反得罪。明日。傭兒還。事已定。無所用之。知爲關廷福所爲。予族大德之里中。乃始知有關廷福也。里中柞林潭邊。有麥田數百畝。初爲余家有。有周姓者。云是己產。連年捕訟。予家厭訟。乃賤其直。以與一霍姓者。於是兩家大爭。麥熟時。周乃僉勇士數十人往刈。周人刀挺備。至顛踣滿野。正困苦時。廷福爲人伐木回過。見之不平。大怒。持手中斧。

向之周人皆走立殺其魁一人霍氏。知周必訴于官度廷福且走已當獨罪乃急呼與飲不及霍捷其門。廷福笑曰我爲公抱不平殺人至死罪自我當之若走非男子也。周果訟霍于官殺之大丈夫自殺自當豈以禍及平人。霍氏無罪縣官壯而憐之授以意令以主謀歸霍氏。廷福不易辭縣官不得已定如律每年訊上官皆疑之凡經歷十餘訊竟不易辭卒死獄中。廷福不識一字亦不知何者爲義俠然其抱不平至死不撓大有男子氣今世士大夫遇小小利害卽推委他人以寬己責况生死之際乎彼所謂讀天下之書者也鄉人曰囚耳烏足道予曰士大夫慷慨就義卽呼之曰忠臣曰義士惟曰囚耳囚耳此所謂真意氣也。

一瓢道士傳

一瓢道人不知其名姓嘗持一瓢浪遊鄂岳間人遂呼爲一瓢道人道人化於澧州澧之人漸有得其踪跡者語予云道人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誅匿於羣盜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貨布歌舞妓十餘人賣酒淮揚間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擁豔冶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擬於正者又十餘年心復厭之亡去乞食湖湘間後至澧澧人初不識旣久出語頗狂多奇中。

發藥有効。又爲人畫牛。信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饋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之。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爐灰裏取金一挺。付祝云。爲我召僧來禮懺。懺畢。買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甚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間無不周遍。一市大驚。復還至廟中。乃仰臥。命衆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予聞而大異焉。人又問曰。審有道者不宜淫且盜。淫且盜者又不宜脫然生死。予大有疑。以問予。予曰。予與汝皆人也。烏能知之。夫濟顛之酒也。三車之肉也。鎖骨之淫也。寒山拾德之詬也。皆非天眼莫能知也。古之諸佛。固有隱於猪狗中者。况人類乎。子與予何足以知之哉。

回君傳

回君者。邑人。於予爲表兄弟。深目大鼻。繁鬚髯。大類俳場上所演回回狀。予友丘長孺見而呼之謂回。邑人遂回之焉。回聰慧。耽娛樂。嗜酒。喜妓。入骨。家有廬舍田畝。蕩盡。遂赤貧。善博戲。時與人賭得錢。卽以市酒。邑人皆惡之。予少年好嬉遊。絕喜與飲。邑人以之規予曰。吾輩亦可共飲。乃與無賴人飲。何也。予曰。君輩烏足與飲。蓋予嘗見君輩飲也。當其飲時。心若有所思。目若有所注。杯雖在手。而意別有營。強爲一笑。隨卽愀然。身上常若有極大事。相糾不肯久坐。

偶然一醉。勉強矜持。關防忍嘿。夫人生無事不苦。獨把杯一刻。差爲可樂。猶不放懷。其鄙如何。古人飲酒。惟恐不舒。尙借絲竹歌舞。以寫其懷。况有愁人在前乎。回則不然。方其欲酒之時。而酒忽至。如病得藥。如猿得果。如久餓之馬。望水涯之芳草。踏足驕嘶。奔騰而往也。耳目一心。志專。白酒以外。更無所知。于于焉。嬉嬉焉。語言重複。形容顛倒。笑口不收。四肢百骸。皆有喜氣。與之飲。大能助人歡暢。予是以日願與之飲也。人又曰。此蕩子不顧家。鳥足取予。曰。回爲一身蕩去田產。君有田千頃。終日焦勞。未及四十。鬚髮已白。回不顧家。君不顧身。身與家孰親。回宜笑予。乃反笑回耶。其人無以應。回有一妻一子。然率在外飲。卽向人家住。不歸。每十日送柴米歸。至門大呼曰。柴米在此。卽去。其妻出取。已去百步外矣。腰繫一絲臺。常虛無一文。時予問回曰。虛矣。何以爲計。回笑曰。卽至矣。旣實。予又謂曰。未可用盡。回又笑曰。若不用盡。必不來。予曰。何以知之。曰。我自二十後。無立錐田。又不爲商賈。然此囊隨盡。隨有。雖邑中遭水旱。人多饑焉。而予獨如故。予自知天必不絕我。故終不憂。予曰。善。回喪其子。予往慰之。回方醉。人家招之來笑。謂予曰。絕嗣之憂。寧至我乎。相牽入酒家。痛飲達旦。嗟乎。予幾年前。性剛。命蹇。其牢騷不平之氣。盡寄之酒。偕回及豪少年二十餘人。結爲酒社。大會時。各置一巨甌。校其飲最多者。推以爲長。予飲較多。已大酣。恍惚中見二十飲人。皆羅拜堂下。時月色正明。相携步斗湖堤上。見大江。

自天際來晶瑩耀朗。波濤激岸。洶湧滂湃。相與大叫。笑聲如雷。是夜城中居民。皆不得眠。今予復以失意就食京華。所遇皆貴人。不敢過爲顛狂。以取罪戾。易州酒價貴無力飲。其餘內酒。黃酒不堪飲。且予近益厭繁華。喜靜定枯坐一室。或有兩三日不飲。時量日以退興日以索。近又戒殺。將來酒皆須戒之。豈能如曩日之豪飲乎。而小弟有書來。乃云餘二十少年皆散去。獨回家日貧好飲。日益甚。予乃嘆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石浦先生傳

先生名宗道。字伯修。楚之公安人也。其上世世爲武弁。自斬黃徒荆。屯田于邑之長安里。至曾祖處士公。負氣以武勇聞。正德中天下亂。羣盜起湖湘間。公以兵法勒里中子弟自衛。盜賊不敢至。長令壯之署。以賊曹所擒捕甚夥。後賊盜報讐者數百人突至。公逐之於雙田。盡殲之。水爲之赤。子左溪公。改其先行。斌斌爲退讓君子。性慷慨。周人之急。每得糶直。擇其匱金。擲之。秤金于人。昂則喜。嘉靖中。邑大饑。公出母粟二千石。金千兩。以饑盡焚其券。家遂落。明年予大人七澤公。生有老奴。竊歎曰。活寶出矣。後娶方伯公女。實爲吾母龔孺人生先生。初先生降生之夜。祖母余夢一美人頭自天飛來。若今所畫天人菩薩之飾。寶絡交垂。以襟承之。甫覺而先生生。實嘉靖庚申二月十六日也。先生生而慧甚。十歲能詩。十二列校。見鄉先達祠。曰吾終

當殂豆其間二十舉于鄉不第歸益喜讀先秦兩漢之書是時濟南瑯琊之集盛行先生一閱悉能熟誦甫一操觚卽肖其語弱冠已有集自謂此生當以文章名世矣性耽賞適文酒之會夜以繼日踰年抱奇病病幾死有道人教以數息靜坐之法有效始閉門專觀棄去文字障遍閱養生家言是時海內有譚冲舉之事者先生欣然信之謂神仙可坐而得也移家長安里中栽花蘊藥不問世事癸未大人強之赴試行至黃河而返還至荆門舍于逆旅夜半夢有神人語之曰公速起如是者三先生醒復寐神人又語之曰公何不起吾老人爲公特來何得不見念也微以杖敲其足足隱隱痛擁被大呼而出甫出屋崩床碎爲塵人以此識先生非常人然先生亦翻然若有所悟曰吾其以幾死之身修不死之道也歸而寢死不復娶大人強之娶則娶田家女曰吾求可與偕隱者耳先生習靜久體氣愈充大人謂之曰昔淨名依于忠孝自古之冲舉者豈盡枯槁耶先生曰諾時復拈筆爲制舉義窮工極變丙戌遂舉會試第一年甫二十七耳先生官翰院求道愈切時同年汪儀部可受同館王公圖蕭公雲舉吳公用賓皆有志於養生之舉得三教林君良背行庭之旨先生勤而行焉己丑焦公竑首制科瞿公汝稷官京師先生就之間學共引以頓悟之旨而僧深有爲龍潭高足數以見性之說啓先生乃遍閱大慧中峰諸錄得紮求之訣久之稍有所豁先生於是研精性命不復談長生事矣是年先生以

冊封歸里。仲兄與予皆知向學。先生語以心性之說。亦各有省。互相商證。先生精勤之甚。或終夕不寐。逾年偶于張子詔與大慧論格物處有所入。急呼仲兄與語。甫擬開口。仲兄卽躍然曰。不必言。相與大笑而罷。至是始復讀孔孟諸書。乃知至寶原在家內。何必向外尋求。吾試以禪詮儒。使知兩家合一之旨。遂著海蠡篇。旣報命。旋卽乞歸。七八年間。先生屢悟屢疑。癸巳走黃州龍潭問學。歸而復自研求。戊戌再入燕。先生官京師。仲兄亦改官。至于入太學。乃於城西崇國寺蒲桃林結社論學。往來者爲潘尚寶士藻。劉尚寶日升。黃太史輝。陶太史望齡。顧太史天峻。李太史騰芳。吳儀部用先。蘇中舍惟霖。諸公先生見地愈明。大有開發。當是時。海內談妙悟之學者日衆。多不修行。先生深惡圓頓之學。爲無忌憚之所託。宿益泯解。爲修同學者矯枉之過。至食素持珠。先生以爲不可。曰。三教聖人根本雖同。至于名相施設。決不可相濫。于時益悟。陽明先生不肯逕漏之旨。其學方浸浸乎如川之方至。而先生卒矣。先生素切歸山之志。以東宮講官不獲補。僅得三人。先生曰。當此危疑之際。而拂衣去。吾不忍也。是時東宮未立。中外每有煩言。先生聞之。私泣于室。體經病後。遂不堪勞。自丁酉充東宮講官。鶴鳴而入。寒暑不輟。庚子秋偶有微恙。強起入直。風色甚厲。歸而病始甚。明日復力疾入講。竟以憊極而卒。先生爲人修潔。生平不妄取人一錢。居官十五年。不以一字干有司。讀書中祕。貧甚。時鄉人有主銓者。謂

所知曰我知伯修貧幸主銓可爲地千金無害也所知以語先生先生笑而謝之某邑令以三
百金交期爲汲引竟不發函急還其人時予偶見問何令先生祕之竟不知爲何如人也生平
却百金者累累或饋遺至十金則惶愧不受卒于官棺木皆門生斂金成之檢囊中僅得數金
及妻帑歸不能具裝乃盡賣生平書畫几硯之類始得歸歸尙無宅可居其清如此然先生爲
人平恕亦不以此望人且自多也興致甚高慕白樂天蘇子瞻爲人所之以白蘇名齋居官省
交遊簡酬應蕭然栽花種竹掃地焚香而已每有月則邀同學諸公步至射堂看月率以爲常
耽嗜山水燕中山刹及城內外精藍無不到遠至上方小西天之屬皆窮其勝詩清潤和雅文
尤婉妙然性嬾不多作著有白蘇齋集若干卷先生得年僅四十一有兩子一女皆先後卒竟
無子以予子祈年爲嗣蓋壽不如樂天而無子則似之矣傷哉先生與同學友黃公輝交若兄
弟先生死黃公哭之甚慟及葬黃公請告迂道登壠哭之爲誌其墓逾年先生舊社友董公其
昌視學政因諸生之請祠於學宮卒如其素志云中道曰先生平粹縝密而遇事燭照萬曆丁
酉戊戌間有東倭關白之警時議封貢先生歎曰石尙書其不免乎李卓吾刻藏書成先生曰
禍在是矣已而皆然如此者不可枚舉大都量與識皆全者也天不假以年未得盡抒其用世
之略惜哉先生書法遒媚畫山水人物有遠致作小詞樂府依稀辛稼軒柳七郎風味舊有傳

奇二種置之笥中爲鼠子嚼壞鳳毛龍甲竟不存于世可爲永歎

梅大中丞傳

梅大中丞名國楨字客生楚之麻城人也少俊朗有大韻能詩文善騎射既舉於鄉遂挈家客長安久滯公車無意仕進鑿采埋光無復圭角嘗曰人生自適耳依憑軌跡外張名教酷非所屑常與海內之文人詞客花月晨夕分題賦詠爲騷壇主盟遊金吾戚里間歌鍾酒兕非公不歡筆札唇舌爲世所榮孟公驚坐樓緩合鈿下至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走馬章臺校射平原酒後耳熱相與爲裙簪之游調笑青樓酣歌酒肆布衣楚製出入市塵摩扙鐘鼎賞評書畫大鼻長鬚有若劍客道人之狀識者固知公愛憐光景耗磨壯心與俗沉浮不用繩檢而外夷內朗宏量沉機真謝安石張齊賢之流也癸未登第鳴琴畿輔笑譚視事不令而戢邑多中貴數擾條教公詘其富榮其禮皆畏悅以去入覲騎駿馬帶長弓控羽箭偕侍史蒼頭十餘人作健兒裝沿途逐狡兔射野雀他邑令值之大駭以爲探丸人熟視則公也以政最入爲御史壬辰春寧夏逆賊劉東陽許朝暉拜暉承恩土文秀等忿巡撫黨譽裁制判卒特起殺之遂據城掠堡反督臣魏學曾以變聞朝廷旰食公上封事大略言賊不足畏獨虞秋高馬肥勾虜入犯禍且不細爲今計者惟擇驍將扼虜使不得入而後賊可攻臣見大將李如松父成梁弟如柏

等俱足智勇無忝崇文李愬且世受國恩可使也上許之諸言者畏李氏跋扈不宜拒虎進狼議論鼎沸公又上封事曰臣見寧夏猖獗必得名將以專其任時雖豪傑如雲各有鎮守惟退閑宿將李成梁父子素有威望紀律嚴明諸子家丁武勇可任雖寧夏哮承恩父子號爲勇健而不知李氏父子之遠出其上也諸臣乃慮其勢重生患有拒虎進狼之憂臣于此亦念之熟矣李氏父子卽爲狼子野心自取覆滅但當防之於遼東握兵之時而不當防之於廢棄雖任之後况昔則危疑不安而今明主洞察矣不以疑之之日肆其不肖之心而於信之之日反爲赤族之計其愚悖速禍又出劉東陽哼拜下矣謂成梁爲之乎臣非不知諸臣之心爲濟臣之所不及非相悖也但用人之道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上而疑下必不肖盡與之權下畏上之疑必不敢盡行其志將領因疑而不受節制士卒因疑而不聽號令忌者因疑而得肆其讒敵人因疑而得行其間欲專制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聽約束或與督撫期而先發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要結人心欲行法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立威欲待舉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觀望或與監軍謀而不合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聽約束或與督撫期而先發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與同心服而舍之則曰何故縱有罪以市恩抗而盡誅之則曰何故多屠戮以冒賞賛之而使其自殺則曰攘以爲功困之而致其遁逃則曰縱以生患無功則以爲怠玩以養亂有功又以爲妄報而

歎罔首尾牽制手足束縛古如王翦築羊或請田宅而後行或借機杼以自況以孫權周瑜義同骨肉必拔劍破案而後成功况未有深信之素而又示以猜疑之端乎臣固云今之將士殺身不足以或名剖心無由以自白邊士之壞所從來久矣伏望陛下斷之宸衷博採輿論成梁父予稍有可疑速罷其權別爲調遣如萬萬可以相信方可虛心任之臣自外吏入廁台班雖懷狗馬之心未効涓埃之報若疑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不必加以別銜假之重任但憑陛下威靈生平忠義誠知歸命則臣爲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爲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士卒先平定之日一切事宜付之魏學曾等聽其安輯以靖地方臣與成梁卽日還朝止求自明不敢言功儻中途事定聞報卽返若其不捷軍法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又何至以臣之罪貽他人哉兵機所在關係重大臣初聞變卽知此賊非魏學曾等所能定今見此舉動又知非此時紛紛者之所能辨也臣之所望在陛下一人耳惟陛下自以疑信決其用舍若曰姑以試之而使成梁不敢自專則功不可成患不可測臣不若先受狂謠之誅以免誤國之罪也疏入人皆服其才壯其氣上乃命如松往而公監其軍公乃與如松馳寧夏城下時賊嬰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虜衆以爲聲援意待秋高虜集肆其不逞公以一受降白旗豎之城南虜聞公至乃索見公面陳歸順公許之東陽許朝

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刀鎔耀日城上皆控弦挽弓以俟公單騎而進與東陽執手折論神意安閑詞語慷慨許朝露刃擬公公笑而受之賊不自知其膝之下也然賊意終奸狡甚欲求鐵券世守西夏公悉力攻城因風縱火燬其南樓曲招降人以安反側引水灌城會守將失防決隄功遂不終然賊益懼所恃者虜耳延至初秋虜達數萬果自沙澗大入斷我糧道賊遣通官二人爲虜鄉導餽虜金帛充溢及部落好人皆有贈遺又括城中女子千人啗虜令虜來取虜以故樂爲之用所至守將不能禦至韋州慶陽殺人民奪牛馬無數虜渡河從李剛堡入離城僅三十餘里公曰事急矣欲待督撫傳示緩不及事麾下將李如樟挺身願往擊虜公壯而遣之李如松等諸將奮勇擊虜斬獲過當我軍歡聲動地虜敗去賊大失望當是時賊失外援自知必死然詭言朝廷有招安詔爲諸將所匿諸將欲盡殺城中人以怖居民故皆爲堅守公度賊勢城中尙可支一年若至嚴冬此地酷寒我軍不得屯又恐勾虜復入至生他變大可慮也季秋八日之夜忽有三人來營中云諸賊以重陽悉入大城寘酒南城空虛可入也蓋寧夏城上有二重分南城大城云諸將不之信以聞公公曰時不可失也覘之果無城守急令李如樟等上南城公繼至時餘將多次且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公從城上語曰老將軍登城矣諸將何怯也遂相次上城公念衆未易約一妄殺則大城死守不可復得乃大呼云生擒者論

功不以級。凡我軍生擒一人，卽予紀錄，而仍縱其人所全活者數千人。城中大喜，然炬照視盡設香案，遂得南城。賊勢益孤。我軍從北關攻大城，益急。賊以南城居民子女親戚之在大城者盡縛之，寘長干上。南城居民痛哭訴之。公諸將皆愕然，無可爲策。公令指揮董正誼呼謂賊曰：「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女，劉東陽之母矣。若不釋放，亦如之。」賊聞，傳呼良久，人心始安。仍示以未殺降人。賊黨驚喜。公廉知許朝、劉東陽等意欲獻城，而憚哱氏父子強，其中可間也。乃覓居民與哱相識者得一人，曰李登，令其行間持諭字往哱所，曰：「若併劉許罪可贖也。」哱見之，果戟手哭曰：「吾父子生矣！」召其黨畢，邪氣等計議，須得符印。公據乃如約。登至公密，與免死劄付入城。時賊士文秀自作逆後，屢有歸順獻城之心。劉東陽知之，乃僞病託文秀後事。文秀入問疾，遂殺之。哱承恩至南門，殺許朝父子。畢，邪氣至北樓見劉東陽，未及語，頭已墮地。哱氏父子至南門，以殺賊告公，遂開城門。嚴申軍令，不得妄殺一人。城中皆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公念事之殷，父子卽不可赦，宜寘囹圄，以俟天誅。庶人心不復驚擾，而各賊資財足供賞軍之用。刀刃不血，保全一國生靈，實奇功也。而督臣忽有傳示云：「本日內不殺哱氏父子及諸從賊者，以賜劍從事。」遂盡殺哱氏及家丁等。軍卒爭功，恣意劫奪。賊賄悉被抄略，居民蕭然一空。公殊感之，以賊

平聞公不自居功賞獨後僅晉官廕一子金吾百戶不世然天子心知公能明年遂陞大中丞開府雲中時虜王款塞公以靜鎮之公嘗曰婦姑亦有漢物何況華夷當事者遇有爭無偏輕重可潛消邊警每遇華人盜夷物者寘之法無貸公一日大出獵盛張旗幟令諸將盡甲而出校射大漠縣令關揚怪異之曰今秋成出獵多損稼公乃多事矣後數日得虜牒云虜欲大入犯以有備中止關令乃嘆詫公機用之神也諸遊客走塞上者多以竿牘來主者致諸將校將校無所出斂戌卒餽之公曰吾安能以養健兒者媚無益之客子卒不數見也公清廉又耳目長諸將領不敢過爲凌削邊卒以飽督宣府時扯酋遣人送良鐵數十斤云虜中某山忽產此鐵公不報但命工鑄爲劍淬磨甚精及虜來市公禁諸邊勿與鐵鏹虜衆大譁公出劍示虜使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殆未有爾國幸有佳者何用此方下產也虜衆聞之歸怨扯酋扯酋詞屈乃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實中國市來虜中安得有此聊爲誇耳公曰我以至誠待爾此後勿復作此狡猾仍命以鐵鏹與之公雖令虜不敢歎而每遇虜饑輒以賑濟與華人不異故虜皆感泣酋王稱之爲父其忠信行於蠻貊如此後以憂歸田旣除服不及起用而卒公性坦夷外寬內嚴終身不見有喜愠之色毀譽當前不復致辨倥偬之中愈見暇整綜理綿密筆硯皆有方略口無臧否忽出一書其人立見飲啖兼人後房姬侍繁多亦無華飾頗有夏侯

妓衣之誚。公夷然不屑。文辭甚典雅。詩有奇氣。不多作。尺牘工巧。甚喜射。至老不倦。每會燕多。以寒具爲的。與賓僚共射之。晚通禪理。女澹然以孀爲尼。公不之禁。澹然戒律甚嚴。于道有入。父子書牘往來。頗有問難。方公之開府雲中也。予時客長安。公以字來訊予。答以學道未契。汲汲求友。公復以書來云。貫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于此處求友。顯靈宮古柏。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奈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餘人。晉陽庵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葛道士。越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儻欲之。便以相贈。其持論蓋如此。後邀予至雲中晤言。予少時有奇氣。相見直坐上坐。挹虱而譚。公待之益恭。每有所論。公退而疏之一。詩成。公曰。眞才子也。嘗于水磨河寘酒。大合樂泛舟。辨論鋒起。公自謂數十年來無此樂。率將佐出獵。公與予並馬笑譚。千騎圍繞。笳管清路。呼聲震地。箭如餓鷗叫。抵暮而歸。燈火晃耀。居民摩肩以視。大略如子瞻遊西湖。從湧金門外入也。予偶與諸狎客野飲。公忽至。遂共坐。與諸人調笑。略無忤意。亦不問姓名。而去。一日暇。公謂予曰。料理堂事。入衙偃臥。令兩婢搥背。便過一日。真可謂無事。予曰。公子此道。曾有所入否。公曰。我昔聽方湛一講論。有所入。至今灑然。予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公未揭其巢穴。而遽爾安居。未可也。公曰。殺之何由。予曰。此拔刀自殺者也。或于文字上殺。或于

朋友聚譚時穀或于無義語上穀皆穀機也若是則吾欲公厭事矣公曰善公於是深研悟理予自雲中別後不復再晤不意公遂去世竟未圖一合併已矣已矣何時復見此偉人也

袁子曰世之名位蓋前定焉公爲孝廉時時大冢宰王公爲子覓禮經師未得王公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主公同頃之卽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公王公明日往謁麻城劉大金吾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公曰有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公卽託劉金吾延之後王公與公飲夫人竊窺之長髯大鼻依然夢中人也王公後乃語梅公以故公遙謝一日王公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公篆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耄矣時恐不得待也次年公卽成進士爲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所贈官正與冢宰同夢中之言不其符乎梅公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不穀之報也

李溫陵傳

李溫陵者名載贊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旣怖死何不

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真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卽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遺餘日，卽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攜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瘠，濶於聲色，又辦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棄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解流寓客子，旣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剔膚見骨，迥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劍刃上事。獅子送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致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聽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帶不給，袴褶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掃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卽令之遠坐，嫌其臭穢，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旣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鱗丹筆，逐字讎校，肌裝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軒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追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

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
稜紙上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
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
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于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
遊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
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于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刊
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遺金吾緹綺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
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衛士至
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臥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
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
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
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寘訊侍者披而入臥於塔上
金吾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于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囉強獄竟無
所實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

持刀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尙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尙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于斯也傷哉乃歸其骸于通爲之大治冢墓營佛刹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錄遂裒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于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于呼吸微于縷黍世之小人旣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名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概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於長見瑕于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于今接響傳聲其觀場逐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都在于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卽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謔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大有補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爲得罪于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

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卽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卽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卽天性刻薄之人亦未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撮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卽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梁肉也世之食梁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醫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雞豚羊魚相繼而進至於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采頤則謂公之書爲消積導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上擢祿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爲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絕意仕進人也而專談用世之略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爲本狷潔自厲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絕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於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

以爲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爲之咋指研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揚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祝鍾會如奴隸。鳥巢可覆。不改其風味。鸞翮可鑄。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銜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慚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舍冗入謙。而公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谿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或問袁中道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汨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讐。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旣已離仕而隱。卽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鬢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

若夫勾人之談。謂其旣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也。

珂雪齋文集卷之八終

珂 雪 齋 文 集

珂雪齋文集

二七四

珂雪齋文集卷之九

八安鳬隱袁中道著

傳・碑・行狀

江進之傳

江進之名盈科楚之桃源人也公生於農家稍長知刻苦讀書有異才天性孝友肫誠無忮害自爲諸生名已隆起乙酉舉于鄉壬辰舉於南宮爲長洲令長洲固劇邑公專以恩信治之不爲掊擊初若無奇久之皆不忍欺其與民語若父子然溫溫惟恐傷之諸縉紳居間牘如山度其不甚撓法者從之不盡格也或不從拂其意以疾聲厲色加公公亦不怒好言謝之公雖居貧然視財如糞土士大夫過者如歸皆歡然以去其于寒士尤加嘘植曰我嘗寒士之苦久矣所薦山人遊客公不爲峻拒其有才者曲禮下之甚至分俸以遺公固貧爲令久益貧是時予中兄中郎爲吳縣令中郎治吳嚴明令行禁止摘發如神獄訟到手卽判吳中呼爲升

米公事。縣前酒家皆他徒徵租不督而至。亦不自發封。私牘沒塵土內數寸。不啓。無事閉門讀書。往來無翕翕熱。公直以純真爲治。積蠹亦不盡除。租訟或少需。黎明而起。以火從事。然兩縣皆大治。公與中郎遊。若兄弟。行則並輿。食則比豆。迎謁行役。以清言消之。都忘其憊。若江文通袁淑明云。上官至有小酬應。不必中郎知。公皆代爲之。卽具獄當事者。當事者付吳令平反。卽吳令有所平反。公不爲嫌。曰。吾向者訊果誤。或當事者向公才。吳令公聞之。若甘露灑而清風拂也。公好作詩。政事之暇。與中郎大有唱和。中郎所作錦帆解脫諸集。皆公爲敍文。如披錦爲一時名人所歎。中郎以病去吳。公如失左右手。久之。公補銓曹。不能具裝。然好施行。時往嘉禾一相知者。貸得數百金。分餽知友寒士。一日都盡。後有人中傷之者。遂改廷尉。正人爲公惜。公曰。自吾爲諸生時。望不及此。及爲吏。治煩劇處。耳目紛拏。心思營憤。頭鬚爲白。幸不遭褫逐。承乏廷尉。廷尉事省。吾素有述作之志。未竟。今可如願。吾志畢矣。以故公益閉門讀書。暇則爲詩文。詩多信心爲之。或傷率意。至其佳處。清新絕倫。文尤圓妙。予伯兄仲兄及予。皆居京師。與一時名人于崇國寺葡萄林內結社論學。公與焉。公住一古寺中。每出拜客。騎款段馬。革帶閣馬。骼上。搜雲入霞。兩目直視。以手畫鴻鵠上。觀者異之。公體素羸。有血疾。後以苦思逾甚。主試於蜀。後陞按察司僉事。視蜀學政。公竟卒于蜀。得年僅五十。公之氣量。不驚不怒。是宜大用。卽不

獲大用亦必長年何遽奪之壽耶自爲令時多所負其子禹疏以購金稍稍完之尙十不二三甚矣貧吏之苦也公所著述甚多行于世茲不具述外史氏曰古之詩文大家籍中有可愛語有可驚語亦間有可笑語良以獨抒機軸可驚可愛與可笑者或合併而出亦不暇揀擇故也然有俚語無套語俚語雖可笑多存韻致套語雖無可笑覺彼胸中爛腸三斗未易可去是以文人有俚語無套語也人情好檢點見其有可笑語遂不復讀其可愛可驚之語而彼無可愛可驚并無可笑者專以套語爲不痛不痒之章作鄉愿以欺世當時俗人因無可檢點反以加于真正文人之上及至百年後人心既虛其可愛可驚之精光人爭喜之并其可笑者亦任之不復加刺故共相推尊而彼作鄉愿之詩者無鬪鑿笑有若嘲札更無一篇存于世矣以此詩文不貴無病但其中有清新光燄之語獨出不同于衆而爲人所欲言不能言者則必傳亦不在多也若唐之王摩詰可笑者少孟浩然李白已不無矣子美尤多雖可笑亦自有韻險諱亦不宜輕作要以大家無害進之詩可愛可驚之語甚多中有近於俚語者無損也稍爲汰之精光出矣

趙大司馬傳略

萬曆中兩宮三殿皆災九邊供億不給外帑空虛天子憂匱乏言利者以礦稅啓之乃以

內侍充礦稅使分道四出皆奸惡武弁上其事以無賴中使名謫詔可則中使爲主而武弁及奸人輔之流毒其使楚者爲陳奉市井博徒最無行者也建節至楚所至如逐梟獍土人皆持瓦礫禦之有司不能禁禦之勝者終不敢入其境不勝者乃入據之久之爪牙漸多亦無敢禦者遂建牙開府於武昌而歷巡郡縣其出皆建旄頭設廬無前茅車馬供帳擬于王者奉冠危冠著翔魚籀龍服佩使者綬八座牽挽幾二十餘人若天子步輦狀稱者皆曰千歲得淫奴妻據爲婦與同臥起采倡爲嬖婢所之皆曰千歲國太興民間愕笑云黃門善淫耶蒼頭廬兒鞭撻郵吏重者死每至郡縣雖厚賂其左右猶不免考索不肖長令或嗅其靴鼻吳越大猾及市井惡少年皆行金錢竄役籍中或主奏記或主謀議或主出入私置名字甚多又於諸郡邑布列徵稅官雖小市亦有五六七人其曹數十人朝爲僕屠夕即冠進賢冠建高車黃蓋出入里門軒軒然直撞入郡縣刻剝建鼓至堂皇詬怒稍與抗即告之奉上疏以抗旨逮水陸誅盈搜肉見骨下至雞豚蔬果之屬皆遭攘奪富民以資雄者稅官旣奏記奉某邑某富民塚墓地生金可採當如旨掘伐富民懼傾家入資賂稅官乃得罷或云得古覆藏及非法御用等物匿不報官乃用三木囊頭令承富民無可訴傾家行金錢其相讎者及有小睚眦者籍其讎家資數獻奉奉遣人逮之將籍其家皆傾家行金錢赦免三楚富兒殆盡括十乃進一奉奉又僅上一

諸稅官緣引日益多。民坊酒食皆不敢徵錢。漿酒霍肉。占歌舞妓。或強淫民子女。甚有汚儒生妻而猝儒生幾死者。民皆怨恨思亂。壬寅奉居武昌舊帥侯邸。若古藩鎮。大作威福。金錢日至無算。奉大喜寢。有他志。民不堪剥削。遂變共起誅之。燔其居。奉急從後垣走入藩府。獲免。居民縛其左右數百人。皆投之大江。漢陽人聞之。皆相聚縛其使。亦如武昌。每投一人。兩岸居民。皆拊掌大笑爲樂。投三四日不盡。得奉姪兒。不復投。令其四據如犬。行入水死。皆大笑。諸郡悉攘臂起。縛稅使殺之。殺奸人無數。官不能禁。後當事者諭武昌民曰。汝等魚肉稅使。獨不念宦此者耶。宦此者皆多方活汝。設死奉輩上震怒。首逮宦此者。是汝害活汝者。民心戢。奉始出上疏。列變事。天子仁聖。不忍誅楚民而庇奉。撤奉歸。乃遣一大臣往鎮撫之。時少司空趙公可懷。修兩宮甫竣。天子心知其能。乃以楚事委公。乘急傳往。十餘日而至。護奉以歸。而安慰楚民。變不日而戢。公遂以大司馬留楚。而楚藩適積金貨。進獻諸宗。不逞者譖曰。是皆膏脂吾曹者。卒其黨數百人至漢陽。奪之事聞。憲使憲使急遣賊曹率驍騎盡縛之。三木琅瑴。寘獄報公。時已暮。公病累月。少差。明日起視事。出教屏諸侍衛。不令直侍。惟鈴下書記數人。公坐皇堂。三司使者環列。速擾金宗人以入。公起至溜下。欲訊之。稍俯躬。宗人爲魁者。遂以手械急擊公首。公仆立。殺之。餘宗俱起。偏擊諸使者。皆踰牆走。亦有中傷者。諸宗人乃呼其黨入楚府。欲殺王。有備。獲

免諸宗既殺大臣素不知法曰是我家吏殺之何害上怒賜帛止矣殊恬然事上聞天子大怒
寘諸宗於死而悼愍公特甚贈賄有加焉公素練達見刑人宜列侍衛不知何以盡撤之豈謂
虜可單騎說况此輩乎然是皆膏梁小兒不識國憲又隆準子孫久無加朽楊纏金朮者急而
爲變公何詎不知是皆天也初公中丞郎生瑞蓮及連理瓜皆以爲瑞而乃爲之災悲夫公之
四子茂才與予善之楚宿玉泉寺夜夢大鷹飛空忽有物碎其首鷹揚武功也大司馬其兆也
碎首凶徵也公是時晉大司馬卒如之其兆先也嗟乎楚國號天府自蕭皇帝入繼大統實爲
湯沐邑百餘年來休養生息其殷富甲於天下丁酉以後災異漸起黃鶴樓雄峙武昌一日無
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鵠之磯民淘眢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城繩鈴急上
我其人入見前人死傍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刀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
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尋之
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鬪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壞全楚如虎傅
翼搏人而食爲捶死及逼死者無數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擾金之變起殺一夫
臣隆準子孫伏斧質者數人舉昔之通邑大都號爲繁華淵藪車聲帷接鐘鳴鼎食之第黏履
調瑟之家今皆厭厭然有慄涼岑寂之像富賈困於稅皆棄故業農夫亦爲積逋所困不復聊

生而朝中之名士大夫此十年中相繼而死往時八座九棘不下數十人今或有一人兩人人文亦漸凋落豈一方之氣運有盛而有衰與抑天地之數由亨入困之象將見於天下而首徵于全楚歟其果人事有以致之歟然以楚之厄數而適中之于公亦深可悼矣公名可懷字口口少成進士爲令由比部主事爲御史馴歷中外至大中丞秉節鉞者幾二十年而後由工部侍郎出督楚晉大司馬公爲官清次骨蔬食布衣如寒士絕賂遺生爲名臣死于事壽六十餘無憾矣獨吾于公事而因于楚地致三嘆焉天下之平也久矣民兢兢奉法馴撓易使上之人乃始玩易等於草芥極其蹂躪不之恤民於是始怨民雖怨而終不敢有他志者以其不可制之竊未開而犯上之事不慣也久之積怒稍一逞焉既逞而上之人其勢又不容厚有所誅一方如是他方復如是彼奸民乃漸覺上之易爲犯也卽犯之而亦終無奈我何也卽指數人之命以存法而必不能偏誅我也爲吏所窘亦死饑寒亦死而爲盜者其去死尚遠黨多則必不能我制當斯時民之竊開矣殺機大動矣亦慣爲之矣同惡相助以泄其憤而苟延其命爲盜爲大盜法度紀綱從此不振東擊西生西擊東生向之至微至賤見吏卒而汗下有司捶之至死不敢出一語者今始覺其如虎如狼悍猛而不可制故知爲上者决不可令民窺其不能制之故而使之敢爲惡也陳奉雖暴鎬亦奉天子命者然逐之殺數千人而不詰不詰誠仁而于

以下承上之國體亦少損矣今滇中復然噫吾懼奸民之窺之也急收礦稅庶免夫予于公事因傷楚事焉亦漆室之憂也

袁氏三生傳

伯修有子曰登年十三歲小時聞修淨業則喜好以十氣念佛法鑄圖施人萬曆辛卯伯修官京師中郎以公車至兒病痲不治且死語人曰請二叔來中郎至兒曰我將往叔可助我念佛兒危坐念數百聲中郎及伯修皆助之兒又曰我氣急不能全念也專念無量佛可耶曰可復念百許聲已大笑曰蓮花至矣家人子悉奔來視登愀然曰蓮花皆缺矣室中得無有污穢之者乎詢之果有婢子當浣濯者斥之出則又笑曰蓮花復圓一一花上有如來如來至兒其行矣遂合掌翛然而逝中郎有女曰禪那年十四歲性沉靜聞佛法欲受戒父母曰兒女身且適人不得具戒也女遂深厭女身嘗誓于佛前曰願弟子速脫女身生安養國不樂五濁世也每拜佛則祈早死讀法華華嚴皆通大旨數以所疑問中郎悉出意表中郎大駭經半歲餘女遂病不治未亡之前四五日冥然如逝者久之後甦曰我方至一所世界皆作五色樓閣欄楯莊嚴莫比我欲往彼處曰此非汝居可速返是以還也亡之日辰即謂人曰我以今日往可請三叔來助我念佛予往助之俄頃又曰專念上品蓮花爲父母也已令人以香薰衣着完卽

逝予有子曰海年四歲生一年餘卽知膜拜趺坐自後專以念佛爲戲兒生予已入都門庚子下第歸方見頭顱隆起慧甚若成人十月中予夜偶夢菩薩數十人冠寶冠皆來乞兒乞得卽擁兒以往予醒卽呼室人語之語未終而乳兒者疾來呼曰兒夜半忽蹶然起自云我身上痛卽自念佛百餘聲夜遂不暝至今大異焉旦而寘之臥內痘也兒病內熱甚急則自念佛呼人助之度苦急則哀願念佛見人少停卽以手扒其面促之凡二三日以念佛代呻吟後數日亦不復痛惟不能食耳遂逝初禪那未亡之半年前增家爲毛氏其子小病榻於母側夜半忽夢至一處見一車紺轡載一女子一丈長餘金色人導之而西子從旁諷觀之金色人曰此汝婦也與汝無緣語畢而去若飛遂汗下而醒呼母告之後半年聞訃禪那亡時謂予曰我已至蓮花池上今年兒家尙有一人往生問之何人笑而不答不知所指者謂伯修耶抑卽海也上生居士曰伯修素參求心地至庚子歲壁上多書無常迅速字日夕禮拜十月中小病卽逝予親見三生事又痛念伯修之亡欲歸山持淨業而所志不堅復出應世緣自此塵習日長將來不知稅駕得無自媿兒女子耶暇日裏次其事用以自警焉

吳龍田生傳

太史公之傳貨殖也則曰巧者輒喪拙者克解夫益詭決于巧拙是其柄在人而不任天

矣而以予觀之往往有失之巧而得之拙者巧以詐拙以誠誠之所在能轉造物者也賈爲機變六轂而亦以誠待之人可不誠歟予于吳君龍田事有感焉吳君諱文明字誠之龍田其別號也少卽食貧無所倚籍父遠羈而弟幼止母在耳公去儒而賈年十三囊中僅數金乃間關江湖間冒霜露犯虎狼者屢屢竟一一如所策公爲人淳朴人往往負之受屢廣陵其侶蓋噬其有公竟委之去又屢爲豪猾所傾亦不與爭竟以誠壹故生計大振近三十始室定居廣陵異日中貴人漁獵民間附之者得冠進賢取黃金如瓦礫人以邀公公笑曰此雪中後貌也獨不虞義和出耶竟閉門謝之其後隆隆者皆敗人以此服公卓識公賈也而行實儒父奔走四方數奇歸而坐擁上腴與母氏于于在堂公蒸蒸色養已相繼去世哀毀甚體親志撫育幼弟屢予以資而屢負之公無幾微侘傺待之如故弟之妻艱于育公禱于神願以妻所孕者代已而弟舉一男子而已妻所生竟不育族弟夫已氏者公資之亦屢負公公怡然不爲意妹偕亦貧頻有所貸不責償偕亡養寡妹終身白首無間公四十連舉丈夫子長擇明師訓誨之皆精舉子業相繼入庠校公雖定居廣陵而不忘梓里竟歸新安恢復先業里中兒素封者皆落而公以徹貧起治宅同伏川鬻田等好時伯子叔子皆爲博士弟子恂恂詳雅出入光耀里閈人不異公才而推公之德爲淳誠之報也由此觀之公巧耶拙耶予校新安視其邑篆見富厚者

多勝氣。一受侮，則不難傾家貲以求伸。率以此敗。視公之有犯不校，誠通國之人瑞也。公外撲拙而胸中了了。中郎游廣陵，公樂與親近嘗云：吾雖游于賈，而見海內文士，惟以不得執鞭為恨。中郎亦愛其貞淳，有先民風與之往還。每得中郎一紙，卽什襲藏之。予過廣陵，待之如中郎。以二子納贊從游。予校新安長君竟入新安校。是時公爲人所負幾千金，夜飲與予言之。予曰：昔予家世殷富，後子弟兄以經術起家，遂漸減。夫富于文藻，與富于貨財，常不並立。世固少揚州鶴也。公怡然自浮三太白雲。予見公以拙誠昌其家，始悟太史公巧拙之語。言人而不言天，啓世間浮囂之竇。每欲以言紀之，近過廣陵，公亦索數語不朽，曰：吾失之中郎矣。可更失之小修耶。予曰：諾。遂次其事爲生傳云。

榷荆關工部主事趙公去思碑（代）

水部伯玉趙公，居署中，數有建白，調便宜，皆鑿鑿切政要。當事者才之乙已，奉命來視荆關，既受事，惻然念商民當巨璫虧餉之後，杼軸蕭然，乃斟酌於法與例之間，謂法本寬，例主嚴。昔用例破法，今因例立法，用例破法，其法猶存。因例立法，例卽成法。是以舟木之算，本有定額，而今遂累變於額之外。雖賦不啻往時，亦宜消息之。令重困少紓，必例與賦而俱增，則一路之厄，何時而已也。乃頒爲定制，行之大要，在詘例以伸法，以蘇息商困爲主。其於商民也，若慈母。

之于嬰兒無不可以情求凡一切密于例而可以精通者皆力行之以便氓受事數月荆關大治川淮之商謳歌于市予聞之而歎曰此故吳門常熟令也天下之劇而難治者莫如吳令予昔令吳矣追思夫蜎集塵胥之狀牛毛蘚絲之實浮雲蒼狗之態左方右圖之苦使予至今病辱也爲令者欲孤行一意則旁撓者百出稍異梗則介弟與方城外之尹低昂不敵少裁抑虎視且耽耽至于令數年心窮力盡不勝弊鍛日夕飲冰意抱病以去海虞之繁劇數倍吳門物情殆有甚焉而公治之若丸蜩予不及與公共事而聞之于公共事者卽如瀕海之田爲海若所沒而糧存民間者計萬石公悉清其桑田之在滄海者勿籍搜微剔隱達上調下備苦極心公爲政多此類其于毀譽利害了不寘懷而久之衆口祝誦者靡間言政成而萬姓安之予之不及公也遠矣居恒謂今之作令者苦其心志拂亂其所爲無不有焉此亦動心忍性之場也人情事變之內眞學問出其中調停宜處寘周急而徐應之聾而靜鎮之疎而密綜之險而平待之觸而虛遊之此不獨關於才而政關於養信若是則天下事何不可爲予知公之大事業且取足于作令之中而有餘况區區荆關乎哉夫以鄧文潔公爲人其品有若威鳳祥麟而公師之瞿太守洞觀持身凜於冰雪而公友之公之師友淵源有自宜其養之粹也此方之商民銜恩德者思俎豆公而乞文于予予知公之器必且大用也故次其語書之石以券於後公名

國琦南昌人舉萬曆乙未進士

創立黃柏菴田碑

禪人無念麻城人名深有十餘歲遍參諸方口無味身無衣足無履者幾三十餘年凡宗門大老若遍融雲外大安大方輩靡不咨扣後卓錫於麻城之龍潭久之復厭喧寄棲商城之黃柏山山勢博大崇聳迥無人跡念公見而愛之涉其頸復暗平行乃曰是可田訊之山下民則曰此商城張太學地也歲久不治已同石田念公曰田雖荒可墾僧衆居此參禪念佛之暇令其開荒種畦可足一年糧且可藉此爲終老計于時龍湖偕來本色衲子安分度日不爲虛浮無忌憚之行者居此山剪荆棘治蓬楚虎豹與居猿穴與伍數年後佛殿僧舍龕可居住衲子躬耕身鋤自種自食無求於世居然有古叢林之風予聞而喜之嗟乎十方檀施極非細事耕種而食雖咬勞苦而食之無媿且古大善知識皆親自鋤田栽菜腰鎌荷插不以爲苦後來學者纔有一知半解便思坐曲幕床受人天供養次者旰旰飽食塔帽長衣燒香煮茶作山人冶客之態耕種之事愈所棄而不爲末法衰替景象於此可見今黃柏如是是何異古百丈黃蘖乎又聞其上麋鹿多踐田苗僧架屋夜守佛聲浩浩山谷應四季有野菜黃精可食予又聞而喜之昔五祖演云今年一寺莊田顆粒不收不以爲慮惟一千五百衲子一夏舉一古德

機緣竟無一人發明深爲可憂今黃柏山中諸衲子其有能發明此事者有耶無耶或有所待耶皆未可知然近日狂禪熾盛口譚現成一切無礙者頂背相接與其豁達空以撥無因果真不如老實修行念佛持戒之爲妥當也願念公嚴立藩籬與此清淨道侶老於此山其有施施然爲無忌憚之狀言無忌憚之言行無忌憚之行口角圓滑我慢貢高者不許停此山一時一刻庶幾兒孫相傳法堂之草永不復生矣夫

石頭菴碑

冷雲與予兄弟爲方外交者有年始同居法華菴後同住柳浪及智者林往來荷葉山珊瑚林中冷雲皆在焉冷雲貌樸中慧於般若氣分所得甚深中郎亦謂六七年間吾所遇衲子如林見地超卓可與言者寒灰冷雲數人而已甲辰夏同往荷葉山房朝夕激揚嘯傲水邊林下甚適是時冷雲衲履外無長物意翛然也俄而請古佛三尊寘山房供養中郎微笑曰冷雲從此多事矣將去村中又營一木篋寘佛中郎又微笑曰冷雲此去且攜侍者來矣未幾果攜一徒來柳浪中郎又微笑曰未已也冷雲且住菴矣未幾冷雲果住一菴於繡林龍蓋山下予問中郎何以知之曰有佛則必有供佛之地奉佛之人一法既立諸法並起理所必然無足疑者予曰冷雲固不當蓄徒住菴也耶曰不然世之學佛者動云我必入山及至入山衣食艱難

不堪寂寞。又復出山矣。學求悟明心地已耳。能悟明心地。則行也可住也。可閒也可忙也可入王城。亦可日近宰官大臣。亦可心地不明。卽走入深山窮谷之中。猿狹之與居。草木之爲食。空自憊耳。何益之有。人年老多病。須得一安居之處。用數人役使。代勞早晚。有檀越護持。鹿衣淡飯。不至乏闕。以此安心辦道。此亦要緊事。常情如此。佛法亦只如此。平平淡淡。無大奇特也。冷雲於心地法門。久已有所入。潛行密用。渾俗和光。以樂餘年已矣。其菴爲吾宗兄兌峰藻巖所寘。以供慈氏。背江面湖。峰巒秀出。蒼松古柏。號爲鬱蔥。菴外復有山地。歲供伊蒲。皆袁氏施也。冷雲於吾袁氏。真可謂有緣矣。

重修華嚴菴碑

佛心徧一切處。故佛之神奇。亦徧一切處。雖徧一切處。而種種殊妙之相。非衆生自淨其心。則不能見。何者。譬之月然。有水則現。無水則不現。水淨則現。水不淨則不現。若使衆生心水都淨。佛則自現。故水有而時不現。月是水之咎。非望舒咎。衆生有時而不見佛。是衆生咎。非導師咎。予觀浮提之內。全淨全覓。乍淨乍見。叩之而靈。呼之而應者。其跡森如也。予數數耳目焉。荆門燕里。舊有華嚴菴。歲久傾圯。斷垣荒草。菴僧妙光。真公見而愍之。告之十方檀越。皆寂無應者。惟曾生省慨然許諾。時方無子。真公爲誦大士經一藏。一夕。曾君齋居。夢中隱隱若蒙摩。

頂記者醒如甘露之灌。遂益踴躍施菴基山園二十五畝。常住田若干畝。造大士殿一大士像。一及四十八願。如來像已復造前殿二。并刹門。方欲呼陶師埏治。而偶掘地。聲隆隆。得伏磚萬片。上有天監七年十三年字。蘭若遂成。予聞而異焉。仰藍莫盛於梁。是豈欲刹而未成者歟。抑有所待歟。夫安知閉覆者之非發覆者歟。人間千年。天上彈指貯之。取之願王之所持也。何疑哉。且世之以如意丐大士者亦多矣。大士之於衆生等。一子想何擇焉。而有應有不應者。夙垢有重輕。而居心有淨穢也。今真公深修淨行。作徧吉眷。而曾君質行長者。深信三寶宿障輕微。政如澄潭。可以受月。扣之靈呼之應。非以淨心會淨緣歟。夫能淨一切心。心垢盡除。則可以毫端寶王微塵法輪。皆非稀有事。區區勝緣。何惑焉。今之學者。局於聞見。毛舉梁事。以爲修福。不蒙禍。不知彼以攘奪心行。有爲行。宜其及也。不罪已心。不淨而言。如來不靈惑矣。不然佛之慈愍。一切無不至焉。當此法乘凋謝之時。何不舒光垂耀。以聳動不信者之耳目。而使之依歸乎我。惟是佛心普入於衆生之心。而衆生不能自淨其心。以見佛心。故至於今寂寥焉。乍見乍隱。如阿歎國。然是可歎也。蓋至於希有之緣。倘失之而倘得之。是衆生之淨根未壞。故如來之靈跡不隱。若曾君之與真公所觀。比於優曇。可易得哉。予固不辭。而爲之記。

重修寂光寺碑

寂光寺者舊爲蜀中精藍周遭可一舍許山巒清刻獻妍挺秀流泉帶引涵澹澄澈映照雲林傾瀉畦畛煙耕露耨常聞沸水之聲礫石流金不借飛雨之潤若夫古木亭亭翠竹娟娟朝曦夜月飄粉流香檀欒之音常與梵唱相和輞川花源未之能比自寶地彫零金湯失護象馬罷施豺虎橫據四柱九城銀題玉礎青豆赤華綺林紺閣一切鞠爲塵莽蕩然不存又况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菜皆已飄爲冷風而化爲飛燼矣見之傷心聞者驚骨爰有衲子真權住精進林被忍辱鎧不惜身命復此道場托妙嚴於世主庇佛法以王法於時乃有宰官大士不忘遺囑或秉節鉢以護持或居禁林而悟道若子瞻無盡之屬韋臯嚴武之流皆力爲主持頓還舊觀構木爲刹引水成池珠林寶坊森然完具如月重圓如鏡重輝三川縕素嘆未曾有九域魔子聞之迴心嗟夫如來製戒偷律最嚴至於沙門所有雖一縷一鉢犯之則墮泥犁何者謂其人屬淨侶事關辦道故也今之竊占伽藍者使淨衆無依行人失所相教迷跡佛道像儼然具矣佛殿僧舍漸有章矣四事備矣翠竹清泉洗我心目皆爲助道品矣住此大衆正好修行辦道莊嚴佛土其有立志參求發明心地使五祖演不死昭覺勤復生最其上也或修香光之業或精貝葉之文又其次也縱令智慧無聞定力不具而朝梵暮唄不絕課誦三衣伊

蒲不失僧相則天龍自護四衆自欽雖有強魔豈敢輕觀如或前人立法不嚴後來寫烏成馬居此寶地旰旰醉鉢長養兒孫院名則爲袈裟覓噦則傳瑜伽資財則曰衣鉢見客則曰施主逢人則曰弱門牧豕於鍾鼓樓邊繫馬於金剛磚上鎖鑰不嚴付與揩大讀書鐘鼓嫋擊寄之遊食沙門諸如此類俱於清淨地上爲獅子蟲其罪與向之竊占伽藍者不差毫髮內魔既多外魔得便其復爲荒田野草未可知也可不怖哉可不謹哉夫當其廢也所憂者僧無寺僧無寺罪不在僧及其興也所憂者寺無僧寺無僧害復歸寺吾觀冥權氣骨不凡宛有大人之相既已興復此地當廣延名宿共作佛事縱不能使此中後來緇侶傳佛心燈續僧慧命亦當遠則伏牛之規近摹雲棲之法著之畫一永爲遵守則庶幾不失再造法壇意也若避跡他往付之庸流則前此拚捨三尺功德盡付唐捐努力努力無負宿志予最無似竊附諸公謹持之後謹以此言施之山門比於七珍若夫廢興之由諸公悉之予不復言矣

玉泉寺十方禪堂碑

萬曆中去當陽玉泉之一舍許沮漳合流之間有居士名曰乘舟字慈航姓任氏初爲豪俠自喜之行後乃頓改初服歸心三寶以其居爲粥飯舍以待四方之行脚者壬寅歲西川黃太史平倩先生公安袁吏部中郎先生訪無跡法師於玉泉過居士之廬目睹其修檀度也而

嘉之且謂之曰玉泉爲天下四絕之一今法門草深矣卽行脚者竟無一棲息之處居士何不以此願迴施於堆蘆勝地庶垂永久乎居士合爪曰諾是時度門法師無跡方有勝願修玉泉大殿居士亦與效一臂之力殿垂成矣居士乃謀於玉泉住持於大殿右有空閒處薙草去石以爲基募取黃袁二公及諸宰官居士所檀者遂先立十方堂一處十方行脚者始有寧宇并鬻田四百餘畝以爲供衆資行之數年居然藥山往日僧郵光景矣居士復歎曰自大殿修成金像絡繹不絕僧寶集矣夫未有三寶不全而可以成阿練若者乃備資糧與無跡法孫法宣入京同請龍藏時無跡法門白衣弟子宋侍中得無跡老人書多方效力遂得如願自是法寶燦然畢萃矣三寶既具叢林一新卽垂之千百年可以不毀而居士念年已遲暮恐前後不相繼有負宿願覓所以不朽者于予予曰斯地也爲十方設也諸宰官居士不得而有也玉泉常住不得而有也卽慈航居士亦不得而有也夫諸宰官房土輩行擅度于十方卽有結白社之緣者豈乏買山之資而戀戀此一袈裟地爲也故曰宰官居士不得而有也玉泉香火之田自前代以來于今不絕則袈裟院中各有資生之業旣舞一粒一盂以及十方而諸宰官居士所共設以待十方人者又可認爲寺中物乎故曰卽玉泉常住亦不得而有也十方堂之設雖慈航有所檀施而諸宰官之檀施爲多慈航因而卒成之耳旣爲十方常住卽當擇十方之高賢

爲主而已不與。蓋古人創修一處，必不久居。不惟一餐一宿，桑門遺風亦以避借他自利之嫌故也。故曰：卽慈航居士亦不得而有也。夫今之檀施，宰官居士固皆深信因果者也。其有指旣捐之財爲已物者，固萬萬無有。設異世之後，宰官居士之子若孫，有不識祖父遺意，而妄認一草一木者，予以謂佛法不容也。卽王法亦不容也。今玉泉見在本寺之僧，亦皆知有因果者也。其有指十方之叢林爲本寺物者，固萬萬無有。設異世之後，相繼之比丘弟子，有懷貪心，而認十方之一草一木以爲已寺有者，予以謂佛法不容也。卽王法亦不容也。今慈航居士任氏俗門之子姪，亦皆知有因果者也。卽居士之施於僧者，俗不得與，而况非居士一人之施乎？則於睥睨助道之資，破壞和合之衆者，固萬萬無有。設易世之後，任氏之子姓，有懷貪心，而竊認一草一木以爲任氏物者，予以謂佛法不容也。卽王法亦不容也。夫明有護持，幽有鬼神。今宰官居士固爲此地金湯後之相繼者，豈無人乎？敢有紊十方法堂規制者，三尺具在，誰能庇之？此明有護持不可干也。夫此地非武安王精靈顯赫地歟？王無所不在，而實宅神于此。且職司護法，誰能容壞法之人？考之雲溪友議，載玉泉有三郎祠，卽關三郎也。人之誠敬者，彷彿似睹之。廚中先嘗食者，頃刻掌痕出其面。雖近時不聞盼蟹，而冥冥誅殛，實屬神威。如往年乾沒玉泉大殿貲財，立取凶夷者，可鑒也。此幽有鬼神，不可犯也。以此觀之，卽有欲爲菴中之蠹者，且將

息心焉。諸靈既絕，而慈航惟擇一十方高僧以授之，以完黃袁二先生付囑遺意，即與浩刼同久可也。何必別求所以不朽也哉？會慈航來覓記于予，予遂書此意以勒之石，并以告見在未來若僧若俗，知有因果者云。

良鄉寶店萬壽禪院碑

國朝定鼎燕都，天下皆輻輳而走金臺之下。其喉舌之最要者，無如良鄉南二十里有地名曰寶店。昔竇建德爲唐驅除，發難涿郡，故此地有遺城。雖僅存土阜，而人猶據其城以名店，呼爲豆店者訛也。寶店南有萬壽禪院，其後枕房山，煙雲層疊，極爲秀媚。而其前爲走神京孔道，日夜蹄輪鼎沸，雨汗袂帷。凡過此者，皆得沾甘露醍醐之味，而其中殿堂樓閣，涼軒燠室，叢林所宜有者，無不具備。問誰爲檀主，則大侍中楊西山居士是也。居士宿植善因，不昧沙刼，普度之願，雖處膏脂之中，而具木父戒寶，精進沙門，有不及者。自念六度中檀度爲先，遂損貲繡造，且舉上方所賚，并宮禁所施者，合營之一櫨一枅，一畦一徑，一草一木，皆其心畫手揮，無不精妍。夫世之行檀，有及一人數人者矣，有及一村者矣，有及一邑者矣，有及一國者矣，有半天下者矣。今此地爲五方之大凍，俱灌注而入神京，則已盡乎天下，以盡天下之往來者，而皆受居士之檀，則居士之功德，可勝言哉！悠悠薰轍者，皆欲爲千萬年之計。金棟銀題，石門鑿限，然

不久而已爲荒田野草。卽唐宮漢殿。今復何存。如寶建德之流。尤其么麼。不足齒者耳。惟如來之珠林寶地。千古不磨。孰爲常住。孰爲變滅。有識者于此。亦可灑然悟矣。此居士所以矻矻營綜。不忘資給者也。且也我明建都。居大河之北。以控制夷虜。襟帶山海。其形勝非疊代所能及。聖子神孫。相綿且億萬世。惟國祚無窮。則輻輳此地者。亦無窮。而此精舍中之檀施。其功德亦與之無窮矣。此予所以樂爲記也。

妙高山法寺碑

西山之北接天壽山。而其中爲居庸關。此處山色蒼翠。山壁騰翔。披麻雨點之皴。較之前山尤勝。其中巍然隆起。直插霄漢者。曰妙高峰。妙高峰之下。爲法雲寺。傳之故老云。昔金章宗萬幾之暇。騁目此地。設六院以資游覽。皆極泉石之勝。其一爲香水院。卽今之法雲寺也。寺有二泉。皆從石罅中出。匯爲洪流。初如濺珠。漸似懸帛。嘗之若帝臺之漿。嗅之作旃檀之氣。故以香水爲名。而寺據之前代碑石。寂然都不可考。惟正統間有劉侍中昺。曾一修葺。其遺石籠可識。而漸已荒廢。蕪沒於寒煙衰草。不復成阿練若矣。大侍中乘鸞宋公。憫火宅之難安。棄禁臯而獨往。以伊蒲代梁肉。以糞掃易錦鎔。嘗經行山曲。愛此水石之勝。遂以買山之錢。經始繕修。此地有優婆夷吳瓊爲之助緣。時同侶以聞于上。錫之帑金。齋之靈藏。於是昔之荒蕪者。化爲

精藍殿堂樓閣無不具備。西泉經茶竈繞中霤而出。合爲朱魚之池。界以白石之梁。又數折而爲飛橋。滂湃而走山下。雖山中古樹蓊鬱。巖石磊珂。而寶泉爲靈液。較之他山獨秀。則古之以香水名院也。固宜。卜築得此。眞於煙雲有緣矣。時鶯公雖已選勝于茲。而撥草瞻風之志不輟。方且南北參訪。遍遊名山。予謂古之禪客。當其心地法門。未得悄然。則三山九到。不厭其勞。宜行也。及其歲年將至。灰息御心。則古木寒灰。不厭其靜。宜住也。古人云。未有久住不行。未有久行不住者。豈虛語哉。如是。則鶯公雖行而將來棲止之地。端在于此。予雖舉孝廉。久滯公車。幾五十乃第出爲金華理官。以風節聞。徵爲御史。抗疏謫爲廣東幕官。徘徊郎署間。後官尙寶卿。公性至孝。母八十餘。醫飲食起居必親。時于母前跳躍如小兒狀。每晚至母房。坐臥榻前。說日中事。喃喃不寘。以爲常人比之弄鷄人也。其學重敦行。喜道人。善與人語。多依於善惡。徵應其言。隱德獲福。害人自害之事。有昧乎其言之也。自官尙寶時。署中無事。乃潛心玩易。每十餘日。玩一卦。或家中靜思。或拜客。馬上思之。不論閑忙。晝夜窮其奧妙。每得一爻。卽欣然起舞。索筆書之。青衿瘦馬。出入塵市。于于徐徐。都忘其老公。禮悌樂易。尤愛友朋。所交皆一世名士。若焦弱侯。李龍湖諸公。皆爲世外之契。晚交伯修中郎及予。有人問中郎於公者。公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嘗曰。學問須消消不盡。遂成見聞之痞。一切驕矜。

之色。從此痞生可不慎哉。尤有人倫之鑒。有一士慧甚。公曰。佳處俱在。面膚非凝道器也。聞中郎著父而誰。予不得已收淚而直述之。按先生姓袁名宏道。楚之公安人也。其先世從江右徙。斬黃間。遭世亂。離譜牒。莫詳。至洪武中。爲戍卒。屯田公安之長安里。曾祖處士公。諱喚。以任俠聞。祖處士公。諱大化。慷慨然諾。有獨行君子之德。歲祲捐數千金活人。子諱士瑜。自稱七澤漁人。卽先生父也。七澤公。儻於龔。是爲龔太安人。邑河南左布政使。龔公諱大器。女生三男子。長曰宗道。季曰中道。先生其中子也。先生之生也。太母于夢月入懷。故小字曰月。少時卽具倍年之覺。年四歲。着新履。舅龔孝廉呼謂之曰。足下生雲。先生卽應聲曰。頭上頂天。孝廉大駭。八歲。龔太孺人卽世。先生不數哭。一哭卽痛絕。人以是知其有隱慧焉。總角工爲時義。熟師大奇之。入鄉校。年方十五六。卽結文社於城南。自爲社長。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師之。奉其約束。不敢犯。時于舉業外。爲聲歌古文詞。已有集成帙矣。戊子舉于鄉。主試者爲山東馮卓菴太史。見其後場出入。周秦間急拔之。明年上春官。時伯修方爲太史。初與聞性命之學。以啓先生。先生深信之下。第歸。伯修亦以使事返里。相與朝夕商確。索之華梵諸典。轉覺茫然。後乃于文字中言意識不行處。極力參究。時有所解。終不欲自安岐路。恃燭火微明。以爲究竟。如此者。屢年忘食忘寢。如醉如痴。一日見張子韶論格物處。忽然大豁。以證之。伯修喜曰。弟見出蒼纏非吾。

所及也。然後以質之古人，微言無不妙合。且洞見前輩機用，白雪田中能分鷺鳥。紅羅扇外，警見仙人。一一提唱，聊示鞭影。命名曰金屑。時聞龍湖李子冥會教外之旨，走西陵質之。李子大相契合，贈以詩。中有云：誦君金屑句，執鞭亦忻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蓋龍湖以老年無朋，作書曰老苦故也。仍爲之序。以傳留三月餘。殷殷不捨，送之武昌而別。先生旣見龍湖，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于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爲心師。不師于心，能轉古人。不爲古轉，發爲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如象截急流，雷開蟄戶。浸浸乎其未有涯也。壬辰舉進士不仕，復與伯修還故里。家居石浦之上，偕外祖春所龔公及舅惟學惟長輩，終日以論學爲樂。當是時，伯修與先生雖于千古不傳之祕符同水乳，而于應世之跡，微有不同。伯修則謂居人間，當斂其鋒鏑，與世抑揚，萬石周慎，爲安親保身之道。而先生則謂鳳凰不與凡鳥共巢，麒麟不共凡馬伏櫪。大丈夫當獨往獨來，自舒其逸耳。豈可逐世啼笑，聽人穿鼻絡首？意見各不同。如此已復同。伯修與中道遊楚中諸勝，再至龍湖晤李子。李子語人謂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于入微一路，則諱諱望之先生，蓋謂其識力膽力，皆迥絕於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乙未謁選，爲吳縣令。先生始以其學試之，政人皆謂吳門繁劇，而先生超脫，或足以因先生。乃先生灑然澹

然不言而物自綜事自集吳賦甲於天下猾胥朱紫其籍莫可致詰飛灑民間溢於額而不知先生一目了然摘其隱射之條若干呼猾胥曰此何爲者胥不敢欺皆俯首曰弊凡十餘詰皆不敢隱皆俯首曰弊先生俱寘之法而清額外之征凡巨萬吳民大悅又不拆征收之封惟苛免者許民告白之而以其所贏代輸者爲傾瀉費上官聞而便之以其例下諸邑悉如吳縣先生機神朗徹遇一切物態如鏡取影卽巧幻莫如吳門而終不得遁故遁詞恆片語而折咄嗟獄具吳人謂之升米公事自非重情無所罰贖杖之示懲而已以故署門酒家蕭條皆移去縣胥隸之類或三四爲曹共一役不食縣官惟借公事漁獵里閭先生揀其宜用者食之無所差遣終日兀坐不能糊口皆逃去歸農有屢投匿名牘者先生出見縣前占星人覺黠甚念必此才敏捷甚一縣大治宰相申公聞而嘆曰二百年來無此令矣居常不發私書塵覆函數寸待丘上方率十餘日一過期年而政已成會吳中有天池山之訟先生意見與當路相左鬱鬱不樂遂閉門有拂衣之志值先生偶病瘧又家中有書來云詹姑病危初先生幼失母育於庶祖母詹姑戀慕之甚先生聞此去志愈決凡七具牘解官而當事者才之不聽吳民聞其去感歎

狂走凡有神佛處皆懸幡點燈建醮乞滅與民百萬人之算爲詹姑延十年壽以留仁明父母其得人心如此而先生終不肯留乃置學於錫山以待命當事知其不可強姑令予告養病俟病痊補教職先生旣得請聞詹姑病已愈且囑之毋歸而大人亦云世豈有二十八而懸車者先生不敢返楚乃爲人貸得百金爲妻子居諸費而走吳越訪故人陶周望諸公同覽西湖天目之勝觀五泄瀑布登黃山齊雲巒巒煙嵐如饑渴之于飲食時心閒意逸人境皆絕先生與石簣諸公商證日益玄奧先生之資近狂故以承當勝石簣之資近狷故以嚴密勝兩人遞相取益而間發爲詩文俱從靈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了不與世匠相似總之發源既異而其別于人者有五上下千古不作逐塊觀場之見脫膚見骨遺蹟得神此其識別也天生妙姿不鏤而工不飾而文如天孫織錦園客抽絲此其才別也上至經史百家入眼注心無不冥會旁及玉簡金疊皆採其菁華任意驅使此其學別也隨其意之所欲言以求自適而毀譽是非一切不閼怒鬼嗔人闢天闢地此其膽別也遠性逸情瀟灑灑灑別有一種異致若山光水色可見而不可卽此其趣別也有此五者然後唾霧皆具三昧豈與逐逐文字者較工拙哉戊戌伯修二字趣先生入都始復就逮得京兆校官時伯修官春坊中道亦入太學復相聚論學結社城西之崇國寺名曰蒲桃社踰年先生之學復稍稍變覺龍湖等所見尙欠穩實以爲悟修猶兩轂

也。向者所見偏重悟理，而盡廢修持，遺棄倫物，偭背繩墨，縱放習氣，亦是膏肓之病。夫智尊則法天，禮卑而象地，有足無眼，與有眼無足者等，遂一矯而主修，自律甚嚴，自檢甚密，以澹守之，以靜凝之。己亥遷國學助教，庚子補禮部儀制主事數月，即請告歸，歸未幾，伯修下世。先生感念絕暈血者累年，無復宦情。時于城南得下窪地，可三百畝，絡以重堤，種柳萬株，號曰柳浪。先生偕中道興一二名僧共居焉，潛心道妙，閒適之餘，時有揮灑，皆從慧業流出，新綺絕倫，而游屐所及，如匡廬，如太和，如桃花源，皆窮極幽遐，人所不至者，無不到。發于詩文，煙嵐溢毫楮間，蓋自花源以後，詩字字鮮活，語語生動，新而老奇而正，又進一格矣。時陶石賓有書來云：聞足下田居甚樂，有大心腸以玩世，有硬心腸以應世，有窮心腸以忍饑，真非吾中郎不辦。此昭素有寬腸，弟有窮腸，總輸兄一硬字耳，蓋實錄也。先生居山六年，自覺入真入俗，綽有餘力，而大人亦冀其一出，以結世局。丙午，乃偕中道入都，補儀曹主事。曹務清簡，蕭然無事。偕諸客文酒賞適，丁未秋，李安人卒于邸，乃以存問蒲圻謝公之便，送柩潞河歸，至中途，得銓部報，先生歸覲封公，以戊申春暮入都，補驗封主事，攝選曹事。猾吏多舞文，屬當急選之期，故事掣籤時，凡預尾事，皆曹郎躬爲之，吏無敢近者。一老吏忽排闥而入曰：每次大選例與都吏一二美缺，今有某攝缺已予都吏百金矣，幸以見與。先生目撫之叱之出，私念曰：銓事一至此乎？時攝銓

者爲少宰楊公喬方病臥旅中先生往問病私語以猾吏某把持銓政主事誓爲國家除此大蠹公曰吾輩身爲大臣受制胥吏切齒久矣但此輩內結中官外恃姻黨設有不測爲累不淺憤之慎之會猾吏私姻戚已罷官而仍留之刻報中先生廉得其故大憤曰如此則銓柄盡歸此輩矣時主者擬以疏聞而後逮治之先生曰此胥吏也但寘之于法以一知會疏上則疾雷不及掩耳雖有奧援將安用之遂如言具疏而猾吏未知也入署傲然自如先生令兩隸持之曰去送汝入刑部汝不得活矣卽時繩之以往猾吏錯愕不知所爲已而疏下竟以欺罔坐重辟蓋吏部事權久已旁落吏胥此輩率長子孫其中引繩披根憑藉狐鼠傳舍堂屬陰爲把持稍不可則興謠造謗塵之出如振槁率卑下之以爲常其主案老吏司屬少有以疾言厲色加者至是稍惴惴云先生始立年終考察書吏之法疏云外官三歲一察京官六歲一察又有不時之糾此輩獨否則尊崇反在京秩上矣彼何所畏而不爲惡故歲終有考察之法可者留之不可去之疏上報可命有司如議行更立刑具同于諸曹不法者不時朴責楊公居床第聞先生處此骨吏事蹶起而嘆曰此吾所切齒腐心者也今能如是吾死瞑目矣公病亟招先生謂之曰此中陰氣逼人借公陽明來此少壓邪氛耳又曰吾佐銓四年未見一實心任事君子每竊歎曰朝廷之上如斯而已乎今得公矣國家之福也惟自愛遂逝其後太宰孫公丕揚

繼主銓政未熟近日銓規偶推升教職有南北中三籤以便選人太宰見之謂郎中薛公芳曰銓法惟公安得分別遠近隨意規避今後不必揀地方爲南北爲中但掣出即是薛郎中曰此法已上疏允行多年實爲穩便孫公老耳微重聽依稀聞上疏字曰汝與我抗疏爭論乎我歷事累朝但知奉行故事而已今屬官曲意徇情壞朝廷法反使堂上官一搖手不得何其橫也推案而起司官皆錯愕不知置對先生從旁高聲曰郎中謂明公大臣不當親細事芳爲明公代勞非有他意也孫公色微霽口誦不親細事四字怒遂解已謂蕭少宰雲舉曰適言不親細事者何人何沉雅也蕭公曰此公袁宏道名士也蓋此後孫公知先生爲大用器甚重之部中一切事稍稍可密用轉移之法矣己酉先生主試秦中試官以避嫌不過搜求先生曰豈可以一己之功名忽多士之進取故通場皆閱所取士大半得之落卷中及出榜名名士其錄爲天下第一先生典試後與左轄汪公可受密以道相證遍遊秦中諸勝歷中嶽嵩山登華山絕頂而還所著游記及詩渾厚蘊藉極一唱三歎之致較前諸作又一格矣庚戌中外官例應取者留京暫受部銜以候選取時候行取者七十餘人以久在邸次求太宰早題孫公云原疏無行取等字何乃不安其官遽欲逼迫本部躡取消華耶急命該司取原疏來疏已失止得疏稿上果無行取字止有聽候選取四字而已孫公怒甚曰是以我爲耄也老夫卽具疏治此諸人

欺罔之罪諸司官力解不得。先生適在火房臥，夢太宰披櫳襪衣匆忙走出，已挽之醒。聞此事私嘆曰：言路之塞久矣！太宰豈可復上此疏？助之否？隔且大招紛紜，甚不宜急草一札。至孫公處曰：暫受部銜，乃近日權宜之計。以上久惡言官，得旨甚難，故姑諱行取以選取代之。今天下事已如轉石拔山，若不委曲通融，事何由濟？惟明公念之。太宰得札，意始解。先生之善爲調停，多此類也。先生攝考功事，一時清流多見拔擢。居吏曹凡二年，偶曹務稍暇，攜二三賓客出游城西，以水聲林影相娛。少宰蕭公聞而歎曰：他人作吏部，閉門惟恐見客。袁吏部不拒客，客亦不能爲累。此等風流韻致，真當于古人求之耳。會考功事竣，遂給假南歸。孫公別時咨嘆幾欲泣下，念年已老，後不及與共事也。途次偕中道游百泉，及遍覽襄中之勝。時公安已爲水囓，不適有居。先生乃定居江陵沙市，傾囊及市去，公安宅易得一居，欲修葺之，迎養封公。其中治一樓，名曰硯北，取段成式杯瀝之餘，常居硯北意也。樓之前作一小樓，凡三層，可望江，名曰捲雪。先生宦况漸冷，有意棲遲，遂定臥遊之計。其學亦日趨平淡，常語中道曰：吾覺向來精神未免濶散，近日一意收斂。樓成，每日坐三炷香，收息靜坐。又曰：四十以後，實粉黛縱情慾，便非好消息也。語多如此，不悉記。然大約悟達以後，不欲廢息業養神事也。至八月中秋後，微動火，九月初五日晚，尙與姪祈年譚時藝，至初六日早，以血下注不起矣。去若坐化者，哀哉！先生識見爽

豁機用圓妙。有知之者。謂其識如王文成。膽如張江陵。假之以年。天下事終將賴之。而不逮下壽以歿。天下惜之。生平事封公甚孝。兩異母弟安道甯道。爲封公所愛者。先生居宦時。極力厚之。念母氏少。坳止有一姊一弟。皆有無相共。尤重友誼。憫孤寒如丘坦。買武功爵不給。立解腰中銀。帶助之。寒士有覓理天者。卽爲推挽。爲吳令。不取一錢。貸而後裝。居官十九年。不置升合。田生平不見人過。有過輒爲掩蓋。門客有負之者。卒亦善遇之。好山水。喜譚謔。不能酒。最愛人飲酒。意興無日不暢。適未見其一刻。皺眉蒿目。居柳浪六年。睡或高歌而醒。好修治小室。排當極有方略。所著詩文。始有敝篋集。乃作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繼有錦帆集。令吳門作也。繼有解脫集。吳門解官與陶石賓諸公游吳越諸山作也。繼有廣陵集。棄吳令就教暫攜妻子。寓儀真作也。繼有瓶花齋集。則爲京兆授爲太學助教。及補儀曹時作也。繼有瀟碧堂集。則六年高臥柳浪湖作也。繼有破硯齋集。則再補儀曹作也。繼有華蒿游草。則官吏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爲明年庚戌。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爲二卷外。有批點韓柳歐蘇四大家集。宗鏡攝錄。西方論。檀經。剛皆行于世。先生生于隆慶戊辰之十二月初六日。卒于萬曆庚戌之九月初六日。享年僅四十有三。妻李氏。封安人。成都太守李公台孫女。先生生卒子二。長彭年。嫡出。娶羅氏。庠生次岳年。側室出。娉蘇氏。卽蘇御史雲浦惟霖女。蓋中郎逝後。急遺孤而許。

字之者也。女二長許娉雲浦第二子。次許娉雲浦弟生員惟霑長子。以萬曆壬子十一月口口日與李安人合葬於刀環村法華寺之原。弟中道哀傷中直述其事。百不既一。伏惟大君子採而誌之。幸甚。

珂雪齋文集卷之九終

珂雪齋文集卷之十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行實·墓誌銘·墓表·祭文

廣濟寺寶藏禪師行實

寶藏禪師者，名能獨。河間獻縣劉氏子。少有出塵之韻。生十一親亡，卽自禮戒壇大千禪師。披剃受具戒。志行修整。藏穎於朴。識者知爲法器。旣聞念佛法門。遂宵旦植立諸根。靜寂骨瑣。擰住有若木偶。趾久而腫。血涔涔流。見者膚戰。師怡自若。歷七寒暑。忽有所豁。昏悶停解。源濬發愈。起參證之心。值道途凶荒。飲水續命。行至曲陽。已七日不食。乞至一嫗舍。嫗怒以杖擊之。跔不能興。頃甦。強起入一古寺。寺長老憐而粥之。且留之。師不爲住。遂乃聞雞戒行。問法于乾河溝通天禪師。鞭影露而逸足。騰天澤沾而種子苗。秋潭月影。靜夜鐘聲。念力不散。於考擊靜境。無搖於波濤矣。自冬徂春。一夜獨坐至旦。有若剎那。偶聞雲板聲。身心豁然粉碎。遂立成一偈。有忽然深入悟門開之句。未搜貝葉之文。少授銀印之記。而心華洞開。性月朗耀。斯豈同于文字依通。點綴虛空者耶。通禪亟止之曰。勿復道。蓋知有解易狂。恐爲魔攝也。後過弘州。

立禪會僧猝之戶外。是夜大雪。僧晨起開戶。見師立雪中。冰雪虬結敝衲。大驚。延之入。呼火燎衣進食焉。後聞楞嚴悟徹心之旨。復于煉魔道場執事精進。三月再得定相。身心輕安。未幾走終南山。依孤月禪師者四年。既乃永謝喧囂。入終南僻絕人境之處。竹樹蔽樾。乃分披行百餘里。獲一小室。茅茨石壁。僅庇風雨蛇虎之與居。魑魅之與伍。師所攜米不盈斗。日掘山蔬以食。入之圭板幽寂。阻曠人跡。都絕極意。禪修草色四青。還過孤月。勸之曰。定水澄清。孤月朗印。此時得旨。搜文如逢宿識。從上佛語可爲印證。勉旃行矣。毋耽閑寂。遂入京師。參龍華通講主崇壽秀法師。多所付授。乃歎曰。孤月謂我是矣。師旣定慧雙修。理事互顯。泉石緣深。欲返初服。嘗云。古人得旨之後。或巖棲樹宿。或刀耕火種。或腰鎌荷鋤。或執爨負米。甘受枯淡。不辭辛苦。自百丈建立伽藍。已非頭陀樹下遺旨。况高門大宅。畜養兒孫。以爲世業哉。吾道德不如古人。學問未能入廬蓋頭。一把茅終當在山石間耳。而瞻禮之徒。堅請皈依。以爲我師人天法眼。爲道亡軀。當薙法堂之草。復燃祖燈之燄。豈同疊之獨跳。不顧後羣。乃遂住廣濟寺焉。此刹號稱巨麗。而師破衲爛食。無異山居寂靜。甯一澹泊無營。不扣無聲。甫擊呈響。語必會宗。言妙赴機。將歸西時。前三日邀集諸方念佛。至日念佛三千聲畢。奄然坐化。面如金色。跏趺龕內。師生于隆慶己巳。卒于萬曆壬辰。壽八十四。高足仁平等奉師金身德勝門外。鷹房內塔于觀音菴後。

嗟乎定慧一也大定卽慧妙慧卽定然學者以定入慧往往坐黑山之下作鬼窟之計卽有光景未離意識而以慧入定者不然其始不重息念而重起疑其始不重止念而重得悟起疑則窮妄根未始不可息念而不以息念爲的也得悟則獲定源未始不能止念而不以止念爲則也始而以息念爲的則將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既而以止念爲則則有出有入不名大定彼鬱頭藍弗所修之定報在非想還墮三有者此類是也此參門之所以重而悟門之所以急也顧自大慧一派深掃嘿照後來學者旣無苦參之功概以定爲邪禪踰分過頭承虛接響而其實情猿攀緣意馬跨跳古人云若不安禪定慮到此終須茫然藥病何常在人哉在人哉夫惟息心靜念如鴻山所爲研究至理以悟爲則斯近之矣若師者其眞能以定入慧者乎是亦今之藥也已師辭世已十年餘其曾孫大倫者戒行高僧也痛念祖德不宜沒泯特請予撫其行實世有無盡居士必能銘湛堂矣

七堂兄論道誌銘

王父之系惟父叔父五男皆學叔四男其三耕一從學卽兄也故叔奇愛之兄名論道字叔彝長子五歲髫年與中郎及予同學爲文有異語後予漸與之角未幾中郎舉于鄉予亦廩諸生而兄尙未入膠庠欲棄去者數矣予勸之學竟得補博士弟子中郎成進士獨子村居興

兩叔蘭澤雲澤及兄爲文社。兄性樂易溫良。人見之則喜。口吃。席間不多語。出語卽令人笑。欲絕。兩叔性豪喜飲。家有美酒。喜庖事。兄與予爲之客。數過從。每會始猶寂寂。兄至。笑聲鼎沸矣。予數治具酬兩叔。兄貧不能辦。數調之。始具盤餐。以調故。飲逾適。叔與予逾不起。以困之。偶酒將盡。入謀之。婦忽聞外笑語聲。頓足曰。又狂笑矣。奈何奈何。蓋慮多笑。則酒易銷。飲愈多也。不數年。兄病。病後不赴社。予等每飲。爲之淒然不樂。病亟。私謂予曰。我病且死矣。婦少。當促父早嫁之。母留室中也。予泣謂之曰。兄病易治耳。如何是及後事。度有不諱。弟聞嫂有身。若女耶。當不舉趣嫁之。男耶。我當子之。兄勿慮也。苟鍾異姓兄弟。鍾猶然爲苟嫁阿驚。况我與兄。且不必至此。明日當令人入邑市參。兄其自愛。已而竟不起。以嘉靖丙寅生。至是萬曆辛卯得年僅二十有七。卒後數月。字得男子。欲子之。嫂氏誓守其子不嫁。卽以其年八月葬之車臺湖上。銘曰。其前爲湖。飛帆駛也。惟西有洲。予等流觸縱飲地也。青林白水。岸若赤霞。魂如有知。嬉游孔嘉。

上林苑魯公心印墓石銘

萬曆戊子中郎舉於鄉。時年二十。予年十九。尙共居長安。荷葉山舊第。涔河魯鴻臚印山。偕其子心印來稱賀。時心印又少。予三歲。肌如玉雪。鬢髮修眉。娟好可愛。癸卯。予舉於鄉。去戊子十六年。予訪印山父子於涔河里第。心印肥碩強壯。松停柏峙。居然偉丈夫。較前蒼老。且愈

沉靜少時頗疑其非壽者相今可無虞心竊喜會其子已成長未婚予有弱息遂字焉蓋魯氏世豐厚然取息甚輕里人無怨印山以文酒自適有花木園亭之娛興致翩翩不俗而心印真淳篤實渾厚細密生男穎慧又知向學予知魯氏之澤未衰故欣然締好丁未予下第寓漁陽則印山已辭世予從漁陽歸聞心印病甚不數月而父子相繼亡矣傷哉心印性靜定寡笑言不好玩弄長日靜坐旁絕妄膝頗知節嗇暗與養生之旨合而不壽可嘆也少能文印山翁艱子息不令其苦學遂入貲爲上林署丞印山翁去世心印哭之過痛病緣此又甚可憫公諱口號心印其先爲承天景陵人有魯文秀者爲祭酒魯文恪公弟以貢司訓澧陽遂家焉宅于涔水至西溪公始大饒印山起家諸生業不就入貲爲京秩稍顯貴矣先世皆有隱君子之德後之人知向學魯氏其未艾也公生于萬曆壬申卒于萬曆戊申得年僅三十七父卽印山翁母口氏妻劉氏司農大夫福井先生女孫男一名焯卽予壻女某某今以戊申臘月三十日葬於馬湖之陽公與予髫年相與又爲至戚且有隱德焉是可皆銘銘曰靜者延胡無年仁者延胡不全豈其天

袁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先王父左溪公弟爲松峰公兩王父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其德相若其少壯艱子而晚得

令子亦相若也。嫡或後字或不字而側室生丈夫子各一人又相若。生予父者爲余氏。姑生予叔者爲姑。其賢又相若也。先王父嫡於丘而余姑事之得其歡心。先叔王父嫡於田而姑事之亦得其歡心。其嫡順相若。先王父之嫡久厭其家政而以余姑代。先叔王父之嫡久亦厭其家政而以姑代。其才相若。嫡晚生子而乳嫡之子如其子。嫡無子而乳他姬之子如其子。其不妒相若。先王父卽世而予父不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先叔王父卽世而予叔不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其母儀相若。及其老而彊健。疊見諸孫成立。余姑及見予輩成立并予輩子姑及見宗伯弟輩成立并宗伯弟輩子。其福祐又相若。年皆至八十余安詳而逝。神明不亂。若有道者。其考終又相若也。嗟乎。袁氏之興。皆有賢母焉。世道日降而彊悍嫉妬相若耳。鳳靡鸞吼。鴟梟叢集。可嘆也。按狀始笄而事松峰公。後生予叔一人。名錦。諸生。孫二人。名宗伯。諸生。宗夔儒士。孫女一人。適曹近臣。曾孫五人。詹生。達生。樂生。永生。衛生。曾孫女二大皆幼。姑生于嘉靖壬辰年三月初一日。卒于萬曆庚戌年九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九。今以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祔葬於松峰公之側。而姪孫中道爲之銘。銘曰。蘭生香石生堅。姑之賢。本于天德。無虧壽亦全。懿行在形。管編鬱蕙蕙。嘆此阡名與銘。億萬年。

忠孝者開國承家之元氣也。西京大族楊袁最盛，然楊不以華輦盛也。袁不以朱衣盛也。在世有忠臣孝子而已矣。夫忠必有所乘而後顯，孝則無不可以自盡。孝也者，闡修而自內有耀者也。昔讀史見唐越國公汪諱華爲一方康侯，乃亢厥宗至宋而有司農卿叔詹公爲聞人。子若海公當靖康時所上麟書慷慨激烈震驚天下，策恢復大計如指諸掌，而世竟不能用。詢其生皆歛之西沙溪人也。自後汪氏多顯者，至本朝二百餘年來而孝子可齋公生焉。夫忠孝一也。可齋公惟偶詘於時，得以成其純孝。其與若海公實易地皆然者，豈不弈弈忠孝世家也哉？可齋公名塤，字節之。父龍谿公諱燿，爲郡諸生。母潘氏。龍谿公事二尊人以孝聞，事伯兄尤謹。非共案不食，未至必忍餒以待。一日母病，顚禱至夜分，憊甚，潘孺人請少休。公不輟。俄玄蜂集於寢，忽散去，不知是何祥也。時龍谿公年四十，尚未有子。尋舉公，始知玄蜂爲蟄振兆云。公旣生，玄蜂復集於寢，構房甚巨，滋生繁衍，人欲界炎火。龍谿公不可祝之，尋徙去。其異如此。公生而有至性，絕意經生事。壹意敦行善事。父母耄年，卽知事事聚順。一日父病癰，醫莫能治。公搏頰祈天，請代口吹藥於管，傅其上，復以舌舐而蕩之。如此者凡百餘日，竟瘳。嗟乎！石建以手浣廁牕，至今傳爲至孝。若公之吮癰，且百餘日不懈，豈不更難矣哉？侍母病，經月不解帶。已而父復病，公晝夜劬勞。父命二弟更番代。公曰：老人呻吟牀第，兒敢求佚？佚在身，苦更積於心矣。

且侍病必踐更乃能弟少弗諳也必強力乃勝弟羸弗堪也終不肯少有消息至父母繼逝公皆隕絕而蘇哭泣之聲路人皆爲愴悽昔人如程堅悲號櫬馬聞之亦爲垂淚暫輟芻草吳隱之兄弟九祭九哭其弟遂至隕命方之于公殆無媿焉公涕泣中於含斂等事覃極心力窀穸之後徘徊墓所不忍遄歸草已宿矣而血涔涔猶新也歲時伏臘必痛有物必薦言及必淚數十年如一日春秋七十諸子謀稱觴公聞之曰是我大人病癱年也一念及此肝腸若割敢苟衍燕享以自適歟蓋其愛慕之情至老不衰如此真可謂孝子矣夫存也者所以帥衆善也一孝立而積美之源已濬如海控八河終無二派公嘗收責汝穎間從兄以家督分異公聞而悲傷至萬不可挽乃已此豈非孝子事乎夫孝子不欲使親者化而疎也公分異之際令從兄取贏而已與二弟取訛曰彼食指繁而我輩寡此亦孝也孝子不商有無義而歸之皆三世以上之一人也公初受室時歸潘孺人之粧奩服物於衆帑而纖毫不留閨閣此亦孝也以孝子無私畜也從兄病瘍則親爲之拭膿血傅藥物二弟繼卒一姪復病公殷憂終日以至於病此亦孝也夫孝子惟孝故能友分痛於根株而憫枝葉之易凋落也公好施予而不任德有營建則身代衆役而必任勞衆枉以事實公而使人不爭皆孝也孝子修身和衆軌世化物而無忝於所以生也室中火諸受德者皆拔之如不及曰天乎何觸善人火應聲而息此孝之格於天也

郡邑大夫以賓禮禮公。公屢謝後。一往楚中。丞張公謫歛時。采而志之。儒林繼劉公以嘉賓額其門。孝之所以感於人也。公信孝子矣。年七十九。而以壽終。沒甯歸全孝之成也。何憾哉。予友秦京客歛。主於汪公。令子良鍾所語予曰。良鍾以狀乞言於君時。涕泣不能自勝。等於初沒。予嘆曰。鄙諺有之。簮有滴。循故迹。觀於公之令子。益信。乃予於公則重有感焉。自科舉之學興。而孝衰矣。爲子者。舞象時。卽已習章句。志取功名。小學問視溫清寘之不講。稍長竭蹶試事。卒卒無暇。一得功名。爲之父者。曰。此能昌吾家者。而一切可不問也。子亦曰。吾能昌其家者。而一切可不問也。爲父者。或陽受其光榮。而陰安其牴牾。爲子者。驕心盛氣。雖尊人前。未常少戢。戀戀榮華。親老病。以至於死。都不關情。一日聞變。遄歸乾哭數聲而已。又今閭巷之民。見顯貴人。則羨而畏之。見仁人孝子。且詬之輕之。不啻瓦礫。人情逐逐勢利如此。豈異夷虜耶。吾於汪公事。有感焉。彼惟棄科舉之學。而竭力事親。今之人古之道也。是大有益於薄俗者也。可無表揚哉。可無表揚哉。

贈淑人林母許氏暨長公汝誠祔葬墓誌銘

福唐林樗朋先生。以乙未成進士。出先兄石浦公之門。先兄無祿早世。先生注存寒門。無間存沒。已先生以備兵使者。治兵江左。不肖中道亦叨一第。改司新安郡校。獲出先生字下。見

先生于宛陵略分晤言。一日袖中出一紙曰。此亡室許淑人及亡兒國煥狀也。淑人奄忽已久。亡兒繼之以需卜吉故蹉跎未葬。每次于懷。丁巳冬葉相國有書來云。已得善地。又值葬期。時不可失也。宜以許淑人葬而長君祔之。予得相國書涕淚漣如。屬臺使者報命。以予加秩備兵江左如故。一官匏係竟不獲量移還里。親淑人與兒襄事痛悼何言。涕淚中草此一紙。皆質言無粉辭也。子其爲我誌而傳之中道曰。銘石所以光泉壤垂不朽也。夫豈無名公鉅卿在。而以付之一青氈小吏耶。先生曰。予思先師不可見。今見子卽彷彿見先師也。故徵詞于子。以存通家關切之誼。且子實文何必名位。中道曰。此先生之厚也。卽不文亦安敢辭。及取狀讀之。文生于情至矣。不肖又何言。按狀。淑人邑許翁模女也。許自宋以後爲邑著姓。近世有博士公。名廷禮者。以儒顯。再傳及翁翁固長者。其元配爲韶郡伯周公坤從女。方嚴有志操。舉子輒殤。僅一淑人。故憐愛之。尤翁通支于之學。且云女後來必貴。無輕字。會先生年始十二。卽受知邑令南陵許胤峰先生。延同其子研席。令才先生爲擇婦。富翁爭欲壻先生。會令以中言去。或謂富室曰。青衿家兒餧粥不給。母爲苦女也。議遂寢。歲丁丑。許翁過里塾。孰視先生歸語周孺人曰。爲女得佳婿矣。遂介塾師陳議姻。對公以貧辭。許公復介陳御袖二十金以助納吉。始成聘。辛巳先生年十九。補邑諸生。冬。淑人來歸。數旬分異。淑人自理家政。初。許翁負貸家有。以十三歲女。

憤者議爲淑人離翁感其子母分離苦狀遂不忍而寘之後淑人成婦所媵婢幼小躬自操作無倦色甫八月先生薦賢書人始服許翁爲知人已先生上春官輒不利家本貧也先生猶介自守跡絕公門欲授徒又無應者以故爲孝廉後家愈貧或火已舉爨猶在市秋風至而笥無完衣孺人處之怡如也客至家無斗筭展轉典質以供盤發布置極有方略始知淑人之賢也而才淑人凡再產子女不育庚寅長公國煥生病不能乳索里嫗餽之減衣食給嫗歲忍饑凍以爲常己丑先生復不第貧愈甚常歲暮無見糧封公輒分所貯二鍾以贍淑人曰君幸有薄宦可祿養乃反分大人餐何也先生心善其言壬辰復蹶南宮已乞廣文選諸人以年尼之遂中止歸而淑人頗不怡是年春復有娠愀然曰日者言予今歲支于當厄自思若寢側室或可免君又貧將奈何今此懷中者得無促予年乎先生訝之謂淑人何作此不祥語竟以冬仲之十一日產女感寒疾而逝計其生甲子某年某月年裁三十耳孺人旣坳長公甫四歲逾年先生上春官歲無可屬長公者乃繼室于鄭乙未進士丙申授梧州推官以家從尙攜里嫗鞠養以失母早憐愛之不令攻苦丁未長公年已十八娶李孝廉某女長公性沉毅有健骨與人處冲和平粹喜素澹無華飾先生居官貧長公猶然同寢人子薄有陳乞託繼母鄭孺人以請先生亦喜長公甯靜澹泊可令終戊戌舉一子乃忽有長沙賦鵬之感念壽命不得長歟心

西方之教飯依蒲數年體漸羸先生多方喻之不改若有宿願者至辛亥臘月二十四日竟亡長公字汝誠以還朴爲號得年僅二十二乃壬子二月所生子亦竟以痘殤矣蓋林先生之言曰當予貧賤時亡妻許淑人飲水吞棗艱難萬狀予實心傷之而猶若可以相慰者謂雲霄有期苦之日短而樂之日長也徼天幸予取青紫而淑人已不待矣淑人卽世予感賢妻棄捐悼亡不衰而猶稍稍自寬者以吾兒在也吾兒在卽淑人之一脈在而吾兒又早逝矣兒旣下世予痛兒并痛淑人雖不能如延陵之忘情然不肯爲卜子之過情者以吾孫在也吾孫在則淑人與兒一綫之脈常在而吾孫又相繼天矣傷哉淑人跼蹐窮困之苦旣備嘗于生前而骨肉夭折之慘復疊見于身後生無一日之歡沒無一脈之留天乎何使吾妻至此極也予今者雖邀國恩位藩臬之長亦不卑矣然形若甘而神甚苦真不如田夫野老夫耕妻鋤之爲適也居鄉里教養子孫分甘含飴之爲快也伶仃悽楚一鴈天來予鄉夢轉深矣中道聞言而嘆曰天道真不可解世間爲敬通孝標之室者何限率躋上壽而溫良愷悌內明外順如淑人者得年僅三十而止游閒公子鮮衣怒馬驕奢侈汰以憂父母者不死而謹守素業珪璋其行居則戶坐出則偶影如長公者不及二十餘而已冥然爲夜臺客矣天道豈可復致詰哉夫以淑人長公之賢理宜自昌其壽卽不然以偶訃其算于身者羸而集于後人之身無疑也而今皆不然

則質之盈虛消息之天尤爲不可解者雖然自先生筮仕以來先後以官青曹贈安人以官浙上藩參課加贈淑人不貴地上而貴地下煌煌絲綸亦可以資九京矣淑人父母先後隕凡棺衾送終之資皆仰給先生卽淑人之族從無不肺腑視之閱存沒如一日則先生所以報許翁知人之明與所以待許氏者其恩亦已厚矣淑媛哲嗣附名臣以不朽春秋蒸嘗奉嫡長而不替地下有知固可以瞑目也夫先生旣感葉相國之言以淑人同穴之願推及丁長公使魂魄相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斗坑之陽謂不肖中道粗能世亡兄石浦公家學命之爲誌中道謹據狀書之而系以銘銘曰荆棘蕭艾叢生道傍惟蘭與蕙隕不待霜蓮有薏共茹之蕪有尾不同嘗吁嗟可傷夜臺有知母子相從猶勝生者形子子而神憊憊千秋萬歲靈其毋恫

戶部郎中張公墓誌銘

萬曆癸卯予與霸州張公念燕同舉共出澤州張先生之門予始得晤公時年少修眉娟好其後南北異地不復親庚戌公成進士予等謹落然猶幸師門有人爲之慶喜公取上第起家戶曹爲司餉臣予以丙辰成進士公督北平餉己未予以新安授遷太學博士公以戊午役竣還朝冀可追隨公復晤言爲歡乃公又以九月乞差還至臘月訃音至矣以同門之友竟不一再晤可嘆也計得年僅四十六耳傷哉庚申將歸公佳宅令子主敬以狀來公佐計部爲社

稷臣襄畫極有方略。卽微門友安敢辭。按公原出清河。始祖始離村而城。至祖守魯爲郡諸生。以文著。生其尊人燕城公。符廩于庠。及貢而卒。生三子。長卽公。公名士雅。字德純。念燕其別號也。生之夕。母顧太安人夢紺衣人攜一孺子曰。此汝子。名引孫。覺而與燕城公言之。喜曰。此必蕃吾後。遂名七八歲時。穎異甚。十六與其弟士奇同補博士弟子。是年燕城公卽世。哀毀甚至。癸卯捷于鄉。庚戌成進士。壬子除戶部主事。管京廩。故事。家具倚辦。卒因上下其手。公立革之。一切鼠瘼皆塞。所上便宜書。于版列署中爲式。乙卯視北平餉。北平餉七萬。民運僅四萬。餘皆京運。甚抵滯。歲仰給不得。多鼓譟。公竭心力致之。東虜蹙起。張甚。徵求甚急。公枝梧以濟國恤。三年節省七萬。不私入。而公出之。以抵正餉。當事者才之。至戊午。役竣還部。而公病作矣。已而愈。明年以顧太安人八十。乞歸里。是時病雖痊。而根株尚在。諸故人見公歸。歡甚。日過從宴會。酒肉相屬。公勉應之。貌怡然而神甚傷。病日以甚至。臘月初四日。不起矣。公白皙清虛。望之如鶴在雞羣。事八十之母。不啻孩提。待族屬以恩閭里。汎愛之。雖三尺童子。無敢嫌。他如劉都諫師也。北平司理劉晉朋友也。聞訃。皆于甫得第時。以百金助歸。其高誼若此。生平喜飲酒。月明之夜。與故人豪飲。爲歡笑。留連光景。中年彌篤。又喜讀書。公隙手不釋卷。已入仕籍。烟霞之夢。常在自歸來。欲息影怡性而已。不待矣。公生于（下缺九字）。卒于萬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

四日享年四十有六。第二士奇壻生士瞻已故。配田氏。封安人。子一卽圭。女二適郡諸生劉雲舉子。諸生劉宗揚。一字郡。諸生苗本立子孫二長瑄。次長樂俱主敬出。以庚申年四月四日葬于口口村之塋。從遺命也。予念同門友。卽不親曠而知之有素。是不可不銘。銘曰。以公爲無意世耶。爲胡以文人之藻澤。兼吏事之精研。以公爲有意世耶。胡爲謝康莊而不驕。望下壽以中絶。嗚呼。豈其天世算則韜令德。自延文士脩士。嘲獨不然。京兆者。阡纏斯萬年。

靜亭龔公墓誌銘

公名仲安。字惟靜。別號靜亭。楚之公安人也。子外大父方伯公龔春所之季子。公舉嘉靖丙辰進士。後貢姬于燕。得高氏己巳官江西吉安僉憲。始生公。故名曰安。公生而媚美慧異。春所公自維揚大參陞河南布政使。便道返家。公時年十二歲。髮若蠻漆。肌如玉雪。金冠靚服。高視闊步。子等目攝之。不敢與之語。自中州罷歸。年十四矣。始得與公同學。文字寄拔。年十六而入塾序。娶于毛。毛氏豐厚粧奩。豔冶甚里。閉幕之公食啖。兼人精力敏毅。時或發憤下帷。號爲書蟲。結構爲文。夢腸反胃。時或迎致賓客。酒肉相屬。鄭莊置驛班嗣聚戲。時或種樹養魚。栽花蘿竹。謝客山居。辟疆園圃。時或肥馬輕裘。長弓寶劍。射獵平原。箭如餓鴟。時或伊蒲爲食。水田爲衣。高禪性命。躬行檀度。時或持籌心計。以守。兼創資潤。好時營宅。伏川心之所到。才亦稱之。

意有所懈。忽爾轉變。行年四十餘。而無萬目皺眉之事。蓋天人也。初方伯公在時。自稱南平社長。舅甥兄弟。皆顯貴。聚則簪袍爛然。乃其後也。相繼天沒。惟公屹然。支持門戶。龔氏猶然不衰。公長予一歲。少年意氣相洽。每杯酒讌笑。無不耦偕。猶記月明之夜。與散木舅于堤居大墀上。互作商羊之舞。如此竟夜。每談及。輒舉以爲笑。而今已矣。公試楚不利。入賈試燕。皆不利。惟癸卯舉燕中乙榜。終身強壯無病。一病遂卒。得年僅四十六。生子某某。予爲之銘。銘曰。公志大而不售。才伸而遇詘。以富隱而非其心。故散財而不積。埋照于酒。藏身于弈。有文無名。有詩無集。乍聚忽散。永于此宅。

賀雲峰公元配荆孺人墓誌銘

萬曆己酉夏。予客金陵丹陽。賀仲子懋廉以文贊予。予至丹陽。過蔣墅。晤其叔虛谷先生。及虛谷令子函伯。相得甚歡。因與函伯共修業。明年。函伯先鳴。予丙辰始得一第。追念虛谷先生。所以衣食我。病而藥餌我。及行囊亦函伯視我。蓋未嘗一息忘也。已而虛谷先生逝矣。大恩不報。徒自嗚咽耳。今年冬。偶函伯以其伯母荆孺人狀來。予讀之曰。有以也。夫家世隆崇。亦由中外多君子以相贊助也。予雖不文。安敢辭。按狀孺人姓荆氏。父前商河令斗南光。祖母姜氏。斗南公與孺人夫雲峰之父觀察公同游庠。定僑札之交。故以孺人諾雲峰公。少時明慧甚。斗

南公每夜飲歸輒莊以待。斗南公異之。且云曷不爲巾簪男子。年十七歸雲峰公。是時姑鄧安人已逝。觀察公宦游。父封戶部。春秋高。聽子孫拆囊。孺人遂亢家政。井井有條。每念不逮事鄧安人。蒸嘗必泣。雲峰公少清羸。不治產。孺人代爲綜理。故得壹意于文章。無一刻離縹囊青廂之業。又耳目清嚴。無雜嗜以熒其神。至今年已逾六。猶吐納津津。皆孺人力也。己卯。雲峰公登賢書。數試南官。不第。孺人安之。無纖毫交譎。意已丑。雲峰公病燕邸。遣子捷往視孺人。偕兩幼男禮斗。七七往返。洮兩月而歸。人咸爲積誠所致。丁未。雲峰公謁選得福安令。公旣秉羔羊素絲之節。不以一縷一勺累民間。而孺人以紈綉機杼佐之。無異家食。故得不廢箸。會有島夷之訛。孺人泣曰。相夫子于邑。邑存與存。邑亡與亡。天也。無拯而止。雲峰公忤隣守。守中之孺人欣然以歸。癸丑。雲峰公病脾。夫人治湯藥。至廢寢食。公愈而孺人以憊。遂卒。孺人子惠而有方略。如華孺人艱于子壬午。始舉一子。生而氣息不屬。孺人多方拯之。竟獲生。張安人卽世。子函伯甫。三齡。虛谷先生有四方之志。不暇內營。孺人多方周恤。故兩人皆謂母實活我。孺人性勤儉。而好施。與長齋事佛者四十餘年。梵宮禪侶。仰備檀施。不絕。蓋天性也。其待諸子恩煦之而以義。有失必訓解而立止。會病。子焚殮。一慟而劇傷哉。子勳等奉其尊人命。以十二月十二日之吉。葬于獅子山新阡。而予爲之銘。銘曰。先民仕隱。實惟陶潛。與之同志。翟也稱賢。雲峰公仕嘗

鼎卽掘栖遲衡泌頗仗魚軒大德小物孺人實累世所云幅亦旣綿綿白雲幽石綠條清漣藏舟于茲億萬斯年

曾登二姪擴記

伯修十七得男初夢曾參啖之以棗遂字曰曾其期如大人往伯修也是時大人年三十
四得縣又生而穎異如伯修大人愛之尤伯修已卯舉于鄉年二十復得一男曰登清令不及
曾而愿樸過之二兒生數年而母曹卒育于祖姑自伯修公車不第歸侍大人居長安里中夜
暑坐荷葉山房前池上古槐參天星搖搖出池底大人呼兩孫遙趙膝命之燭對多類詩人語
大人益驚異予十餘歲讀野史喜談說兩姪自家塾歸則覓阿叔道古事予益緣飾之詫兩姪
兩姪皆躍夜半言鬼神益爲可愕語兩姪皆摶耳大叫予長姪六七歲若兄弟然丙戌伯修中
會試第一人讀中祕書鑾閣兒至都伯修時年二十七歲曾已髮垂涓把筆作時義有奇語同
年皆賀伯修曰福人曾眉目如刻畫心中了了人謂衛虎復生己丑伯修持節使楚便道歸省
攜兩兒歸皆屹屹有奇氣伯修命予教之性強梁一無所畏獨畏予辛卯大兒遂病癰萬方終
不能愈己小兒亦病伯修使期滿欲請告念大人不及封遂攜兩兒往至都門數月大兒卒又
半月小兒亦卒小兒卒爲辛卯冬中郎計賈往親見小兒死時事也未卒前半日謂人曰爲我

請二叔來中郎至則曰我欲往叔來助我念佛又曰我氣急不能全念也專念南無佛可乎中郎曰可於是閩家人皆爲誦佛號已而欣然曰蓮花至矣已而又大笑曰如來至矣一房皆花花上皆坐如來語終而家人子悉奔來視登愀然曰蓮花皆闕矣豈有不淨婦人乎覩之果有婦人當浣纏者逐之去而蓮花如故遂合掌翛然而逝訃音自京來大人與予哭之絕痛伯修遂請告攜其輓歸曾生丙子卒辛卯十六歲登生己卯卒辛卯十四歲皆葬長安里舍旁塋去母姑墳可十步

新安吳長公墓表

自新安多素封之家而文藻亦附焉黃金贊而白璧酬以乞袞于世之文人世之文人徵其懿美不得顧指染而頴且爲屈相與貌之曰某某能爲義俠處士之行者也蓋予睹太函弇州諸集所臚列者私心厭之故自抒操觚有類此者輒謝絕不忍以塵吾籍今所輪著其在有稱某爲義俠處士者耶乃吾友王天根獨數數向予稱新安吳長公之行長公諱元詢字允卿柏軒其別號也世居歙先世以好義聞至長公益著以貲雄而糞土其貲廉取之而奢于與其生待哺沒待痊從囹圄而出之衽席者不可勝數也有友人張姓者負官物幾斃杖下公捐百餘金出之從弟澍客死資陽負數百金公代償其負而更歸其葬凡中表兄弟及知交輩取於

公之筭中若寄也。公爲人有剝決才。遇事以片言剖之人。無不心折惜其不大用。而僅用之。魚鹽之市。且德豐而壽不大昌以沒。沒之日。知與不知。皆爲泣下。間相與語曰。孰奪予長公。奪長公是奪予生也。其爲不言之桃李若此。予聞天根言而善之。會天根以其弟國祚狀來。欲予表而出之。予曰。如所言。某某義俠處士之語。又將出予籍矣。惡膚腥而操鸞刀耶。天根曰。不然。夫物有真贗。世多譽嫫母以夷光。而未始無真夷光也。懲義俠處士之贗者。而併其真者遺之。重已之文。而遺人之行。不可。予曰。若其真也。則其人爲真人。而予文爲真文矣。自予操觚來。無輕稱人爲義俠處士者。而獨吳長公一人。則吳長公之爲人可知。長公家世及其子。子皆質詳載志傳中。甚悉。予姑不言及。而獨表而出之。曰。新安真義俠處士吳長公之墓。不知可以袞吳長公否也。

告伯修文

萬曆庚子十一月初一日。弟中道謹修治齋茗撫膺大叫。告于亡兄伯修先生之靈曰。伯修伯修兄如何便長逝耶。自失母之後。兄弟姊妹四人。伶仃孤苦。我時年最小。視兄如父也。里舍書房中。三人相聚講業。夜憇風雨。未常一日不共也。門戶凋零。幸而兄致身青雲。數十年以內。家門昌熾。無一髮一毛非兄賜也。蕞爾之邑。不知有所謂聖學禪學。自兄從事于官。有志于

生死之道。而後我兄弟始仰青天而見白日矣。嗟乎。自兄少年取科第人皆爲兄榮。不知兄心之獨苦也。十二而入鄉校人皆爲兄榮。然不數年而慈母亡矣。十九而薦鄉書人皆爲兄榮。然不數年而身嬰大病。萬死一生。連年牀蓐一鬼不化。稍得平復。嫂氏捐棄兩兒一女。莞莞然若黃口之鶴。啾唧於危巢矣。二十七而中會試第一人。入讀中祕書人皆爲兄榮。然不數年而曾姪登姪相繼而亡。以至情篤厚之父撫如蘭如玉之子。一旦化爲異物矣。三十六而致位宮坊。夷猶銀榜之間。人皆爲兄榮。然嗣續杳如。僅有一女。復嬰慘毒。至於蚤世。自此身畔無一脈矣。外之所謂榮者。浮名也。兄之所自受者。實憂也。浮名顯而實憂暗。故人皆謂兄之處亨而不知其不盡然也。功德天。黑暗女。半步肯相離哉。然兄雖有獨苦。而猶幸有弟兄聚首同氣同心。故前年二兄與弟至京師。朝夕晤言。商確學問。泯解修行。兄亦欲斷世緣。歸田自適。而官累相迫。踟躕未定。遭皇長子憂危之際。講官乏人。難唱而起。風霜嚴厲。外勞其形。內勞其心。卽二兄與我。亦竊爲兄憂之。然未常遽憂及性命也。不意我與二兄歸未二月。而聞兄病矣。又未數日。而聞兄病不起矣。哀哉痛哉。吾兄之賢。而竟客死三千里外耶。窅無嗣續耶。寡婦三人。孤燈弔影。流寓京華耶。哀哉痛哉。嚴親在堂。大姑在室。何以死也。著書未成。何以死也。學道未了。何以死也。雖然。兄之爲人。清白好修。砥礪名行事可與天知。語可對人言。無一念不真實。無一行不穩。

嘗小心翼翼周詳縝密自入仕途十五年未見以一字汚人不欺暗室不媿衾枕身死之日一貧如洗棲身一室尙未能具守官守道有如處女少年清心遠性風長月夕興致軒舉兒女態少煙霞趣多自公之暇玩弄水石所之栽花種竹兄之品仙品也學道已入信位已窮解路雖不能如張無盡楊大年之徹底乾淨而比之自樂天蘇子瞻決不出其下明矣何虞沉鬱哉浦西房瀕近大江依兄在京之約二兄已折去立于斗上二兄浦東房蘊慎堪住其正房內甚整以安家眷甚便浦中雖有冰患差無盜賊之憂斗上無水而有盜賊之憂蟠居舖中爲宜斗止于二兄對門地上弟已將兄正房立于其上此中復爲一宅避水庶免冰盜賊皆無憂也胡嫂已有孕天必不絕善人定是男子若是子弟當與二兄竭力撫之當百倍逾于吾子皇天后土今日實聞此言其或非男子當贊嫂氏之意諸兄弟中取一子之賢者繼嗣天之不淑目前兄弟中後嗣皆蕭條弟有兩子前有一子甚慧復夭傷矣兄分田原有五百石租今與大人商之當以京師房價置買五百石家中每年若有一升石穀子可以無憂饑寒每年差役二兄與弟輪管若二兄往京師弟當專管決不以織毫煩累嫂也大人初聞信幾絕後能以理自遣大人老年失貴子賢子又值祖母之薨子亡母逝洞庭一日舉家惶惶情狀難堪然二兄與戚及四弟五弟此後當竭力擇類以娛其餘年嫂氏祖母在二兄處亦不俟兄喪也白蘇齋集

未成。當爲刪定。卒成十卷。定可不朽。今弟以臘月初三日往迎靈柩。哭死悲存。矧心之愁萬種。踏霜割雪。斷腸之路三千。途中願我兄保佑扶助。無逢災患。更願示異夢靈迹。以堅信心。弟無任撫心痛哭。悲淚懇誠之至。

祭潘尙寶雪松文

公之心術如青天皎日。光明洞徹。開口見膽。無一毫覆藏。迴互之意。真出世之器也。公之孝行。老而愈篤。終身孺慕。遊戲歡娛。如老萊子。友于敦睦。鄉閭化之。憐悌樂易。豁大爽快。聞人一善。譚之津津。而有餘味。見人之惡。不喜評駁。恤孤窮。憐酸寒。慷慨樂施。視人之患難。不啻已。身夜半叩門。必應。真大修行之品也。公之襟懷。灑灑落落。蕭蕭散散。事過而不留心。終其身。無萬目皺眉之時。于于然如嬰兒赤子。真出塵之度也。公之識見。破庸夫之慳執。信格外之奇變。人所最難信者。公亦能信之。真絕人之慧也。公之學。少處貧窮困厄。晚得一第。偃蹇留滯於動心忍性之餘。窺見天命之倪。數年以來。苦心玩易。悟盈虛消息之理。青衫瘦馬。欣然而有餘快。公之學。真仙儒之脈也。予兄弟少。公二十餘歲。公一見以道相信。遂訂忘年之交。長安崇國寺葡萄社中。與家伯修劉明。自黃憲軒諸公相聚論學。凡有礙窒而不徹者。予兄弟以數語發揮之。公則躍然而喜。以爲益我。而予兄弟數年前貢高我慢之氣。皆日銷化于公春風之中。而不

自覺公喜譚飛仙之事。其語稍不經。然公酷信之。或者以爲公病。昔白樂天謫居匡廬。亦有志于服食羽化之術。終以不就。蓋亦英雄之常態。公近年漸不復信。惟究心易傳。予兄弟數數以禪理誘之。亦歡然若有所契。嘗令我爲講楞嚴。且相約曰。君當至桃源。我當與君論易。君爲我說禪也。自後公以使事歸。予兄弟亦相率南。友朋四散。不勝離合之感。孰知不數月而公去。又未一月而伯修去矣。公有老母在堂。六十歲兒不及送母入土。真爲割腸。哀哉痛哉。公之視予兩人兄弟也。與伯修一也。公與伯修死。而予兩人失二長兄矣。伯修之于予兩人。友朋也。與公亦一也。伯修與公死。而予兩人失二良友矣。哀哉痛哉。聞公訃之後。閱月。夢公寄書來。其中有云。吾生平獲友朋四人之力。其二人爲君家兄弟。以此功德。今生善處矣。公之精靈。死而不忘。友朋如此。神理豈詎昧乎。今予兄弟已絕世念。隱居斗湖。其中有亭。今已祠伯修及公于中。公可頻相遇。無他供養。惟有青山綠水。楊柳芙蓉耳。念佛學道生死無二。同生淨土。共作眷屬。尚饗。

祭羅二郎文

二郎竟逝耶。往時遊武昌。尊大人出弟拜予。予見其風神玉立。甚愛之。常以手撫其頂。曰。此佳兒也。予姊有愛女。擇婚予。謂無如弟者。因結兩姓之歡。及漸長。讀書慧悟。過人。至弱冠。文

字日益佳。尊大人始信予言不謬。前年再見之。毛氏甥女已字弟。風格韶秀甚。予謂弟功名可睡手。羅氏其興矣。卽予姊亦諱諱謝予。謂得快婿。蓋弟有隱疾。予不知也。後尊大人令從學於質齋。苦心甚。每一文成。幾至嘔血。予甚愛其才藻。而深服其勤。且覺其漸癯。勸令節勞。弟不止。未幾而弟病矣。其病症不佳。予已知其不救。不待今日也。天生美才。竟已矣。夫予眼中頗能識人。皆不可憑。不知造物者果何意也。記予往遊武昌大病。尊大人所以視我者無不至。每下第。則惟空囊。常仰給于尊大人。予久困場屋。思所以報之。未得見弟美秀而文。欲陶鑄早成。取富貴以申我報答一念。故予望弟者。我知之。弟知之。卽尊大人亦未必知也。我嫌于人事似簡略不經意者。又久困不能報尊大人。而欲以教弟者報之。今弟又蚤逝。我又困公車間奔走南北。予亦老矣。豈終爲負心人哉。古人云。一飯必報。尊大人于我。豈直百飯也。已矣已矣。更將何以報也。又予同母止得兄弟三人。一姊。予念姊無可以厚之。爲得快婿。今弟死。所以厚姊者。翻成淒涼之景矣。予今客塞大保齋下。未能歸奠子墓。但時時感舊恩。念亡友慘骨肉。悲幼婦。讀書之中。或至研案大叫。覓取易州酒數斛。排愁被涕而已。二郎二郎。弟加有靈。當自知我。

祭孔令君文(代)

哀哉。如公之不壽。真不可解。予篤異欲詰之造物。而無由者。公旣取科第。茹蓼之苦。受于

五十年前而食蔗之樂宜安享于五十年後者而今殊不然此其不可解者一公雖居官有如
寒士自常祿外纖毫不取政成三年而囊橐如洗不能名一錢夫嗇取于人者宜豐其社于天
而今也尙書虎爪之板幾下而先已不祿此其不可解者二公資用甚淡膾腥之味不薦於前
粉黛之姬不列於室飽伊蒲如頭陀妻禪悅如衲子妙合長生養年之旨而竟亦不壽此其不
可解者三天乎第矣第而永榮之可也不然不第矣而使之安享故里考終正寢亦可也胡爲
乎嗇之數十年而晚予一第甫得一第不數年而卒于官歷黃牛白馬之波而始得至赤甲白
鹽之丁蕭蕭丹旐茫茫烟水路人猶爲下泣而况受其恩紀者乎此其不可解者四邑中否運
漸至去年失袁中郎今年又失慈父母天乎不令爲善者怠耶前年予等計偕晤中郎詰所以
得賢父母之故中郎曰予以邑事屢弛之甚曾乞一制科于當事者當事者諾之然實不熟孔
令君無專乞意也令尹宜爲司理而椽史舞文置之令籍中唱名時令君以宜爲司理意白之
當事當事者心知受椽史欺託袁中郎相乞之意以解卽予亦竟不復明之也中郎言之予等
始知之然予等知之而公仍未知也今且逝矣夫公宜爲司理矣乃得令又得公安令以百孔
千瘡之邑三年勞瘁神傷體憊邑民何幸而公則已苦矣此造物之尤不可解者也意者惟蘭
玉在堂將來聯翩取科第以報善人耶歲云暮矣一帆寒雪予等祖送國門涕淚如雨哀哉袁

告十弟簡田文

萬曆辛亥十一月之吉愚兄中道謹告于簡田十弟之靈曰哀哉吾弟人誰不死誰無夭折獨汝旣舉孝廉先七十餘歲老母而死使其乍慶乍吊如登樓去梯此幾許苦痛也况變出意外家道貧窘乃以汝所制伯母之棺先以瘞汝此棺係汝三千里外硯田舌耕所得奔波年載乃成茲事汝自謂祿養尙遙恐老人難待借此聊申人子一念誰知今日汝先將去愚兄知汝雖在九泉亦必斷腸傷心千劫不化也已矣已矣哀哉吾弟豈謂汝直心爽懷乃得此酷報耶愚兄家貧不能代汝市一佳木中有深愧又恐老人當此光景未能久延不得已以十三金易一棺以備緩急設伯母壽考未艾愚兄稍有寸進必當市一佳木以慰汝心決不食言其汝所留市棺之資及少吊赙付素心親家掌管稍得利息供八口饘粥有我及諸異姓兄弟在决不令汝孤孀十分淒涼汝若有知若自排豁哀哉吾弟言與淚俱弟其鑒之

告中郎兄文

萬曆壬子五月初一日弟中道敬以葵蔬之具致祭于六休兄之靈曰哀哉吾兄去世之期已歷三紀而弟尙無一言哭吾兄也弟非不言也自兄庚戌九月初六日下世弟于初九日

得血疾幾至不起。醫者云鬱極所至一哭必大嘔不止。有性命憂。弟以兄爲命。相隨地下快矣。何更求生而又有不得不求生者。則以堂上有大人也。大人年已七十。初喪伯修。既喪吾兄弟。又溢先朝露。令老人何以爲懷。弟是以勉強派遣藥餌不效。則走之玉泉山中看山聽泉。期日久日忘。以消此苦懷。庶宿疾不發。凡一年餘。弟始有生望。而大人以哭子斷腸逝矣。痛哉痛哉。大人旣逝。弟料理後事。及營功德完。始念子職粗盡。乃敢爲一言。以哭吾兄。哭吾兄而觸舊病而死。隨大人與兄于地下。猶羽化也。嗚呼。吾兄三不朽事業已成。而浸浸乎其未有涯也。乃遽逝耶。以出世則得千古不傳之髓。而盡離蓋纏以用世。則圖不見不聞之功。而盡泯朕迹以垂世。則傳古人修詞之神。而盡去勦襲。此弟所深知而兄所自負者也。學問兼悟修矣。而或疑其道不勝習。營綜兼明瞻矣。而或疑其嫗不耐事。詩文極清新矣。而或疑其以才軼法。此亦弟所深知而兄所不自白者也。自己酉冬庚戌春秋半載。時時聚首。論學則常云須以敬持以澹。守論用世則常云須耐煩。生事厭事等病。論詩文則常云我近日始稍進。覺往時大披露少蘊藉。此則弟獨知之。而兄所爲日新而不已者也。不息者道無盡者生。經歷諸位磨鍊習氣。天上人間。隨意寄託。何憾何憾。世間父子兄弟。寧有異情。但兄子弟知已感恩。更自不同。追思種種譽弟之語。或以溺愛溢美。弟不敢遽信。而亦不敢不勉。顧資學俱劣。百分不及兄。而懶不耐事之。

迹則肖之。近日家難體復多病。雙眼以出淚過多。不能看細字。略思慮。心中怔忡不寧。如人捕狀。雙膝常苦寒。夜則特鼠子爲伴。每應酬少勞。則火從兩頰起。滿大宅間。發血疾。結習所使。惟看山色。聽泉聲。則沉痼爲之一洗。以此遵兄遺命。于玉泉修一蘭若祠。兄而已。修靜其中。念種種業緣。于此生總似啖劍吞椒。近更欲留色身。教養後生。有所闡發。補二兄最後一段光明。故急走入山玉泉精舍。已有次第。尙平平耳。清溪水色。如碧玉。鹿苑諸山。如破雲裂霞。宛如向所見李大將軍青綠山水。視吳越諸山。便如妖姬之視老嫗。鹿苑尤奇。有七渡流水至寺。卽陸法和舊邸。因山爲牆。前後有山穴爲門戶。使得兄寓目。竇以妙墨。不知山川作何等喚。惜不令兄見之。彭年詩文。大有驚人語。雖微有治習。無損英特。第二男已作虎子跳地矣。家計龕安無可慮者。今東裝入山。玉泉舊傳爲諸仙翔集之處。幽明雖隔。兄必來止。弟尙不寂寞也。嗚呼哀哉。

祭龍太夫人文

當今大江之南。神仙之宅。有二龍焉。皆以文章蜚聲爲世聞。人人固嘆維楚有才。而不知由太夫人訓也。太夫人匹于龍也。淑德貞操爲士女範。而才足以副之。渠陽公爲詞人。爲清吏。不復問家人生產。而寄之太多人。公旣物伯子仲子。世其學。亦不復問家人生產。而聽之太夫。

人太夫人婦德母儀之餘。營綜家政。下至一草一木。悉有方略。故龍之屢世不家于官。而且得以肆力于文章者。太夫人成之也。仲子早達。予等未得數數款接。而獲奉教于伯子。伯子事二親以孝聞。雅志承歡。都忘仕宦。自渠陽公家居。遂十年不上公車。公坳而伯子孺慕愈切。不欲以三公之貴。易庭闈。一日養。將肥遯終身焉。乃太夫人見伯子未達。則泣歎篲下也。曰。兒屈首受書。亦宜乘時仕進。出爲國華。今爲我兩人使汝過年不着一進賢冠。汝則孝矣。謂老人之慈何。且所以不仕者。或謂親老多恙。不能離側也。我耳聰目明。飲啖如少時。汝詎爲我百年慮耶。伯子兒啼不敢答。而會仲子分憲秦中。仲子宜久淹抑。漸顯榮雅。欲以祿養。而太夫人亦欲入秦中。使伯子不復戀廷闈。而入燕。伯子泣言老人不宜往塞上。語殊切。而太夫人語益莊。且曰。豈無筭鯉祿食爲榮。我體甚健。無憂行役。設不幸。西方有事。或猶能築夫人城。以報國恩也。汝第北矣。於是仲子將太夫人如秦。而伯子始不得已而游燕。伯子至燕。冀有可以慰太夫人者。卽迎板輿南歸。以盡色養。而機會不遭。留滯金臺。無何。太夫人之訃至。自秦中矣。傷哉。傷哉。訃至伯子以不得永訣爲憾。痛不欲生。不肖輩屬鴈行之末。往而慰之。謂伯子曰。仲子之侍養於秦也。養志也。孝也。兄之北走燕也。養志也。亦孝也。而太夫人之不幸於秦也。則爲慈也。母慈而子孝。生者無愧。而逝者可瞑目矣。且人生甯有終不離別時耶。伯子乃忍淚治裝。而不肖等遂

次其所稔知者以奠太夫人太夫人有靈聞通家子姪真切無華之語其或者欣然而進一七也耶

祭魯上林文

湛湛渟水實生賢哲外隱半稜中含隱德愷悌溫良玉潤蘭苗瞻此吉人靜沉含嘿數馬門風效彼萬石幼而岐嶷恂恂雅飭雖謝春華預卜秋實庭闈色養孺慕肫切犬馬絕叱滌髓腆潔友於至情忻忻朝夕閨稱長者待火非一扣門能應時其緩急雖處溫厚盡絕華習綺羅不親布素自適珍味罕御葵蔬自給宛若寒士淡漠幽寂出遊槐市人指圭璧升之上庠聲名赫奕仕爲近臣卿貳清秩棄祿奉親弄鷄遺則如龍之翥尺寸始陟如日之升崦嵫未迫奈何荼苦一朝隕絕橋隕於晨梓槁於夕棟折棟崩人悲鬼泣藐焉之孤誰與培植嗚呼哀哉難問蒼天謂靜者壽徵也而如君之鄭重老成亦復無年謂仁者壽徵也而如君之溫和樂易歲亦不延謂清心寡欲者壽徵也而如君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子之牀者亦不獲下壽而遂棄捐豈哲言之我欺抑宿業之相纏獨以釋氏之理照之生無惡因則去不出人天雖藏舟之太速庶化去之翛然若夫生等忝爲瓜葛休戚是關無俟邱成之分宅惟隕羊舌之沴漣英英令嗣實惟象賢不敢憑無鬼之論庶相與左提右挈以無媿於先前嗚呼哀哉尙饗

祭王年伯憲副文

公之行若朱繩藻同白雪孝友著家嫗睦著鄉陶鑄及後學此猶其常者耳惟以一介書生而經歷者皆疆場之事苦心營綜所之底定則大有古儒將之風非文墨吏所敢望萬一者一試之於播州當楊會甫平兵火之後室廬破城郭圯積尸滿野公披荆棘冒瘴嵐繕修鳩集掩骸收骨招還捕亡使封豕長蛇之區漬浸王風此公之功在西川者也再試之於鞏昌所治卽爲松山去郡千里去虜僅隔一垣公枕干戈冒鋒鏑築受降之城嚴斥堠之警卒使胡塵不起邊民安堵此公之功在西塞者也三試之於滇南值鳥騰霄跳梁人以往官爲陷棄而公慨然任其剔歷反側自定賊乘考績入省之隙謬以令公不復再來輒敢攻城屠邑所之披靡公間變奮然親提大兵直搗巢穴殲其渠魁斬首虜數十級此又公之功在六詔者也公起家博士由司理而少府而大府所至輒著勸定之績且晉貳外臺屬滇黔多事中外方倚重於公而公竟以盡瘁逝矣公之長公主皇與不肖把臂定交同遊漢浦指一亭曰老父且拂衣矣弟作此娛之幸賚以佳名不肖卽顏曰春酒雖取李白此江變爲春酒之語而實重在介眉壽以樂高年今春長公同成進士諄諄命草一記不肖方欲採習侍中龐德公之逸韻作優游林間之語而今變爲傷逝悼往之文矣傷哉傷哉舉歸然之口亭不以奉公之杖屨而以迎公之轂車

亭中之酒不稱觴於几筵而僅酬之於地下。令子宮錦方爛五方之霞。雨麻衣已染斷腸之血。使公不得目見之。而竟托之於不可知之冥漠。此所爲心折骨驚泣泗漣如者也。雖然位居監司。秩不卑矣。壽逾六秩。齒不少矣。士皇已登甲第。諸孫濟濟。鳴躍者。且接踵起。後人不爲不昌熾矣。大丈夫尙欲馬革裹屍。畢命沙場。况爲王事盡瘁。而終不勝呻吟牀第。死於兒女子之手者乎。公真可以瞑目矣。可以瞑目矣。尙饗。

祭李母尚太孺人文

嗚呼哀哉。太母之子不肖也。中郎嫂氏李安人之母也。友人素心兄之母也。而其實猶吾母也。不肖年六歲失慈母。時與中郎素心俱從學於素心叔李公鍾衡。太母於中郎爲壻。素心爲子。而於不肖無異視也。見卽泣而撫摩之。飲食之。三童子相依若胞乳兄弟。入太母之室。如入家閨。而渾忘其母爲誰氏母。兒爲誰氏兒也。太母父爲尚雲中先生。故大儒。太母少習詩書。多識前言往行。每三兒至室。或燔枯而坐。太母語以古今忠臣孝子之事。及經史疑難之旨。瓶瀉波流。我時最小。猶能記憶。嗟乎。太母于素心宜耳。于中郎亦宜耳。不肖不過里閈親戚之子。而視之不啻已出。此其恩豈尋常耶。太母有知人之鑒。嘗謂袁氏兩兒不凡。小兒亦自斐然。終當共取青紫。已而中郎早貴。素心次之。不肖又次之。皆如太母之言。夫以太母總育之恩。如彼

賞識之哲如此。而其報則纖毫未嘗食也。中郎官甫達卽與嫂氏俱棄世。姑無論所以報太母者。蘭摧玉折。徒令太母目爲腫。而淚爲枯耳。不肖又晚得一第。未沾升斗。終無一縷一匕之具。少伸烏哺一念。惟冀素心五馬專城。三年政成。得以綸音珈服。少爲教子光榮。而太母不能待矣。痛哉痛哉。得太母之訃。并念吾母。念吾母而更念母之所以母我者。不覺淚浪浪沾衣襟也。痛哉痛哉。太母爲人剛毅。有志操。嫺治家。豐儉有節制。初時窘甚。久而漸裕。健翁以此不問生產。終日嬉遊里閭。攜枰覓弈。早出醉歸。人呼爲地仙。則皆太母之貽。太母待素心慈而嚴。故素心終身守繩墨律度。不敢少肆。居官清簡縝密。寬嚴適中。爲良有司。諸孫循循雅飭。皆遠大器。則亦惟太母之教。太母晚斷量血。奉曇氏法。最精勤。皆決烈丈夫所爲。自是香臺寶樹下人。不肖少暇。當詮次其事。垂之不朽。庶幾與孟陶范計諸媛同一芬芳。聊以報高深於萬一耳。因素心兄歸。稍具蕪詞。以鳴哀籲。太母有知。尙其鑒之。尙饗。

趙太宰祭文(代)

公膺嶽降。早爲世祥。聯翩雀起。赫奕鴈行。弱冠通籍。製錦若陽。來惟飲水。去止留牀。暫棲粉署。直躡烏臺。白簡霜雪。紫複風雷。炳人奪情。舉國鼎沸。公惟正色。薰轘阻愧。手中鐵畫。寫知爲去。千古綱常。不可廢墜。當事銜公。柏府遭遷。十年不調。介石常貞。黃扉僂消。久屈乍伸。京兆

作貳廷尉持平赫赫建牙大江之表海氛不作川鯨如掃入掌烏臺高懸赤捧貴戚歛手皇威
以壯旋副司空卽貳冢卿枌榆元老同司用人世無滯才簪笏一清拂衣歸去未及五旬雪裝
煙駕剪柏裁筠于于弄雛藹藹飲醇五年復起紀綱留都秋官虛席以待公徂倭訂之役以媾
易攻客發其私震怒皇衷公也執法及于寬政老臣何知惟守律令不合則去大臣所宜角巾
野服徑返烏衣閱歷諸艱徘徊列曹倏南倏北俄野俄朝竟伸孝養無憾終天上未忌公許國
愈堅发起爽鳩復司衡照一言炳鑿田野高嘯大臣之節難進易退砥柱乾坤浮雲富貴老成
凋謝耆舊遞藏惟公屹然作魯靈光五年家食復還朝堂統均舊任百鍊彌剛嗔非顏竣笑豈
謝莊散同爲和轉否爲康天驕不靖亂我邊疆節鉞無人舉國皇皇公帥諸臣叩闈陳詞皇心
感動多所允依世道否隔轉石拔山正借碩人以襄世艱六載考成閑門不出三朝元老久荷
天祿疆場多事主憂臣辱轉圜之難可爲痛哭竟染沉疴卒于憂鬱臨終一疏慷慨激烈比于
尸諫臣心已竭嗚呼哀哉世多事矣哲人逝矣棟折棟崩將安計矣謁茲黃髮豈復有憲天不
憫遺館舍頓捐某等夙承訓誨共遵矩繩庶幾步趨免于沉淪孰意奄忽化爲星精公去已矣
世道誰歸大小臣隣蕭條可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懷寶文

萬曆乙未之歲。予以社友陳志寰爲新安守。魯樂同爲海陽令。相約爲山澤之遊。至此聞
蘭山之勝。特杖屨往。時予方爲布衣。而公一見。卽與訂交。置酒于山園下。榻于蘭若。共餐山色。
互賞泉音。予呈以觀桃擊竹之偈。盟鷗訂鶩之什。公擊節賞嘆。眉宇欣然。比一分手。各天雲樹。
晝如凡二十餘年。予叨一第。以不闡民社。乞新安一氈。冀與公班荆道舊。話二十年前磊塊之
腸。而聞公逝矣。淡淡者山。洋洋者水。居然猶可領略。而公已不見矣。嗚呼傷哉。公心同皓雪。行
若朱繩。孝友肫篤。尤重天倫。家受其庇。國誦其仁。待而舉火。無間疎親。魯肅公瑾。指困救貧。樓
緩呂公。依以終身。哲人爲善。惟日不足。黃金散盡。聲名則穀。所貽子孫。藏書連屋。手自校讎。儲
以誦讀。嗚呼哀哉。鄭公業有田百畝。而食常不周。公也似之。魏武有言。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
業耳。公又同之。嘉言善行。留以不朽。人非金石。誰能長久。灸雞絮酒。聊申友誼。庶幾三步。腸痛
可愈。嗚呼哀哉。

祭漢壽亭侯丈(代)

今古忠義相望如雲。誰若我公超逸絕羣。生旣烈烈。沒有令名。誰若我公千古英聲。遺澤
不泯。尸祝相承。誰若我公。率士尊親。山陬海澨。蒸嘗不忒。國廟家祠。咸思來格。何以致之。惟此
正氣。名曰浩然。塞乎天地。不欺暗室。不愧三光。支撑氣化。提挽綱常。扶劉一念。后土皇天。羞賓

魏武恥媾孫權辭曹數語炳炳烺烺心在人中日在天上已抉心精洞明靈腑誰淺視公但云
公武猗歟我公實兼三教春秋大典宣聖心要公皆上口已入其奧扶正鋤魔心與天通丹臺
紫府翼贊玄功驅逐怪龍蘭若是構玉泉汝上木父曾受爲豪爲傑亦聖亦賢不朽事業惟公
也全今上賢明久握金鏡胡塵慶清鯨波頻淨小小瘡痏旋發旋定非公擁翼安底寧靜赫赫
威靈皇衷式敬徽號聿加冕紱斯盛緬惟小子承乏此邦景仰大節寤寐羹牆每思斯人良心
則同偶爾感激此衷有公勵之頃刻失之從容百鍊純剛敢不自力稍有不戒賜譴賜殛新安
之民粗知敬共其頑可矜其氣可用風俗移人智爭力競惟陰牖之使歸中正雨暘時若旱潦
無頗招祥去祲玉燭以和驅癘逐邪人免災痼萬山之陽祠宇斯在潢汙蘋藻聊志仰戴公其
鑒之公其饗之

祭亡妾周氏文

維汝之貌如花如月維汝之心如冰如雪動必以禮言不妄發衣無染汚字有楷法事我
五月予則南歸汝身有孕涕泣沾衣勸我早至予亦含悲還家數月忽得汝帖正月不來生死
永隔予心驚訝何乃不祥正月初三速上舟航白波如山予不之怖二漏入城以圖一晤予見
甚喜汝心亦快看汝之孕身日以大三月初八奇痛汝腹胎大產難子竟不育舍子救母母病

遂篤十四之夜。奄奄就木。嗚呼哀哉。年方十七。如日初升。一周卽別。何異朝生汝之將死。口內更僕與君爲婦。一年不足。痛念恩情。禮懾念佛。嗚呼哀哉。懾事已完。送汝邗溝。汝命作碑。鐫石于丘。一載夫婦。春風一度。我年已老。蓮臺相聚。嗚呼哀哉。尚饗。

珂雪齋文集 卷之十一

疏·募·題贊

代湖上疏

公之寓齊安也。非以黃安耿布衣故耶。布衣死。周公友山可與論學。遂住維摩菴。已龍湖芝佛院僧無念。名深有者。時時來問學。公爲此兩人無歸意。然念維摩菴在麻城城中。喧鬧非靜者居。遂至無念龍湖上住。錫聚佛樓下。樓在芝佛寺右。淨潔可居也。公罷官時。有迎公於焦山及白下者。後又有迎公於沁水者。公感其意。皆欲往矣。而皆不果。公且老倦遊。將欲置骨湖上。始作佛殿。殿中有塔。卽公欲置骨處。塔外丈六金身。并兩旁觀音殿。皆費不貲。殿則已龕完矣。今年會公。公且有遺世之意。予竊念公少而有朋友之癖。不論居官懸車。皆如是也。生平不以妻子爲家。而以朋友爲家。不以故鄉爲鄉。而以朋友之故鄉爲鄉。不以命爲命。而以朋友之命爲命。窮而遇朋友。則忘窮。老而遇朋友。則忘老。至於風雨之夕。病苦之際。塊處之時。見故人書。則奮然起舞。愁爲之破。而災爲之消也。以公之不能一日忘朋友如此。然龍湖一片地耳。

所與居與游之人心如鳥雀形同木偶雖有一二可語者未必深知公者也不得已尙勉强與之周旋况乎黃安之哲人萎矣公何以不他往而必此之居也南北中原亦有豪傑既不欲死于假道學之手又不欲死于斯世所稱爲豪傑之手則將誰死哉豈以爲白下猶亭州亭州猶焦山焦山猶沁水乎可疑也可憾也自是公且以求朋友老矣求朋友死矣如是則龍湖一片地固可居也予以公終身求友而不使食朋友之報不可且公置骨之所豈可草草若是卽欲捐負郭以助成奈獨力難辦遂以求之四方君子倘有慷慨之士大心之人深信因果少知交道者或自千金以至一金皆可至若齷齪俗子原不求之勿得輕書以濫此籍也

此文久失去後有龍湖僧至柳浪者冊子上有此一首因復錄出記無念深公至邑中予作此欲爲卓翁了蘭若事公聞而不可曰我素作人不輕受人施何用此但此文是我意中事他日作碑文用此後公亦遠遊蘭若爲當事者所焚一片瓦礫地矣安望豐石哉偶料理舊集因復識其後

白衣寺緣疏

都門之北刹宇相望其西南則否近鐵匠衡衡內有番教僧者臘高戒嚴欲發心修治大士蘭若然所費不貲不得不借力于十方勝緣予因說偈以告諸善信云偈曰廣博無邊大士

身一一塵中悉皆有河沙無量諸衆生。一一毛孔普偏入。一月普現一切水水若無滓月了了。若使衆生心水淨。明月大士應時呈。大士衆生光光攝。非二非一不相離。癡人恨不見大士。我知大士實不去。如彼杲日照大地。盲者不見非日咎。慈悲普應衆生聲。我知大士亦不來。如彼澄潭印月色。昔本非無今非有。或現童男童女身。或現天人神鬼身。或生福德智慧男。或產端正有相女。種種感應隨願至。我說皆由一心造。若謂心外有大士。是人不解。如是法稽首十方大檀越。大士感應不思議。一聲一念超業網。何況莊嚴起蘭若。南閻浮提有大緣。剛強衆生悉調伏。茫茫苦海無涯涘。惟有大士爲舟楫。大則布金小圭擲。無非上妙好福田。前途資糧宜早辦。時乎時乎不可失。

智者堂募田疏

四民各食其力。惟釋氏獨否。然釋氏之類亦自不同其處。而自爲衣食長兒孫者。名曰袈裟院。此輩率耕植桑麻。服役輸將與齊民無異。特少數莖髮耳。亦不勞韓夫子人其人。廬其居矣。其出而一瓢一笠。雲遊方外者。僧曰行脚僧。其隨在所止處。名曰十方堂。凡十方堂中僧與袈裟院者不同。乃不肖人與異人叢集之藪也。彼其應真賢聖。遊行世間。作人福田者。無論卽如參訪知識。三上九到深信因果。博通藏教之類。皆異人也。若其不肖人。號獅子身中蟲者。其

害亦止于其類。叢林中當家老衲，一見卽識之，亦不與作緣。是十方堂中異人概多不肖人也少矣。然袈裟院中僧不遠出游行百里則宿，春糧不必代爲之慮，惟行脚最苦，或終日不得餐，霖雨凍雪，則委頓不得前，甚至墳溝壑者有之。夫使其盡不肖人也，尙當惻然憐之，而况多英靈衲子出世丈夫也哉？當法道盛時，如德山藥山，激揚一處，皆有郵傳，以致四方學者。宋時猶然，惟近日寥落耳。歲庚子，予與中郎南歸，偕者爲無跡法師，高足寶方，其人真實謙下，廉潔念此地爲通衢，往來朱陵峨眉之間者踵相續，欲創一接待之所，而未有處，乃中郎與壽亭舅共以前所鬻二聖寺藏經閣爲之。予更施堂三楹，歲輪一人，出粟百石爲主，外募百石，籠可支一年。于今已三四載矣，寒有舍餓，有食病有藥餌。吳越之老宿宗門之龍象，亦欣然而至，居然勝叢林也。衆又謂出粟煩，不若鬻田數百畝，永付常住接衆，天奪吾伯修，并夾山壽亭舅故白社中郎與予，安得不值四方緣也。邑中信因果者甚衆，願與之大修檀度，作未來津梁。自一畝以至百畝，或捐田，或捐資，無不可者。夫有田不以貽子孫，而以之結十方緣，事覺迂緩，然吾觀世人祖父拮据辛苦，焦心苦形，以數百畝貽子孫，身未寒而已，鬻之他人，甚則數畝墓田，亦爲他人有。古人云：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世人看得忒真耳。然則子孫之于祖父，非路人，則讎人。

矣。愛之惟多作好事以貽之何必土田哉。羅舍王維皆捨居宅。趙清獻公晚常飯僧。彼皆高賢。豈爲謬幻。諸公共成盛事。結香火因緣可也。

普仰寺大士殿乞檀文

天下名勝無如東南之秣陵虎林。夫秣陵虎林之所以稱勝者。非獨以其金湯壯麗。閭井殷盛已也。實以山川秀媚。甲于天下。乃其山川秀媚。所以甲于天下者。又不獨以其疊疊之山。湛湛之水已也。實以鷺頭鶴林之寶地。赤花青豆之精廬。項背相望。粧點湖山。假使秣陵無長干天界。牛頭燕子諸刹。則秣陵不勝矣。假使虎林無上下天竺龍井淨慈諸刹。則虎林不勝矣。楚中江陵沙市。其地殷富。爲五方之大湊。不下于秣陵虎林。卽無東南層峰疊嶂。而大江之水。繚洄曲抱。九十九洲。星列碁布。乃世之遊人客子。譚吳越則色飛。而譚沙市則黯然者何也。夫有之用實。實隣俗。無之用虛。虛隣清。沙市土有社。商有廩。工有肆。止有居。客有郵。實之以爲用者。可謂備矣。獨爲佛舍者。僅二。而日汙之削之所謂無用之用。清虛之境。爲河山浣洗俗氣者。何其蕭然也。則其遠不及秣陵虎林也。固宜。今夫人面之有眉。至無用也。其不如目司視。耳司聽。鼻司臭。舌司嘗之有用也。審矣。而眉乃以其無用者踞于耳目口鼻之上。而獨處其尊。有美丈夫于此。以爲吾有耳目口鼻足矣。安所需無用之眉。而剪除之。汙垢之。有不至投穠者乎。沙

市固輿地中之美丈夫也。士農工商各有寧居，諸根備矣。獨普仰龍堂二寺爲沙市面上之雙眉。而今者日以殘破夷削甚。且有如眉裏於巾幘之中而不復舒。至于普仰大士一殿。以喧雜故。致付南陵使者眉嫵既壞。不復成妍。沙布日就寢陋。亦覽勝者所深惜也。夫因果之說。聚沙剪楮。皆爲勝因。無俟言矣。卽以一方形勝。竟無一佳蘭若以爲瞻敬衍息之地。真成闕典。願同緣者卽捐所剩莊嚴鴨脚大士。舊日道場爲此方修飾眉宇。得如秣陵虎林之萬一。則幸甚矣。

募鑄沙市觀音閣丈六金身疏

沙頭接引之塔。於梵教爲窣堵坡。於吾教爲文宿。有老耆舊云。此地若舟塔。若帆趨於江。若掛帆而去者。須得一丈六金身作鎮。乃可以留屯冲氣。含貯靈脈。不惟像教不至消歇。卽宦此士此者。虎爪之板頻來。尺木之蠹相望。恆必由之。且夫石函鐵券。神州天府。玉海金堤。東南上都。琵琶飯餌。措大鯽魚。豈不殷盛。邇年以來。漸虞淪落。若夫煌煌朱邸。槁易秋蓬。赫赫黃扉。燼速流火。下至龍門。頻點雁塔。稀題良由載輕不禁浪泊。江門不局地肺橫搖。非人天導師宿願。深弘必不能鎮礎浮囂。彈壓大地。時有修徧吉行者。欣然以爲己任。且謂此地精銅如土。不減南海。內靈相從。茲冶鑄者。項背相屬。而境內闕焉。何知出聚沙童子下也。予偶過塔下。聞而善之。拜書其事。以告行檀度者。

龍堂寺藏經閣乞檀文

釋家正法雖衰。象法猶存。其蹂踐狼籍。汚穢荒蕪。未有若沙市之龍堂者也。寺舊有藏寺僧欲修閣貯之。予問之曰。閣之成不難。但不知閣成之後。諸比丘能不以五辛氣薰蒸此閣。能不乘沉酣入此閣否。僧曰。近日諸僧。竊知戒相。若閣既成。而破律如故者。王法律法俱所不容。予又問之曰。能不使無知商賈。攜妓來遊閣下。污三寶地否。僧曰。閣成即設禁約。亦可止也。予又問之曰。能不使措大帥諸猢猻。占作書房。抄竊貝葉否。僧曰。近日諸賢。亦知護法。即有欲占作書房者。寧不惜身命守之。可無慮也。予曰。能如是乎。予之疏。

當陽報恩寺募藏經文

佛法僧三點。如一三點。非一非三。至乎後世。金銅土木。卽佛也。圓頂方袍。卽僧也。楮墨文字。卽經也。未有三者不具。而可稱阿蘭若者。名寺大刹。法藏凋殘。耆年高僧。多請于上方。煌煌貝葉。傳之不朽。若今之時。可謂盛矣。卽深山邃谷中。有志衲子。亦多以貝典不具爲憾。予以此知佛法之漸明也。或曰。學佛在參求耳。不立文字。曷取文字。予曰。古之悟道者。多由文字。圭峰從圓覺發悟。玄沙從楞嚴發悟。如此類者甚多。文字何礙。人自爲文字礙耳。玉泉已有藏。獨報恩闕焉。老衲閱空。戒德精嚴。居報恩百廢俱興。予所天覆之下。何以有厚地載之。皆大鬼神也。

朝而走一大丸于東暮而走一大丸于西光明昭耀豈頑然一物而無知者歟皆大鬼神也雷霆吼怒時時下而擊人皆大鬼神也五嶽峙立四海奔流皆大鬼神也吾乃不知世間之人頭所戴者鬼神足所履者鬼神耳目所見聞者鬼神竟無一刻離而乃以爲慌唐幽渺之說其愚亦極矣有晝則有夜有明則有幽有人則有鬼神有鬼神則有因果故因果之報前生後生之說不獨西方之書裨官小史之言卽今正史之中昭昭不爽與夫耳所聞目所見亦已多矣而安得不信故使人人信鬼神則信因果矣信因果則天下多眞君子矣小人有所怖而不敢僞君子有所樂而不僞禮樂刑政皆爲虛器而天下治矣何必名教也今夫中庸一書所以挾名教之慎獨名教之潛教之以置力于聖人所不見教之不不聞且也登其殿則聖相爛浮檀之金啓其閣則貝葉標銀印之記三寶龕具練若改觀予以撥雲瞻嶽憩於三藏閣下偶語開士曰聖朝頒此靈文非徒束之高閣正欲住山衲子借此法雨溉彼心畦且令聞者見者一歷耳根永爲道種若何重重扃閉付之脈望已也諸開士云微居士言僧等固欲請之屬有所需未能也予歸未及年而山中道侶過我椒園以講事見詢且曰資糧粗備不敢辭十方之檀而亦可不全資於檀考時可矣予曰時乎時乎此中有異緣焉蓋有大護法之宰官有真說法之沙門

公而誰所謂大護法者非歟至于本邑度門法師古之生肇類也南北經筵隨地雨法今者高謝塵囂歸隱空谷彼非如躋獨跳不顧後羣者若默然啓請必不憚宣揚自當使天花亂濺頑石點頭所謂真說法者亦其人矣若一二士大夫般若甚深解悟已久深厭塵土醉心煙霞俟講席甫開之日必且尋桃花而問津分青豆以半座予是時亦當從邑中師儒孝廉文學之後觀龍象之蹴踏聆箭鋒之交注則真能聽法者亦自有人焉此予所謂異緣者也時乎時乎不可失也諸聞士欣然如命乃定以初春之吉肇舉盛事而令予書其顛末以告十方諸檀越云

荊州天皇護國寺募接待檀文

唐初荆南有二寺一名天皇寺一名天王寺其住持二人皆名道悟居城西天王寺者嗣馬祖其法嗣爲龍潭信信後爲德山鑒自德山一棒如雲如雨至今鼎州香火之盛甲於天下而不知一瓣香尙當屬之今西城天王寺也其居城東天皇寺者嗣石頭其法嗣爲慧真文質幽閑卽今城東護國寺是也傳燈錄不深考乃以天王天皇合爲一寺二道悟合爲一人而以龍潭德山爲天皇道悟之脈謬矣今城西天王寺久已不存而屹然獨峙惟天皇寺耳昔盛今衰可慨也哉袁子曰人知釋之福儒而不知儒之能庇釋也茲寺在梁也張僧繇畫十哲於壁

人頗疑之。及魏人滅法毀教。江南諸刹無得免者。寺竟以先哲免難。此儒能庇釋之明驗也。今寺漸荒落。法堂前草深一丈。去天皇悟時。光景遠矣。夫近時之士大夫。皆誦法孔氏者也。所望創僧廬市僧田。以招致撥草瞻風諸龍象者。亦惟誦法孔子諸賢是賴。則儒之能庇釋也。不信然哉。若夫佛之庇儒。與庇一切有情。大恩難報。鴻毛丘山。予不復言之矣。

重修義堂寺檀文

邑之勝萃於里。里之勝萃於先人墓田之間。先人墓田之間。有古刹焉。雄峙於蒼山碧水之中。亦勝蹟也。自伯修爲諸生時。從父叔伏臘上塚墓。見其傾圯。輒懷修葺之志。及出仕爲從官。其志益堅。然欲待官稍高祿稍厚時成之。已而伯修往矣。十五年之間。卽先人馬鬣之處。華表翁仲。闕然無有。況能及佛舍乎。蓋忽然無異電光之一耀也。予少有奇氣。每見此刹。輒自念我不久當富貴。或爲國家邊陲上建少功業。盡以上方所賜緡錢。及每歲祿入。修葺此地。請於朝。易以報本之額。以資先夫人冥福。然後辭將相印歸田。向寺前銀杏樹下。作一老頭陀。此予志也。今予之頰毛亦旣種種矣。天下事可復知乎。顧此刹不獨伯修中郎及予願修葺之也。自吾叔蘭澤雲澤先生。攜諸弟來此修業。皆欲修而皆有所待。夫待之誠是矣。必有所待而後成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伯修不旣貴顯乎。而猶然抱空願也。故曰。需者事之下也。今族中里

中衣冠日盛而刹中又多戒僧以其時考之則可矣顧其費不貲非一人一家一族一方一邑之所能辦也用重者舉輕豈不然乎乃分遣戒僧乞於四方之大檀越焉若夫前因後果之說信而有徵予不復言之矣

當陽玉泉寺柴紫庵募接待田文

柴紫庵在玉泉寺右披別開一嶂其中有堂祠法門金湯有功德於玉泉者若黃平倩先生及予伯兄伯修仲兄中郎諸公其開山卜築則予以縣力爲之者也既落成以付之度門跡公之孫玄徹宣逾年玄徹告我曰凡蘭若者具三寶者也今佛殿修矣藏典備矣獨住來雲水聖賢尙無一粥飯棲息之地山僧欲竭力募數百畝田以贍行者謹謀之居士予乃語之曰宣上人爾祖起自草萊徒步上國立談而使玉泉頽墮之梵宮化爲寶地珠林至于汝又何難置數百畝之田爲十方齋飯資也哉良工之子恥不爲箕勉之矣上人色力強健營綜極密而於財利纖毫不苟是可以作十方主人者予嘉其志美其事而更以告之行檀度者

募修油口武安王廟文

千古忠烈之魂其靈爽毋如王者王雖事蜀起晉而半生精力皆盡于荆則王之神雖無所不遍而荆尤忠魂所樂棲之地也荆之祠王也宜當烏林之役以後昭烈棲身公安而屯兵

於邑之油河口。今之孱陵城。卽孫夫人築也。王業艱難之始。王與諸將同心戮力。枕戈待旦之處。尤忠魂之所不能忘者。則油口之祠王也。尤宜。且油水發源白石山。至公安。出江漢。時尚爲巨浸。桑欽著水經。列於水牒。今雖淤塞。而三國之遺蹟。尙存。則王之廟。其從來遠矣。今近江亦有呂蒙廟。一圮之後。竟無一人發心修葺之者。而王之廟。自漢以來。屢壞屢飭。一順一逆。向背昭然。人心之不死可見。今王之廟。又漸圯矣。王之靈爽。千年常在。而公安顯忠慕義之良心。亦必不隨油水而俱塞。其共成之哉。

募修刻木觀殿文

丁蘭者。河內人也。母歿。蘭以木刻母貌。祀之甚靈。喜懼呈色。隣人借鋤。蘭適他出。妻棄之。母色不允。妻辭之。隣人知其故。過採木人。蘭歸見母貌不怡。訊之。妻大怒。手刃其隣人。事聞于官。逮之。蘭辭木人。木人墮淚。逮者以聞官神。而貸之。遂上聞於朝。竟荷朝獎天下。以其孝格鬼神。相與尸而祝之。至於今不絕。事該三教。不宜專屬之道門。第以至德精誠。上帝所欽。諸仙所重。卽屬之道門可也。此觀之所由起也。里中舊有觀殿堂已圯。先舅靜亭公。施屋一所。議折去樹立。而舅氏亡矣。表弟晦伯等不忘父志。竟如原議。有了公不沒。其觀之遺意焉。第繕修之費。尙自蕭然。不能無望於孝子仁人。蓋二氏之說。儒者之所不譚。故其不施也。非怪也。以衛教

也今大孝蒸嘗之所爲儒門之所首重正諸儒攘臂捐財時也急相與共出金錢刀幣以廣大其室宇而恢廓其垣墉使一邑之人皆曰儒者之舉動果何如哉向爲齶邪則主慳今爲崇孝則主施慳施得宜所以爲儒者也是疏出而觸發一邑孝子之心舉數十年鬱而未施之財乘此可施當施不忍不施之處而盡出之此一片地當與灌龍青羊謚處同一華整矣何幸如之

金粟社疏

金粟社者予沙頭別業也自中郎卜居於此予真君子也謂之非美德不可然其害已者此矣當其不以爲美也猶任其性之所出而已及其以爲美也則難以有我之私而入之也愈深其所至也愈偏而皆足以害天下一人爲之而得名則衆人效之至于衆人效之則不肖其美而先肖其病矣衆人爲之而得名則後世效之至于後世效之則寫鳥成馬而展轉差謬矣斬元氣而移國脈其移害人心世道豈有極耶或曰美之意向不宜以之明民則示以不美之意向可乎曰不美者人所競避焉特汙下者爲之原不足以移天下之風氣惟夫美者天下之所共慕而高明者之所共趨且世道所觀望者上之人及一二人賢人君子耳此處一移天下祕其端以成末流之勢者也嗟呼非真知道者烏知老子所言爲切骨之諱也歟

賞罰

治天下者賞罰而已矣。有善焉吾賞之。有惡焉吾罰之所以程行也。常道也有功焉吾賞之而生平之惡不盡論也。有罪焉吾罰之而生平之善不盡論也。所以集事也。小人而有功則賞之如其功而駕馭之以濟吾用。君子而有罪則罰之如其罪而以禮行之。若盤水加劍之類。不至于詘之辱之。以存其廉恥而已矣。功可以權於賞而必不可不賞也。罪可以權于罰而必不可不罰也。惟賞罰無章使天下借人品之非以議其功而竊人品之是。以薄其罰。如是則天下何苦而必有功。又何所憚而不爲罪。雖在太平不可。而况多事之時。一呼吸而成敗頓異者乎。宋時重人品。凡有多欲之迹者。雖大豪傑。至于有大功。弗是也。凡飭無欲之形者。雖大庸人。至于大有罪。弗非也。以故天下之學士大夫。其循一己之節也。甚于圖天下之功。操國是以遙制朝權。而遂因之以爲賞罰。小人從而乘之。以至于亡。是故重在人品。故雖以開國之趙普。却虜之真誥。紀諸仙弟子。或學仙。或學佛。在如來亦自稱曰金仙。曰忍辱仙。則二氏原自一家而世儒乃紛紛爲農乙之戰誤矣。但紫蓋仙祠所奉實有譖訛。列仙傳錄丹紫蓋屈氏二女作履施之者。乃葛玄字孝先。非葛洪也。玄爲洪祖。原不可溷。而今以祠洪。其宜改正者一。又山主爲劉綱。綱與夫人樊氏皆得道越人也。不宜居楚。卽姑仍舊說。而今乃以樊夫人作楚夫人。何大

固陋也。其宜改正者二。予今春偶過友人徐從善山庄。言及此事。從善卽忻然許爲更之。予曰。紫蓋之有仙洞。如人頭上之有髻也。今髻欠修飾甚矣。居士能無意乎。從善曰。諾。當以九月伐山中木。了之。願成始成終之貲。不可望之從善一人。法宜廣檀四方。予乃草數語付之山中戒僧雲川江公。并住持維正。俱各主募事。而先僧爲之名曰孝先閣。

募修慈泰寺西方大士殿緣疏

慈泰寺者卽舊王路菴也。記萬曆壬寅癸卯年。予與先兄中郎共坐柳浪見堤畔柳下。一僧手持一帙至。訊之。則吳中王路僧也。時持吳中諸名士書。與中郎爲募木計者。中郎初難其事。後以書及辰常諸公。不半年而如雲之材。蔽江而下。至今寶殿巍然者。中郎之功也。已而龍藏至矣。御額頒矣。當時一袈裟地。遂稱名刹。豈不盛哉。願寶閣雖具。而兩廡西方大士之殿未成。猶然闕典。禪人行學。立此洪願。欲以當日中郎先生之事。望之於予。不知予非其人也。中郎先生具非常之福慧。往者重修玉泉。亦賴其弘護。有祈輒遂。固其宜也。雖然天下事。亦賴時節因緣。時緣若至。其事立成。卽施者亦若有以密啓之。而不自知。夫人吳蘭臺臣王璠之語。康僧建塔之事。張昱闢澤等應答諧允。皆係天人入其身中。今人施者。必有天人入其身中。化慳執爲檀度者。予固敢竊取中郎之意。而爲之疏。

智者緣引

天台智者傳。智者爲華容人。其實卽公安人也。父於陳時封益陽侯。有二子。智者爲仲。居公安。今茅穂村油河其遺迹。而村中報本寺。卽智者報母之刹。以六朝公安地隸華容郡。故稱爲華容人耳。智者修海內刹宇。號四絕。而天台尤著。予屢欲游而不果。今聞寺已凋敝。予友錢惺復偕諸公捐貲興復。予舟次金閭。公安僧持錢公疏來乞予數字。予亦公安人也。故不辭而爲之引。

應天武試程策一道（並問）

問文武之道。至今日而分矣。乃夫重俎豆而誦軍旅。他日又言我戰必克者。何歟。豈夫子以文明爲神武。如手掌之有開闔。而非有二歟。乃後世沾沾焉。分爲二途。何也。夫文不足以勘定禍亂。是無用之學也。武不本於開拓心靈。是野戰之技也。三代而下。有以儒者氣象成漢業。有以寧靜澹泊峙漢鼎者。深於文也。而武該之矣。有篤志文史。眼昏不釋聽誦。有學邃於易。發明六十四卦者。深於武也。而文該之矣。北諸人可指數歟。說者謂國家得百勇士。不若得一謀臣。而天下事以雄心當之。不若以細心入之。故孫仲謀勸學於呂蒙。范文正授春秋於狄青。所謂文可以該武。而武不可

以該文者是歟非歟。即如曹瞞東下，指顧而檣櫓灰滅，苻堅北來，談笑而胡馬宵遁。其成功皆江南文弱書生也。豈大將在智而在勇。文人之作用遠勝於武夫之驅駕歟。今天下多事，悍虜跳梁，誠得眞文人以智役勇，而虜可鞭弭使矣。諸生其明著之，以觀文經武緯之略。

文武之道，其分也久矣。而其始未常分也。古者冢宰制謀，司馬奉之。入則經邦，出則分閫。是相與將，未常分也。古者井田定制，陣法寓焉。蒐苗獮狩，兵法寓焉。是農與兵，亦未常分也。而謂文武可分乎哉。人之一身，心志効靈，卽爲文。手哉効力，卽爲武。而其實一身也。拱手而揖人，則爲文。戟手而怒人，卽爲武。而其實一手也。故君有君之文武，其撫世卽文，其厲世卽武。相有相之文武，其論道卽文，其運籌卽武。將有將之文武，其謀畫卽文，其制勝卽武。分而未常分也。世之降也，以文士之詞章爲文，則安得不分文於武。以武士之盤刺爲武，則安得不分武於文。唐魏元忠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之言文者，以詞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據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鄆陵之師，則不知眞文眞武之道而分之，其弊久矣。昔夫子答衛靈言俎豆而詛軍旅，非以俎豆之外有軍旅而分言之也。政以俎豆之內有軍旅而不欲分言之也。天下用夫子出其俎豆之餘，可以坐制諸侯，而

爲東周矣不然夫子他日云我戰則克矣又云善人教民可使卽戎不教而戰是爲棄之矣夫子豈諱言兵哉然則文武之道合而收其全者夫子也是真以文明爲神武者也下此則文能勘定禍亂武能開拓心靈者亦自有人張良以儒者氣象成漢業孔明以寧靜澹泊峙漢鼎以能出世故能入世以能治心故能治兵皆從涵養裕爲經綸是文武合而具聖人之體段者也西魏韋孝寬之爲將也清峻淵蹙高歡計取斛律光三駕而定山東可謂武矣而篤志文史末年眼昏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彼其深謀祕計何常不自文出宋孟珙之爲將也破金武仙復襄陽興屯田而設江陵三海之險可謂武矣而學邃於易六十四卦皆有發明彼其規恢大略又何常不自文出皆從名理抒爲籌畫文武合而具儒臣之規摹者也以文該武以武該文方諸聖門抑亦其次也下此雖有破的扛鼎之能一力士而已烏足道哉今天下有事人曰此用武之時也予則曰此以文用武之時也夫勝本於謀謀本於智智藏於文而可以役武者也以天下全勝之時而醜虜攻城陷堡有如破竹豈武力不足歟猛虎之在深山一夫以機取之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牛至魁然也三尺童子能穿其鼻而惟其所使何則智之所制也天地生物之盛雖曼衍於春夏而所以長養其根荄翕固其生機者則在於祕密之冬故冬於令爲水以配五常爲智然則造化猶以不見不聞成功而况於人乎況於用兵乎夫兵陰道也居平則以

仁義禮爲經而智爲緯處變則以智爲經而仁義禮爲緯故孫子始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彼其甲智有以也今釋智而用力過矣力者武之緒也智者文明發竅之處而卽武之樞也曹孟德乘荊州之勝舳艤千里東下以取吳會易若振蒿烏林一戰而檣櫓灰飛苻堅以百萬之衆空國而下將士投鞭足以斷大江之流淝水一戰而卷甲北走此豈江左之力足以當之則周公瑾謝安石之智以多算勝之耳所謂國家得萬勇士不若得一謀臣而天下事以雄心當之不若以細心入之者正謂此此文之所以能該武也夫文之所以能該武者曰智而士之所由以智者曰學人之有智雖由天牖亦藉學開世固未有不學而成就者也將如呂子明而孫仲謀猶勸之以學其曰子明少時果敢有膽略耳後乃學問益籌略奇至則子明拒操濡須取羽荊州皆從學以裕智來也將如狄漢臣而范文正猶勸之讀左氏春秋其曰讀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漢臣遂精心左氏其後破黨項取儂智高皆從學以裕智來也則學之益亦大矣乃世以學屬文而云武無俟學者其蔽有五夫讀古人之書豈欲雕蟲繡虎同於硯北經生要以開發心靈破其迷雲經權奇正精以致用而橫謂陳言無功束之高閣此其蔽一也書法小技耳或以劍器江聲而悟禪理外道耳或以桃花竹聲而悟况兵法乎夫以出無入有疑鬼疑神之技心粗氣浮豈能窮其要眇惟精研之極豁然有會故能左右逢源意出

成法而橫謂權不預設臨境索算此其蔽一也三家之市童子見冠蓋啼而反走居四通八達之衢則望之而嬉此言明生膽也兵家安危制於將之寸靈有非灼然有定見者安能不變色山崩林神雷震而乃不從禹鼎以辨神姦不曇天星以泛大海此其蔽三也賈者言奇贏於市農者言豐儉於野置喙與本業會故能深入而究其變昔趙括之病在於不善譚兵而在譚兵使括譚兵而善何以不可用之形其父知之母知之趙之諸臣名將皆知之哉乃今懲括之譚兵而略不置口雜務經心講求無功訊古證今如坐雲霧此其蔽四也智有鋒鏘以學鑿鍊以無旁騖護持設淬勵已加寒芒已出可以水斷蛟龍陸斷象兕更須不輕出匣以俟宰割而乃視之不啻鉛刀日與塵務相攖泥沙切而大阿捐萬藤刈而孟勞頓此其蔽五也夫此五蔽者皆訕學之過也祛此五蔽而智可以學開矣不觀庖丁之解牛乎所見無非牛者何其致之精也大輒肯繁忙焉嘗止何其出之慎也善刀而藏之又何其韜之深也用智之始卒備矣以學開智以智馭勇從虛明中抒爲經綸文武備於一身是孔氏之脈絡也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而豈止一將之任僅足以制么麼之虜乎彼規規分言文武者小也

擬上軫念山東錢荒發帑金十六萬倉米十二萬特差御史一員前往賑濟務令人人沾被德意廷臣謝表（萬曆四十四年）

伏以帝軫蒼赤廟堂廬東顧之心天降輶軒蔀屋蒙重生之慶朝頒減澤宸衷俯切民艱野無屯膏授年頓爲稔歲歡騰郡國喜溢臣隣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養民爲政聚人以財虞廷咨十二牧之臣首致命於惟食周禮開八百年之業屢加意於救荒大司農之勸相有常小行人之稠委待變成湯躬剪廊之痛魯僖下鍾鼓之懸公劉積倉歧西黔黎宿飽漢文重粟山東父老觀成夏暑雨而冬祁寒農家最苦春省耕而秋省斂王道宜先豈必吉而無凶要在饑而不害惟朝野異視遂肥瘠無關穆騁雄心徒有泛舟之役武勤遠略空飭乾封之文鄭皮之饑國人必借命於子展王望之瞻部下終待辯於鍾離河東既災汲黯猶煩矯詔江南不易鄭俠枉自繪圖慨鄧攸以開倉免官惜王蘊以請賑左降天災代有人事已疎鹿臺鉅橋之藏徒資敵國瓊林大盈之庫何救疲民不思十二之政可因漫言百六之災無策安得自天雨露誰爲有脚陽春事不虛行道必有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允文允武止孝止慈萬壽無疆長爲太平天子一人有慶永保樂利黎民明鑑當軒合祖有功而宗有德太阿在手維辟作福而辟作威當此金甌無闕之時有是玉燭不調之疹女魃肆虐巫庭難焚洛陽之銅雀不鳴河上之土龍空設十二諸侯之舊地龜坼無遺七十二泉之樂邦雲稼箋有無夢魚之兆有掘蕩之風田祖之祈已虛天孫之禱不效恆饑稚子絕杜甫黃獨之苗枵腹儒生削陽城白榆

之粥易子而食併日而炊渤海多虞潢池之兵間起鄭圃不治萑蒲之盜相尋戎首天蠶災飛地鴈徒傳蒲魚之利不聞雞犬之聲郡國疏聞神聖軫念不忍東海赤子卽於納隍何惜尙方度支資之待哺朱提鉅萬白粲千車奚必御史飛霜但爲蒸民澍澤詔頒黃紙不爲封禪而來使用繡衣豈以勸奸之故務令普沾實惠未可徒尚空文欲盜息民安在家給人足苟衣食之不繼虞鋒鏑之潛興雖鄒魯之區爲四海文學之藪而芒碭之地實千古嘯聚之場漢唐之往事當知山海之險阻可慮况糧運之血脉以徐邳爲咽喉旣關轉輸深虞梗塞故欲國無匱隙必須民有蓋藏此宸衷之極思而布澤之徵旨也臣等有志憂時殊慚報國恨爲肉食者鄙莫救菜色之民上恩實深臣忠未效敢不如楊震之潔夜辭黃金第五之廉歲支赤米益守素節共濟時艱伏願德周普天惠均匝地聽乎典之諫察孝婦之冤入關罷征元庭絕戲清問疾苦杼軸寧止二東虛懷疇咨弓旌宜加三至不獨太公賜履之域立見昭蘇當令大禹乘載之方共沾浩蕩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江南災異考

天人之際陰陽已耳陽爲君子爲中國陰爲小人爲夷狄陽德升而君子實朝夷狄效順則禎祥畢集陰運否而小人得志夷狄鴟張則妖孽四出夫妖孽之來明有徵驗豈特至誠然

挽回之術以復陽而抑陰故變而不變邇者應天府江寧縣九月二十六日夜東南方有白氣一道長數丈四更出現至天明形隱晚一星斗大明如月天響震動從西北轉至東北向南一星下落數小星隨之又天響震霹偶落青石一塊重二十一斤下土一尺五寸掘視星也又天響後墜落一星重一百三十斤又安慶府懷寧縣酒家程來旺有黑母犬於本日丑時生一小犬長五寸高四寸灰色一頭二身八脚亂生面鼻類人形愚謹按白氣亘天者卽蚩尤旗也見爲兵象天文傳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其色白或曰若雲非雲而長孟康曰蚩尤旗熒惑之精也巫咸曰旄頭星散爲蚩尤旗夏氏曰帝將酷暴則蚩尤旗見如旗旛長五六丈於是王者旗鼓大行征伐不已考之漢武帝建元元年長星出於東方長竟天占者曰是爲蚩尤旗主有兵革自後師行三十年無寧歲巫蠱事起京師流血伏屍數萬其後獻帝初平中蚩尤旗復見晉高貴鄉公正元中則又見唐文宗開成中則又見唐懿宗咸通中則又見屢代不可盡舉然大要皆關兵革殺戮事也又按星如月而下墜有聲諸星從之者亦兵象也漢永始元年星隕如雨谷永上封事云星辰附於天猶庶民附於主也王者失道紀綱廢頓下民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京房易傳云君不任賢厥妖天雨星漢哀平之時星隕不絕書火德竟衰晉惠帝時

星隕有聲。遂致胡亂。唐光啓中。星隕揚州延和閣前。遂有朱久之變。宋咸平中。星墜地。有光聲如雷。占曰。有賊兵殺將。是年王繼忠與契丹戰。敗績。趙保吉陷西京。又按所下青石數十斤者。亦兵象也。洪範五行傳曰。石自高隕者。君將危殆。隋開皇中。石隕澇陽。帝晚年用法益峻。喜怒不恆。信任楊素。以釀禍亂。宋天禧中。沈丘隕石入地七尺。自後契丹雖和。國勢不張。又星隕地爲石。亦兵象也。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王爲楚所辱。秦之亡。也有星隕東郡。化爲石。至於歷朝星隕爲石者甚多。皆主國衰主辱。又犬生子。人形多足。亦兵象也。京房占曰。主兵興。犬生子五足以上者主兵。後周保定三年。有犬子腰以後爲兩身。二尾六足。犬猛畜而有牙爪。將士之象也。其後遂有宇文護。賀若敦等叛逆之變。夫天變於上。人變於下。稽之往代。歷歷不爽。此愚所爲懼也。察其所自招。總之皆陽德蘊鬱。陰軫肅殺之由。夫正人君子陽也。聖王御世。無畢世而怒人臣者。令播棄諸臣。大半老死丘壑。永無賜環之望。甚且幽滯囹圄。至考選台諫之疏。久近皆成廢閣。鉉補大僚。藩臬之臣。亦如拔石移山。中外蕭然。有空虛之象。陽之衰極矣。夷虜陰也。今我之屬夷小醜。敢爲謾語以侮朝廷。攻城陷堡。有如破竹。殺將殲師。伏屍數萬。陰之盛極矣。此災異所由興也。然欲復陽以抑陰。直在廟堂。一轉念耳。廟堂之念一轉。急補大僚。釋縛臣。任臺諫。自有勘定禍亂之人出。建夷小醜。又何足云。其或否隔之根不化。則朝廷之元氣日削。即

夷虜可以倖弭而陽日衰陰日盛國家鋒鏑之禍政自末艾欲化妖孽爲禎祥不可得也

王開府相贊

德也而其機圓其體方溫如趙璧荆玉而不素其辨灼如禹鼎秦鏡而不露其芒功也而符分百祉乳迸千開立青蒲而銀榜借回天之力持丹書而圜土載解網之恩行且恬波息馬支撑乾坤言也而專從根拔流以源汪不爲法縛而極文人之變態不爲才使而稟先民之程度乃旁溢而成趣又皆不朽之所餘躡屣必凌蒼翠奮塵皆落瓊珠吹雲潑墨之畫伸龍屈螭之書凡百家之奧妙皆入髓而遺膚望而卽之真山高海闊其規模而蓄泄珍奇包藏雲雨無所不有而亦卒歸於無斯真孕靈秀於數百載爲持世道之一流而豈止如漢殿所圖五代將相之赤泉侯也

顧生覓贊爲題

夫夫也身雖火宅志在冷雲蓋將息機於青泉白石之間而未能卽遂故其意如有所往而其目專有所凝殆不止爲擔風握月之文士而將來且作服霧餐霞之道民此予密察之阿堵之間自謂遺膚而得其神者也

大士贊

大士如月。人心如水。潭水澄清。月現潭裏。不可思議。犀文象槧。感應道交。生智慧子。

潘生覓贊爲題

癯其貌。腴其神。昔也走馬擊劍。今也五車紛綸。漱曹劉之潤。問班馬之津。遊俠處士慧業文人。噫吾嚮貌其似也。吾今乃識其真。

吳正子像贊

左有喬松。右有修竹。後倚懸巖。前臨飛瀑。置子於中。冷然不俗。文人之藻。道人之骨。得飽伊蒲。而誦貝葉。人生已足。又何必飛而食肉。子計甚穀。并爲子祝。

汪氏叟婦像贊

君公避世。范叟成名。與時委蛇。跡燠神清。淵樹德如耳。忽鳴數米。不校同上行。生優哉游哉。以樂天年。何以治生。尺宅寸田。交梨火棗。此中自全。惟茲淑配。孟翟同賢。外德金玉。內行蘭荃。綠窗縫掖。戚里喧傳。苟隱德之相儼。亦何羨乎。劉綱夫婦之俱仙。

香猪贊

萬曆庚戌十二月之十一日。予居沙市。閒同炳子寶方過十方菴。逢周居士念淨云。其比鄰鄧氏偶得償債猪一口。數日不食欲殺之。方礪刀次。而異香忽滿室。徧覓室

中無有則從猪身出也耳目口三處尤香予與寶方遂拉居士偕往觀之至鄧氏猪
適在門殊馴擾予與寶方以手抹其耳有異香眼淚尤甚手至次早香尤郁然感而

作香猪贊

舍靈雖同報趣迥別或處於山或居於澤卽屬養物亦多蠲潔不淨之尤惟茲剛鬣盤餐
糞壤園觀溝渠喙與穢會身惟虱都專供鬚刀業報靡逾如何此畜忽出妙香香氣滿耳香淚
盈眶香滿牙齒氤氳非常或云偶爾樂虛菌蒸是大不然茲實有情不同頑質幻變無因或云
爲災或云爲瑞或云宿業少福多罪如比丘尼宿誦法華以破戒故後墮淫家以通經故口吐
蓮花茫茫業海因果無差多生罪累感此艾獥一念之善香氣交加是誠有之猶屬常見惟我
大士異類中現五臺薄荷豕中說法晁氏所書佛在齒頰一月普攝印滿千江入流分身處處
放光天見天身龍見龍王鳯族蜎種啄國蟻邦擊大法鼓建大法幢維此異猪莫作狹矚亦非
斗精亦非仙牧我方敷體純用聲音彼衆香國佛事香雲是大士者從衆香至以香說法汲引
諸類聞此香者普發深信是謂大士說法已竟猗與此香旃檀難同旃檀之香但能逆風不能
使人心地開通猗與此香遠勝牛頭牛頭之貴價值圖浮不能使人增長薰修此香大士不可思議
如阿欵國遇不再遇嗟爾衆生日夜鼓刀一餐不肉預憂腹枵豈知中有大士之曹何忍

屠戮是烹是熬有戒則香無戒則臭身是行廁心如糞豆香海浣洗亦莫能救試觀大士芬舌
酷烈是何因緣可不努力我來隨喜彌耳閉目雙淚橫流如見舊識以手撫摩一宿猶熾矢心
精進同歸香國和南作讚以代心勒

貞魂志

丁未予以下第寓京師時蘇鎮督撫塞太保公理菴在密雲延予賓席太保公樂易愷悌
待予若家人父子閒則秉燭語言娓娓不倦也一日酒半酣公語予曰我初不信有鬼神事今
始知其有并悟世間一切事皆有定數不可逃也予曰何也公曰我昔視山東學政時校濟南
一府卷閱完列案已定俟晨發予夜臥甫下睫見一婦年可二十餘許跪寢室外頭面并衣服
下血涔涔狼藉手伸一紙若哀願狀予忽驚醒自云偶也復眠如故頃之前帶血婦人復來狀
若前予醒自念曰此古署也豈老鉛下及宋無忌之妖耶抑冤抑也卽有冤抑尹衡文使不治
獄胡爲來呼侍史明燭予復臥頃之則向婦人復伸紙室外其貌不異也而愁慘之狀有加矣
凡三至以爲醉耶差不類以爲夢耶又了了無昏沉相予是時雖不知婦人所言冤者何事而
知其決爲諸生妻以冤死無疑也遂整衣起坐中堂呼吏王遲問諸生案中有緣事者否吏曰
止禹城縣生郝琚前以殺妻死降青衣令考二等應復廉予徵其牘曰在濟南道止批詳簿在

此閱之不具顯末止見前學使周鶴臯公有批詞擬償而後寃之緣此生素勤學屬邑及諸生多方湔雪止革其廩予乃取案所註復廩塗之吏曰謂條約何予曰吾自有說吏默然予是時雖不悉郝琚所以殺妻之故而知其以無辜殺妻死無疑也辰起案出楚人吳文學率諸生爲琚請甚力且謂其貧而苦學須此廩自給予不之許且微笑諸生相視以目若悔來者予以夢中事涉怪終弗言遂罷去後抵省取原牘盡閱之乃知郝琚娶妻孫氏爲婦生二男貧寒相依無異故琚與羣儒結社講業是年將大比士琚笑謂友人路宗商曰今年我必得附鄉書宗商曰果也謠所云一中遮百醜矣琚出社自思祖父俱薄宦二弟年少一尚未室我家世清白斯人何發此言此必屬吾閨閣事然我家中無他人惟妹夫秦東軒居前院得無與吾室人姦耶步歸家卽取其父宦車上劍入房捽其妻用刀亂斫妻口中猶喃喃問何事頃之頭面俱爲血污斃矣後孫氏弟孫悌訟之然亦以有二子故難於檢視并訊官及同邑諸生以其勤學憐之事得原夫郝琚恥其妻淫汚之故拔刀殺之亦似有男子氣情誠可原但以一戲謔無憑之語毫不檢察遂傷妻命何其孟浪至此至於嘲謔者以一語致人殺妻尤可恨也事已久定矣可奈何待奪其歲廩亦足以少洩冤魂之忿予可藉手報女鬼矣然竟以事涉幻怪不欲言之屬憲長李公次溪憲副嚴公春門置酒相邀予私語以夢而左右多禹城人克臬司吏者皆稍稍

聞之閱數日嚴公告予曰異哉日來所言郝生事禹城人復與予道之甚悉大略謂孫氏既死一年餘忽至其家常聞其聲或并見其形來甚忿且哭且言詈其夫曰我家世仕宦爲士人女粗知禮義既至汝家辛苦支持供汝讀書養育二男汝作好秀才向人頭上立我豈不知體面作不肖事卽有之亦當審察的實上有公姑次有諸叔下有奴隸旁有四鄰細細詢訪豈無影響旣得實跡殺我何遲且我實不肖縱令汝碎研萬段乃我自取我亦不怨如何聽狂且之言不分黑白將我膏血塗地使我生遭失節之名死爲含冤之鬼割肉傷心九泉不忘今者天日在上汝豈不知我早晚訴之冥司令汝金木纏身乃復希望前程耶汝勿謂蹇宗師考汝二等當復廩我當訴汝不令汝復也一家盡聞琚不勝怖第不知所謂蹇宗師者何云然聞不令復廩殊憂之諸友謂郝生謀曰曷哀告其父令其父來分解鬼必聽之遂如言懇其父其父至呼其女名卽應因語之曰自兒亡後念兒死得甚苦我老眼痛哭欲枯但汝夫一時錯疑致汝含冤事已往人鬼路異汝朝夕擾擾他家不得安又聞兒欲伸訴不令復廩渠家貧困靠廩支持且汝有兩兒渠父復廩若有寸進家計稍裕略治田宅以貼兩兒不然汝兒在世衣不周身食不充腸縱汝在九泉之下心中何忍汝是賢女當聽我老人之言郝琚逆理傷情誠不足憐百凡念兩兒在世我老年不忍見外孫零落汝其詳之言罷嗚咽鬼亦嗚咽答曰阿公言豈不是

但兒素性真良，被人無故殺限，空抱不白之冤。兒名節亦重，如何顧得？兩兒實有淫跡，兩兒便是淫母所生，在世反不如死。兒已訴之冥司，憐我許我報怨。阿公勿復再言。父知不可奪，遂還。後聞代替督學者爲公，郝生已膽落矣。及後考居二等，應復廩。而督學不准，復人皆以爲冥報所致。而女鬼之言果驗。禹城人之言若此。然禹城人尙不知公因女鬼之訴而訟之也。異矣。予備聞嚴公之言而太息曰：方女鬼言時，予尙爲東州守也。不惟我之督學定，卽生之考二等亦定矣。予是時不惟知幽明之玄通，而且知人士之一進一退，真斷斷乎有定數，無疑也。明年移官江南道出禹城，有二新孝廉迎於郊。詢郝瑤事，其言如嚴公而更詳。自發案後，瑤復見婦來索命，一夕自縊死。予是時益信作無鬼論者之妄，而大冤之必報爲可畏也。因歸舟中草一記，以爲世戒。書而篋藏於家。屬楊會之變，縹囊零落，化爲灰燼。邇年以來，都不復省記。今姑語其事於公，未可以告人也。予曰：今聞之猶令人病悸也。然惟公聰明正直，其精誠足以遠徹幽明，故鵠亭之枯骨，仰祈申雪，以抒其憤，非偶然也。若夫朋友聚首，不可輕爲戲謔。至於人言，不可輕信。忿不可輕發。鬼神不可不畏。定命不可不安。具見太保唾咳之中，予遂次其語以爲志，俾後之人觀覽焉。

珂雪齋文集

三七八

珂雪齋文集卷之十一終

珂雪齋文集卷之十二

書跋

書王伊輔事

王伊輔字任仲，蘄州人也。少俊，喜讀書，內外典皆通曉。時人比之應世叔，爲人豪放，輕財。面有奇骨，長髯，好譚兵。予少年雅負才氣，謂功名可唾取，易言天下事。自辛卯後，連擯斥，乃好任俠，危冠綺服，騎駿馬，出入酒家，視錢如糞土。數年，大爲鄉里毀罵，妻子怨嗟，羞不能歸。乃走鄂，病大作，臥一古廟中，寂寞無聊甚。而任仲忽來視我，相勞苦如舊識。是時任仲失意，隱於鄂中，酒家子故人丘長孺爲里中人所窘，皆聚鄂中，是人皆才子，不得志於時，尙意氣雄心，不可調伏。逃而娛樂，意與予合。乃相攜分題賦詩，醉則起舞，登徘徊場，演新曲。一醉三月，興盡，彼此各鳥散去。予乃與長孺買一舸東下，過潯陽，登采石，憩金陵，醉桃葉渡，走西湖，醉臥湖上，月餘歸。至團峰別，長孺至武昌度歲，未數里，風起，四面昏黑，雪大作，頃刻尺餘，波濤吼怒，舟不能前。方臨水浩嘆，俄一舟從天上来，見一人左手持書，右手持酒杯，雪花亂點衣裾上，四望江山浩白。

意致逾逸。逼近乃吾任仲也。相視而驚。躍於舟。各訴別後事。乃知任仲從鄂渡湘漢。飄零荆鄧間。荊州多商賈兒。不能知任仲。復走鄂。歲盡思歸。予問歸作何計。曰試期迫矣。且歸去待之。或得一第。以救貧困。予曰善。予亦歸矣。相與嘯咏而別。予旣歸。讀書一寺中。三月內。夢與任仲會一橋上。蓬髮垢面。目光黯黯。語予曰。怪事怪事。然吾有一子。予曰。勉之。讀書取功名。愁能傷人。莫太苦也。任仲如不聞。復作前語。遂覺。予寤以爲不祥。以語兄中郎。中郎曰。天生一人。旣賦以拔俗絕羣之才。必有用於世。豈詎奪之哉。予亦以任仲相非天者。不復疑慮。後人漸有傳其死者。予乃大懼。七月至武昌。問之人。則任仲果死矣。死之日。卽予夢之日也。予旣爲位哭之。憂思愁鬱。忽如有失。不飯而飽者彌日。方欲恤其妻子。收其遺文。而予復遭侘傺。病作困甚。倉卒歸去。六七年來。友朋皆凋落。任仲旣已死。長孺近亦多病。餘多忍恥歸去。杜門不出。予又窮困倍昔所算。輒錯奔走江湖間。其不沒於洪濤。畢命於盜賊者。無幾。今方依人千里外。一妻兩兒。終年不得一耗。饑寒生死不可知。上愧邱成之分宅。下痛西華之失所。中夜思之。披衣而嘆。傷哉傷哉。吾其如天何也。

書人帖後

古人云。觀恩罔極。果然。於何見之。夫功名富貴。講學者之新不諱也。人有沉溺於是者。則

必笑之。及至於子之身。則不然。彼其以子得之而喜。失之而悲者。皆是也。狂者進。取狷者不爲。皆高明倜儻。脫略世故人也。古今之人品有類於是者。講學之人亦深取之。及至於子之身。則不然。彼其以不羈之故。而見棄於父者。皆是也。吾以是知父子之情果重。而其恩果罔極也。何也。彼其愛功名富貴者。真也。人忍以不真待人。而决不忍以不真待子。取狂狷脫略之人者。假也。人忍以假待人。而決不忍以假待子。此其恩爲何如。相愛之情爲何如。而世高明之子。反以此歸咎於父之不知。則亦過矣。蔡中郎之醉也。常狼籍而臥於街市。人乎爲醉龍。使其父過而見之。必以爲無賴子矣。陶潛一官不作。王弘送以錢。復送之酒。家至其瓶空不恥。乞丐於市。使其父見之。必以爲薄福子矣。阮籍之待人也。而好爲青白眼。當世宗其任達。使其父見之。必以爲傲惰子矣。夫此數人者。皆古今之鸞鳳景星。卿雲其所與並生。同時居官成家立業之子。不知其數。真如瓦礫草木。人品不同。何待於言。然世之爲人父者。苟見其無益於子。雖才如中郎。高如陶潛阮籍之流。不願其子有之。見其有益於子。雖爲草木爲瓦礫。而亦甘心焉。此其所以爲真愛也。與故曰。親恩罔極。李生曰。非欲其有益於子也。欲其有益於父也。非愛子也。父之自愛之道。當如是也。

書雪照冊

甲辰秋初予避暑荷葉山房未幾中郎偕雪照冷雪二禪師及雲心居士至已而寒灰老禪亦至山房僻在萬松中清寂之甚每夜月明露坐秋場上相與激揚第一義凡月餘甚暢因嘆吾輩偶集於此結世外盟非夙生人外之契何以有此隔生雖昧而般若緣深故東南西北復萃而爲不請友豈惟此生卽千劫可知也是夜月明如晝諸公譚鋒正發予因假寐俄至一處見一龐眉老僧語予曰公等欲知宿世之事乎中郎前身卽蘇公子瞻公卽子由也雪照師卽金山了元冷雲卽風簾嶺之辯才寒灰卽東林總而雲心居士卽參寥子也今皆聚於此矣予曰諸人前後了然獨兩蘇與予兄弟尙覺有異同處老僧曰子瞻息機也遲而中郎息機也早遲則蹶早則無咎其有所懲而然與公前生稍沉靜今生稍流動而其所就亦稍廣大大略同也予因問之師何人也老僧笑而不答予遂寤時諸公論難方熾予以所夢質之皆躍然若有憶者次早雪照伸紙覓書予因銓所夢付之予謂雪照不獨參悟處似了元卽慧心滑稽處亦相似也所不似者不肯買燒猪肉食吾輩耳若肯典袈裟成此一事則全似矣諸公皆絕倒

書唐醫冊

予少時失意好遊南走吳越北走九邊以少洩其雄心而所之必挾一醫以俱唐生其一也唐生江右人以醫遊楚公安出則隨予遊歸則隱里中從兩叔飲予罷遊多里居常語兩叔

唐生從遊。有大快事三。中郎與予入都。取道宛洛。天日清和。皆舍輿而騎。先入傳舍。而令唐生代居輿中。未至城十餘里。郵史拜迎。唐生錯愕不知所爲。鼓吹大沸。呵殿聲甚厲。蜂擁而入。傳唐生下輿。殊有驕色。此其一快事也。梅客生開府雲中。予往客置酒。桑乾洞大合樂。是日材官悉裝甲。光耀日行酒者。皆萬戶。而唐生與席醉後。走馬平原。偏裨圍繞。一簇如紅雲。客生與予馬上飛鳴鏃箭。如叫鶻。而唐生亦以一騎隨其後。此其二快事也。寓都門。有新安賈人治酒。教坊予以他事不終席。而賈人已先予金。留唐生代飲畫閣。朱欄綠窗。繡榻帳牀。皆綺錦香清一室。入暮。爾小鬟供事。爲除冠服。賴已敝。內着木絛。大布襦行。櫻如梯。小鬟皆匿笑。唐生亦自笑。不耻。夫此地非冶穀不到。爾唐生亦得闖入。若樵夫之遇毛女。鮫郎之見仙媛。此其三快事也。諸叔聞予言。皆大笑。每酒間。輒以譖唐生。唐生亦甚自得。予後遊。念生已老。不復俱。丁未。予自漁陽歸入村中。稠人中。不見唐生。以問爾叔。曰。唐生逝矣。訊其鄉之族人。則曰。來時已斷水漿。累日。今逝去。或數月矣。予泣曰。傷哉。唐生頻年從予奔走。冀予取一第。沾升斗之潤。而今竟已矣。後當爲撫其遺孤。不令凍餒。又三年辛亥。再入村。舟泊湖岸。天微雨。晝色慘淡。釜鬪鱗鱗。見一人持蓋入予舟。視之。則唐生也。予大駭曰。此必鬼也。豈故人之魂。聞予至而來。有所託耶。抑所謂三尸者。假人面貌來播弄予耶。私念鬼畏睡。急睡其面。唐生曰。公少好調弄人。今老大。

尙爾耶。予曰：公殆非昔日同遊唐生也。予前年至此，問兩叔及公族人，皆曰逝久矣，此非鬼而何？唐生曰：信乎其逝矣。然予幾逝而復生者也。正相持辨論，而兩叔來舟中，大笑道：其再生事予之疑始釋。復以酒酒之，改故衣贈之，出囊中金爲市棺。時唐生將歸吳，帽中取伯修中郎所書詩文一冊，雨溜煙痕，堆積幾不可辨。且云與公相與最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再徐之。唐生入土矣。予曰：徐之公壽未也。公醫術按古方，雖未必活人，決不殺人。是宜壽家雖貧，而胸中灑然無一事。神明酣適，是宜壽。凡物類如猿如鶴，皆數百年。公瘦骨稜稜，圓目銳啄，通身皆毛，大類猴也。是亦宜壽。予今且隱里中，築湖上草堂。公明歲必來，當爲公作生傳。唐生曰：老人風燈也。姑爲一言，使後世知有唐生足矣。予遂援筆，次其語以付之，而并訂來年聚首之約。其中多譏笑之語。大都車過三步，腸痛勿怪意也。

書雪照存中郎花源詩草冊後

此先中郎兄甲辰乙巳年間筆也。甲辰夏，中郎偕雪照冷雲寒灰諸衲，及予避暑山村。凡兩月餘，松林荷池，聚首話言，爲生平第一快事。入秋，中郎偕諸衲走德山桃源，予走黃山初冬，復聚柳浪，發僕見其游程詩記，倩冶秀媚之極。不惟讀之有聲，覽之有色，而且嗅之有香。較前諸作更進一格。蓋花源以前，詩間傷俚質。此後神理粉澤，合併而出，文詞亦然。今底藁具存數

數改易。非信筆便成者。良工苦心。未易可測。追思當日舊侶。目前惟雪師與予在耳。展玩一過。不覺腸痛。若夫字類松枝。媚氣盡絕。亦甚可喜。置之金粟社中。永與貝葉共垂不朽。尤此冊之幸也。

書顧讓侯冊

清泉流水。性之所宜。宿世詞客。前身畫師。故不愛佩玉而愛采芝。蓋於霹靂火中。潔如雪而冷如冰。卽沒世而猶不忘曳杖登臨之情者也。如不信。視其藏舟處。鬱鬱之紫藤。

書青蓮庵冊

嗟乎。予又何忍見此冊也。追思飄杓之語。予每言及吾兄。未嘗不粲然一笑。而今已矣。柳浪湖中六載匡牀。東南西北形影相逐。皆如夢中事矣。予又何忍見此冊也。冊中所言。叮嚀若此。而顯公猶有飄然遠去之意。夫顯公果有飄然遠去之意。是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卽顯公不留矣。止於碧酣。而不以遺命所捐之地。置一精藍。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卽顯公置精藍矣。而吾輩不爲作緣。不爲護持。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夫顯公以逝者待逝者。不過於故交之誼有損耳。若吾輩以逝者待逝者。是爲不弟不孝。不仁如是。雖欲不留顯公。不共成其精藍與護持之也。又烏忍耶。且此地之來也。予與祈年姪受直者。也不得而有也。卽彭年。

姪亦爲先人已捐之土而已。奉其遺命者也不得而有也。則已。非袁氏物也。乃顯公及十方物也。雖然袁氏雖不得而有之。而其祠於如來之旁者。乃袁氏之爲父兄也。伯叔也。袁氏雖不得而有之。又安得而不護持之也耶。必也顯公主此庵。袁氏世世護持此庵。始爲不以逝者待逝者耳。若夫深信因果之士。以此爲白社。因而助成之。護持之也。又何幸如之。

書隣漁子冊

普通人李溫陵有詩云。漢濱有父老。試語藏身訣。予因作詩寄之曰。漢濱父老多奇訣。數語雖存名不存。溫陵見而領之。蓋楚之隱君子雖多。而姓名俱隱者。其隱最貴。自漢濱父老而外。屈大夫所遇之漁父。亦其一也。屈子不得不憂。漁父不得不樂。屈子不幸而留名。漁父幸而不著名。然隱若漁父。清貴已極。真令人懷想景行。而不能自己者也。今汪君有隱德。而匿跡於市廛。且自號曰隣漁。其有漁父之思乎。夫隱者心隱也。何分烟波。何分市肆。大隱居市。汪君近之矣。

書怡山蓮社圖後

古德云。未有久住不行。未有久行不住者。達公結社廬山。不過虎溪。數十年住。可爲久矣。然考其從安公南遊樊沔時。安公爲秦將朱麻留之襄陽。遂分遣徒衆各隨所之。達公乃始卓

錫當陽今當陽之龍泉精舍是也從當陽之公安今之二聖寺舊爲安遠寺是也其後悅廬山之勝乃懷終焉之志則亦久於行而後住者今怡山遍參已久年漸老大色力亦不甚健乃繪此圖自隨亦有久行思住之意焉豈其欲覓遠公之遺趾遵遠公之遺事修香光之業乎效遠公者既荷竿木前往效劉遺氏者且繼踵來矣謹書以訂

書月公冊

昔晤龍湖老人於通州予問當如何作工夫龍湖曰參話頭予曰某子甲半生參話頭而了無消息者何也龍湖曰不解上疑也夫疑爲學道者之寶疑大則悟亦大予近來尚有餘疑可惜不遇大作家痛與針劄一番耳予心佩其言見世之學者終日恬然其稍敏捷者隨口領略自謂已得始知老子所謂不解起疑者真有見也古人云薄福之人不生於疑又云不疑言句是謂大病今看古人因緣其穿鑿者無論矣稍有所見淺者作逗塞情識會深者作探竿影草會作仙人手中扇會遠之遠矣疑者參之寶也理者參之讎也所悟在理必不得力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耳月湖心地甚淨戒行甚穩講經論極精細而其中尤有不能自安者蓋亦有大疑也若盡擲去算沙諸事而不受盲師輕爲點破則將來人天一隻眼矣何幸親見之

書葛洪井上毘盧閣造像冊

謂佛仙無二乎。楞嚴所云十種仙者皆爲外道。謂佛仙有二乎。而劉向所記列仙傳中七十人已在佛經。則佛之示跡於仙者又未可以兩家論也。葛先生之爲佛爲仙未可知。然必欲岐之。是亦戰鴻乙者耳。毘盧如來爲佛中尊等妙。二覺不能窮其際。况天曹列仙乎。然平等視之。卽蟻蟻之族莫不具此。毘盧本體而况其上者。丹井之間有毘盧閣。閣之上有佛闡之。卽一家理固應然。無足怪者。成意以大願力欲於郢結造像。因緣子媿葛先生不能以丹砂與之。姑予之以唾霧。若逢大力長者。則字字皆丹砂也。

書名公便面冊

便面一冊皆伯修先生宦中交遊諸公詩也。中多世外高人。若卓吾石簣平倩詩書尤爲難得。自伯修居京師。凡伯修所與交遊者。予皆得而友之。庚子以後。伯修去世。友人相繼或逝。或隱。去年復失中郎。寒鴈一影。飄零天末。此中蕭颯。豈可言喻。小阮未央重拾取裝潢示予。於二聖寺智者堂竹下閱筆。不忍細玩。嗚呼。予雖欲不入空門。其可得乎。夫楮墨之中。先太史神理所寄未央。當以淨水名香供養之。不可輕以示人。爲寒具汚却也。

題米元章畫竹卷後

今日辰起。君超見訪。質篋谷中。坐淨綠軒前。時天雨。新筍滿林。雜破處。數綠欲滴。移就

共飯復出此卷相示頓覺萬竽神情盡落毫素間信知竹于花卉中爲世外之品非世外之人若仙之五指頗之牙頰不能肖也展玩不忍釋者久之因笑曰今日六根五臟皆化爲竹矣

書澄公修天王寺冊

昔予兄中郎令吳時以勘災故得遍遊洞庭兩山向予極言銷夏灣之勝予夢想之久矣兩度至吳屢欲遊而屢不果今澄公所欲修之天王寺正去消夏灣不遠想青豆赤華之舍其峙於蒼壁澄波之中者不知其秀媚當何如也昔外道欲障如來云瞿曇所愛者清泉流水當爲塞之則山水之趣不獨韻人致士有之卽佛亦饒之矣何者凡成佛者多慧業文士有韻有致者也豈板俗庸夫所可與哉扶輿之氣結爲佳山佳水而盡以爲梵宇精廬非人也天也今欲崇奉如來乃置之朝市聳雜之地卽竭象馬七珍何福之有佛事門中煙雲供養當爲第一而西洞庭之天王寺近消夏灣尤煙雲中之最秀治者也其修也雖人間之福田尤世外之韻事故急書數紙付澄公以勸緣

書平方弟藏慎軒居士卷末

戊戌之冬伯修中郎皆官都門予亦入太學慎軒先生從蜀中來邸中聚首甚密時中郎作詩力破時人蹊徑多破膽險句伯修詩穩而清慎軒詩奇而藻兩人皆爲中郎意見所轉稍

稍失其故步。讀此諸作。自見惟字法愈出愈奇。決當爲本朝第一。後甲油膩祝允明者。無目者也。方平其善寶之。

書黃筌花鳥冊

昔人謂徐熙寫生。黃筌嗤其無法。則筌疑宜爲法縛者。此殊不然。浣紗女入越宮後。舉止皆合法。相較在若耶溪上。不更妍耶。觀筌此畫於口繩內。神情奕奕生動。何嘗不兼野逸之趣。世專以富貴目之。謬矣。彌遠詩不多見。亦自有致。歲杪過元洲社兄處。偶出此卷。卷中花鳥。堵下竹石。互相映帶。眞快人也。

書學人冊

良知之學。開於陽明。當時止以爲善去惡教人。更不提着此向上事。使非王汝中發之。幾不欲顯明之矣。蓋陽明先生認得世間人資質虛浮者多。概以語之。醍醐上味。翻成毒藥。不若令其爲善去惡。且作箇好人。如有靈根。發起真疑。亦自可引之以達於上。然此亦千中無一。萬中無一事也。後來王汝中於天泉橋上發之。陽明雖指四無爲向上一脈。而亦未嘗絕四有之說。以爲不須有。正如創業祖宗兒孫事體。百凡俱慮到。亦不偏有所遺。令後來易成窩空。而尤諄諄語汝中曰。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

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是何等穩密近日論學者專說本體未免逗漏大非陽明本旨予故違衆拈出高明以爲何如

書靈寶許金五先生園圖後

聞喜李文叔曰園圃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鮮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泉水者艱眺望惟斐晉公湖園兼之予謂晉公不獨林園美也自平蔡後卽弘止足之分早奉身而退優游東都與白劉諸公賦詩泛舟則園之美不易得而享此美者尤不易得其視贊皇平泉垂情於一草一石而竟飄零海上投老不及一至者相去遠矣靈寶許氏自襄毅公剔歷中外功在邊陲其後相繼皆爲國柱石多與晉公同其邑之郊垌名神窩村者許氏墓田在焉太守西裕公卜築於此占林泉之勝李文叔所云六美者具矣則園亦與晉公同然皆少壯而仕老而乞歸醉墨淋漓湖山優游卒歲則能享亦與晉公同也顧晉公於唐以功名顯者僅子然一身耳其後子孫亦不聞有顯者則主湖園者何寥落也而許氏自襄毅而後皆爲國大臣今金吾崧居君少爲名儒以數奇就先蔭行誼文采卓爾不羣吾固知許氏之興未艾由此觀之雖晉公湖園不敢比肩而况平泉乎遂喜而識其後

題崔受之冊

受之少有千金之產竟以結客廢今蕭然貧矣而懷抱益暢每相遇輒胡盧大笑居予質
審一年無時不笑舉人所不足笑不必笑者一入其耳輒絕倒於地不知其何以酣暢一至於
此無論饑寒迫之而其笑如故今春別予游沙頭終日沉醉遂失一目予聞之料其必愀然不
自得及相見仍大笑不自禁予以是知此翁雖六根盡廢亦必不改其懷抱矣可易得哉予親
見里中富人鎮日焦勞隱隱如哭卽偶有大笑之時而其神未常不哭也求如受之一刻之笑
難矣此豈非天所賚歟昔向子平讀損益卦始悟曰富不如貧向平雖悟予猶迷也今見受之
而富不如貧也果不煩箋註矣或曰受之數學甚精固能泊然自得然歟否歟而予則愛其常
發歡喜心作快活人也遂題其冊曰富不如貧

書黃平倩楷書心經後

王靈和草書第一行書次之真書又次之予於平倩亦云是書得小字如大字法嚴而不
局老而帶媚妙處不減靈和達止上人其善寶之毋令潦倒山東書生見也

書僧玄指冊

柴紫諸山極秀冶其中禪刹相望僧人執畚锸作與農夫無異訊以出家本旨暗然也葫
蘆中忽出迹公雖吳越少有其比豈止此地優曇而已跡公之徒孫玄指不以庸俗自安有志

參求夫爲善知識。後人亦自未易。若止看山聽水。與禿春畦。何以異哉。努力行矣。

蘇叔子字說

廬山有康王谷。其水品爲天下第一。乃周康王行遊處也。康王名劍。今康王谷畔尚有劍城。因蘇叔子氣味不減斜川居士。當知泉石之趣者。故書以贈。

書東坡洋州詩後

洋州三十園池。東坡一一賦之。煙雲姿態橫生。而書法亦駸駸乎蘭上風氣。殆知之合。固其宜也。湖州後爲東坡畫黃樓障子。未及成。而終湖州。女遂作粧奩中物。此畫功力。亦足以敵此之十詠矣。并書之。見古人交情云。萬曆乙卯八月十九日。書於弟無凡浣花樓下。

書雪箏冊後

陳姬字雪箏。少墮紅綠。色藝皆絕。都中時態新粧。多出其手。合度中節。士女皆效之。所撫育多爲名姝。清令淹雅。別有一種風氣。姬善語言。隨機酬對。極有韻。然外柔而內莊。不可狎也。後守夫。夫亡。遂誓守志不改。予聞而嘆曰。甚矣。姬之賢也。綠窗青閨之彥。守一不貳者。外迫于世之毀譽。而不敢易其操。今居濃膩之中人。直以桃李蹊中人目之耳。其守志而人不予譽也。其失志而人不予毀也。毀譽之所不及。而獨能伸其志于靡他。其誰知之。而誰信之。予故以爲

眞人然則姬者豈獨爲粉黛中男子哉其可與言道矣樊通德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此正下沉之情識耳彼擁髻而嘆盛衰之不常淒然念波精驚神者之變爲荒田野草此何消息耶通德於此宜有豁焉而惜其不及此也夫世之貞女子挾毀譽而不敢退墮者不過强有力以扞之故枝葉雖除而根株自在若姬于此中厭離已極一點情染已化爲點雪消冰矣大慧所云從內打出者依稀若有會焉予故曰姬可與言道昔摩登伽貪愛阿難如來指示以不淨而使之厭離故與耶輸陀羅同證妙果吾觀姬之守志不從名根生而從一念之厭離生眞慧人也道種也故喜而爲之述

書唐宜之淨土冊

予往抱重痼淨土之念甚切及體中康泰世境相迫此念又稍稍弛矣蓋火牛之田單非安坐而攻一城之田單也今宜之偶有小恙宜有捄然之志不知玉體大痊睡取時榮肯常常作此觀否古人云佛法無多子久長當得人子昂書中峰淨土詩應有此意弟更拈而出之俟宜之他年居館閣時取出數數觀之作臘月扇也

書王伯文印章冊

伯文天資最慧能詩他技分之足了數人其尊公少好遊不肯督之就經生業故不工本

業使降格爲之必獲一種三昧人亦大爲之惜而予若爲之幸者予于此道不淺入矣今始一遇顧視頭顱若何日夜廝心所結撰者直如敝屨敗扇可得同伯文一片石否伯文近且入道視此冊上姓字盛衰生住不過彈指頃能無豁然伯文勉之他日印壞文成大有好消息也

書天與公冊

吾家系出帝姚自漢至六朝以忠義名者項背相接惟宋元闇差爲寂寥予屢欲取袁氏之立三不朽者勤爲家乘而苦宋元文獻不足今觀仲鱣所得天與公死難卷與當年吾家妙德先生石頭城事正相伯仲然天與公不食其食事其事而死其難尤奇之奇者也趙謝負約不至竟成賣友可堪喂袁家狗耶夫天與公何如人品而史亦不載則宋元之文獻果不足徵也史既不載邑乘亦寥寥數語而仲鱣兄乃得此一傳於市豈忠義之光未應晦蝕而假此以輝耀之耶予喜袁氏三不朽傳中以道德著者又有天與公也故喜而書數語以識

書遊玉泉記後

萬曆乙卯夏同數僧遊玉泉沮漳水暴至舍舟而陸住紫蓋一宿走山上雷雨大作溪水暴漲不得過宿一民家猪狗牛驢臭穢之氣莫當一夜捉鼻而坐明日走泥塗中從行人皆跌地欲哭午始至度門此地去郡兩日程耳遊者艱辛萬狀乃知遊山亦非易事王逸少戀岷嶺

而竟不得往。有以也。

書東倭志後

嘉靖中倭之大証也。戚將軍橫嶼之戰。生擒九十餘人。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斬首三千六百餘級。可以封矣。晚年流落。角巾野服。徘徊西湖。如一山人遊客。亦殊可憐。嗟乎。張經王江涇之戰。斬首二千有奇。而就吏訊身死西市。求爲戚將軍。亦何可得。此古人所以誦龍蛇之章。而太息也。

書戒殺文後

東坡學佛。而口饑不能戒肉。至惠州。尤終日殺雞。既甘其味。又虞致罪。故每月爲轉兩日經。救拔當月所殺雞命。其疏云。世無不殺之雞。均爲一死。尤爲可笑。世雖無不殺之雞。何必殺自我出乎。予戒殺十五六年矣。又不喜食肉。間或山妻念予無食。令兒子輩送來佐酒。予輒止之。今後可不爲予設矣。

書李習之文後

李習之文集。無一篇詩。觀雲在青天。水在瓶一絕。非不工詩者。陸放翁云。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文。無一篇詩。皆是詩文各有集耳。又皇甫持正文集外。亦別有詩數千百年存與。

不存若滅若沒追思其昔之苦心良可嘆也

書梁諸王傳後

梁室子弟俱工文藻何其多才也相繼盡于刀砧哀哉元帝雖才而自肆毒于骨肉方等
方諸俱幼罹鋒刃此其自取無足怪者若簡文及子大器仁心爲質輔以明慧彼禍之慘所不
忍言推以現因無可求者豈釋氏所云往生者耶

書竇十郎傳後

范文正公竇諫議傳云先是禹鈞之亡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
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實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
府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祝
禹鈞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于現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復疎而不漏此無疑
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袁子曰洞天真人固有不由修鍊而得者
也人但修行則真人之位坐以待之矣秦皇漢武知此但一心爲民造福何患不仙乃汲汲望
三神山何哉陰德仙高於諸仙不可不知文正公不作誑語頭巾輩所深信故拈出之

書出師表後

葉縣有諸葛侯武廟在平山下西南前朝斷碣尚存蓋諸葛先人從瑯琊遷於此地者也武侯後居裏中然不忘其所自始故曰躬耕南陽

書馬坐

新安山人吳虎臣好罵坐汪伯玉薦之威大將軍所大將軍于飲時令軍正立其傍云有喧嘩者以軍法從事虎臣終席寂然近有山人好罵坐皆言其性甚惡予曰其性雖惡其眼甚慧彼於席上擇人而罵之其不可罵者終亦不罵也

平情歸去來詞跋

蘇子瞻曰世多藏予書而予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予由亦以予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黃平情待予之篤在伯修中郎之間居都門時每月率至其寓住十餘日得其書最多有乞者卽予之皆謂可以必取如子由之視子瞻書也二十餘年來散施略盡矣獨曾于京邸春雪中爲予書歸去來詞遺古柔媚妙有靈和筆意譬如勇士無不可擅獨不肯輕施額上珠耳奉以數年粧潢一過并識其後

黃學士隆中詩跋

黃學士隆中詩一卷五言排律予極愛其王略無偏正天威有縱禽語萬曆壬寅冬學士

請告歸蜀。迂道公安會葬伯修。哭之痛。志其墓而別。予送之往西陵。夜住松滋署中。自取榜紙。爲于書此詩。且云作字當學運腕。不解運腕。字卽無力。義之愛鵝。政欲觀其項間曲折之妙。非果癖之也。兄字有筆才。止是欠學力耳。予會其意。書法稍稍進。此字置之縑囊中。南北間。關形影不離。久遂失數紙。偶有好手。令裝潢成卷。或曰黃字急。子取力微。傷險勁。予謂黃書大有篆籀氣。所以爲佳。不必過摘其病。周箸王越。何曾有病乎。止是少韻耳。甲寅正月上元日。

題知幻卷

何爲知幻卽離。乃見若不卽離。尙未知幻。病夫弓蛇。痴兒繡虎。知幻了却。眞叢林主。

書遊山豪爽語

游山次。有友人云。先上山時。予向草中熟眠一覺甚快。予曰。公欲以一覺點綴山景耳。非真睡也。予親見公目未合耳。其人大笑。予曰。凡古來醉後弄風作顛者。固有至性。其中亦有以爲豪爽而欲作如是態者。若阮籍之醉。王無功之飲。天性也。米元章之顛。有欲避之而不能者。故世傳米老辨顛帖。而世乃以其顛爲美。欲效之。過矣。雲林之癖潔。正爲癖潔所若。彼亦不樂有之。今以癖潔爲美。而效之。可嘆也。昔有一友人。以豪爽自喜。同入西山時。初春。乃裸體跣足。入玉泉山裂帛湖中。人皆詫異之。彼亦沾沾自喜。過數載。予私問之。曰。卿往年跣足入裂帛湖。

可稱豪爽。其人欣然。予再問之曰。北方初春。冰雪稜稜。入時得無小苦耶。幸無欺我。其人曰。甚苦。至今冷氣入骨。得一脚痛病。尙未痊也。當時自爲豪爽爲之。不知其害若此。然則世上豪爽事。其不爲裂帛湖中濯足者寡矣。

書族兄事

族兄繼洲。名秩宗。業儒。不得志於場屋。中年學道家言。飲食起居。極其謹慎。後又學禪。有盲禪語之曰。禪惟悟性而已。一切情慾。當恣爲快樂。于此原無妨礙。繼洲欣然從之。飲啖任情。且多不戒粧席。久之遂病。嘆曰。使我常學養生言。病不至此。盲禪啓我以事事無礙之旨。未免恣意任習。本爲放下。却成放逸。知拘檢爲非。不知流遁尤錯。而今而後。知古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吾人保命符已矣已矣。盲師誤我也。遂卒。當病時。予親往問病。耳聞之。故紀于此。繼洲爲人質直溫良。一族有事。皆就而折衷焉。後無子。子其兄對山。名惇宗。子天道。不可知。乃爾。惇宗爲農。起貲財。幾至萬金。市膏腴田千頃。晚修淨業。每聞中郎與予一言。則服膺終日。常語人云。他二人大聰明人。言必可信。故晚年勤修西方去時。甚分明。今日泊舟輞湖。見兩兄莊上松樹。鬱然偶念及之。故書。

書王尙甫事

王尙甫名承煙爲予表兄少失父母貧苦依予兄弟中郎亦甚憐之奔波終日稍治一宅中郎去世其下斷腸之淚者親戚中惟尙甫耳予年來無伴侶又僻處後園惟尙甫時時往來寒暑不輟予有重病尙夫聞之或夜不下睫爲人性燥又不慎口故多招尤毀然高下在心非憤憤者亦知參禪有解語其臨終口喃喃惟說佛乘去時命妻子無哭泣但爲我念佛自亦念佛不輟而逝初字質夫黃平倩過公安字之曰尙夫都不解其意久之乃知質夫之兄貌似回回故人以王回呼之尙夫者小回也尙夫一日酒中語其兄以明曰人言弟貧不知我之襟懷富翁某子甲以千金見鬻不與也以明笑之而識之歲餘尙夫窘極謀于以明曰衣衫俱已典盡更無一物可典當奈何以明曰弟有一物減價鬻之亦大可治生何爲自窘尙夫徧覓家中所有不得苦求說之以明曰卽弟向日不鬻與富翁之襟懷也聞者大笑尙夫辯有口予嘗謂之曰尙夫使子生于戰國時逐蘇張之後睡取富貴何難哉中郎家居時甚狎尙夫相對日夜不厭蓋亦久而緣熟相見無主客之煩任情語話以破一時之岑寂耳尙夫十許歲時與中郎及予同學予問之若昨往妻家曾竊見妻面否尙夫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凡人問之卽以此二語答後三十餘年中郎偶憶此語大書于尙夫所居之粉壁上其子已生鬚矣問尙夫二伯何爲寫此二語尙夫笑而不能答

書齊雲十方菴冊

齊雲山也。而以巖名志勝也。齊雲之有巖。如鍾鼎。如篆籀。故自天門一帶。至奇古。至秀媚。而今乃爲乞兒等所占。點汚淨地。甚爲可憾。今欲盡驅逐之。則此輩又無可歸。不若建一十方道院于天門之外。移此輩住之。庶巖得全其勝。而此輩亦有寧宇。韻事與悲田並垂不朽。亦大快也。予姑捐薄俸爲倡。而乞同社諸公與閩邑善人繼之。故疏。

書海陽社冊

呂文穆常祝云。不信三寶者。不得生我家。夫不僧三寶。則種子絕矣。海陽殷盛。甲于天下。詰其所由來。豈不由檀度之力。隔因之迷。聖地不免。宜其茫然也。佛法衰于象法。而象法亦可以寄佛法。有爲功德論文殊。則宜遮論。普賢則宜表。檀爲象法中粗行。然爲首度。故海陽易行。檀尤宜行。檀今于閩閩之中。檀一雲水棲息之地。與二時粥飯之資。如展合其掌。至易至易。且吳越接待僧郵相望。何此地獨成闕典。諸公其勉力而成之。毋爲呂文穆所嗤笑也。

書禮巖冊後

公安有二聖寺。其中雅俗混淆。稀有棄其家而游方之外者。近始有之。若禮巖通公其一。

有意獨至而口不能言者耶。以世法求之謂之間可以世法之外求之謂之忙亦可。昔大慧遇僧家拈五行幻起之說。大慧意在參地不加答。但云且待打發此事了方去看經詮之末晚。然則古人參究禮巖。果有意獨至而口不能言者。在始知予之不妄。遂爲書之以勸進云。

書黃平倩緊婁那贊後

(贊藏秦京家)

乘急戒緩爲八部神入流普度。則大士身憐兒者醜。嗔從愛生難。霹靂火寶清冷雲春坊作替妙入禪窟。書法老媚龍爪之屬。蒼松怪石自五指出。知已感恩與京則伴。山窗細閱跡在神留共收寒淚。毋染蠶頭。

書五台續白蓮社冊後

從塵勞中修行火中達也。深山結伴遠離喧囂。一心淨業水中蓮也。火蓮非有力健兒不能。否則并根株焦枯矣。不如水蓮之易且穩也。予浩浩談禪。每持火蓮之說。今種種矣。熟處熟生處生。未見有一毫得力之處。始悟遠公結社念佛爲業。海津梁惜乎吾輩爲世緣縛着。不惟禪不能。卽淨亦不能矣。且向來道侶如秋風振簾孤掌難鳴。終歸墮落深可哀歎。今吾楚秦公乃有此宏願。先獲我心。謹書數語于冊。俟他日入社。不作生客耳。

書玄澈卷

玉泉柴紫菴乃予少年修業之地。今雖官秣陵而夢魂未常不在堆藍也。異日解組歸來。決當於此老焉。近付度門徒孫法宣看守山中樹木。日以茂盛。但聞面山之樹多遭斫伐。夫本寺之虎山。卽爲菴之面山。原係本菴等踏與本菴者。今無端斫伐其樹。豈以不佞寄跡金陵太遠。而不相聞歟。抑守者以齒牙相角。而從此報復歟。是未可知也。夫山之樹木。乃人之鬚眉衣佩。伐去之已不成妍。卽玉泉一山。皆力爲嚴禁。況於本菴用價鬻者。可聽其殘毀也哉。謹白之。山中老宿望人代爲守護。若必縱行斤斧。則將白之當事者。恐非玉泉之福也。若以龍虎二山俱屬常住。則龍山卽宜退出虎山。自不待言矣。如何如何。天啓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書熊校官冊後

張安道帥蜀時。喪亂之後。吏此者不能攝家。多置妾。安道亦買一妾。及去任之日。訪其父母還之。訊之。則處女也。熊公生平種種厚德事。不可盡述。而尤難者。拒奔女之來。卽古人猶難之。况今人乎。夫安道處大任。故可以覘其大節。今一廣文耳。而亦能如是。然則人品之佳惡。有定。豈可以任大任小論。卽捉兔捉象。皆用全力。予于是乎有感焉。

書管仲姬畫跋

坐元洲竹間。忽出此紙見示。見其繪事墨妙佳絕。元洲忽語予曰。若得此婦。當絕桃葉小。

蠻等嗜耶。予曰：仲姬既有此才，亦必饒純良之德，無妨蓄衆妍也。特趙王孫不好耳。元洲笑因書之。

書胡從朴遺事

萬曆戊午，予司新安郡校。有客來謁，蓋楚士而居歙者也。語予曰：「予楚人也，而中式于楚。」然予先世實自歙，故予不能忘歙，則謂予歙人亦可。予曰：「公真不能忘其本者也。」訊其姓，爲胡。其名從朴，別號完淳。完淳原歙人，而祖遷楚，世居九溪衛，少喜讀書，既以孝廉不第歸，而愛黃山白岳之勝，欲家焉，而未果然。常徘徊于問政紫陽之間，日以挾策讀書爲事。其爲文，不伸才而屈法，故常以法勝，而亦未常不見才。嘗謂予曰：「歷下新都諸君子，極其法矣，而才爲之掩。君家中郎出而矯之，見才矣，而卒未嘗無法。故法也者，非才之所托也。」予取其意，以爲時藝以才爲主，而法輔之，予其可以得志。予曰：「然。子必雋俄，而北上公車寂然也。」予曰：「夫文之論才法者，紛如而卒不得其歟？也是猶有一物焉，以鼓動而主持之。」不曰命乎？夫才法不具，則重才法具矣，而不得志，則命也。其如命何？予旣補國學博士，則完淳客燕未歸，與予晤，相與嘆曰：「何才何法？是固有使之者還。」淳則與其屠狗鑿筑者游，數月不見，及詢之，已逝矣。完淳卒不能如蜜使之者何也？蓋完淳父母兄弟皆朴茂，而完淳獨著其穎。然完淳居家孝且友，其游而不歸，蓋亦

欲盡謝其家政一心下帷深入之而窮其變化以報二人而竟客死也豈非命哉豈非命哉聞完淳有子能讀其父書則還朴之志猶有酬之者嗟乎身止孝廉年不五十蕭蕭易水之上負廣柳而出修途豈不可悲天下事何才何法惟命之從吾于完淳焉三嘆息矣

書雲澤先生遺事

雲澤先生予叔祖松峰公仲子也先生少穎慧與先詹事伯修兄同硯席雖叔侄猶兄弟然伯修成進士與予兄中郎及予又相若也先生工文藻不獲一第然心情曠逸愛松竹嗜飲風辰月夕無不懽醉自詹事兄譚禪先生雖不言而意深喜之晚年因村中義堂守傾圮先生首唱修飭未卒之先一病夢人語之曰爾所粧如來項上有雨一滴可整之次日遣人驗視果然其精誠如此先生年六十且終謂子字柏宗夔曰吾近來深信佛事薄修功德惜小修不在家吾不得面託紀載吾今已往汝等勿忘遂逝予謂先生有文有行又修功德生人之事備矣蓮花臺上以三品攝一切信豈必乘戒皆急然後往生乎哉二弟述父意甚切予謹如言載之貞石先生名錦雲澤其別號云

書試茶十首後

予居新安寂然寡憐惟頗與夏樸山往還一日過從予出黃太史書卷相示因謂近日嘗

惟此公尙有龍爪遺法。雖偶爾戈法稍瘞。無損大韻。先生亦以爲然。詢先生笥中無此公書。亦闕典也。因割試茶十首以遺。并識其後。

試墨法

端溪之硯。惟用其紫淨水洗滌。拭以竹紙。拭之既乾。復貯淨水。殘墨洗盡。新墨可砥。兩墨分研。數百乃已。舊墨泡盡。新或泡起。暴之日中。令乾無滓。寘水盆內。置硯水裏。取照曬。陽以色校。比白者爲惡。黑者爲美。急則漆器。玄者可使兩墨磨之。黑白分矣。試墨之法。莫妙于此。

書行路難

萬曆庚子。予應秋試。後從中郎使車南歸。方葺理書社。自謂瀕年奔走道途。可息肩矣。十一月廿六晚。忽得伯修訃音。一家皆黑。不知所爲。兩三日痛定後。稍訊信出黃太史書。大約言鄉中無主兄。可急來。且爲覓得傳符。可星夜行也。大人含淚。命兒可速往。予哽咽不能答。是時王母亦于一二日起。而予小兒子海亦逝。荼苦殆不忍言。予亦念。鄉中卒卒。不能日夕淹也。遂以月初離邑。中辰渡江。於風帆中回視。大兒於江上。鵠望舟中不歸。爲之淒然。從江陵抵建陽。漏下矣。一僕熟驛路。語予曰。今夜尚可走荆門。特是驛人悍甚。非威之不舉符也。予曰。不可。生事寧緩行也。僕曰。歲旦暮河一凍。則屯守河下。鄉中以日爲歲。須乘月行。乃可計日而至。予

又囑之以善語其人毋生事也僕乃繩郵卒杖之過其人自破鼻流血大呼其羣各執梃及瓦石走旅舍來急閉門瓦石皆從屋上過罵聲不絕覓僕已匿牀下予乃呼逆施主人語之云實是吾僕獨當笞之諭諸人且散乃已是夜竟不成行明早取道舍中兒曰謹備之道上有人也予乃令旅主人傍予輿行見道人持挺者紛紛至趨僕僕馳馬走背中瓦礫遂枳輿不得行予呼主人善諭之其人皆曰郎君善人也釋之去自此益緩行然至中州則奉符惟謹不敢譯矣予亦舍輿乘馬馬上悲慘之甚間口占數語破悶時新戒葷血斷酒至夜無聊同侶強之飲予終不忍破律行至黃河河冰初泮兩岸不得一舟訊之則困于郵使匿焉自辰至午榜徨無以爲計俄見道上有持一竿往尾之得舟乃漁中一孝廉丐之長令者也旣得舟人馬狼藉舟中亦不暇顧遂渡河孝廉揖予曰天涯無侶願隨驥足予曰可遂偕行窮日夜鬢髮皆爲冰結面拆手龜至順德夜行孝廉馬不力數詈其僕至驛方旦各至旅舍早食俄門外大呼有蠹僕入予曰外何攘攘曰殺人予大駭俄而孝廉自來邀予予不知爲何過視之見孝廉僕與一郵卒爭一刀僕持其柄卒持其鋒鋒入指內血涔涔如注訊之則孝廉僕嗔馬不力取漁刀割其馬障泥及鞍轎等物所割殆盡二卒方大飲醉見之曰若何不割我取刀自割僕不與故相持急其頰不平遂持大木扶孝廉及予亦誤以予爲同事人也予與孝廉從後室避之至予寓方

坐定而卒塗血持刀來予復避之孝廉大呼欲起予曰此野郵也無官可顧又豎子俱極醉萬一相逼而成他變豈真珠抵鵠也君其忍之予乃呼主人語之曰我楚人孝廉滇人非司事也主人始知之予又曰若可諭其人鞍轍係其主人家物彼懼故爲此耳我予以錢孝廉家奴實橫決不罪若主人以是語二醉豎豎乃止予乃先送孝廉行始往至前途予疾行不復並轡矣月終乃抵都門望見都門予腸如割至邸舍隕絕頃之黃太史至相向而哭失聲住此凡三月俱在痛哭聲中度日昏昏惘惘不似在人間也遂以辛丑四月扶櫬從潞河發焉潞河多舟馳驛者舟人以賄求之是歲水涸無舟與差使爭乃得二舟方行十餘里遂不能行舟人下水推移一日僅里許予乃歎曰茫茫六千行程何日至哉凡五六日始抵天津暮矣予見岸上多草舍心計曰儻回祿忽起奈何三鼓舟人皆倦臥予倚坐俄岸上大呼火起予急窺之火光已燭天予大呼舟人及諸僕起令急移舟舟人起倉卒拔鐵鹿不得動火逾近百計乃移至對岸予不能聲矣初以鎮江一舟置眷屬而櫓舟尾焉鎮江舟疾其人皆悍喜事與山東一運船相撞運船破糧漸漸墮水中予舟在後未知也見岸上戍卒隨予舟而呼曰壞舟沉糧願捄性命予大駭乃知爲前舟事也予自思此係官糧事不小當奈何乃令人持一字告之督運者幸督運者寬之曰但往吾自區處之乃得脫然路多中貴人舟予數數戒舟人令相讓不過遲接纔一

刻耳舟人多不遜數有爭鬪予曰此凶事也失手誰當之舟人曰漕河常也亦少戢然每一舟至則予膽落矣舟行至交河舟人於驛遞乞夫竟無有曰地近荒旱又無支費驛丞吏俱遠遁前一官住此一月始得行蓋於市上居民稍溫飽者使顧募後于公費內償之十不得一人甚苦之以此居民亦多散亡耳舟人去如潰尋覓夫者大爲市民所窘一人傷俄頃兩舟舟人係得一人至卽傷人者也予屢戰之舟人俱云若此慈悲卽窮年不得抵家予曰固也然寧徐徐恐激變耳皆鞅鞅以去曰姑於此度夏予乃問此去縣治路若干曰可五十里又問長令何人曰長令久闕署印者校官也取儒林閱之乃王公曾爲常熟令與中郎舊同事者遂作一字達之王次日遣一役以顧募金并書來甚委曲遂得夫喜謂解纜有期矣而舟人及諸從者謂市人傷吾人卽縱之去下驛聞風益不奉符矣請笞之少示威稜予曰不可諸人跪懇曰某等非爲私憾政爲程途耳衆人遂強笞之予止不得笞罷人逸去解纜半里許舟人各持挺督牽纜者頃之舟尾鳴金大呼可百餘人持器械追來至則擊舟人能水者入水避之惟一人不能入水遂爲所傷頭破昏死以大石及瓦中舟如雨下窗櫺皆破眷屬盡號泣駭欲絕初執其人來時予意釋之令人予飲食及笞時獨衆人欲苦之予甚哀憐見于色其人亦知之正搶攘鼎沸時有一人大呼于後曰苦我者舟人也舟中貴人仁人也不得驚之衆人始不復登舟而所擊

之舟人竟斃予曰彼見人死其黨必益肆國狗之癟予令提其人入舟詭云人未亡若輩欲何爲其人大呼而散視其人尙存一息但頭破傷重血出不止不能甦遂置舟中靜俟之時天暑血腥滿一舟予心傷之甚次早血稍止云能飲食予分盤餐飲食之大喜謂有生機矣過數日有舟人爲理髮則蛆虫滿頭擊深處寸餘予聞大愕稍以解毒末藥傅之幸而不死舟人欲圖報復予曰若輩亦自生禍况茫茫道途誰能羈此耶已矣莫若行也行一日風逆甚泊野市予方晏坐見舟尾有人呼曰前舟移去予出視之見有十餘健兒牽纜逼舟後舟人怒曰此貴人舟也客舟乃敢爾耶予見牽纜者一人私向舟語曰我輩浙中征東卒也凡三千人無帥又無糧沿途擄掠爾舟不宜犯之可急移對岸予曰此神教之言也急移舟則見後舟可數百艘中多女妓及良人婦皆所擄掠者移稍遲其中人皆戟手奮拳冒我舟漸遠尙聞叱咤聲予囑舟人及僕輩曰此浙中亂卒也旣無統帥卽受其虐誰控訴者汝輩但靜坐舟中不得出一語致爭端也語未終而市民哭聲震地有奪婦女去者有奪所市物去者誤以予爲帥舟也隔岸訴者以頭搶地哀籲不絕予嘆曰古人云聚兵易散兵難當_{三十人}度外不以一官統之且不與糧令其何策以歸是教之盜也惜此小費令一路民受大毒苦有司袖手無計干戈亂離之象今日見矣予固徐行使之先去然其舟沿途肆毒不卽行每與我舟相值予益緩乃

離後軍舟至臨清居民訴奪妻女者如雨憲使鍾公乃用市上排門夫四五千人圍之令曰若不縱婦人上岸當立殲若輩諸卒懼悉聽諸婦女走岸上親識號泣持之去鍾公又令人逮其爲魁者百人皆與杖仍以卒圍送出境後始戢予舟既至臨清沒爲輓使所厄大輸金錢乃得行方解纜岸上人曰何往前途水涸矣未行三十餘里舟漸淺不能行遂止焉至辰河見底矣天劇暑河揚塵纜夫數十人欲縱之則難前途止之皆無食予乃日煮粥食之眷屬舟住處隔四五里不相聞僕者來云夜來眷屬輩驚駭甚是夜予乃自至前舟露坐船上舟中稍定已而念水不卽至人心洶洶不若暫往東昌官舍候水至始登舟舟中皆喜乃于次日從陸至東昌閱數日後水至蓋前爲中貴閘水以運重舟故驟涸耳從東昌行至濟寧道中糧舟鱗次數相爭會督漕劉靜川公遣使至故得無梗抵徐其見厄于稅使輸金錢以脫亦如臨清事也而縱爪牙登舟搜索甚之矣出徐時苦風逆自三月至此兩月餘矣局促舟中若籠鳥係駒然亦以此盡閱宗鏡及傳燈諸書至廣陵憊極矣得信知仲兄已到此爲之一快是日聚首廣陵悼傷逝者不勝酸楚然久困郵中于天涯見骨肉又不勝喜躍徘徊數日三舟同發天溽暑又多惡風常阻江上偶行有疾風黑雲起舟人曰風至急收纜風力勁纜將斷幸而艤岸大風捲地至矣江水方漲一望浩白無涯甚怖之過安慶偶得順風疾行俄聞桅上作大聲如倒狀急觀之

則帆裂墮矣。馬當夜渡江下岸皆亂石。險不可測。舟薄之立壞。時月夜當江而上。迫岸風漸起。舟漸落。榜人曰。若至下風。何以爲計。予嘿禱於神。幸而濟泊於彭澤。而眷屬舟。又隔十餘里。風益急。夜半舟始至。則疾風吹浪人立。稍遲殆矣。至武昌。予乃覓一舟。先從漢口歸襄江。水大發。率路盡沒。一僕幾溺焉。抵家見大人于佚老堂。悲泣哽咽。相視不能言。後十餘日。櫑舟始至。

珂雪齋文集卷之十二終

詞雪齋文集

四一四

珂雪齋文集卷之十三

論說·跋

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論

善全其心體者必無累其心者也。夫心體本自無累而能所之情境相偶而至心始不能不受其柴棘順之喜衡之怒頃刻而吸取震撼之者萬狀而其中之虛明者光魄已虧則其累已甚思釋其累者欲遣之而遣之卽爲病皆非真能事心者也。真能事心者非逆之非順之非閉之非縱之悟其心之體以守其心之常使紛紛者皆有去來我以心郵之而不爲之囊橐若游雲幻霞偶一輪囷而立散然後我之心體脫然無累而靜虛靈惺者如故一切作用直肖心而出之而性術之功業始見于天下則非聖心安歸蓋人之心原與聖人一也皆泊乎無累者也而所以累之者有以繫焉故也。繫焉者留而不去之謂也澄潭之印月也月有往來而潭如故明鏡之照影也影有往來而鏡如故目有留色不見泰山耳有留聲不聞迅雷鼻若留香不能傳香口若留味不能傳味是數者無不以有所繫焉而失其常而何疑于心心之不可着一

物也久矣。情與境無非物也。情與境之物一入于心而不去。膠膠乎擾擾乎。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蔽地。而心始凝而爲有。乃所以凝而爲有者。亦不越喜與怒兩端。喜者。毗于陽者也。怒者。毗于陰者也。毗陽之在心。杪忽耳。繫之能爲愛爲注。爲癖爲狂。其在上者。以好行其權。能爲無端之健羨。沒入之沉酣。大之能假涎涎之燕尾以寵。能借封豕長蛇以權。能予恆思之捍。少年以神。能進金虎于膝。能倒授太阿于人。而不自覺。則皆自一念之好始。而毗陰之在心。亦杪忽耳。繫之能爲憎爲詆。爲劍戟戈矛。其在上者。以怒行其權。能爲無端之冰炭。無方之震疊。大之能使金版出而玉馬馳。夷羊牧而鰲鴻遁。能使貫索不耀千里。炊骨疆場。血膏草野。而天下脊脊不安。則皆自一念之怒始。此非一念之喜怒能至此極也。惟繫之焉故也。夫常人之繫于喜怒也。生平無纖毫事心之功。而聽其磨虧不休。以求常有之喜怒。取之着之。如嬰兒見鏡中之相。而索之背也。如蠶作繭以自縛。虫赴燈以自爛。是執有之累也。而外道者流。又欲一切取而空之。執一物不有之體。而窒其萬物不礙之用。必欲墮肢黜體。塞念杜機。處于心境不交之地。以祈安其心芽。燐種焚亦終于累其心而已矣。惟聖人于此。有妙訣焉。非縱非執。而密調之。以不繫存其心。爲至夷至常之心。凡可喜可怒之事。付之以可喜可怒之理。而此中無盤結之根株。繫何從有。喜怒未至也。既未至矣。安得繫喜怒已去也。既已去矣。安得繫喜怒正相值也。

相值者境也。非我也。安得繫一無所繫之衷。泊然耳。泯然無寄耳。若上天之于百昌潤之以雨露。而非有心。喜震之以雷霆。而非有心。怒若慈母之于愛子。有時撫摩之。而非有心。喜。有時朴株之。而非有心。怒。舉凡一切喜怒之觸入其中。而能出。若火蠶之紂入火。而火不焚。若出水之花。入水而水不濡。若虛舟。若飄瓦。若風聲之起于蘋末。而自成官商。若煙嵐之市于山端。而偶成朱紫也。可以卽喜爲喜。卽怒爲怒。可以變喜爲怒。變怒爲喜。可以喜歸無喜。怒歸無怒。卽情而性。卽動而靜。卽已發而未發。卽日用常行而先天未畫其性術。如是而措之天下國家。喜而天下皆春。怒而天下皆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其虛明之事業何如。而孰非此不繫者根之也哉。昔者舜以天下授禹。而非喜之也。以崇山幽都待四凶。而非怒之也。彼其得之精一執中者。微矣。三代而下之賢主。如漢文寵鄧通。而授新垣之詐。爲喜之情所繫。光武誅指天畫地之臣。唐太宗有碑停婚之失。爲怒之情所繫。此豈數君質未足哉。不學之過也。學之如何。悟以開之。而見此心。敬以凝之。而護此心。心之本體出而常自保任。然後情習無力。而天下之大可喜大可怒者。不待遺之。而自不繫矣。此入聖之真脈絡也。有志于聖人者勉之。

主術

帝王之行與章布異。不在小善也。惟能操天下之大權。而能擇人以爲輔。則天下治矣。

惟剛能操權而惟明能知人。剛而明者上也。柔而明者次也。剛之分數什七。而明之分數什三。猶可以治天下。若柔之分數什七。而明之分數什三。則必至于大權去。而天下之勢不能張。故人主與其柔寧剛也。何者。自古人主而柔。未有不授其柄于宦官妃后小人者也。即有恭儉美德。亦無與于天下之治亂安危。而安所用之。江南大室內有豪奴悍僕。外有訐侮侵奪。其子孫若能剛毅自立者。猶可以保其家世。設厭厭慈祥。則四分五裂之禍立至。而況于操天下之大器。無所以震撼悚動之。而可以植基不搖者乎。昔者殷人先罰而後賞。故天下一家。周人先賞而後罰。故數傳不振。齊用剛而國勢常張。魯用柔而政出多門。自漢以降。開創之主。固多剛柔互用。而要之其興也多以剛。其敗也多以柔。漢之高帝。剛明之主也。雖號稱寬大。而賞罰必信。天下既定。誅三大臣以一國權。則猶之乎。用剛也。文帝較柔明矣。而遷淮南。誅薄昭。殺新垣平。又何斷也。故昌言謂文帝以嚴致平。則亦猶之乎。用剛也。景帝近刻。而天下治。武帝近殘。雖起大兵大獄。而明能知人。剛能操柄。而天下亦不亂。宣帝總棕名實。用法令。而天下亦治。自此以後。概多柔主。而漢業衰矣。元帝柔焉。而權歸恭顯成帝柔焉。而權內歸趙氏。外歸王鳳。哀帝柔焉。而權歸丁傅。平帝幼柔。王莽遂以移漢。而漢亡。由此觀之。前漢皆興于剛。而敗于柔者也。光武剛柔相濟。而政治精明。黜三公用臺閣。亦用剛斷焉。明帝用剛。雖號爲苛察。而天下大治。自

此後概多柔主而漢業又衰矣。章帝柔焉而權歸竇憲。和帝柔焉雖誅竇憲而權歸鄭衆等。安帝柔焉而權歸鄧后。順帝柔焉而權歸梁冀。桓帝柔焉而權歸左向天等。靈帝柔焉而權歸曹節。王甫董卓用而漢亡。由此觀之。後漢皆興于剛而敗于柔者也。唐太宗以剛明治天下。大權一賢人用而天下治。自高宗柔暗而權歸武后。玄宗柔暗而權歸李林甫楊國忠。肅宗柔暗而權歸張后。李輔國魚朝恩代宗柔暗而權歸魚朝恩元載。德宗柔暗而權歸盧杞。順宗柔暗而權歸王叔文八司馬。惟憲宗用剛而任杜黃裳。以法制裁強鎮而天下粗安。惟武宗用剛而任李德裕以兵威誅強鎮而天下粗安。惟宣宗用剛以威攝奄豎復河湟而天下粗安。若穆宗柔而志欲銷兵再失河朔。文宗柔而受制家奴。懿僖昭之世。權歸北司。羣盜乘之而唐亡。唐之亡亡于柔也。宋之開國多從忠厚。太祖太宗之時雖大阿在握明賢在朝不失剛明之略而其氣象亦少柔矣。真宗柔焉而留契丹之害。仁宗仁明雖成四十二年之太平而議論日多。國體漸輕。英宗柔而權幾歸母后。神宗柔而權竟歸安石。哲宗柔而權歸熙寧之小人。徽欽柔暗遂至北轍。高宗柔而權歸秦檜。寧宗柔而權歸史彌遠。光宗柔而受制悍婦。權歸韓佗胄。理度二宗柔而權歸賈似道。夷狄乘之而宋亡。宋之亡亡于柔也。然則自古今以來剛柔相去之效不昭然可睹哉。其用剛而不正者雖以魏武之狙詐猶能以誅殺驅虜一時。雖以武則天之淫虐猶

能以積威收其權而威中外臂指之勢也。至于柔懦之主豈必有大過哉。其禮下愛民或英雄之主所不能爲而率奄奄然抱神器以予人而已矣。故曰柔非聖人不能用也。箕子陳三德之疇而後專以臣無有作威作福玉石爲言。明人主所重尤在剛克以操大權耳。子產之論治也右(寬中闊)等皆不善類也。何待習以性之善不可見而情之善可見謂性本善者亦非也。孺子雖知愛父母亦能猝父母長雖知敬兄長亦能凌兄長見食則爭見色則妒其善從第一念出其惡亦從第一念出也。情亦何嘗善有謂義理之性善而氣質之性不善者亦非也。天下無二性苟性中有氣質之性則性亦不得謂之善矣。然則性善之說尙紛紛無定論也。乃予則斷之曰論性者必以夫子之言合佛氏之言而後其說始明。吾求其明而已。卽天下萬世我罪亦不惜也。蓋人性之初未有不善者而習則有善有不善吾所謂習非一生之習也乃多生之習也。多生習于善則善如多生習仁故生而慈祥多生習義故生而正直等是也。多生習惡則惡如多生習不仁故生而邪曲等是也。習之重者不可移善重而值惡習惡重而值善習亦不能遷也。上知下愚是也。習之輕者也。移輕善而習于惡則惡惡輕而習于善則善無不可遷也。中人是也是善與惡皆習也。卽易善易惡亦習也。子性何與性如太虛至善者也。善惡俱不得有善如慶雲惡如彤雲皆生滅于天體之中耳。然則以何者爲性曰性

不可言也。姑言之。言其大。則山河世界。皆性中物也。而指爲一身之內者。非也。性如海也。形色如漚也。性之大海。既結爲形色之一漚。則一漚之中。而全海隱隱具焉。但去漚之所以凝結者。而海體可復矣。去其填塞此海者。而虛去其鄣蔽此海者。而靈虛靈之性圓。而全潮在我矣。曰悟。所以覺之也。曰修。所以純之也。皆所以復此無善無惡之體者也。無善無惡者。千萬世不化之性。而不善有惡者。千萬世相沿之習。奈何以習之善。爲性之善哉。

論學

天下無止息之學。吾所謂無止息者。非一生也。乃千生萬生以至于無終窮也。世儒聞此語。自宜河漢。不知學止于一生。則一轉盼之間而已。與草木同朽腐矣。孔之忘食忘憂。以至不知老之將至。不亦空勞也哉。若無宿生後生。則爲學者。反不如流連光景之人。飲酒好色。終日歡暢。爲得計也。又何苦而作此寂寥生活也。昔魯共王欲毀孔子之宮。聞金石絲竹之音而止。夫孔壁所藏。特其遺言耳。尚有鬼神呵護。况以夫子之精神。至虛至靈。合天地而並日月。乃竟窅窅泯泯。同于無知也耶。難者曰。聖人既存。即今在何處。予曰。不可以我輩不聞不見。而遂斷爲無也。汝試觀此几下之蟻子。其出入一穴。則見聞止于一穴。已不能周此一室矣。況一室之外。爲堂爲亭。爲園乎。園之外。更有一大聚落乎。聚落之外。更有州縣。州縣之外。更有州縣。及夷

狹乎人之在世與一蟻子等耳其所不見不聞者蓋亦多矣夫先聖後聖有來處卽有去處雖不在天地之間而亦未始不在天地之間自有清淨國土微細受用出無入有入流分身視此下界如溷如廁如蠭如蛆其次者或在紫府丹臺共翼玄化或于名山洞府贊理幽功或處而爲正神或復出而爲明君良臣其心體愈精微則其境界最朗灼其功行愈廣大則其地位愈崇高直至聖而不可知之爲神猶非稅駕之所也豈可以一生兩生盡哉

死不死

士君子蹈仁履義奮不顧身當必死之時固不暇有再生之慮也而往往趨死而得不死

昔者晏子犯崔杼之怒哭莊公屍以爲必死矣不死欒布犯高帝之怒奏事彭越頭下以爲必死矣不死汝南郭亮犯梁冀之怒往收李固之屍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以爲必死矣不死朱伯厚犯曹節諸宦官之怒往收陳蕃之屍匿其子事覺合門桎梏備受考掠以爲必死矣不死魏邵觸侯覽之怒詐爲家僮護史弼以爲必死矣不死孫嵩觸十常侍唐衡之怒家藏趙政以爲必死矣不死李篤不顧黨禍藏張儉以爲必死矣不死趙戢不畏郭李棄官營王允之喪以爲必死矣不死脂元升犯曹公之怒收孔融之屍田子春犯公孫瓊之怒哭劉虞于墓下以爲必死矣不死莫嗣祖爲袁粲所信任後粲死高帝責以不白粲逆事嗣祖直申本懷以爲必死

矣不死夫此趨死而得不死者史冊所載甚多予不能悉也至于求不死冀富貴而卒送死者如公子彭生爲齊侯殺魯公而卒爲齊侯所殺王諫諂王莽上書欲廢太后而卒爲王莽所殺王慶之諂武后欲廢皇嗣立武承嗣而卒爲武后所殺路粹爲曹操奏殺孔北海而卒以賤買驢爲曹所殺伯珍斬袁顥首詣俞湛之降而卒爲俞湛之所殺漢段熲結宦官圖免死矣而卒爲宦官所殺夫此趨不死而得死者史冊所載甚多予亦不能悉記也嗟乎以死成仁卽死猶甘之況不必死乎殺人媚人可以得富貴且免死猶不爲之況冀不死反得死乎此古之英雄豪傑去彼取此見危授命而挺然無再計也

殺禍

甚哉殺機之不可發也殺機一發害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昔秦皇好殺而諸子皆爲項羽誅死漢之景武好殺而皆自殺其子曹公好殺過彭城殺十餘萬人而其子自相誅夷傳國僅二十餘年曹爽之變司馬懿大行殺戮曹氏支黨皆夷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爲誅死竟移魏祚司馬懿好殺破公孫淵殺男子以上七千餘人殺其將佐二千餘人又殺曹氏子孫殆盡孫炎慕漢一傳而以燭死立其二十五子卽爲劉聰誅死而其餘子互相殺戮盡死其孫卽爲劉聰執載持蓋更衣行酒後竟亦誅死南宋劉寄奴弑晉昌明殺恭帝不數

年而子義符卽爲傳亮所殺。子孫繼立。自相屠戮。至蒼梧竟爲蕭道成所殺。蕭道成殺順帝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死。一傳而廢。帝海陵爲蕭鸞所弑。殺其子孫無遺。蕭鸞二子東昏侯和帝竟爲蕭衍弑死。蕭衍弑二君殺六貴。而身爲侯景迫脅死。子昭明天死。子簡文爲侯景以土囊壓死。簡文子大器及王侯之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誅死。北朝劉淵劉聰入晉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而數年後斬準作亂。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陵墓。鬼哭聲聞百里。石勒征曹嶷。阬其衆八萬人。誅劉曜。殺其太子而下三千餘人。又殺兵民五萬餘人。枕尸金谷。從子石處降城陷壘。盡殺不留一人。子欲弑父。父復殺子。虎十三子。五子爲冉閔所殺。八子自將殘害。石閔之變。石勒子孫并石虎孫三十八人皆殮死。閔亦卒爲慕容誅死。高洋殺主。已而子卒爲常山王演所殺。演殺洋子。已而子卒爲長廣王湛所殺。隋文弑主築仁壽宮。丁夫死者無數。盡好殺。子以凶終。李廣殺亭長李陵。降北陸抗誅。步闖白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晉一奇兄弟號爲屠伯。血胤永絕。張和思斷獄爾極慘毒。號生羅刹。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妻節悶死。所生男女。身着肉鎖手脚。并有肉扭束縛。後身亦杖殺。好殺之禍如此。未可重數也。嗟。

乎天道昭昭疎而不失彼有僕逃于生前者夫豈無身後乎哉慎勿以爲浮屠之說而令人僕于不報以敢于殺也。

天皇寺瑞像辨

楚中有瑞像三其一爲武昌寒溪寺文殊像乃陶侃爲廣州刺史得之海上者也其款識爲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紹送武昌寒溪寺及偏遷荊州欲以像行窮人與牛車三十乘之力皆不得動復還之寺其後遠法師迎往廬山飄然無礙會昌毀寺藏像錦繡谷及再求之已無其跡矣其一爲荆南萬壽寺彌勒瑞像當高氏清泰中有金陵商葉旺者將往荆楚舟未發忽一僧願附舟尾旺許之朝開帆夜達荆旺訝其神速訊其所之曰往城西之祈雨寺因踣溺水旺驚亟救之乃獲銅像有五色毫光旺以狀聞高氏迎置萬壽寺右手缺中指廢補鑄不成其後漁人得之于高沙湖以補缺處如生成宋紹聖四年蔣之翰迎至承天寺祈雨甘霖卽澍政和間建新華會像放光明張丞相商英爲讚其像非金非銅瑩潤非常至于今徧求所謂彌陀瑞像者無有當亦錦繡谷文殊之蹟矣又其一爲今天皇寺自來佛像東晉永和五年廣州商人輕舟忽重及抵渚宮忽有人自船登岸舟遂輕至六年二月八日忽有像現于荊州城北時鎮牧大司馬桓溫躬事頂拜諸寺咸迎不得動有長沙太守江陵滕畯捨宅爲寺額表郡名。

請道安法師弟子曇翼住持。有寺無像。翼聞像現往請之。颯然輕舉。遂安本寺。至晉簡文咸安二年始鑄。華趺武帝太元中殷仲堪爲刺史。像出西門。爲遷者所擊。鏗然視之像也。後有罽賓僧難陀禪師瞻禮感泣曰失之天竺乃降此土。訊之則爲阿育王造背上梵文宛如歷代中恆以放光爲瑞。流汗爲滌。梁大通四年迎像至金陵居同泰寺。大清二年像大流汗。其年十一月侯景作亂。大寶三年賊平長沙寺僧法等等迎像還江陵。後止本寺。天寶十五年蕭琮移像仁壽宮。至開皇七年長沙寺僧法荷等迎還本寺。開皇十五年黔州刺史田宗顯禮像放光發心造殿最爲整麗。至大業十二年像汗朱粲。賊至像踰城入至寶光寺。唐初尚在江陵長沙寺。至于今仍在天皇寺前。二像俱廢。惟此像巋然獨存。第不知長沙寺以何年廢像。以何年移至天皇。見聞不博。未之能核。萬曆癸卯予往禮佛破院三間。搖搖欲墮。一日屋塌梁墜及佛冠而止。欹立無倚。若有人擎黃太史平情過此見而悲感。太守徐公見可太史門下士也。命木商林茂化鼎新之。屢月而成。雖不如大通中像在金陵之刹宇及田刺史之十三寶帳亦已無媿精藍矣。說者乃謂此即無盡所云慈氏瑞像。不知一爲慈氏。一爲迦文形別也。一在東晉永和。一在高氏清泰時別也。若果卽永和所至之像。無盡出入梵筭如瓶注水。豈不廣引法苑珠林之文。及放光流汗之事。而斷自高氏清泰始哉。其非一像也明矣。夫以文殊之像顯于武昌而後失。

慈氏之像顯於荆南而後失之而惟我迦文金容造於阿育王者至今尚存則此一像也豈直此地之優曇已耶或曰今何以不放光不流汗也予曰天下太平雖不放光示祥亦不流汗爲診所謂不愛功德天寧有黑暗女豈比前朝治卽九天之上亂則九地之下者同哉此正瑞相之所以神也今年寓天皇寺最久屢觀此像因感（中闕）幕吏尹玉羽者白鄆請輦入城鄆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助賊爲虐鄆然之乃移遷於城內此神物所以不爲瓦礫而至今存者尹玉羽之力也宋天聖中紹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甃甓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于叩頭流血遵以其沮格朝命罷之自是人無敢阻之者遵因此得進用此投書尉必佳士也寶愛舊蹟至于叩頭流血以請而不得以至失官亦甚可哀至今逸其姓名不得與玉羽並傳則尤可哀矣予遊南都見其街多以青石爲砌鑿於鏡面有故老云此皆先朝舊豐石也予謂不然昔魏文取兩漢碑爲九華殿樓基識者已卜當塗之德不長況在盛朝寧有斯事姑無論明明在上卽翊運諸公其識豈出自羽縣尉下哉六朝舊地物力原饒自多佳石且臨江水采取不難故老所傳不足信也

心律

予參求既久于性體稍有所契。但吾輩初心頓明。此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淨盡。且理須頓悟。事以漸除。無論經有明文。卽大慧杲所以教李漢老者。實是第一方便。不可謂一了百了。反出入塵勞諸取熾。然同凡夫無明去也。雖此身現在儒門。不可濫彼僧儀。然取其所謂十善。酌而持之反之。卽爲十不善道。是爲破戒。考之法苑珠林云。十善最是要戒。不知何以今不復持。卽如沙彌戒中花鬘瓔珞。香油塗身等俱與此土不應。尤與吾輩不相應也。今惟準十善量力漸持殺生一事。最爲慘毒。因果往還。斷乎不爽。但爲現居塵勞。不能頓捨。以次漸斷。則可耳。如謂悟道之人。恣食物命。不至發業。此乃波旬之說。非佛語也。楞伽係達磨印心之書。諄諱言及戒肉。豈謂悟上乘者。無借此粗戒爲乎。今旣不能盡斷肉味。則殺生首宜戒之。凡朝夕齋飧之類。賓客往來之需。不得已取備屠門耳。若干已庖廚。恣殺物命。以供口腹。此爲極惡。千生不解之冤。不可犯也。惟赴人召請。不能禁他人之不殺。又已死不可復生。則隨衆食啖。然亦少食量腥。多食蔬菜。漸習澹泊。以爲將來都斷之機。居家每日或一食肉。他如難致難死之物。爲繕籬牛犬及雀炙等事。屬可已。宜盡斷之。尋常往來僧寺。卽同桑門之饌。久住亦不可改其有讚嘆滋味。誇受用者。俱係惡友。相牽入火坑。但得遠離爲幸。以此漸除。一日減于一日。以後便可盡遮矣。追思往時。亦曾斷肉。無所苦難。如今又不全斷。止持一不殺戒。又何難乎。若

不能然。卽同乞兒犬豕。惟知吞噬者也。偷盜不止。攘奪人財。取非其有。皆是吾輩居平泛濫。借貸不想酬還。及居間公事。以自膏潤之類。無非偷相也。推其根。直是多欲好奢。故違心以求。遂之若澹然無欲。何得至此。追思往時。馳逐營謀。無求之本真盡棄。如狗如蠅。取來以供一切妄費。無慚無愧。真不成人也。自今惟田中所出。及俸祿餽遺。傳經買文之錢。皆爲己物。此外必當一介致辨。以借貸言。有無相通。雖人世之當然。一屬有求。已覺汗顏。至如挾貲之人。原非儕伍。止以阿堵與之作緣。此輩迫于面情。不得已而應。心實恚恨。爲彼所賤。當其得也。隨手費盡。一旦責負。囊中無有。困窘已極。若安心不還。便是無行之尤。甚至累及兒孫。討取紛糾。詣其冥報。重則啞鐵負鞍。輕則作彼眷屬。可不怖哉。吾前所貸。亦多未酬。其數尙少。將來可完。自後寧可饑寒而死。決不可向人丐一文也。世有清吏。重于取。而輕于貸。以取損名。而貸不損名耳。然久之。掉而不還。貸者亦復何罪。全名得利。其取更巧。尤不宜爲矣。下之囑託公門。所得幾何。窺闕奔走。詔曲無地。吾生平于此無幾。但竿牘不盡無也。設使聽者不同。常交一赫號。往人我俱利。尙當酌之。況兩持之事。利一害一。寃及善良。大壞陰隲鬼神。不佑折損功名。短促壽算。有人心者。忍爲之乎。自料萬萬無此。然恐利令智昏。墮此惡道也。若親戚朋友。淹滯可振。寃抑可達。又不得護已名節。不爲一理。何者。苛清苦廉。吾所不爲。求自慊于心耳。然因之得利。斷不可也。中

人之家百凡節省婚嫁喪祭隨分支給不造房屋可居則已數畝山園栽花種藥茆屋竹閣但能淨掃地亮糊窗便翛然有致不在華美吾前年得簷當谷竹子萬竿祕室明堂粗備乃復東移西徙厝意經營違心而取之盡費于此今已成佳圃寒士得此亦過矣若復修造不止架高樓築危牆治廣廈以求壯麗不惟勞心且家中不裕若不取非其有胡由給乎以後聽木匠斧鑿聲便是劫財家具何也必犯偷戒故也不特此也吾輩朝夕與妻子爲伍料理家事日久月深有密制其命而不覺者不若行游日與友朋究竟此事勝己之友相對邪思妄念亦自不生然則名山勝水清刹福地俱吾園亭又何必修飭一彈地丸以自縛束也其他行檀作功德事與其以與爲功德不若以不取爲功德也佛言持戒即是行檀正是此意居士法不斷正淫然邪淫則有嚴戒比于沙門之淫沙門一破淫戒不通懺悔居士一破邪淫戒亦不通懺悔吾生平固無援琴之挑桑中之恥然游冶之場倡家桃李之蹊或未得免緣少年不得志于時壯懷一爲之迄今漸斷自後當全已矣終年數夕有樂不久染指而食不如不食傾貲爲之偷淫兩犯爲損大矣若夫分桃斷袖極難排豁自恨與沈約同癖皆由遠游偶染此習吳越江南以爲配偶恬不知恥以今思之真非復人理尤當刻肉鏤肌者也世間婦娶止以避人恥笑之故終

身索居忍此難忍况出世丈夫前有清淨勝妙之樂持之則可得後有錫牀銅柱之苦犯之則立至何不猛將剛刀割此愛緣乎哉又況未絕姬侍猶存情慾有何難也吾因少年縱酒色致有血疾每一發動咽喉壅塞脾胃脹滿胃中如有積石夜不得眠見痰中血五內驚悸自嘆必死追悔前事恨不抽腸滌浣及至疾愈漸漸遺忘縱情肆意輒復如故然每至春來防病有如防賊設或不謹前病復生初起吐血漸至潮熱咳嗽則百藥不救奄奄待盡神識一去淫火所燒墮大地獄可不怖哉夫致病不在多淫取斃或以偶值醉飽寒暑中之皆可以喪身失命一生學道而以淫死豈不痛心古德云今生不度何生度身節審精神以養幻軀令其辦道悟處如百鍊金行處如火銷冰微細流注蕩然不存更不受分段之身行游三界作自在人神通備足萬劫常存此何等快活也貪世間不淨受用無端打失人身轉頭換面出一孔入一孔驢駘馬腹如游園觀此又幾許苦痛也莫以些小悟理欲銷此不可思議業力大難大難四十以後婢妾亦不可置皆足爲老年之累王摩訥中年喪偶蕭然獨處終日掃地焚香而坐竊有慕焉檢生平邪淫多屬大醉之後以後大肆沉湎卽是破戒之因不得已微酣輒止勿至上頓也妄語爲說謊自檢生平不解作此惟吾輩好勝或欲伸其所言故緣飾之以求勝耳又或意在調笑縮長增短期于取樂亦大病也醉後多言誇已所長娓娓不休稠人之中惟聽已譁鼓弄唇

舌此謂之躁。躁亦妄也。人有所不必知。知有所不必顯。汲汲明之。何其淺歟。兩舌銛于刀劍。毒于虺蛇。君子固所不爲。然稍涉面背。亦兩舌類也。或因人譏訕他人。因而附和。俱是惡態。切宜自覺。惡口一戒。尤爲難持。或以一言壞人生平。或意見不同。過肆譏評。乘其意興。字字剜髓。或笑語之中。描畫舉止。無不曲盡。令人難堪。吾輩腹中應無鱗甲。然舌中可自謂無劍戟耶。忍俊不禁。與到之言。其鋒正未可觸也。作輕薄相。爲人所畏。人所不覲。牽舌且不必論。大損德也。綺語之根。直是放逸。謂無義語也。吾輩聚首開口。即是浪謔調笑。借以銷日。亦謂世上難可莊語。不得不出是耳。然學道之人。揀擇良友。與之揚扢。所謂借他人戰場。演自己軍馬。何得逐淫朋之隊邪。言謔語。一切隨他去也。發揮性情。聊借詩文。以遣興則可。豔詞淫曲。俱當置之。居人間世。不能卽作木偶人。此戒酌持。如食肉戒。以漸而銷可也。意中貪戒者。但有所愛。卽謂之貪。凡貪勝妙境界。貪勝妙道理。皆貪也。此就悟理所攝。一悟卽破矣。今約吾輩現行之事。易涉于貪者。毋如利與名。利根于吾輩。稍易脫去。然有所計算圖維。皆利類也。以吾一身論。所衣所食。能費幾何。家中粗有薄田。可以供給一家。決不至有饑寒。此外置之胸中。常可使坦然無一事也。離家行游。處處自有資糧。但不求贏餘耳。何至有溝壑之憂。萬一事勢窮極。寄食僧寺。伊蒲終身。翻是快活。否則雲水簞瓢。作自在人可也。我平生于利甚輕。但宿有豪奢之志。此機多年不

息命與願違。甚爲所苦。設使果如楊越公郭汾陽輩。亦所值偶然。自道眼視之。等於劍鋌膏火。況必無此福緣。而望此不可知之樂乎。良田萬頃。樓閣凌雲。粉黛擁衛。食客盈門。朝歌暮樂。謙月吟花。縱以爲快。亦必生來有此。乃以遂耳。措大蹉跎。一往已四十年。設使得志。居詞林株守。清貧借貸不皇。爲有司稍或膏潤。已挂彈章。宦海風波。未必卽至。三公九卿至。三公九卿亦必以冰蘖垂聲。乃能保守所積之祿。寧有幾何。卽至三公九卿。又有張說之橫錢。可以行樂。已皤然一六七十翁矣。色力已疲。精神已衰。閻羅老子不時召請。卽有歌兒舞女。亦何用也。古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若能行樂。卽今便好快活。身上無病。心上無事。春鳥是笙歌。春花爲粉黛。閒得一刻。卽爲一刻之樂。何必情欲。乃爲樂耶。邵堯夫瀟瀟灑灑。便是第一等享福人。百富鄭公不能及也。夫自爲行樂計。且不可。况汲汲爲子孫計哉。顏之推曰。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又古人云。一草一露。今汲汲爲子孫計。是爲草木憂露水也。吾親見邑中爲子孫計者。焦心蓄目。貽以田宅。身死未寒。已屬他人。寒門素士。無藉而起。子孫之賢不肖。不在資財明矣。至于利之上爲科第。亦利也。少而學之。長而營之。此根盤據久矣。天地之間。如謂不中一制科。便不比于人人。之所以期己與己之所以自期。未有勝此者也。吾少無超世之骨。既不能如阮宣何點輩。纔能學語。時功利之語。便利耳邊流。注意根極。其爛熟今形局已定。豈能

復作披髮入山事。然亦聽其自來付之于命聊以了事可耳。豈有饑寒迫身。借此以救貧耶。抑欲得之揚揚。以誇耀鄉里小兒耶。豈欲圖千倉萬廂之積耶。抑欲借以窮聲色之好耶。此心已久居火宅之外。豈復波波戀火宅中事。是數者無一焉。而營營何也。世間窮通壽夭皆有定數。察所以不能忘情于功名者。將曰。此一事何以遂不如人。故其氣不能伸。不知彼求之而得命也。我求之而不得。亦命也。揆以三世之理。則我或享之于多生。而嗇之于一生。彼或嗇之于多生。而享之于一生。皆未可知也。計一世之事。則或先曉而後笑。或早屈而晚伸。或失貴而得年。或形安而神憂。或明苦而暗樂。或暴發而忽絕。或平平而悠長。倚伏展轉。皆未可知。不宜得之便揚揚。失之便怏怏也。今直見才不才者。登庸才者。沉滯輒曰。造化者寬哉。不知造化之寬。殆有甚焉者矣。古之以高才而遭困辱。性命不保者。皆是其造惡流毒。若林甫秦檜之流。安坐而老牖下者。皆是也。不論三世而論一世。則寬不可勝言矣。區區失意于時。乃貧賤非患難也。何寬之有。况人生一隙。譬如朝露。設使取科第。享富貴者。多可致數百年。猶謂虛幻光景。差久長耳。一轉瞬間。二三十年。已歸黃土。古人云。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反覆。以甲科一榜論。其享富貴壽考者。亦復無幾。至于盛年失官。有官無年者。亦頗不少。故知人生須看結局。子瞻云。譬如國手棋子。前面得失不論。只看後手。略多幾着。便是勝局。吾親見甲第受

事有不如孝廉歲貢者。眼前榮辱那可便定。得之何爲卽揚眉吐氣。失之何爲卽垂首喪氣也。然此猶規規以得失論也。若心上之苦樂。又不以事之得失人情多忘見。在好緣未來之境。愈上而愈有。雖至卿貳而未來之境自在。亦不能已于攀緣。皆視其現在所居者如嚼蠟。而不能屑也。視未來者。若饑渴之于飲食。而不能捨也。各隨其相鄰之位。而企得之。而相等之人。忽超而上焉。則有餘不足之形。皆足以焚其心。而屑其目。自士庶人以及朝貴一也。蓋天地間止不足。更無有餘也。若使高官厚祿。可以解人之憂。則今九棘三槐。皆宜瀟灑快活。而肩之不展。心之多事。憂讒畏譏。彌縫顧慮者。日以益甚。又况乎以卑望高淹。而望遷毀譽是非。相傾相軋。紛沓在前。奔走在後。風塵牛馬。疲骨驚心者哉。士大夫聰明大者。算記大。算記大者。心中勞苦亦大。鎮日營營。自欠人千萬貫錢鈔。不得償。如肩荷千百斤重擔。不得休。得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爲驚詫失之也。謬意世眼之過。爲笑辱。所以求得防失。比常情不同。旣圖其身。又憂子孫。反不如三家村裏癡人。三餐一宿以外。不曉圖度者。翻爲享福人。及至無常殺鬼。一時卒至落湯螃蟹。投火飛蛾。手忙腳亂。其苦不可言也。其所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念人世也愈甚。則其拋四大也愈難。一權相死。時忽展轉以面向壁作乾笑曰。一場扯淡。又有一貴人年九十而死。人皆謂此翁九十而死。決定安心問之。則曰。我并不見前之八十九歲在何處。止與年

二三十天死者等是一樣苦楚。故知但屬於死。決未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而自安者。予瞻見一故人垂死云。死生陰陽之爭。其苦有甚于刀鋸木索者。余知其不可救。嘿爲祈死而已。予每讀此。未常不毛堅也。哀哉。世人如鶴鳴耳。豈復知鸞刀卽在轉盼間乎。受用過者。作業亦大勉強。爲善不失人身良賤。總不可定。其爲惡者。三塗苦果。合眼卽是。世人舉足動步。無非是業。五逆十惡。人所共有。銅柱鍊牀。是其家常飯。人命無常。或獄中未決之囚。尙遲數月。而我此事已先到者。在獄囚終日求免。而我方恬然。皆由不知故也。念此則垂涎貴顯之念。亦當少息矣。學道人視轉輪聖王。有若虫蟻。卽耳目聞見。古今之高人逸士。捐萬鍾而不顧。視千乘其若遺。或山居谷飲。徵書累至。而不出。王侯求一見而不能者。此亦人耳。豈有三頭六臂與吾輩不同。只是筋骨硬。眼界大。榮辱內外之辨明。不肯以心爲形役。豈似吾輩軟弱駑馬。戀棧豆餳。蠅聚敗臚脊耶。又輒自謂大悟者。無垢無淨。隨處不礙。不知無垢無淨者。正謂取捨情盡。不爲一法之眩惑。不受一物之轉換。能出世者。故能入世。畢竟如蓮花不着水木。人見花鳥耳。豈是患得患失。同于鄙夫。一切聲色遇之。卽粘如磁石吸鐵相似。而猶高稱悟道達人者耶。追思我自嬰世網以來。止除睡着不作夢時。或忘却功名了也。求勝求伸。以必得爲主。作文字時。深思苦索。常至嘔血。每至科場將近。局戶下帷。拚棄身命。及入場一次。勞辱萬狀。如劇驛馬。了無停時。歲歲

相逐樂虛苦實屈指算之自戊子以至庚戌凡九科矣自十九入場今年亦四十一歲矣以作文過苦兼之借酒色以自排遣已得痼疾逢時便發頭髮已半白鬢已漸白鬢亦有幾莖白者老醜漸出衰相已見其所得果何如也設使以此精神求道則道眼已明以此精神學仙則內丹已就以此精神著書則垂世不朽之業已成而所苦丘山所得尙未毫釐今猶然未知稅駕嗟乎人生大限之期大約以六十歲爲率四十年內奔波勞役已極人世之苦餘二十年略得閒靜少享無爲自在之樂也不空至閭浮提一次縱令四十以後求而得之所享亦復幾何况生死無常又有未必到六十者又况求之而不得益增其苦也今縱不能入山且以一科爲准如得之則出處任意如不得則向山水佳處誅茆而隱焉伊蒲水田可以送日或故鄉或遠方但有良朋勝友可與論學者便可久居不然遊倦則坐坐倦則遊此一科內文字亦不多作一科既完如不得又不能隱卽以仕爲隱姑借山資以娛餘年浮沉薄宦如柳下惠之小官邴曼容之百石王無功之樂丞亦無不可吾此生行藏定矣復何所事說貪至于進取一塗不覺冗長者以此是我輩淪肌洽髓之處其他貪後世名貪有漏身并以理照之不容有也嘵念吾極重真是胎性帶得氣甚不平雖轉盼卽忘然一時暴起焚和已甚盤結諸根隨觸卽發姑不論大利大害或意有所是人與相違或議論蜂起爲人所抑或與人言其人痴愚不領已意或問

者窮詰不中理解或見人以強凌弱心大不平或于眷屬見其不馴過爲忿疾或于奴僕偶有所失遂致暴怒種種皆是嗔性流行之處子自伺察最是一毫不相干事將心受其逼惱昔有夫婦指鴈作糞商量不一遂致反目又有一人聽堵上小說聞楊將軍被陷遂成重惱發病而死以吾人所計較觀之有異于此者乎河豚魚行遊爲橋柱所撞卽嗔其柱發惱腹脹仰浮水面烏過之啄其腹出其腸吾輩之嗔亦河豚類也惟嗔能令人不樂之甚心搖搖而若撼口舌彊而不能吐焦火凝冰自苦自縛地獄刑具皆是嗔惱所成嗔業最大一嗔能引三萬八千諸煩惱門能焚毀無邊功德行嗔之人心中畢竟不仁若是仁者愛一切人和氣藹然何至于嗔行嗔之人是爲婦人又與人言人有不是我乃行嗔則是斯人未常不是我之行嗔不是之尤又與人論學見其異已輒自動嗔不須更論是非以行嗔者我相熾然根本已壞一切知見道理總是虛花長養無明身非人天導師又不行棒行喝何得求勝自取煩惱其人失路亦非勝見學道者自以爲悟至煩惱無明發起如霹靂震如虎狼嗥其中本嗔又添一嗔卽是道之見氣所能轉移若能自信豈以人之不信而動又何必求信于人莫云悟道之人嗔亦無妨往年所以益無忘惲悟後之人正好修行在祖師亦妨失念圓悟語大慧曰亦妨自己三業忽起吾輩無明徹入骨髓雖不同弄泥團者勉強禁制然悟力既深愈久愈明稍有走作一照卽破文

殊云信力未克是也。豈有傲然行曠同世俗哉。則是達磨直指一路乃予人以一放心行惡之具也。自後專妨此失。養得冲冲和和。渾是嬰兒方爲道人本色行徑也。癡者諸惡之根。一切皆由無明慧者諸善法之根。諸善法之根現。則諸惡之根自破。若悟得一切處本不可得。而觸境遇緣。依然行有。則是意見依通。正是癡也。吾往年亦曾悟得佛法。決定離言說相離心緣。相不消動轉絲毫。亦無一毛頭道理可得止。是一切放下當放下時亦不作放下之解。以爲極則矣。然八風五欲正爾熾然。與世上俗情更無有異。但見其增。未見其減。逢色則愛。見利則取。六根門頭。鬧如市朝。繁華之想。日以益甚。靜而馳求。動而取捨。猢猻攀緣。更無斷時。及不堪寂寞。却又以嘲風弄月。花樓酒肆。消遣之鎮。日赴酒肉之席。說無義之話。流入行樂場中。將此事颺向他方世界。永不問着。以今思之。真張無盡。所云十二時中。不曾照管。生大我慢業鬼借宅者也。其癡甚矣。何者。自曇磨西來。專提悟門。破執着戒定之見。良以顯此故。遮彼而非以戒定爲駢贅。遂一切置之也。若慧之中不必戒定。卽爲狂慧。豈西來之妙旨乎。而耽着知見。自劫家寶。此其癡一也。圓融行布。本不相離。十信滿心。卽與佛同一知見。而位登等覺。猶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橫謂一超直入。卽同極果。偏執圓融。盡廢行布。此其癡二也。古人云。金屑雖貴。入眼成翳。謂佛法知見與煩惱俗情等爲眼中屑耳。善尙不可有。况惡乎。戒定慧尙不可有。况貪癡嗔。

乎而乃不觀空以遣有徒取惡而廢善此其癡三也道本無難因根器而有難易即使果如臨濟德山之輩一聞千悟尙未必種現雙消根隨俱盡而今以一隙微明遂居全覺此其癡四也古人爲此大事忘食忘寢偏參博訪如三上洞山九到投子大悟一十八小悟不計數者榜樣歷然何前輩之鈍而今人之利乎此其癡五也參禪有從現量入者有從比量入者從現量入者其力強故一得而不失從比量入者其力弱每逢緣而輒退吾輩卽有所見多屬比量須常加防護如理而行行解相應始爲到家消息所謂未悟則實實有參究工夫旣悟則實實有保任工夫而一入之後便思歇手未得放下先成放逸此其癡六也自本朝大儒啓人以良知之說後來數傳偏重了悟將爲善去惡之旨撥斥太過曾不知不爲善去惡將爲惡去善乎昔洪覺範稱永明壽之說法如禹治水如孫子用兵如羿之射王良之御馬遷之文章而晚年每日行一百八件善事人詰之曰要善念純熟所悟如彼所行如此彼豈執着修行者也不獨永明凡從來祖師莫不皆然或灰息養神或禪觀相應豈爲善有礙而爲惡翻無礙乎若以修行爲犯作病則一切不修者不犯止病乎不犯任病乎此其癡七也樂者心之體也惕者樂之衛也以常惕則常樂故夫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正以舍人欲之險道出天理之康莊以自慊其神而保守此恬適自得之境耳稍不惕則愧怍集而神明疚其不快莫大焉奈何迷已逐物以苦爲

樂此其癡八也。學道本爲生死。生死不在他日。卽今日目前相值境界是也。今聲色順逆轉不去。打不徹。生平知見毫無得力之處。又安能去來自由。生死如門。開相似此。其癡九也。卽心卽佛。豈非向上之解。偏認之亦同魔說。夫都不知。因中涅槃果上。涅槃歷歷分明。而自號法王。作波旬種。此其癡十也。追思此等癡見。蓋亦有盲師爲之導焉。世有心外覓佛舍。凡求聖不信悟門。偏執有爲工夫。而不見現成本體者。誠爲小根小器。無足與言。然誤認宗門一切皆遮之語。而作越分過頭之見者。其害亦非小也。近見有炳子得一小解。到處爲人說法。遇士大夫不論其生死切與不切。卽教之參求。亦不論用功與不用功。急以一叚現成之語灌入其耳。如云。此事本來現成。不消移動絲毫。卽今便是。止要承當。問如何是真心。則曰。大似騎牛覓牛。問妄心生滅時如何。則曰。識得他源頭。一任生滅。惟有公案不易理會。則又曰。原是探水竿。只不受他轉。便是士大夫好禪名。生死心浮泛不切者。定當數目質之。大德錄中語頗相似。忽開一隙。卽云已悟。言參則已悟。何用更參。言修則已悟。何用更修。至于禪家公案。將古人所謂生人活人。奪食牽牛。移星換斗。手段一切。以無實法三字了之。止知逐句穿鑿之非。不知不疑言句之病。反自稱無事道人。流入世間。煩惱海中。熟處愈熟。生處愈生。及無常殺鬼卒。至落湯之蟹。投火之蟻。依然與世人等說法。如雲如雨。止落得一場口滑。可哀也哉。夫浮解淺修。旣非不退。轉地無

禪無淨。又不生安養國。一朝命終。隨業受報。三塗苦果。轉盼即至。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是可爲傷心驚骨者也。此病久予蹈之。幸宿生猶有善緣。久而知非。今而後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常居學地。兼修淨業。或可離此迷癡之雲霧耳。嗚呼。千生百劫。妄習深重。呼惟習。呼吸惟習。吸古之有力健兒。卽發心時。便是八風五欲籠蓋不得者。不比吾輩怯弱之人。又法門釋子。身有戒律。惡境不到。面前遮止。猶易。吾輩朝夕與惡境作對。須打得出始有力。若打不出。仍在癡雲之中。所以古人云。有一毫聖凡情不盡。決定入驢胎馬腹裏。從前復作螻蟻。依舊報爲蚊虻。險哉險哉。謹持此身三口四意。三十善道戒。凡至月終自讀一遍。其中皆是已昔所犯。一則宣露懺悔。又檢察持犯。以自警焉。

傳神說

前遮之道。在於阿堵。所云叔則頰上三毛。皆形似之外得之。今畫者求之形似。終不似也。大笑曰。于傳神極有會。少時與王回常相聚。偶於壁上戲傳其神。數筆便就。不言而知。爲回。回數過而見之。亦大笑曰。我也。時同社諸友見之。皆笑欲絕。其從兄王官谷持以歸家。示諸婢子曰。若輩認此像爲何人。諸婢大笑曰。庚也。回小字庚云。予乃戲贊之曰。眉與睫連。鬚與鬢纏。目懸雙井。鼻豎一拳。額頭之去下頷不及五寸。而左耳之視右耳。則遼遠乎。其在兩邊。大概

亦可見矣。時社中有粉壁，予舉可畫者列其上，不署名。人見卽曰：「此某，此某，無不笑欲絕者。」惟有謝齋公何簪子止用數筆便就其肖更甚。諸像不及也。其後有一人者不復畫耳。目口鼻惟畫其冠及面，以麻密點之，亦不言。而人知爲某伯修出使歸時，大人令畫師寫家慶圖。至于畫師命予端坐注視，以次運筆。予亦持一筆貌畫師。予像未成，而畫師之形已偃然壁間矣。大人及兩兄皆大笑。大都予具其資而未學。想此中亦自有入微處。若學之，願長康曹將軍而下不論也。噫！今老大矣。百事嬾慢，卽筆硯且備近之。况此狡猾伎倆乎。

禪門本草補

慧日禪師作禪門本草云：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開壅滯，通血脉，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藥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余因効贊作諸味云：講味甘，微辛，性溫，陰中陽也。開心胸，明目，除積久翳障，益智，不假修煉炮製。但有精粗大小真贗之異，須細揀擇，類破故紙者有毒，不堪入藥。此味遠出流沙外。漢時始入中國。中國種之，枝葉亦繁，不似出西域者良宜。量元氣盛衰服之。元氣盛者服之，卽消。衰者多滯膈上，舌乾口燥，咽喉少津液，常時痞悶，令人動氣發嘔。甚者發狂，尤令人脚軟，不能動履。中此毒者，用金

剛子棘栗毬或吐或下盡吐下出宿物胸脾清虛得汗而愈一方用大棒擊患人頭取汗亦愈無汗者不治

戒味辛微苦回甘陳久者辛味亦盡性涼陽中陰也須煅煉炮製極淨置汗濁處便常用澡浴其樹五五葉或八葉或十葉或一百二十葉大小粗細久近不同四月八日及臘月八日採之良不可自取須會採者指示乃得此味號爲藥中之王能治百病不論元氣盛衰皆宜服之元氣盛者恃強不服能致狂疾衰者初服覺苦辣頻服之久自得味其藥易破宜謹收藏護惜小破壞猶可用若大壞者不堪用也亦有小毒偏服者損目

定味甘微辛性清涼陰中陰也安神定魄除煩熱生津液產於深山者良亦有微毒量元氣盛衰服之元氣盛者不拘時服俱有効衰者多服亦能損目令人心戰怔忡或四肢軟怯喜睡眠惡見人惡聞人聲或白日見鬼魅亦有勉強服之不爲害者然此味內有暗毒須鍛練毒盡乃可入藥有大小久近之異有九種似天棘者不佳草澤醫人採之不入官藥其有一種土人呼爲羅漢果入藥取効差小若不揀擇悞服如天棘類者乍得清涼直至八萬四千劫毒亦發作發則令人下墜不可服也用般若湯爲君服之最驗

淨土味甘平性清涼中和去穢惡令人美顏色長生似蓮花有五色者青者爲最不用煅

煉炮製四方俱有生西方者良無毒不論元氣盛衰人俱宜服之元氣盛者久服之白日飛身衰者服之亦能輕身不死係古來大醫王合成金丹留此靈藥普度世間但其味冲澹服者多無恆又此藥屬信信則少服亦効不信者不効若大限垂至百藥不救名醫袖手但將此一味至心服之從一服至七服無不効者最忌世間腥穢等物若夾雜服之取効亦微

(上闕)朱邸所藏繪毫不異至寶在瓦礫中而予覲面失之可歎古人云人失之人得之老聃曰去其人而可予與聚垣交最久掇皮皆真原無人我之相則聚垣得之與予得之何以異因喜而識其後

周恭肅公畫跋

恭肅公少學畫于沈石田已而奇進出蹊逕之外石田曰吾不如也其後功業文章彪炳一時而繪事始捨今觀此十六幅筆法靈活如攜燈取影巧侔造化人工之極復歸自然慧業於此見一班焉季侯云公乘興所作忽然揮灑而未及竟者幾數百幅藏于家十日一水五日一山此自畫家不受拘迫之妙但不知公何以經世之餘營綜百變而一段瀟洒之趣勃勃十指中若此秀媚精進古之人何可及也予于是乎有感

珂雪齋文集

四四六

珂雪齋文集卷之十四

論·其他

次蘇子瞻先後事

子瞻本傳所載者皆其立朝大節然觀人者其神情正在顰笑無心之際如畫裴叔則面部體格已定而非頗上三毛則不似班馬傳神猶得此意唐宋而下頗有酸氣都中無事乃取其散見者都爲一本使其老少行踪一覽便盡云耳片甲一毛或猶見于他書者今未必盡收然其瀟灑之趣大約亦可見矣

蘇子瞻亦字和仲仁宗景祐丙子母夢一僧入堂而生智慧夙成少年慕玄釋不樂世染欲辭婚宦有志未遂喜讀書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書法遂工髫年便有論著父明允大以爲佳年二十侍明允偕弟子由至成都謁張安道安道傾注甚致書歐陽永叔永叔見明允及子瞻子由文甚喜極力推挽聲名大起子瞻疎眉秀目美鬚髯戴高桶帽背有黑子宛如星斗少爲人雄快俊爽內無隱情聞人一善讚嘆不遑而剛腸疾惡又善謔笑鋒刃甚

利子由恂恂然寡言慎重狷介自守不妄交游其志于無生之學世緣淺道根深則兩公皆再來人也而其爲文大略如其爲人子瞻豪肆汪洋子由冲和平衍子瞻固謂子由之文體氣高妙畧所不及而其實子瞻之才遠甚自其少時明允令子由師子瞻兄弟友愛未常一日相舍長且游宦四方讀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第後爲福唐主簿一年與子由同中制科出佐岐下時明允奉命修禮書子由辭商州檄留京奉養岐下密通京中凡觀風徵俗感時卽事八觀之故區五丈之遺蹟慷慨徵歌兄弟唱酬詩筒往來不絕明允卒後子由出官濟南而子瞻判官告院與王介甫議論不合出爲杭倅子時兄弟散于宦途離合之感從此始矣初文與可同在館閣與可能詩騷妙墨竹子子瞻爲中表兄弟最相愛憐見子瞻數上書言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譏切時政每加箴戒于其行也曰世途險惡惟守口可以免禍弟其慎之子瞻笑而不答取道廣陵與劉貢甫孫巨源孫莘老聚自謂逐人也遂以逐人字爲韻作詩既至杭湖山勝絕寶刹雲興巖谷之間頗多異人旣通名理曉了文字官冗多暇耽情水石招來老宿載攜聲伎登山泛水殆無虛日孤山惠勤見知永叔到官三日卽往訪之時有仲殊嗜蜜思聰嗜琴俱能詩歌呼爲蜜殊琴聰數與唱和有參寥道人者與子瞻尤相知賞嘗與同登壽聖方丈顧謂之曰我生平都未至此而眼界了了若素所歷自

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悉如其言乃知前身皆此山中僧也濟州晁無咎隨父官杭年始十七著七述謁子瞻子瞻奇之與定交初官京師時妻王生大兒邁遂夭後娶王女弟季章官錢塘納侍兒朝雲雲亦氏王甚慧子瞻嘗呼爲老雲後又有侍兒榴花及善胡琴琵琶婢仕杭三年不調念弟子由在濟南思與相近求爲陳州守得密訪李公擇于湖至松江夜半月出與張子野痛飲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辭聞天下作定風波令至密築超然臺改知彭城約子由會于澶濮之間相攜至彭城宿道遙堂時兄弟一別遂已七年子由念風雨聯牀之約不勝離合之感子瞻則謂子由天資近道今已有得而我亦竊聞其一二是今者宦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無容懷館也然而鄉思益深矣子由留百餘日而去城東建黃樓子由爲賦時張安道女婿王定國輩并蜀人王子立子敏皆館客舍共遊泗上登石室鼓雷氏琴會王郎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一日定國輩偕數人棹小舟遊泗水北上聖母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子瞻夜着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曰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未幾高郵秦少游至初子瞻未與少游相識少游學子瞻筆語題廣陵寺中壁子瞻繼至不能辨大驚及會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人必此郎也莘老人笑至是始相見深相契合移知湖州攜客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用月明星稀字分韻

作詩時文與可已死偶曝書見其書字執字痛笑遂至失聲是年言事者以到任謝表爲謗并撫生平詩辭以爲怨望遣中使追攝赴詔獄妻子送之出門皆痛哭子瞻笑謂妻曰子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夷然就道親戚故人皆驚散獨王子立兄弟舊在邸舍乃取家屬致之南都行次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子邁稍長已隨行其餘幼稚婦女幾怖死去後悉取書焚之有司移各州取所留詩杭州供數百首名曰詩帳既就逮臺獄與見子邁約獄中不知外事送食惟菜肉如我死以魚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委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乃送以鮓子瞻知不免因自歎曰命途舛薄遭此荼苦我死易耳乃竟不得一見吾子由乎因賦二詩寄之一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堪付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二曰柏臺霜氣冷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江知在浙江西書罷托獄卒遺子由獄吏不敢隱遂以上上見而憐之自此一意寬釋會以曹太后泣問故上意益解于是黃州之命下矣子由聞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罪責筠州酒官張安道亦遣其子上書力救會出獄未果上子瞻甫出獄卽有却拈詩筆已如神之句詣黃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郡來陳相見是會也不啻

再生悲喜交集岐亭逢故人陳季常季常喜賓客畜聲伎棄家隱于此地自號龍丘居士爲留五日先是有神降于黃曰二月望日蘇公至矣恨吾不及見也子瞻果以是日至黃寓居定惠寺定惠頤長老爲開嘯軒眷屬自南都來遷臨臯亭立南堂廩入既絕人口復多意甚憂之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日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自藏去又年餘後窘甚有故人馬正卿者哀之于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始營東坡蓋取樂天在忠州時有東坡種花詩又有步東坡詩遂名之謂東坡自號東坡居士焉東坡旁有廢圃築堂曰雪堂堂成大雪中因繪雪四壁無容隙自書東坡雪堂四字榜之前有細柳後有微泉堂下種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修菜何氏叢菊門外種棗栗蒼松黃桑鬱然茂盛作陂塘陂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養一牛牛偶病醫不能治妻季章多智曰此牛發班法宜啖以青蒿粥試之立愈子瞻大喜曰汝乃能作牛醫耶吾真堪爲老農矣性不喜殺生自下獄後念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鳴之在庖廚不欲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遂斷殺嘗往訪陳季常恐季常爲已殺也作汁字詩戒之季常從此不復食肉而岐亭之人化之亦多有不食肉者然未能忘味或食自死物飲酒僅能三蕉葉而意甚嗜之尤喜人飲同其醉醉鄰近四五郡常有饋酒者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每旦起無客與語則必出尋客布衣芒屨出入阡陌所與遊者亦不

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詼諧放浪。不復爲町畦。有不能譚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人皆絕倒。一日無客。愀然若有疾。所居去江上。不百步。無事。挾彈擊江水。鏗鏘有聲。大以爲娛。數遊赤壁。生日置酒磯上。倚危峰。俯鶴巢。令進士李委吹笛。作穿雲裂石之聲。風起水湧。大魚皆出游覽之暇。醉墨淋漓。出于營伎供侍。如馬媯。媯李琪之屬。畫帶書扇。隨乞卽與。生平喜讀書。常以三鼓爲率。自出獄後。不復觀一字。偶值寒夜。改衣欲睡。見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睡。步於中庭。中如積水明空。荇藻交橫。蓋竹柏影也。謂懷民曰。何處無月。何處無竹柏影。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郡人有潘邠老者。從子瞻學詩。參寥亦自杭來訪。歡甚。性喜泛舟。隨其所之。入旁郡縣。經旬不返。嘗與邠老輩飲江上。夜歸。見江面際天。風露浩然。乃作歌詞。有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之句。與客大歌。數過而散。明月喧傳。子瞻掛冠服。拏舟長嘯去矣。郡守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鼻鼾如雷。徹于堂外。守驚始定。偶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傳爲已死。有語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才難。投筯而起。意甚不憚。上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

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卽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遺人周其家子弟。徐言未必可信。且先書問之。乃遣僕以訊子瞻。得書大笑。此信傳之都下。上以問蒲宗孟。對曰。風聞有之。恐未實也。上

近臣曰唐李太白上曰不然白有軾才無軾學上屢有意復用而近臣王禹玉輩以世間惟有
鰲龍知之句激怒上意會章子厚力解始釋俄出御札量移臨汝子瞻自遭患難之後覃思易
論語大有所得發爲文字洋洋乎如川之方至隨其意之所到委轉曲折無不如意詞之能達
似開闢以來所僅有而旁溢而爲書少時正爾婉媚自黃以後筆愈有力乃與顏平原伯仲至
尺牘醉筆姿態橫生不矜而嚴不軟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甘雨之霖森疎掩映熠熠如從月
之星舒徐宛轉纏繩如築壘之絲蓋由其胸中無一點俗氣溢於毫楮未常師人亦非學所能
及所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蟠鬱墨竹盡得文與可法作寒林入神
品子瞻去黃乃以雪堂付邠老時長子邁赴饒之德興尉送之湖口乘小舟夜至絕壁下聽鄙
道元所云石鍾處遊廬山子由在筠州雲菴居洞山聽禪師亦蜀人一日三人偶聚雲菴曰我
昨夜夢迎五祖戒語未了聰驚曰我夜亦夢迎五祖戒相與駭歎謂世間乃有兩人同夢事頃
之子瞻書到曰已到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大驚出郭迎之子瞻至語以故子瞻曰吾七八歲時
常夢身是僧往來陝右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
而子瞻時年四十九矣去筠子由送之郭外都無言惟以手指口深山間有小溪車馬從此渡
於是里人乎此渡爲來蘇矣至泗上表乞於陽羨居往過金陵王介甫野服乘驥謁於舟次子

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耶。介甫笑曰。禮非爲吾輩設也。因招遊蔣山。坐方丈飲茶。介甫指案上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巧匠斲山骨。介甫沉思良久。起曰。且趁晴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有二客背語曰。荆公困人伎倆。今日頓盡。會張安道。安道授以楞伽初安道守滁。入瑯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視之。楞伽經也。見經中字跡忽然汗下了。知前生是知藏僧寫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其後。筆跡宛然。無異前生。乃付子瞻。令書鏤行四方。子瞻與金山了元善。遂往金山書寫。子瞻嗜燒猪。了元常設以待。比之遠公設酒待陶潛矣。李憲仲子薦謁云。家有四喪未舉。子瞻時已絕緣。屢年適梁。吉老聞其歸耕陽羨。乃遺十絹百兩絲。卽以與之。襄大事。又有章黜三喪未葬。亦有所助。放歸陽羨之命下。遂往常州。自云當于此老矣。罄囊買一莊。歲可百石。哲宗立。元豐黨人散去。五月復官。知登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召還。除中舍。自爲樂天。從江州司馬除忠州。旋以主客爲中舍。已從黃州除登州。亦以儀曹爲中舍。出處老少。大約相似。蓋庶幾此翁晚年閒適之樂焉。是時子由相繼爲侍從。子瞻乃薦黃魯直。秦少游。而張文潛舊與子由相知。以故得交。子瞻與晁無咎同在史館。此四人皆負高才。修行誼。風流儒雅。照映當時。事子瞻不啻如所畏。子瞻雖未常以師道自予。而道德文章實爲諸儒人領袖。天下以此稱爲蘇門四學士。茶有密雲龍者。最甘馨。四人每來。必令侍兒朝雲取密雲。

龍家人以此知之。又薦彭城陳履常爲博士。時王晉卿王定國輩皆起自幽滯。而劉貢父張天覺俱在朝廷。又有李伯時之屬。弟兄聚首。友朋湊集。文酒賞適。雅道大振。常在學士院閒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凡寫七八紙。擲筆大息曰。好。好。散其紙于左右。數論事爲趙挺王覲所論。論其習于縱橫捭闔之術。不宜久居朝廷。遂累章請郡。以學士帥杭至金山復訪了无留戀。浹月既至杭。于是子瞻去此地十六年。山中道友稍已凋落。辨才老退。居龍井之風篁嶺。地多蒼筤篠蕩。風韻淒清。流泉活活。子瞻杖屨數至。留連竟日。辨才送去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嶺上。名曰過亭。亦曰二老。初子瞻在黃。參寥往訪之。夢與賦詩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凡七年而子瞻守杭。參寥卜居智泉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淪泉鑽火烹黃柏茶。一如所夢。妓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甚喜之。與語次。琴操大悟。立削髮爲尼。西湖將塞。乃以葑泥築堤。種芙蓉楊柳其上。望若圖畫。常於湖上石佛院治郡事。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數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集之。復會于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觀之。杭民有陳訴負絹錢二萬不償者。子瞻呼負人詢之。其人曰。家業製扇。適天

雨所製不酬。因循未得還。非敢負也。子瞻熟視之曰。取所製扇來。取至。遂于灰絹白團扇上。就判筆作草書。及枯木竹石。凡二十付之。其人方持出府門。千錢一扇立盡。頓酬所逋。毛澤民爲法曹。初以衆人遇之。澤民與妓瓊芳者善。作分飛詞別之。妓于席上歌此詞。問誰所作。以澤民對。子瞻曰。郡僚有詞人。而我不及知。罪也。卽日折簡追還。流連竟日。每預文酒之會。聲名頓起。自杭召還。爲承旨。寓居子由東府。以兄弟同在禁林。請郡得穎時程履常爲州教授。趙惠麟亦官穎。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妻季章曰。春月色勝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何如招程趙諸公來飲此花下。子瞻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諸客痛飲。以語意爲歌辭。極歡而散。移守維揚。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層疊。有穴達于顛。其一玉白可鑒。瀆以盆水。以舊夢遊仇池。遂號爲仇池石。自謂希代之寶。後王晉卿欲因觀奪之。終弗得。尋召還。至封丘。張友正。友正時爲令。具飯邀之。旣至。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紙墨列其上。每酒一行。卽伸紙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酒行旣終。紙亦盡。乃相易攜去。旣至。拜兵部尚書。出知定州。自起廢滯至于今。兄弟榮顯八年耳。而元豐諸臣張惇輩。皆會于朝。章惇初與子瞻善。自子瞻陷臺獄。惇頗加救援。及遷臨汝。惇與有力。子瞻亦自謂子厚愛我。而子由至是疏其奸惡。博大怒。遂修郤。于是子瞻貶嶺外。子由貶筠。魯直貶涪。秦少游貶郴。張文潛貶黃。嚮所謂四學

乃遣長子邁次子迨歸陽羨而獨與朝雲幼子過至嶺獨攜一軸彌陀曰此軾西方公據也行至臨城道中天氣肅然西山草木皆可數歎曰吾南還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既至惠居合江樓遊白水佛迹浴于陽池憩大雲寺野飲設松黃湯後得隙地數畝父老曰此古白鶴觀基也乃營白鶴新居葺思無邪齋每月明之夜常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西禪寺憩羅浮道院逮曉乃歸市肆寥落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煮之摘剔牙繁間自云如蟹螯逸味但衆狗不悅耳鄰有溫都監女甚清慧聞子瞻至曰此才子也非是吾不夫矣每夜聞子瞻吟咏徘徊墻外依依不忍去後物色之溫具道女意子瞻笑曰吾當爲覓一快婿女後竟殂子瞻悼焉逾年朝雲亦卒朝雲纏通楷法從泗上比丘尼學佛通大義甚慧初子瞻爲學士時常飯後捧腹行問一妓曰此中何物曰滿腹書詩又問一妓曰滿腹智巧次及朝雲朝雲曰相公一肚不合時宜子瞻大笑子瞻自寶嶺表自謂去死地已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日以錢買物放生偶朝雲見過衣上有虱遽殺之子瞻訓之曰此亦生也朝雲曰奈噉我何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不得罪彼也朝雲大悟遂斷葷腥生子幹兒早夭雲病且死頌金剛經四句而絕子瞻好友朋耽賞適自遭竄逐塊然獨處賞心樂事淒

然行盡僅有朝雲相依又死顛沛流離之中遭此毒苦雖死生之理久已照破而情慘意傷不勝悽惻乃葬之于栖禪寺作六如亭以覆之于是子瞻飄飄然一苦行頭陀矣未幾長子邁挈家至時當事者猶謂罪大罰輕復謫儋耳惠州太守自攜告身來吊曰此固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誠一夕夢和尚來辭云行矣當同蘇子瞻期在七十二日今適七十二日矣子瞻乃留家惠州獨與幼子過度海時子由又從筠謫雷了不相聞至藤途中見有逐客來訊之子由也同至雷踰月而別而秦少遊亦自郴陽移海康海上偶遇藉草而坐相語少遊曰恐下石者更啓後命當奈何吾已自作挽詞矣乃袖中出示子瞻其詞悽楚子瞻讀竟拊其背曰我常憂逝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此去海外首作棺次作墓死卽葬於此地耳相與嘯咏而別之瓊于肩輿中坐睡遇清風急雨洒然成句初僦官屋僅蔽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常偃息于桃榔樹下摘葵蕷銘以記其處買地築室爲屋三間昌化七八畚土運甓成之篋中止有陶柳二詩絕喜讀之呼爲南遷二友而其愛陶也尤甚自言淵明性剛才拙與物相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厄勉辭世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媿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故于淵明之詩無首不和常負大瓢行歌田野間所歌者皆哨遍也餚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子瞻然之里人呼爲春夢婆矣上已日海南人俱往上冢攜一瓢酒

尋人人皆閉門出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大醉每行負一藥囊遇有疾者輒爲發藥便疏方示之好事者欲得子瞻墨妙每伺其行遊之所設佳紙筆硯書姓氏填集案間拱立以俟子瞻見卽笑謂之曰日暮矣小書不竟紙或欲參名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常謂兒子邁曰我常自料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濂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所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必矣元符三年有詔徙康州渡海至康得秦少游凶問哀之甚曰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時迨亦至惠矣乃令邁迨移家至梧相會俄拜玉局北還中原子由亦由雷還許初子瞻已定居陽羨子由有書來促歸許下甚急念老境庶幾不欲作兩處遂決計從江泝汴于陳留陸行至許乃遣子邁至陽羨變賣田畝會程德儒及錢濟明過金山往會之共云北方近京是非易起耳中不清淨會舟中兒女輩皆伏暑念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汙出陸又念子由近亦窮用不忍以百指累之遂決意渡江歸老昆陵子瞻時病暑至昆陵居顧塘孫氏宅疾少間至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傾囊僅能償之將卜吉移家居矣夜與人步月偶至村落聞哭聲甚哀子瞻徒倚聽之曰何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于心歟吾將問之遂與客推扉而入一老嫗泣自若問何以哀傷至此嫗曰吾有二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雋人今日別舊居遷來所以泣也子瞻愴然問其居處卽所買宅立招

其子取券焚之不責一錢復還舊寓時賓客往來坐必移時慨然說嶺海外事及所作詩文示人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未幾疾甚歎曰吾年踰耳順此事久相待何所怖獨念吾與子由少時讀書山中如形與影自奔馳宦海不能頻會念故山風雨聯床何可復得猶欲早謝世緣歡怡晚節不意命與禍會垂老投竄幸今日北歸中原而踪跡相左至于老死不及一見瀕海相逢遂成長別此實割腸也徑山老惟琳來候子瞻曰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野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然生死亦細故耳數日聞根先離臨叩耳大呼曰端明莫忘西方子瞻曰此處著力不得語畢而終子由聞之傷悼不欲生子瞻既死有莫養正者夜夢行湖上見一人野服髽髻頑然而長參從甚都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蒙正稍識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爲兒時誦先生文願執巾侍不可復得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若是子瞻熟視曰是大學生莫蒙否對曰是子瞻領之曰我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揭一帙上曰于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層爲鄒陽政和間徽宗皇帝寶錄宮雖嘗親臨之道士拜草忽如睡夢久之乃起上詰其故答曰甫伏地卽恍惚至上帝所見奎宿長奏事訊之乃本朝蘇軾也上大驚駭始弛蘇文之禁至高宗絕愛其文訪求遺跡歸之祕府親爲序贊云

莊生內篇爲貝葉前茅，暇然取其與西方旨合者，以意箋之。覺此老牙頰自具禪髓，固知南華仙人的是大士分身入流者也。作導莊。

逍遙遊

人生三界之內，百苦交煎。號爲愁海，識愈小，則其縛愈甚。其見較大，則其執較其謝。若夫拘儒小夫，不知天地之大，執其小節，遂自矜誇。此如以蜩鳩笑鵬，不知已之椒目蒜首，拳腹而膜翼也。小者也。至於卓然高視，超然遠覽，蟬脫塵坌之中，置身雲霞之表，如列子流，皆希有之鳥也。大者也。夫小大之不相及也久矣。而慨云同趣，則是身嬰桁楊，可與盃酒宴坐者共歡體。沉闇壤得與登高而望者較暢，豈其然乎？然吾所云逍遙者，自在也。自在者，自由也。大鵬大也。飛必待風而不自由，列子大也。行必待風而不自由，不自由斯不逍遙也。惟乘天地而御六龍者，縱心所欲，脫然自在，豈待假羽毛於羊角，借衡勒於飄風乎？故知有待而大與大，而無待者，又不同矣。堯舜之于凡民，亦有間矣，而不免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豈若乘雲馭氣之神人，不生死，爲自由哉？古初以後，代有文字，皆詳於世相略於玄理。仲尼隱而不發，老氏發而未暢，兼之西方之貝葉未來。大雄之消息尚隱，人滯有海，家弊塵封，而大仙崛起，縱譚出世，視古今爲一息。目死生如夢幻，摸寫物外之神人，棟樑域內之事業，沉沉界有，始獲出頭之路，營營世法。

都涉有爲之跡。積迷爲之呼回。長夜從此而旦。而世間皮相之士。不了微言。似发居之駭鐘鼓。如嬰兒之聞雷霆。此惠施諸人所以河漢其言也。蓋世人之信耳目久矣。耳目所及者。則信之。耳目所不及者。不信也。語之以鵬。且不信。况鵬之上。如釋典所云。金翅鳥兩翼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昆摩質多其形。四倍大於須彌者乎。語之以僊。且不信。况僊之上。又有無量無邊之神。通變化者乎。昔會閩中一老儒。自言家在海上。有魚從其地過。一月始盡。曾有一蜈蚣乘潮而至。遂不能去。居民割其一爪。重五百斤。以語北人。皆以爲妄。月支及西湖有牛。名日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日割日生。漢人入此國。以牛示之。以爲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如指大。名爲蠶。食桑葉爲人吐絲作衣服。外國人亦不信也。夫豈惟海上。卽此中國彈丸之地。尙有種種異事。非熟見不能信。又安能信界外之事。學者拘常。乃第一病。緩爲常所拘。出世之事。無小無大。皆不能信。此乃膏肓之疾。雖有扁鵲。不能攻治。嗟乎。虛空之在性海。等於針芒。界有之在虛空。同于毫末。闔浮之在界。有擬諸微塵。四海之在闔。浮方之幾微。人身之在四海。測于一粟。聚沫爲形。緣影爲心。目光止千百步。耳根限于一垣。所聞所見。所卜度者。幾何。必欲取信覩記。則無常不奇。巨鱗駭于山岷。大木熒于海客。魏文火布。滕脩蝦鬚。千古一轍矣。倘離其執情疏之格外。則十地所不聞。不見不信者。而大心衆生。獨能信之也。謂之大心。不亦與莊之大鵬大鷗大木大瓠。

齊物論

仰天之嘵孔何言也。釋微笑曰。殆欲忘言矣。而乃有槁木死灰之疑。是猶欲求之語言內也。故以籟徵言明言之。虛妄無定義耳。人之生也都緣妄識。妄有分別。鼓動妄氣。展轉喉間。逼而成聲。乃有妄言等一妄耳。是非何自而起。細味玄旨妙合圓頓之教。誰謂無礙。至理獨出。西方聖人乎哉。何者。天地之間。無一非物。身之與心。皆物也。忻情而言。千差萬別。以智照之。自能冥會。故謂物有大小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毛孔藏刹海芥子包須彌。寧有小大。則小小齊矣。謂物有延促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以一念頃三世畢現過去未來諸佛。悉詣道場。以本無三世。前後密移。乃妄識所持故也。則延促齊矣。謂物有人我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佛轉法輪于一衆生身內。而衆生現有爲于諸佛身內。則人我齊矣。謂物有有情無情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香水河微塵數衆寶樹林出妙音聲說。諸如來一切劫中所修大願。一一林中。皆名之曰慧。以及世間牆壁瓦礫。皆說法要成佛道。則有情無情齊矣。謂物有淨穢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二世界海中諸佛出現。所有威力無差別。爲衆生劣見說有淨土在于他方。乃權教。故則淨穢齊矣。謂物有去來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隨緣赴感。常處菩提之坐。十方。

國土悉在其中說法佛身無去無來彼亦不來不去則去來齊矣謂物有生死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莫耶夫人腹中三世諸劫悉于其中顯現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王宮示生雙林示寂乃衆生劣見實無此事則生死齊矣謂物有語默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語時默時說則語默齊矣謂物有聖凡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善財童子一念成佛迷非無悟非有畢竟無知之人亦無所知之者則聖凡齊矣謂物有一多之不齊者戲論也如華嚴一成一切成一壞一切壞一多交徹則一多齊矣此非獨實有是理亦實有是事故在莊則曰齊物在華嚴則曰事事無礙其實無礙卽齊也如此則天下之物皆齊矣而以爲不齊者情使之也累劫之迷結而爲情世人不知聽其播弄認賊爲子于無分別中熾然分別至有夢中詳夢如儒墨之流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一入其中老死不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如此之流政坐不明耳故曰莫若以明西方聖人首言圓覺達磨東來單提悟門種種行持卜度都無交涉惟求一醒夢後千差萬別醒後一道齊觀是時宗旨未出而大仙固已發明之矣然則何謂明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種種勝妙自以謂知都不出情量之外除却意根毫無所倚其實意亦根也與塵同也故曰根塵同源纔有所知四相熾然未離能所必知止其所不知而後謂之天均是天然無異

外所以調和是非者也。必知止其所不知而後謂以非馬喻馬。非指喻指不以泥洗泥。不以是非破是非。不以議論滅議論也。必知止其所不知而後謂之覺。是真能知此大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人人只能于知止以有一棲泊倚靠之處。乃能止。故知者其棲泊倚靠處也。若除却之。則空中欲行竿頭進步。其誰能止。故不知之止非至人不能止也。何也。以非人所能強止故也。至此則無物不齊。真爲無事人也。是非何自而起哉。

養生主

人之有生。都思養之。用盡聰明智巧。圖度營謀。至于爲名爲利。陷于大戮。如伯夷。如盜跖。皆不知養生者也。夫養生有主。乃是此身之督。種種禍福。利害生死。下至一飲一喙。俱有一提督我者。暗中爲主。使我一毫取不得。捨不得。趨不得。避不得。善養生者。知督之權甚重。只得拱手聽命。緣之以爲常。即是養生盡年之妙訣也。蓋自其若詔令然。一定而不可移。則曰命。自其非人之所能爲。則曰天。自其處置已定。而物不能用力。則曰造物。自其極尊無二。無所过于天地之間。則曰主。自其管我攝我。若士卒之于主帥。則曰督。其實一也。惟人愛此生也過濃。謀此生也過切。乃始騁其智力。以與督爭。欲有所必遂。而奔馳于勢。不可得意。有所欲明。而冒犯夫人之必爭。內則精搖神憊。百苦交煎。外則害始禍先。大患將至。予觀古今利心熾然。名根深重。

之夫未有不相率而趣斧鉞者如飛蛾投火以死爲期大可笑也本欲以名利養生而返以害生何益乎善養生者聽督之自然而我無庸心焉惟其無以生爲也故能處名利之中而超然名利之外無往而不適耳試觀庖丁解牛族庖之刀皆壞而彼歷久而彌新者此豈有聰明智巧乎哉不過依乎天理因其自然隨彼牛身之有間入我寶刀之無厚居易也不向大軒肯綮上用功至于難爲則又休焉不行險也庖丁之所以養刀者以聽牛之自然而不以刀與牛爭耳今人養生奔名驚利將一具寶刀使向大軒肯綮上蒿目勞心苦神憊志善養生者固如是乎如右師之介非人也天爲之也既曰天則無一事不屬天定故寧聽天安命效彼澤雉其飲啄雖艱而心上快適決不自走樊籠之中以取長戚戚也陶徵士夏日抱餓寒夜無被夕思雞鳴晨願烏遷至于乞食此其飲啄亦極難矣然其言曰田家豈不苦庶無異患于又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是其胸中何浩浩然暢且適也彭澤公田可以坐而得食彼且以爲樊中急去之矣夫處樊中而神王者不過借外物以克其神愈壯而愈危愈高而愈怖其王也何樂之有譬如火焚而燄始王水壅而波始王酷烈洶湧失其本體神本靜和而王之非其初矣巖居谷飲之士借松石以怡情挫廉毀方之夫取沈飲以寄傲雖未能圓通大道之旨然離嗜慾之情而以漱流枕石爲樂絕飛揚之意而以韜精埋照爲快所求于世者少所取于己者嗇其心

閒放其神安恬猶有近于外身身存清淨恬澹之理故古今棲隱放達之夫多通老易莊列其于養生緣督之旨亦微有見使不知督之當緣則馳求競起亦不能滅其名利之火而享寂寞之樂也獨有一種譚長生者托言老莊則甚矣其謬督斬我以生而我乃欲長生督予我以死而我欲不死頑悍甚矣是不緣督之尤者此皆世間小夫天上俗仙耽着形骸愛念光影故有此拂命違順之事若于死生之情狀少有所知則知本未常生也生何戀本未嘗死也死何悲幻薪雖有盡而真火實無窮火本自永何必求永于薪知此則悟人人長生人人不死尚不見有去來之相而哀樂何從而生古之達人委運大化符到奉行豈不由此哉故秦佚曰帝之懸解曰安時處順皆緣督之意也本言養生而以死而哭者爲妄莊生之養生果在長生乎其首云吾生有涯則已露其微旨矣嗟呼人生在世間幾日耳紛紛名利競爲千年萬年之計多幾年不過一刻耳而羨以爲壽少幾年不過一刻耳而歎以爲夭世人之妄也久矣夫

人間世

處人間世不易而事暴君尤難世之學士大人習仁義堯舜之談爭於暴主之前以自賊其身都由名根深重積美於躬以下拂上徒自殺身無益于事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夫子推諫爭之病在于好名可謂洞見至隱夫虛可矣而端虛則猶未忘莊矜之容一可矣而勉一

則猶未忘矯拂之意。有端以實其中。何有于虛。有勉以雜其中。何有于一。此皆外爲孔揚。以拂人主。能顯而不能潛。能執而不能化。好名之私。未脫也。若夫內直外曲。而借古以教之。亦可矣。然而不化也。何也。意見未去。終有我在也。終不能虛也。表暴自顯之意。未忘也。惟心齊。則無一物量腥。其內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空空洞洞。一毋所有。聽之以心。心猶有意。聽之以氣。虛之極也。是未始有回也。是心齊也。蓋心之所以不齊者。以有一回在。既有一回在。便有許多道理作主。積美于身。名根不破。與世多事。自不擺脫。若無回。則將平日强出頭。硬作主者。一時抛却。更無係著。遊戲世間。入其宅。不感其名。不爲名尸也。入則鳴。不入則止。未嘗必于鳴。以自顯也。無門可出入。無毒可主張。一宅而寓于不得已。中有待而起。不得已而應也。何也。總之未始有回焉。故也。回之爲回。以有耳目。而今聞見不用矣。回之爲回。以有心志。而今意識不用矣。是無復有回也。回從此隱矣。不獨山林可隱也。朝市亦可隱也。不獨朝市可隱也。暴主之前。亦可隱也。行而無蹊。真而無僞。則掃踪絕跡。無翼而飛。無知而知。前此者。吾不知矣。若東方朔之隱于漢武帝。狄梁公之隱于武后朝。亦庶幾矣。是故才人騁口說而不計末流之禍。故傳言當慎。欲其退藏也。形就心和。順而不逆。不以才美犯之。亦欲其退藏也。不材之木。不材之人。全其天年。膏火山木。歌于楚狂。亦欲其退藏也。夫人間世之道。莫妙于退藏矣。退藏非不用也。

有可用則莫能用故退藏不用正所以用也欲用之人能顯不能隱能進不能退能方不能圓以此害其身者多矣烏能用或曰老莊之處人間世重退藏矣得無與鄉愿類乎曰正相反也老莊以退藏爲主者也鄉愿以表暴爲主者也老莊雖處顯亦隱也鄉愿雖處隱亦顯也老莊無名鄉愿啖名老莊自適自得鄉愿適人得人老莊處衆人之所惡鄉愿處衆人之所好老莊齋其心鄉愿葷其心老莊爲不材鄉愿求爲材老莊爲雌鄉愿爲雄老莊守黑鄉愿守白老莊以不用爲用鄉愿似有用而無用老莊至真鄉愿至假豈可用哉處人間世之內一生惟揜護遮飾心勞日拙已爲世間第一不便宜人所謂天刑之安可解也若狂狷任眞而行無大意見實其中與虛相近暴露處少潛藏處多故聖人以爲近道以近老莊至人之道也如鄉愿立皎皎之節取沾沾之名是膏火山木之尤者亦何足言人間世之大道正爲英雄豪傑不善藏身者發耳

德克符

人自有生以後有此形體極其愛戀惟恐少有虧欠至於此身中身藏至寶乃君形者乃尊足者乃跖子之母之使其形者百般戕害好惡滑之喜怒擾之日銷月鑠敗壞已極全不知此身乃是一宿郵亭而就中有未嘗生未嘗死者在今特脩飾其郵亭少有破壞則羣然笑之

而于未嘗生未嘗死之主人反聽其困苦相刃相靡此皆忘所不忘而不忘所忘卽如東陽之鬼借茅人以治病病非茅人之軀茅非受針之所而認取爲我遂成血脈病因以愈夫今之形體認取爲有非茅人之屬乎予以謂認取之病真病也認取極故妄而有天地界有生矣認取極故紛而有人我同業聚矣認取極故雜而有眼目鼻舌身意眼露孤光耳奔聲嚮鼻司香臭舌了甘苦身能運動意解巧思妄情四出矣皆認取爲之也今夫身之至切者無過于痛癢微刺入膚病入骨體豈真痛哉皆千百劫認取爲我之根純熟親切結而成痛故我爲痛因痛卽我果凡百情想悉同如是三界之內原爲溷宅人生其中如糞中蛆有何可戀堅自愛惜生老病死日夜相纏稍獲如意卽增苦業大猪見殺得爲津伯反觀猪身穢惡可憎感其殺身啣珠相報今之人身何異于猪而過爲愛惜知不如猪也故學道者若不厭離色身生非我想認取相緣流浪苦海終無出頭之日惟不認則不于身上起無明而癡絕貪絕則戒德克全觸而嗔絕惟不認則不于身上起嗜好而貪絕惟不認則不于身上起惱德克矣全其形者德虧則虧其形者德全德全不可見而形虧可見故大仙借形虧以驗德全而相形虧者爲德全之符驗也故通篇皆因形虧之人如兀者支離之流是也若便作兀者支離會是癡人前說夢矣烏乎可

大宗師

可以知知者道之粗也可以意得者知之粗也何則知也者列于根者也而根有所不能通則知窮托于塵者也而塵有所不及用則知窮且如梵天能知四天下雨點之數而人于億萬之外心境便不能攝豈非根有所限而知有所滅乎人特以其介然有覺者認以爲心乃取其一知半解踞坐之以爲必不可移之則亦謬矣以假界有現假形色存假意識際地蟠天有何事不假而認以爲眞乎必欲求眞知則惟眞人矣眞人者超于一切諸假之外者也太宗師也不計假多寡不問假成虧不設假謀慮不畏假水火不作假夢不徇假嗜慾不逐假往來不立假喜怒不執假仁義不成假名節不道假語言是故形以爲體用殺機也本體有纖毫殺不盡滯有海矣禮以爲翼非眞有禮也隨順世行不得不爾如鳥羽毛藉以飛矣知以爲時非真有時也時無定知亦無定若春夏秋冬相禪相代無定法矣德以爲循非眞有行持也如人人有足人人可至於丘也無好亦無無好無一亦無不一能超于一切諸假之外故其人爲眞人而其知爲眞知今夫天下至變莫過生死所謂知于此必窮是以悅生惡死之惰生夫其所以悅生而惡死者皆由不能透徹生死之原也彼將以爲眞生也眞死也閭行多怖失徑懷憂得炬得指憂怖何有是故眞人之不忻生不惡死者豈以氣魄承當能任之而不懼哉悟焉故也

悟夫未常生也。未嘗生者。生而不生本也。不生何有于喜。悟夫未嘗死者。死而不死也。本不死。何有于戚。如大幻師。幻作象兕虎豹。痴人不知見而狂走。明者了知是幻。不復怖畏。又今者衆人偶得一生。愛惜慳吝。將謂生不再得。一朝死去。劫失大寶。無由尋覓。橫生悲嘆。全不知世間大物藏于大處。小物藏于小處。皆有所遯易失也。若將天下藏于天下。概曰天下盡矣。更無二天下也。有二天下。則取此天下藏于彼天下。而今也不然。則生生死死。千變萬化。常在一氣內。更無尋覓不得之處。是將天下藏于天下也。無所遯者也。更不得失却者也。一生尙可喜。况千生乎。去壞敝之軀殼。就新成之形質。如離破室。移至新宅。方當歌舞稱賀。豈宜涕淚。橫集哉。然則生不得遯。將無往不得生。無往不得生。將人人長生。斯固不必望三山而舉裳鍊灌頂以度世矣。雖然生固不可逃。業亦不可遯。形有變易。業實常住。處處受生。則處處受業。衆人怖死而不怖業。一世積愆。百生償負。大可畏懼。如懼之。莫若善吾生。以善吾死。故聖人不貪生也。惟善吾生而已。不惡死也。惟善吾生。以善吾死而已。仲尼不詳言生死。而但諄諄焉教人爲善。若曰。人能心善。心事善事。則不必求出生死。而生死之理。在其中矣。世儒不達玄旨。遂以生死之說歸之誕妄。且謂肇自調御丈夫之口。不知貝典未入。而莊已倒困。而發之善生。以善死。固譚因果之鼻祖也。吾謂世間學者。亦不必論生死之有無也。但當爲善耳。善生善死。善天

善終亦是透脫之津梁矣。謂之宗師可也。特非大宗師耳。若夫大宗師者。無生無死。無縛無脫。能所雙遺。因果同時。爲萬有之主。一不齊之化。如上古稀韋。以及傳說。皆大宗師也。或爲大仙。逍遙紫府。或爲真伯。分治名山。或爲星宿。宅神天上。皆能不死不生。沙劫不壞。而世人不知。僉謂已死久矣。詎知得道聖賢。各有國土。常在宇宙間。理之必然。無足怪者。人業粗重。不知不見。具通之鬼。能見人而人不見。况仙佛之境界。是故學之亦無難易。須具聖人根器也。人之根器。不一根有所不容移。如藤蘿蔓草。不發喬松。器有所不能受。譬蜻蜓小舟。不載重寶。或迷則千生。或悟則一刻。謂易則菩薩。置力於河沙云。難則屠兒。透汗于彈指。昔卜梁倚。有聖人之才女。偶有聖人之道。兩相授受。三日而後。外天下無衆生相矣。俄而外物無人相矣。俄而外生無我相矣。俄而朝徹如夜方旦矣。俄而見獨知見滅矣。俄而無古今三世情盡矣。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知死之未嘗死。故雖不生而不見其死。知生之未嘗生。故雖生而不以爲生。無將迎。無成毀。故名曰揔寧。譬如天下大亂。從干戈戰爭之中。乃見太平之續。學道之始。見鎧知刀。紛然四出。必一分掃除。則一分寧謐。龐居士云。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揔如克己。寧如復禮。故曰揔而後寧也。始而角耳目。久乃遺聰明。始而逐筌蹄。久乃忘迹象。副墨洛誦。以至需役于謳巧。立名字。見索之于語言。知見也。至于玄冥。玄不可見。冥然闇矣。參者似有非有。如云參差矣。寥者。

寥廓亦曰寂寥微而又微矣。疑者疑似。恍惚始爲。未始有物先矣。如是而後爲真人之真知也。以知止其所不知也。子祀子輿之流。能知不死不生。以無爲首。而以生死爲脊尻。是前無而後生死也。彼又奚以病爲哉。彼又奚以死爲哉。孟孫才惟達于不生死之理。故謂之善喪。許由顏回子桑忘已達化。樂天知命。皆真人而真知者也。吁其皆所謂大宗師者歟。

應帝王

無爲而治。非不爲之爲之而能因天下也。有虞氏藏仁以要人。非人之本體。當如是也。故未始出于非人。若泰氏則其德真因人而已。故未始入于非人。夫以人治人。道不遠人。而非人則于人本體之外。更加智巧。天下乃始相欺相僞。紛紛多事。而不寧謐也。大庭赫胥之世遠矣。凡一代之興。其始莫不愚。而其後莫不明。古今英主。其創制立法。皆欲使民由焉。而不知故。其民多拙。及至後世。汲汲乎日以所尚明天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又曰。民之難治。以其知多。今以一切可喜可尚之事。日昭揭于天下。以開天下可知之路。而至其巧極。而爲奸爲惡。乃欲以密網治之上。雖巧于賞。而下更巧于趨。上雖巧于罰。而下更巧于避。上之法令密于牛毛。下之備上細于針芒。賞之而不足勸。罰之而不足畏。而天下亂矣。紀綱之整不整。法度之脩不脩。其事蠶其迹顯。惟人心之巧僞。隱而難知。其積漸成亂。如老少密移。都不復覺。夫莊生者。

灼觀乎千古治亂之源者也。知其亂之本于巧。巧之胎于明。而明之者。則聖人也。故曰聖不死。盜不止。今水之泛濫。漂城沒邑。起于決一竇。夫民之巧。而亂者。泛濫之極也。而實由于聖人。決其明之之竇。則聖人烏得無罪。自仁人之竇開。而人始竊仁以欺我。自禮之竇開。而人始竊禮以欺我。聖盜相因。必然之理。此莊子入髓之論。非有我也。昔契丹入中國。未幾。歎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治如此。金世宗聖主也。深厭華風。而教其子孫曰。女真純朴舊風所宜遵守。蓋中國者。經歷聖人多矣。雖仁義禮教之邦。亦奸猾巧僞之藪。今僻奧之鄉。聞見稀少。猶愿朴易治。若通邑大都。江左江南。其聲名文物。甲于天下。而其作僞環巧。亦甲于天下。破法悔教。治之大有不易。斯豈非拙易治。而巧易亂之驗哉。古之治天下者。皆去知去巧。使民渾渾乎。常愚常朴。無示天下以可好可惡之端。而教天下以必趨必避之術。使其聰明之竇塞而不開。是故智者與智者遇。智有窮。巧者與巧者遇。巧有窮。而惟一真爲不可破。一念存真。鬼神不能覲破。而况于人乎。此壺子之所以走神巫也。昔有學道者。一鬼尋之。七日不見。有大乘菩薩在室。則天人送供。不至。蓋脩行之士。被鬼神覲破者淺。被鬼神覲不破者深。有意見。終有巧。故便非鬼神不測之機也。示以地文。地文窪下不能見。故曰死。示以天壤。天壤清明易見。故曰生。示以九淵。淵者深而又深。窅不可測。故去而走其詞旨。詼譎然。大要卽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

窮意也。混沌之鑿與孟子惡鑿之旨妙合。嗚呼。天下之亂未有不由乎鑿混沌者。宋張方平常言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諺曰。水到魚行。既以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以此術馭天下。自王沂公呂申公之後。士之翹秀皆爭論國之長短。其始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以才能稱首。其後晏公鄭公乃用歐陽脩余靖蔡襄孫沔等。議論始繁。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行而朝廷輕矣。君相之好尙可不謹哉。然則上之人不惟惡不可好。卽善亦不可好也。下之人不惟惡不可爲。卽善亦不可爲也。夫節義理學天下之最善也。而漢宋以亡何也。大混沌鑿也。爲之之弊至此夫。



兰州市新华书店	店
书名	
版别	
数	50